

現代文學叢刊

紅字

霍爽著

張夢麟譯

中華書局印行

刊叢學文代現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字 紅

著 爽 霍

譯 麟 夢 張



行 印 局 書 華 中

中 華 書 局

9

月 號

# 霍爽評傳

- 一 拿散尼爾霍爽小傳
- 二 霍爽之時代
- 三 「紅字」的評論
- 四 「紅字」的楔子
- 五 霍爽年表

\*

\*

\*

\*

\*

## 一 拿散尼爾霍爽小傳

拿散尼爾霍爽 (Nathaniel Hawthorne) 生於一八〇四年七月四日。他是美國麻沙邱塞州 (Massachusetts) 沙倫地方 (Salem) 的人。他的祖先，本是以航海爲業，從事東印度方面的貿易，到他的父親這一代，仍是以船爲生，家裏的景況，非常清苦。霍爽生後四年，父親便在休利南 (Surinam) 病死了。剩下一兒兩女，都是母親一手扶養。他母親原是個才色兼備的

人，雖處在這麼的困境，仍把他們兄妹教育成人。霍爽父親的性格，是個沈默寡言，嚴格陰鬱的人，這也是他們家族中，清教徒的成分太濃厚了的原故。據說，霍爽向容貌性質，便和他的父親一個樣，我們讀他所作陰鬱的短篇小說，也看得出他憂鬱寡歡的性格來。他的本姓，原叫“Hathorne”，後在波頓大學（Bowdoin College）讀書的時候，才加進一個 W，變成“Hawthorne”。

波特蘭（Portland）地方的“Transcript”報，在一八七一年和一八七三年曾載有霍爽十二歲以來的日記。從他這個作品看來，我們可以知道霍爽從小孩子時代，就已思慮很深，文章及觀察兩方面，都呈現早熟的現象，他父親死後，因為家貧，便由祖父曼林（Marion）招呼一切。曼林最喜歡霍爽，極力地想扶養他成一個有用的人。他祖父在雷門（Raymond）地方，有很大的地產，霍爽十四歲的時候，便在這裏約住一年。這個地方的附近，有一個湖，叫沙巴果湖（Sebago Lake），這裏便是他遊樂之地。他在這裏打獵，釣魚，讀書，領略自然的風味，形成他後來的詩人性格。據他晚年的述懷，他一生中，要算是這個時候，最快樂，最自由，最狂放了。但是，他一生的孤獨癖氣，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養成的。所以他說：

“ I lived in Maine like a bird of air, so perfect was the freedom I enjoyed.”

But it was there, I got my cursed habits of solitude.”……

『在麥恩這個地方，我享受了十二分的自由，我的生活就如一隻空中的飛鳥一樣。但是我那可詛咒的孤獨癖氣，也就是在這個地方養成的……』

一八一八年，霍爽遂從祖父的家裏，返到故鄉的沙倫來。三年之後，便進波頓大學裏去念書去了。詩人郎費洛（Longfellow）也是在這裏讀書，他們兩人，便成了至友。又後來做美國大總統的皮爾士（Franklin Pierce）和海軍將校布里奇（Horatio Bridge）也是這個時候的學友，與霍爽的交情，尤為親密。

霍爽的學生生活，別無可記。一八四二年，從學校裏畢業出來，那時剛好二十一歲。畢業之後，仍回到沙倫的故里，住在他的舊宅，所謂「鬼室」（haunted Chamber）之中，隨後十二年間，過他隱姓埋名的隱士生活。一八二八年，開始創作。他的第一篇處女作叫“Manshawe”，曾匿名出版，內容是以當日學校內發生的誘拐事件為材料，後年小說家霍爽所有的性質，在這一篇，還一點也沒有影響。

在這個時代，霍爽完全是孤獨的生活，他也就利用這種生活，研究古代神話，天方夜談，沙倫地方的歷史傳說等。曾以他研究所得，作為材料，也寫了好幾篇短篇小說，登載於當時

的新聞雜誌之上。但是這些短篇作品的原稿，大部分都被霍爽自行焚燬了。其中雖有幾篇，可說是霍爽的傑作，但是他總以為都是不健全的東西，病態的作品，因而不願留傳於世。

霍爽在這個時期中，也會到附近的新英蘭，及紐約去旅行過，後年在他作品中所描寫的自然景象，便是在這個時候，觀察而得的。一八三六年，遂成爲紐約有名雜誌“*The Nie-Kilbocker*”的寄稿者。同年又爲顧里奇氏編輯“*The Token*”雜誌。此外，並編纂了一部少年萬國史。只是出版時，是用書店老闆顧里奇氏的號“*Peter Parley*”出版。

到了這個時候，霍爽的學友，有的已入了政界，有的也做了詩人，更有些也成了實業界的聞人了。可是當年在大學裏，爲一般所推重的霍爽，（當時，同學們因爲他豐姿瀟灑，又能出口成文，會叫他做“*Oberon the-Fairy*”）尙還窮愁如昔。同學們也還沒有忘情，便向當時的大總統布侖（*Van Buren*）推薦，爲他謀一位置。但是霍爽本人，以不悉政治爲詞，反而謝絕了。他的至友布里奇氏，總想設法使他成名，因聞霍爽有托書肆主人顧里奇出版書籍的意思，便親身去說顧里奇，叫他主動寄信與霍爽，叫霍爽出書，顧里奇願擔任出版。言明出版後如不能銷行，布里奇氏負償還之責，但是不可說與霍爽知道，有這麼一個曲折，於是，這事算是做成，霍爽還得了書局一百元美金，可是書出版之後，果然一部也不能賣。然而今日的我

們，也便因布里奇這樣的友情，得看見霍爽的短篇傑作即第一輯的“Twice-Told Tales”，「故事重談」了。

不過這個時候，霍爽的文名，也漸次高了起來，許多雜誌都請他主辦，他都沒有承認。過後，終於得到一個可以自由發揮的雜誌「平民雜誌」Democratic Review，他便暫時作了這個雜誌的編輯。

一方面，他的友人們又頻頻爲他奔走。到了一八三九年，波士頓的稅關長Banoroff氏便請他去當稅關的官吏。

稅關所得的月薪，在當時是十分的菲薄，但是在霍爽方面，却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因爲在這個時候，他已和沙倫地方一醫師的幼女，叫做沙菲亞（Sophia Amelia Peabody）的，訂了婚約了。

霍爽一家，政治上屬於共和黨。在他就職後，剛兩年共和黨失勢，政府換了另一黨來組織，因而爽的官職，也就因此犧牲了。失職後，在一八四一年，曾加入當時超越主義者所創立的布魯克（Brook）農園，但是只住了一年，便又他去。

一八四二年七月九日，霍爽遂同沙菲亞結婚。時他已經三十九歲，而新婦也有三十二

歲了。他們結婚之後，便到剛谷（Concord）地方的一家舊牧師館（Old Mansa）去度結婚生活，在這裏住了四年，生活是美滿極了。他這個時代的詳情，便詳記在「古館苦痕」（Mosses from an Old Mansa）的序文裏。

講起剛谷這個地方來，凡是研究美國文學的，都知道是和美國文學最有關係的地方。美國唯一偉大的詩哲愛謀生（Emerson），便是此地的人。美國的自然詩人沙洛（Thoreau），也就是在這個地方，營他的森林生活。霍爽和這個地方，尤為密切，他住了又走，走了又復來居住，到了晚年，終於以這個地方，作他終老之地，此刻這個地方，還保存着他和愛謀生，沙洛的遺跡。

霍爽的結婚生活，非常幸福。他除開沙菲亞而外，一生並沒有和第二個婦人接近過，沙菲亞也是沒有交過第二個男朋友。於是他們便自命是創世記裏面的亞當，夏娃，以此自稱，並且呼他們這個住屋為樂園。可是快樂雖是快樂，而經濟的困迫，也就達於頂點了。

一八四六年，因友人們的種種盡力，得到故鄉稅關裏檢量官的職位，遂離開剛谷，重回到沙倫來了。「紅字」這篇小說，便是在這個時候起稿的。可是在職不久，一八四八年，自由黨重來組政。一八四九年六月，霍爽又遭免職。這時他正在寫「紅字」這個打撃，出乎霍爽



意料之外。他回去對妻子說時，還怕沙菲亞不高興。可是沙菲亞很快活地回答他道：『那麼，你可以寫你的小說了！』(Now, you can write your book!)

霍爽免職後三月，他的母親便死了，此外生活上，經濟上都遇着種種困難，但是他並不在意，一心寫他的小說「紅字」。終於在一八五〇年脫稿。經友人費爾丁氏之勸，在未完之前，即先付印，於一八五一年出版。此書出後，霍爽的文名，遂一高千丈。不僅美國知道這一部書，連他們的故國英吉利也莫不稱賞這是一部傑作。

「紅字」出版之後，霍爽遂卜居於巴克州 (Berkshire) 的雷諾 (Lenox) 地方，又作了一部小說，叫做“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一八五一年)。此外又作一部兒童們讀的作品，A wonder Book for boys and girls (中譯古史鈎奇錄)。文章流麗清新，甚得一般社會的歡迎，霍爽的文名，也因此增了不少。他最後的短篇小說集“The Snow Image and other Twice-Told Tales”也是在這個時候出版的。出了之後，又遷到波士頓的近郊去住，在此，作了他四大傑作中之二，“The Elphendale Romance”。這書在一八五二年出版。這一年霍爽又遷回剛谷來住了。

一八五二年是霍爽生涯值得記憶的一年。因為他的至友皮爾士 (Franklin Pierce)，

便是在這一年當選爲美國的大總統。皮爾士的當選，霍爽很有力量。皮爾士本來是武人出身，一生只有戰功可紀，於是霍爽在選舉前，爲他著了一傳，鋪敘他的武功，因而遂使他容易就當選了。皮爾士做了大總統之後，當然要爲霍爽想法，於是遂任命他爲駐英利物浦的總領事。霍爽此時正在作古史鈎奇錄的續篇（Tanglewood Tales）。出版之後，於一八五三年，到英國赴任。在職約四年。其間詳細地觀察英國的人物世相，回國之後，即以此爲材料，著有「我們的老家」（Our old home）一書。

霍爽離開英國之後，曾漫遊大陸諸國，約一年之久，特別在意大利逗留很久，他也和比他先到意大利來遊的美國作家庫巴（Cooper）一樣，爲這歷史的名都所動，同樣也想把自己的印象，表現在文字上；而霍爽的表現，較之庫巴的，尤爲成功。他的“The Marble Faun”（英國版名“Transformation”）便詳細細爲一般遊歷者，介紹了意大利美術，古蹟，風景等。據批評家所論，霍爽這一方面的功績，不亞於拜倫，拉斯金等。但是在文學方面，並沒有多大的貢獻。

一八六〇年霍爽始從歐洲回到英國來，仍以剛谷作他的居住地。此後也作得有幾篇小說，都沒有成功。一半是受了南北戰爭的影響，一半又因他的愛女痛病。但是最大的原因，

還是到了這個時代的霍爽藝術力和體力都漸次衰竭去世了。

到了一八六四年，霍爽的衰弱，日甚一日。這一年的三月，他遂同書肆裏的一個店員叫費克諾（Ficknor）的，到美國南方去養病，可是走到費洛得爾菲（Philadelphia），保護人的費克諾，反而急病暴死，霍爽又復回到故居來，經此一番勞頓使他更形衰弱。到了五月的時候，前大總統皮爾士特來約他一同出去旅行。此時霍爽和皮爾士，政見上已各懷一是，但是當年的友誼，仍如昨日。皮爾士此刻，也因妻子之死，精神異常沈悶，所以來約霍爽，一同出去旅行，藉此養病散心。一八六四年的五月中旬，這兩位白髮的舊友，遂一同到當年共學的地方去。五月十八日抵布萊馬（Plymouth），宿在 Penige wasset Hotel 裏。夜中，皮爾士還到霍爽的寢室去看了兩次，見他睡得很好，可是天明，再去看時，一代的才人霍爽，已經長逝了。

一八六四年五月二十四日，霍爽的遺骸，運回剛谷，營葬在住宅不遠的睡谷（Sleepy Hollow）墓地裏。時年六十歲。

## 二 霍爽之時代

羅馬詩人裘溫拿（Juvenal）的詩裏，曾有“Panem et circenses”（麪包與馬戲）的

話。意思便是說人民只要有吃的，有玩的，便萬事皆足；他們的一生目的，便是吃喝玩耍。這句話表現了當時羅馬頹廢的一面象。但是現在的美國，物質文明到了絕頂，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極端的美國，今日它的頹廢情形，不也是這樣嗎？美國人的目的，便是想如何才能成一個富翁，他們的生活，便是想如何地去享樂自己。在這樣崇拜物質，崇拜黃金，極端的享樂主義的文化裏，誰也不會想到它的源頭，却是極端禁慾的清教主義（Puritanism）吧。

新大陸的發現，原是文藝復興精神的產物。歐洲十五六世紀的人們，從中世紀黑暗的宗教勢力，脫了出來，解放了個人的束縛，肯定了現世的生活。加以航海術，羅盤針的發明，地理知識的進步，於是一般具有冒險精神，想一躍而遂黃金之夢的人們，便離開祖國，到海外去尋求新世界。美洲便在這種精神之下，被歐人發現了。百年之間，歐洲各國人士，競以這個地方，作為他們的殖民地。競爭的結果，終為英人占了便宜。一六〇七年，在美國南方維吉尼亞（Virginia）上陸的英人，便是稟着這種探奇冒險，求財尋富的精神，到美國殖民來的。邇來三百年間，擴張領土，發展交通，整理商業，造成物質文明的極致，都是這個精神的體現。美國南方的這種人文主義（Humanism）確是美國文化之一大原動力，但是在精神文化方面，另外還有一個根源，便是起於北方的清教思想。

一六二〇年在美國的東海岸，即北方新英蘭的海岸布萊馬，另有一羣英人，渡到美國來移住。這一羣人的目的精神，完全與從南方上岸的殖民者不同。這一羣人，歷史上叫做 Pilgrim Fathers（朝山的教父）於此可以知道他們的面目。這便是美國開國的祖先，也就是它的精神文化的建設者了。

十六世紀的英國，感受了文藝復興的精神，國內出現了羅曼諦克的黃金時代，產生了莎士比亞那樣的天才。現世享樂，個人解放的精神，可謂極一時之盛。但是，結果因流於極端，遂走入放縱，享樂，頹廢之路，成了一個敗德，傷風，無宗教，無道德的世相。於是以濟世救人為懷的宗教者，便崛起，唱禁慾絕情，以挽救頹風，同時也反抗羅馬教會的專制，主張良心的自由，這即是所謂的清教（Puritan）了。他們把宗教建築在理智之上，排斥感情，禁絕慾望，連當時的戲場，都認為是敗德之源而加以封鎖，其嚴格的面目，也就可以想見。清教的精神，一面雖是嚴格禁慾，他一面又反抗專制，他們主張宗教自由。可是英國到了吉姆士一世即位，厲行宗教統一，不准自由信教，清教徒中的急進者，便逃亡到荷蘭。隨後，想在地上建立起神的王國來，遂於一六二〇年率領了百餘教徒，便移住到美國來了。

清教徒們，具有極高遠的理想，和極反抗奮鬥的精神，因而他們注重的，不是感情的陶

養，而是理智的研磨。他們到美國不過十六年，便設立哈佛大學，於此便可以知道。當時清教徒的母親，訓戒他兒子的話，是：“Child, if God make thee a good Christian and a good Scholar, thou hast all that thy mother ever asked for thee”（孩子，假若上帝把你造成一個優良的基督教徒，和一個優良的學者，這就是你母親所希望你的一切了。）從這一句話看來，就可以知道他們是如何的看重理智。因而設了極嚴格的信條，排斥感情，禁絕慾望。這麼地幹了百年之久，他們的良心，便不知不覺地成了比專制暴君還厲害的專制。他們會渴望着的自由，到了這個時候，已成爲不可容忍的叛逆。他們的行動，完全是壓迫，他的要求是絕對服從。對於異教如術士巫女之流，便只有殺害，決不寬恕。一面禁止一切慶祝，一切遊戲，劇曲。甚至於婦女在街上微笑一下，也要受監禁，小孩嬉戲一下，也要受鞭撻。當時他們的祖先們所具的高遠理想，寬厚的心情，奮鬥反抗的精神，此刻已變成理智的偏狹，宗教的頑固，精神的閉陋去了。本來是爲精神的自由開放而反抗，奮鬥，現在反成了精神之壓迫閉塞的東西了。

歐洲這一方面，此時也是受同樣的或者變相的清教所壓迫。到了十八世紀末葉，遂起了反抗。所謂羅曼主義，風靡了全歐。這個風潮，傳到了美國，成爲政治上的革命運動，成爲文

藝上的羅曼文學，尤其是德國發生的超越主義（Transcendentalism）經哲人愛謀生之手，在美國放了特別的異彩。超越主義即是主張個人的精神獨立，超越現象，超越經驗，超越理智，而用直觀，感情，去理解宇宙萬有的本體。以個人的獨創性為最尊貴，換句話說，即是文藝復興所主張的個性解放，現在又更進一層，從感情方面解放出來了。

霍爽處的時代，正是這麼一個時代；個人具有絕對的價值。而他的「紅字」即以百年前清教盛行的新英蘭為背景寫作出來的。

### 三 「紅字」的評論

美國的小說史是非常簡短的，因為美國本身的建國史，就已是非常簡短的了。一個民族在建國的初期的時候，很少有餘裕來發展想像的，審美的這一方面的力量。他們當面的急務，乃是努力於實際的，建設的文明。所以在美國的初期時代，我們看見的，也和其他民族一樣，只是征服荒野，建設都市，發展土地，開墾天然富源，建設交通機關。一直要到財富既已積蓄，人民也有了閒暇，然後文學才發生起來，而小說又是文學最後才發展的階級。英人當初到美國殖民的時代，那種努力奮鬥，冒險吃苦的生活和將來展望着無限的希望和理想，

這種生活就已經是一部羅曼史，一部小說，不必再在筆下去求了。因此，真正是批評人生的小說，非是到了國民已經有餘裕來回想過去的生活，前人的遺蹟時，不會出現的。

因為這個原故，美國建國初期，雖不是沒有文藝作品，而流傳永世的傑作，記錄過去生活的小說，必須待到十九世紀的初頭，始得出現。美國十九世紀的兩大小說家，其一便是霍爽，而霍爽最傑作的作品，也是美國文學上最偉大的作品，即是本篇的「紅字」。

霍爽生的時代，正是新英蘭的文明業已完成，歐洲的新思想正吹送進來的時候。人們到了這個時候，正好歇一口氣，回顧着過去的來路。過去的種種，足以使一個哲理的心情，感覺十分的興味。那種反抗的勇氣，開闢蠻荒的雄圖，那種嚴格的精神，那種遠大的理想，好像即是一個人，在未常有的艱難困苦中，做出人來的歷史。這種種，都是偉大藝術家，偉大哲人的材料。而霍爽即是兼此二者的一個人。我們知道，創造新英蘭文明的祖先，即是些清教徒，他們也是醉心於人生哲學的人。他們的生活是那麼嚴肅刻厲，那末頑固偏執，可是他們的心情，不住地在景仰着來世，景仰着無限。換句話說，即是他們的生活上極不許有想像這種東西存在，可是在他們的心坎上，却又是極富於想像力的人。霍爽的祖先，便是一個清教徒，因此他本人是極富於這種性質的。但是除此而外，他還兼備得一個藝術家的天才，能够佔



在客觀的地位上，來批評，觀察，分析他的這種性質。他能同情於清教徒的理想與生活，可是他也能明晰地加以批評。也許就因為他這種性質，所以霍爽才成爲美國文學史上最大的作家。

霍爽這種特異天才，最成熟的表現，便出現在他的「紅字」裏。這一篇作品最卓越的地方，恐怕即是作者藝術的人格。「紅字」的內容是什麼呢？簡單說，即是一個絕世的美人和一個身居高位，職掌教化的牧師，在那麼嚴格的環境裏，發生戀愛，發生肉體關係。這樣的材料，試想想落在平常的小說家之手裏看看，不是很容易地就流爲興味津津的通俗傳奇小說，便是淺薄無聊地描寫反抗精神，說他們如何如何地和環境奮鬥。霍爽的藝術天才，使他不流入前者，同時，他的清教的性質，使他不曾陷入於後者。霍爽的描寫，使我們如看希臘悲劇一樣，只感到哀憐和恐怖。兩個犯了罪的人，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明明知道他們犯了罪，但是我們却禁不住同情他們；我們因爲知道他們太深，所以不會輕蔑他們，我們對於這兩個罪人，就如上帝之對於衆生一樣，真是：To know all is to forgive all（知道一切，即可饒恕一切）若果文學的目的，乃在喚起我們的理解和同情，「紅字」已經做到這一步了。

霍爽的特色，尚不在此。通常作這一類的小說的作者，總是把兩個主人公描寫成爲弱者，成爲受環境壓迫，不能反抗的犧牲者，男的是一個意志薄弱的人，而受了不倫感情的誘惑；女的也是個弱者，做了虛榮的犧牲。我們讀了這種小說之後，一面覺得他們是應該受罪，一面也同情他們，因爲他們都是受了大自然的戲弄，都是受了環境的支配，是犧牲者，是可憐蟲。可是霍爽的表现，却不是如此。書中的主人公赫斯脫布林，並不是一個意志薄弱的人，處處我們都可以看出她是個有品格，有個性的女子，七年之間，能够不屈不撓地受辱，時時都在找機會，想跳出那個環境，到別一天地去生活，這決不是尋常女子所能做的事。一方面，牧師丁墨斯德爾先生雖是意志稍弱，可是他精神的純潔，也不是一般男子所有。然而這樣性格極強的女子，精神極高尚的男人，竟自犯了罪了，這便是希臘悲劇的描寫，這便是使人引起哀憐和恐怖的地方。因爲普通的作者，只是選薄弱的性格，描出一般的弱點，因而我們看了，並不覺得可怕，因爲我們可以說其中的主人公，並不是我自己。但是霍爽的人物，便是性格極強，精神極高尚的人，叫我們看了，不敢說這不是我自已。一般作者所作的，只是一個道德問題，而霍爽的描寫，便更深一步而是精神的問題去了。

總之，無論從那一方面去看，「紅字」都是一部傑作。從文體上，方法上，精神的力量上

來看，這部小說，不單只是美國的傑作，且是世界文學中的一部傑作。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這一部小說，乃是過去的記錄，是人類發達史中必然要經過的最重要的生活記錄。藉此，我們可以知道人類在發達過程中，必然要經過這麼一個嚴格的社會環境，同時，人類的精神，也要經過書中所描寫的那種苦悶。

#### 四 「紅字」的楔子

「紅字」正文之前，普通還載得有一段楔子，英文名叫「The Custom-house」（海關）。內容所記，大多數是當日（一八四六年至四九年）霍爽辦事的波士頓稅關的事。有一小半記的是本書的緣起。原文約五十頁，文章極爲生動流利，評者謂爲可以和藍姆（Lamb）並稱。我們因爲太長，且和本文無多大關係，略而不譯。現在只把與本書有關的部分，略述於此。

「有一個雨天的暇日，我正在稅關的二樓上，翻我舊書看，忽然發現一個黃色羊皮紙的小包。不知道爲什麼，我的好奇心，會爲這小包所動，便丟下書，打開這包裹來看。內面放着一塊紅布繡成的東西，已經很舊而污穢，但是仍是非常美麗奪目。上面還殘留着刺繡用的金線，可是已經朽爛，金色都褪得看不見了。仔細看時，才看見這塊布上，繡的是一個字形，一

個大A字。我把它的確地測量來看，A字的左右剛好三吋又四分之一。這一定是衣服上的裝飾。但是是怎樣個裝飾法？是表示階級，名譽，地位的東西嗎？我一點也不知道。可是這東西老是惹我的注意，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故，對它感覺十分的興味，看了一半天，還不忍釋手。這樣地看了一陣之後，突然想到這也許是白種人想引起印度土人的注意，特意做來戴的東西。於是我也就無意識地拿它在自己的胸前來試了一試。（讀者諸君，看到此處，你們笑是可以笑的，但是切不要致疑於我的話。）剛一放在胸前，這東西就像紅熱的鐵片一般，在我的胸前熱燙着，不由自主地我便把手一鬆，將它落在地下。

我因爲注意這個紅字去了，裏面還包得有幾張舊而爛的紙張，我也沒有去看。此時，才翻起來看時，乃是一位姓包（Par）的檢量官所記的筆記；很有好幾張，內容很長。裏面所說，是一個婦人叫赫斯脫（Hesselt）布林的生涯和她的言談。據說這婦人在當時是一個很高等的人，她的年代，大約是在麻沙邱塞州初期與十七世紀末葉之間。包氏所記，是從古老的口中得來的。這些古老，在少年時代，曾經看見過布林赫斯脫。那時候的布林，已經老大，但是風采像貌，仍留有當年的面影，是一個美貌嚴格的婦人。她從青年時代，就爲人養生送死，看護病人，遇濟窮人，凡是善事，她沒有不做的。一般男女，有什麼疑難的問題，尤其是關於男女關係，都來

找她求教，她也不吝爲人排難解紛。因此，一般人都仰之如神明，愛之如天使等等……再看下去，還有關於她的生活以及艱難困苦詳細的內容，便記在我這部書中，諸君請去閱讀。本書所記，皆係確實無誤的事實，還有包氏給我的證明書可證。他的筆記和這一塊紅字，現在尚保存在我的手裏，諸君若果讀這部書而感覺興味，要看這個東西的時候，可以請到我這裏來。」云云……

以上所說的紅字及筆記等話，自然是作者故神其說，其實是沒有的東西。但是男女通奸者，胸前掛紅A字的懲罰，却實有其事。這是一六五八年布萊馬殖民地制定的法律。霍爽大約在波士頓的古文書中看見，因此作了這一部小說也不可不知。

## 五 霍爽年表

一八〇四 生於麻沙邱塞州之沙倫地方。

一八二一 入 Brunswick 之 波頓 大學。

一八二五 波頓 大學卒業。

一八二六 小說（處女作）Fanshove 出版。

一八三〇——八 向各處雜誌投短篇小說。

一八三六 就 *The American Magazine of useful and entertaining* 的編輯，

少年萬國史出版，用 Peter parley 名。

一八三七 故事重談第一集 (*Twice-Told Tales*)

一八三八 與沙菲亞成立婚約。

一八三九 任波士頓稅關官吏。

一八四〇 作 *Grand fathers Chair* (童話集)

一八四一 加入布魯克 (*Brook*) 農園。

一八四二 退出布魯克農園。與沙菲亞結婚。移住於剛谷之 *Old Mansa*，

故事重談第二集出版。

*Biographical Stories for Children*

一八四四 長女 *Lina* 生。

一八四六 任波士頓稅關之檢量官。長男 *Julian* 生。

古館苔痕錄 (*Mosses from an old Mansa*) 出版。

The Snow Image, The Great Stone Face 其他短篇小說出版。

一八四九 稅關退職。母死。

一八五〇 移住至麻沙鳩塞州之 Lenox 紅字出版。

一八五一 次女 Rose 生。

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

A Wonder book for Boys and girls。

The stories from History and Biography, Snow Images and other

Twice Told Tales。

一八五二 移至 Concord 之 Wayside 新居。

妹 Louisa 死。

Bithedale Romance 出版。

The Life of Franklin Pierce 出版。

一八五三 任利物浦領事。

Fanglewood Tales 出版。

一八五七 辭利物浦領事。

一八五八 遊歷羅馬。

一八五九 回至英國。Marble Faun 出版。

一八六〇 回英國再住 Wayside 故居。

一八六三 Our old home 出版。

一八六四 Philadelphia 客死。

The Dolliver Romances 出版。

死後出版書籍

一八六八 American notes-book。

一八七〇 English notes-book。

一八七二 French and Italian notes-books, Septimius Felton; or The Elixir of Life。

一八八三 Doctor Grimshawe's Secret。

一八八四 The Ancestral Footstep。



# 紅字目次

霍爽肖像

霍爽評傳

紅字

|    |         |     |
|----|---------|-----|
| 一  | 獄門      | 一   |
| 二  | 市場      | 三   |
| 三  | 相逢      | 六   |
| 四  | 會見      | 九   |
| 五  | 赫斯脫的針蒂  | 六   |
| 六  | 珠兒      | 三   |
| 七  | 省長的大廳   | 六   |
| 八  | 精靈之子與牧師 | 七   |
| 九  | 醫生      | 九   |
| 一〇 | 醫生和病人   | 一〇四 |

|    |          |     |
|----|----------|-----|
| 一一 | 心之中      | 二一八 |
| 一二 | 牧師的守夜    | 二一六 |
| 一三 | 赫斯脫的另一方面 | 二四四 |
| 一四 | 赫斯脫和醫生   | 二五五 |
| 一五 | 赫斯脫與珠兒   | 二六五 |
| 一六 | 森林中的小路   | 二七四 |
| 一七 | 牧師和他的信徒  | 二八三 |
| 一八 | 滿眼的陽光    | 二九八 |
| 一九 | 河邊的幼女    | 三〇七 |
| 二〇 | 惶惑道上的牧師  | 三二八 |
| 二一 | 新英格蘭的慶祝日 | 三三四 |
| 二二 | 行列       | 三四八 |
| 二三 | 紅字的顯露    | 三六四 |
| 二四 | 終結       | 三七七 |

# 紅字

## 一 獄門

一羣有鬍子的男人穿着慘暗色的衣服，戴着灰色的圓錐形高帽；這一羣人裏面，又混着一些婦女，有些包着頭巾，有些光着頭，都站在一個木建的建築物的門口。這建築物的門，是極堅厚的橡木做的，門上面都釘着大鐵釘子。

新殖民地的開拓者，不管他們本來是要想把這個地方建造成如何一個有德有義，有幸福的樂園，他們在一起頭都一致地要把這新拓的處女地，割一部分來做墓地，又割一部分來作為監獄的建設地，認為這是最初實際的必要物。那嗎，我們可以這樣確實地推定，波士頓市的祖先們，也是依着這個規則，在依薩克約翰生（註一）所有的地面上，就在他的墳墓周圍，建起最初的墓地，同時，即在孔赫爾地方附近，建立一個最初的監獄來。約翰生的墳墓，今日已成了金斯恰柏爾（King's Chapel 教堂之名）墓地，一羣舊墓的中心了。

的確的，這個地方，自從有人移住以後，經了十五年或者二十年的歲月，木建的監獄，也

已經留下了風霜之跡，與其他表示經過歲月的痕跡。因此，把那本來慘淡陰鬱的表面，更加上一層慘暗了。那橡木門上釘的鐵釘，鐵片，所生的鏽，在這個新世界裏，較之任何東西，看去還要古老。它也就和與罪惡相關的一切物一樣，決不會有過青春時代。在這個醜惡的大建築物之前，又在它與街上車道之間，有一塊草地，上面滿長着牛蒡子，莧草，朝鮮牽牛等類的花草。這些東西，明明是和這塊很早就文明社會裏，產生一朵不吉之花——即是監獄——的土地，有相似之處，所以生長在這裏。可是在一扇門側，差不多在門限邊，却又有一叢野薔薇。此時正是六月天氣，上面已綴着美麗的寶石了。這叢花生在這裏，就好像是等囚人們走進去的時候，或者等受了宣告的囚人，出來就刑的時候，把它的香氣和脆弱的美，獻與他們，證明大自然的深心，仍在憐憫他們，寬待他們。

這叢野薔薇，也是偶然的奇緣，一直到現在，都還在膾炙人口。但是這個，是否單因那些原來遮蔽着它的大松，橡木等，倒了之後，它猶獨自在荒涼的曠野中，很久很久地殘存呢？或者是因後來列為聖徒的安哈情生（註二）——這是十分有證據的事——走進獄門的時候，從她足踐過的土中，因而生長的呢？到底是怎樣，我們也不能決定。我們現在的故事，是從這個不吉的獄門而起。既然直接地在這段故事的門闕上，發現了這麼一叢花，我們頂好是

摘下一朶來，獻與讀者。我們希望這一朶花，爲這篇故事中所出現的美麗的德義，作一個象徵；或者，這篇故事，本來是說出人類的脆弱和悲哀，因而在那陰暗的結末上藉此可得一個調劑。

(註一) 依薩克約翰生 (Isaac Johnson (?—1630)) 美國 Massachusetts 州的創始人。

(註二) 安哈情生 (Ann Hutchinson 1590—1643) 英國信仰萬能論者 (Anthinomians) 的首領。一六三

四年由英國移住 Massachusetts。一六三七年，被驅逐出境。

## 一一 市場

據現在剛好有二世紀之前，在一個夏天的早上，波士頓的住民，在監獄街監獄前的草地上，聚集了一大羣；大家的眼睛，一齊都釘住在鐵釘的橡木門上看。他們的鬚子臉上，石頭也似地硬着可怕的嚴峭，在其他地方的住民，或者在新英蘭的歷史，後期一點的時代，像這樣的面相，便證明一定有什麼怕人的事件要發生了。發生的事件，一定是看一個有名的囚人，出來受他們所預期的刑罰。這人所受的法律的判決，也卽是一般公衆的感情的判決。可是在二百年前從那早期清教徒們的嚴厲的性格看來，却不一定是這樣，也許只是一個懶

惰的奴僕，或者是兩親向官廳告了忤逆的兒子，要拿在鞭撻場去警戒他下次也不可。也許是一個信仰萬能論者（Unitarian，主張只要信仰，廢除道德法律的人）或者是一個莫克教派的人（Quaker，一六五〇年創設之教派）或者是其他異端的宗徒，要被鞭撻出境；又或者是一個懶閒或者浮浪的印度人，喝了白人的火酒，在街上醉狂，因而要被鞭笞，驅入山林中去也不可。又或者是一個像老赫賓夫人——她是省長的妹，癖氣非常不好——（註一）那樣的妖女，要把她送到斷頭台去處刑也不可。

總之，無論是那一樁事，在那裏等着看的人，他們那嚴峻的態度都是一樣的。這即是一般認定法律與宗教，差不多是同一樣東西的人的態度。在他們的性情上，兩者完全融合爲一，於是公衆的懲戒律，不論是最輕的也好，最嚴酷的也好，他們都一樣以爲是最恭敬，最可怕的東西。因此，囚人們立在處刑場時，從這些旁觀者得到的同情，真是些少而且冷酷極了。在他一方面，今日看來，極其值得嘲弄，非常可笑的刑罰，在當日却是以很嚴肅的態度對之，其嚴肅的程度，差不多和死刑的刑罰一樣。

在我們這篇故事開始的夏天的早上，有幾個婦人，也參加在羣衆之內；這些女子們，好像對於任何處刑，都特別地感覺興味，這是很可注意的一件事。在當時還並不是十分很上

品的時代，穿圍裙和箍裙等的婦女們，任意地出入公衆之中，有時候，還把她那並不算小的身體，在羣衆間擠來擠去，擠到死刑的絞首台前，並不以為這是不應做的舉動。早期那些英國生長，英國育成的女子們，較之她們六七代以後有品格的子孫，無論精神方面，肉體方面，都比較粗野。因為從她們那一代以後，每一代的母親，縱然性格方面，雖是把同樣有力的，堅實的性格，傳了下去，可是一代已不如一代壯盛，而容貌却是一代比一代纖美，可是爲時更短，體格也一代比一代更弱了。此刻站在獄門前這些女人，和那足以代表女性的男性女王伊利沙白，前後相隔，還不到半世紀。她們便是伊利沙白的同國人，她們的身體，大部分是祖國的牛肉，啤酒造成的，她們的精神，也大部分是和牛肉啤酒相等的粗野道德所織成。因此，燦爛的朝陽，照着的是寬闊的肩膀，十分發育的前胸，圓而紅的雙頰——這些都是遠在祖國的島上，成熟了的，還沒有受着新英蘭的空氣，變蒼褪，變瘦削。而且這些太太們——其中的大多數，好像是些太太——言辭上極其大膽，聲音也宏亮，她們所說的，無論在意味上，音量上，在今日的我們聽來，都足以使人吃驚。

『各位太太，』一個五十歲的醜陋的婦人，這麼說了。

『我告訴你們我的一點意見。我們這些婦人，年齡既已達到成熟，而且又是很有聲望

的教會會員，若果叫我們去處置這個犯罪的女人赫斯脫布林，怕爲公衆的利益還要好得多了。你們各位以爲怎樣呢？假若那個賤貨是站在我們此刻站在一塊的五個人之前，受判決的話，她能只受那一點法官的判決，就算完事了嗎？噫！我却不一樣想。」

『人家說那賤貨的牧師丁墨斯德爾先生，因爲他自己的教堂裏出了這樣醜事，很是傷心。』又一個婦人這樣說了。

『承審的老爺們，都是敬畏上帝的人，只是太過於慈悲了——這是真話。』第三個一個近老的中年婦人說：『最少，他們應該把紅熱的烙鐵，印在赫斯脫布林的額上。我相信這樣辦的話，赫斯脫太太會有點怕懼。只是把它烙在上衣的胸前，那個混賬東西才一點也不在意哩！你們看吧，她只消掛一個胸針，或者別的異端邪教的裝飾品，把烙印遮着，她便可以 and 以前一樣，在街上橫行闊步的了。』

『哦，但是，』一個年輕的，牽着孩子的手的婦人插口說，她的口氣，比較溫和一點。『隨她去怎樣的遮掩，心裏面總常都是苦痛的。』

『什麼記號，什麼烙痕，烙在上衣的胸前也好，烙在前額的肉上也好，我們說它幹什麼呢！』另一個婦人又這麼大聲說。在這自以裁判官自居的五個婦人中，她要算最醜的，同時



又是最酷虐的一個。

『那婦人丟了我們衆人的醜，就應該死。難道還沒有這樣規定的法律嗎？聖經上，法典上，都的確地載得有的，這些承審老爺們既不執行這個規定，將來他們的太太小姐做出醜事時，就不要抱怨別人！』

『得了，得了，太太們。』人叢中一個男子，這樣說了。『婦人們除開怕受死刑才收檢行跡而外，難道就沒有別的德行了嗎？這話說得真太殘酷了！太太們，不要說了！你看獄門的鬥，已在迴轉，赫斯脫布林走出來了。』

獄門從裏面豁然大開，首先就像黑影子走到太陽光裏來似的，便是那獍猛兇惡的教區吏，腰間掛刀，手裏拿着一枝官杖。這位先生的這個樣子，便恰好活現出清教徒的法典那種陰慘的峻嚴。而他的職務，也便是對罪人，最正確地執行法律最終判定的處刑。他用左手把官杖向前伸出，右手便放在一個年青的女子肩上，這麼地把那女子拉了出來。一直拉到獄門口來時，女子才反抗起來。她的舉動，帶着天生來的威嚴和一種品格的力量，就好像是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似的，走出獄門外來。女子的腕上，抱着一個生後剛三個月的嬰兒。出來時孩子的眼睛，閃了幾閃，把他的小臉，掉背着那太強烈的陽光。因爲他自從生了以

來，所親近了的，便只是薄暗的牢房，或者監獄中其他陰暗的房子。

當這個年輕的女人——即是這個嬰兒的母親——完全出現在羣衆之前的時候，她的最初的衝動，好像是緊緊地把嬰兒抱在胸前。這個衝動，並不是出於母性的愛情，乃是藉此來遮住她縫在——也許是連結在——衣服上的一個證記。可是即刻她已知道手上既抱着一個羞恥的證記，並不能遮掩衣上的別一個證記，於是只用隻腕把小兒托住，臉上燃燒也似的紅，可是帶着高抗的微笑，一點也不害怕地向着她的村人和鄰近們看了一眼。在她的上衣的胸前，有一塊紅布，周圍繡着精彩的刺繡，和金絲盤成的花樣，上面現出一個 A 字（按即姦通 *Adultery* 的首字）來。這個東西，做得非常精巧，還帶有許多絢爛奪目，豪華富麗的花樣，真是這女人的衣服最恰好適當的裝飾。她穿的衣服，也是適合於當時氣味最華麗的東西。可是對於當時殖民地所定的儉約令，已大大地超過了範圍了。

這年輕女子，是個高身材的人，姿態的優美，已臻到完全無缺的程度。頭髮既黑而多，色澤光艷，照着陽光發亮。她的顏面，除了因為五官的整齊，色艷的豐富，極其美麗而外，又因濃眉，深黑的眼，使人深深的印象。她的姿態，若照當時淑女的風尚說來，正像一個貴婦人。即是她的特色，並不像今日所謂貴婦人那樣，纖弱，飄浮，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婉秀，而是帶有一種

威嚴的態度。而且照這個字義說，赫斯脫布林再沒有像她走出獄門來時，再像一個貴婦人了。那些以前就認識她的人，都預期以爲她，經過了這樣災難的風雲，一定已是憔悴失色，可是此刻看見她仍是美麗奪目，那包圍着她的不幸和恥辱，反被她拿來作成她的頂上圓光一樣，都不禁吃了一驚，甚至於大驚起來。可是在敏感的觀察者看來，其中却含有極悲痛的痛苦，這倒是真情。她穿的衣服，老實說，乃是她在獄中，特爲此時而作的，而且大部分是照着她自己的空想做的，這件衣服，好像即表現出她精神的態度；衣服上那種放蕩不羈，奇形異樣的特色，便表示她精神上絕望的自暴自棄。但是最使一切人衆注意，而且把穿戴者變了一個形像的東西——變得至於以前和赫斯脫布林相親知的男女們，此刻看見她，都得了這麼一個印象，就好像他們和她是初次相見似的——便是那在她的胸前燦爛着，異模異樣地繙出來的紅文字。這個東西，彷彿符咒一樣的能力，把她和人類的普通關係，隔絕起來，把她孤身獨自地另包在一個別的天地裏面。

『她的針線，不錯是很巧了。』觀衆中一個女人，這麼說。『可是在這個不要臉的賤貨以前，曾有過女人，想出這樣的方法來表示她的針線過嗎？太太們，她簡直是在當面嘲笑我們神明的承審老爺們；那幾位老爺本是來判罰她的刑罰，她却反拿來當成一種誇耀了。』

『這樣做的好了。』老太婆們中，臉最可怕的一個這麼說了。『若果我們把赫斯脫太太富麗的衣服，給她從那柔美的雙肩上，剝了下來。的話。至於她那麼奇巧地做出來的紅字，我就拿我痛風濕病時，用的法蘭絨一塊破布給她做，更爲合適！』

『呵，別說了，太太們——別再說了。』一羣中最年輕的女人，向她們悄悄地說。『別要讓她聽見了你！她繃的那紅字，一針針都刺進了她的心的！』

正在這個時候，面目猙獰的教區吏，拿起他的官杖，揮了一揮。

『讓路！各位！——讓出路來！』他大聲地喊：

『讓開一條路！我答應你們，把赫斯脫布林放在男人，女人，小孩子們都可十分看得見她那大膽的衣裳的地方，從此刻起，看到午後一點鐘爲止。我們這個地方，凡是有罪的人，都要拉到光天化日之下來。這真是光明正大的馬沙玖塞次州之幸！走吧，赫斯脫布林太太。到市場裏去，把你的紅字，給他們看！』

觀衆的人叢中，即刻開了一條小路。教區吏在前，背後隨了一羣臉色嚴峻的男人和一點慈祥顏色都沒有的婦人所組成的不規的行列，中間便是赫斯脫布林，向着她的處刑場走去。一羣熱心的，好奇的小學生，也不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只知道因此他們得了半天的

假日，便在布林的前面跑着，不時掉轉臉來向着她，又向着她腕中眼睛一閃一閃的小兒，和那不名譽的字望。在那個時候，從監獄到市場，並沒有多遠。可是若果照這女囚人胸前的經驗來計算，也許是個相當遠的路程。因為她的態度，雖是反抗，可是這羣集起來看她的羣衆每走一步，也許都要使她感受痛苦，就好像她的心臟，被人摘出來丟在街上，特爲叫他們來踐踏蹂躪一般。但是在我們一般人的性質之中，天然有一個設備，同時極其神妙，又極其慈悲；即是我們受痛苦的時候，並不因當時所受痛苦，而覺到所受痛苦的強烈，反而主是事過之後，追想的苦惱，使人痛苦。因此，赫斯脫布林差不多是極泰然平靜的態度，通過了受她苦難中的這一部分，走到市場極西，一個處刑台的地方來了。這個刑台差不多剛在波士頓最古的教堂的簷下，就好像是這教堂的一個附屬建築似的。

實際說來，刑台本是刑具的一部分。這個東西，從兩三世紀以前，雖已成了只是一個歷史的，傳統的遺物，可是在古時候，爲增長市民的善良性起見，很是個有效力的東西，就和法國革命黨員間的斷頭台一樣。簡單地說來，這刑台即是一個桎梏台。台上便直立起那懲戒器具的架子。做來能够緊緊地箍住犯人的頭，把它高抬起來，讓一般公衆去看。這個木頭和鐵做成的器械，便具現出丟臉的極致，明白地把要使人丟臉的意思，表示出來了。據我看來，

世間上侮辱我們天性的東西，沒有再比這個更厲害的，——個人姑無論有如何的過失——使犯人不能因羞愧而自蔽其顏，比這個再殘酷的侮辱，再沒有了。而這個刑罰的精髓，便在於此。但是就拿赫斯脫布林的這回例來看，其他許多場合，也常是如此，判決只判她在台上站一定的時間，可是並沒有說到要捉緊她的頸子，不准她的頭轉動。可是偏要這麼做的，便是這個醜惡器械最惡毒的特色。赫斯脫布林也十分明白她此後應做的事，便從幾道木梯走了上去，這麼地便在街中略與人肩等高的台上，給周圍的人們觀看了。

若果在這些清教徒的羣衆中，有一個羅馬教徒的話，他看見這個衣服風彩，都如繪畫似的美婦人，懷中抱着嬰兒，也許會想起那古來許多名畫家，競相爭繪的聖母的影像來。在這個婦人的姿態裏，果是有一點地方，使他想起那神聖無垢，抱着救世主的嬰兒的母性，馬尼亞的面影，但是這只是互相對照地想起，兩者並不相似。現在的這個婦人方面，便犯了人生最神聖的性質中，最深的罪惡，其結果，因為她的美，世界只是反而更黑暗，因為她生的小兒，世界只是反而更墮落了。

這個光景，使人看了，也不無恐懼之感。社會到了十分墮落，人們遇着這樣的事，並不覺得戰慄害怕，反而以為開心。但是在此以前，人們見了這樣的情形，一定都在自己的心中，發

生恐懼，引起罪惡和羞恥的心情。這些來看赫斯脫布林丟臉的羣衆，還沒有脫棄他們那單純樸實的風尚。假定赫斯脫布林的判決，是受死刑，他們硬可以看着她死，並不議論一句說刑罰太苛，這些人嚴格的性情，可以到這一步。但是他們可也沒有像後世墮落社會的那種慘酷，即是把此刻的這種示衆的光景拿來當成一個笑話看。縱令有一點心情，想把這件事滑稽化，也爲幾位尊嚴的人，即是省長，幾個省議員，推事，司令官，牧師等，——他們在會議廳的露台上，有些坐着，有些立起，正向着示衆台看——給鎮壓住了。只要這些大老也跑起來看，並不怕因此而使他們的階位，官職，損失威嚴尊崇，像這種時候，即可以確知依法判決的刑罰，一定有一個嚴肅的，有效力的意味。因這個原故，一般的看衆，都很是森嚴，莊重了。這個不幸的婦人，在那一點沒有慈悲的幾千隻眼睛的重量之下，這些眼睛，都集在她的身上，專注在她的胸前，她已盡了全力，在那裏支持住。這個已經差不多是不能忍受的事。赫斯脫布林本來又是一個衝動的，熱情的性質的人，此刻她雖決心忍受公衆種種侮辱她的毒針，毒刺。可是在那種大家的心情都是很嚴肅而莊重之中，還有可怕的東西存在着，使她無寧是希望這一羣觀衆，個個都以她爲目的，無情的臉上，現出輕蔑嘲弄的笑容。假使羣衆中起了一陣大笑——每個男子，每一個婦人，每一個尖聲音的小孩子都參加起來——那麼，赫斯

脫布林也許回他們一個輕侮的苦笑。可是現在她的命所當受的，却是鉛也似沈重的刑罰。在這種嚴肅陰沈的重刑之下，她有時真覺得非盡全身之力，大叫一聲，隨即從刑台上跳身下來不可。不然的話，她就只有即刻成瘋子。

但是也有時她覺得這全場的光景——她本是最注目的中心的這全場光景，從她兩眼中，消失了去。或者，至少，這全場的景像變得不清不楚的，就好像一團形像不全的鬼怪，在她的眼前來往。她的心，尤其是她的記憶異常地活動着。使她在這個西部的荒野，新闢的小市鎮的街路以外，記起別的地方，使她在這些從圓錐高帽的緣下，蔑視着她的人以外，記起別的人來。以前時候的許多極細微的，極不關緊要的往事，幼年時代，學生時代的事情，運動遊戲，小孩子似的鬧架，少女時代所養成的那種家庭的小性癖等，雜以她後年生活中，極其重大的事件，都紛紛然地堆上她的心來。各個追憶，都同樣地極其明白清楚，就好像各個追憶，都有同等的重要，或者都同是兒戲一樣。這麼的追憶，也許即是她精神上本能的考案，藉這些幻像，以免去現實殘酷的壓迫和痛苦。

不管他怎樣，這一座處刑台，便是赫斯脫布林的視點，從這個地方，便展開出她自從幸福的幼年時代以後，走過的全路程來了。她從那悲慘的高台上，憶起她在舊英國的故鄉，她



父母的家庭。她的家是灰色石頭造成的房子，已經頹敗了，現出貧窮的光景，可是大門之上，還有半明不滅的紋章，由此示出她家，古來也是個鄉紳之族。她記起她父親的樣子，禿着前額，在那舊式伊利沙白時代的肩衣之上，飄着使人尊敬的白髯。她也記起她母親的樣子來。母親的臉上，常帶着極留意，極盡心的愛，她每次想起母親，便記起她這個樣子，而且自從母親死後，她的這付慈容，在女兒的生涯上，變成溫和的忠告警戒，已是好幾次了。她又記起了她自己的面容，滿臉光輝着少女的美，把她常常照臉的一面灰塵蔽滿的鏡子內部都照耀起來。此外她又記起別一個面容來：一個很有年紀的男子，蒼白而瘦削，學者似的臉，一對眼睛，因為在燈光下，翻讀許多厚大的書物，已經朦朧不明而且爛壞了。可是這對爛眼的主人，若果存心要拿它來觀察人心的時候，又具有極奇特的透視之力。這個書齋隱舍的人物，身體稍有一點殘廢，赫斯脫布林一想起他來，便要記着他這一點，他的右肩較之左肩高了一點。其次在她記憶的畫堂中出現的，便是一些曲折窄狹的街道，高形灰色的房子，巨大的教堂，公共的廳舍，時代也古，建築樣式也奇，即是一個大陸都市的光景。在那裏有新的生活在等着她，可是仍與那個畸形的學者在一起。在那裏的，是倒是一個新生活，但是就如一叢頹垣敗址上的青苔一樣，乃是養於舊資料上的新生活。最後，這些一幕一幕地轉變無常的光

景，消失了去，清教徒們在殖民地粗闕的市場又轉來了。全鎮的人都聚集起來，拿嚴厲的眼光望着赫斯脫布林——不錯，望着她——她呢，站在桎梏台上，腕上抱着嬰兒，胸前奇奇怪怪地繡着金線，中間一個大紅的A字！

這不是在做夢嗎？她緊緊地把嬰兒貼在胸上，握得太兇了，使他哭了起來。她掉眼下去看胸前的紅字，甚而拿手指頭去觸它，藉此去確定她的嬰兒和這段羞恥是不是真實的。是的！——這些果都是真實的現實——其他一切都完全消失了！

(註1) 老赫賓夫人 Old mistress Hibbins 係 Governor Bellingham 之妹，以妖女受死刑。此處原文作為 Widow 係作者誤記。

### 三 相逢

赫斯脫布林從知道她是嚴厲的公衆的目標，這個強烈的意識之中，終於得到解救。救慰之來，便是她在羣衆的最外側，看見了一個人，一見之下，便不由她的思想都全部爲這個人所占領。在那個地方站着的，是一個穿着土人衣服的西美州印度人。可是紅種人到英屬的殖民地來，並不是不常有的事，因此，一兩個印度人站在那裏，並不能使處在目下這種

境遇的赫斯脫布林加以注意；更不能使她排棄一切其他的事物，思想全神貫在這個人的上面。可是在這個印度人的側邊，還站得有一個白種人，明明是那紅種人的同伴。穿的衣服，是文明人和野蠻人的服裝，很奇妙地混在一塊的東西。

他的身材瘦小，一臉的皺紋，可是並不能說是個有年紀的人。他的臉上，現出極顯著的叡智秀氣，就好像他修養精神，已到了十分，連肉體都不能不變成與精神相類的形像，因而成爲極明白的證據，表示出來。他那異樣的衣服，雖好像是極隨便地穿在身上，實在他是用心穿起想遮掩或者減輕他身體上的一個特質。從赫斯脫布林的眼中，明明已看出他的一隻肩頭比另一隻高了一些。又她第一次看着那瘦削的臉和稍微有點殘疾的身體時，她不禁用力地抱緊了她的孩子，用力太猛，致使那孩子因痛又哭喊了一聲。可是母親好像是並沒有聽見一樣。

這個陌生的人，當他走到市場，在赫斯脫布林還沒有看見他之前，他已經注視着她了。最初只是隨隨便便地看了一下，就像一個只慣於注意精神方面的人，外部的事物，除非和他心中的什麼東西發生關係而外，在他看來，並無價值，也無意味。但是即刻他的視線，便變得緊張銳利起來了。他的臉上，盤踞着一道苦恨的驚惡，就如一條蛇，快快地在上面走過，突

然停止了一下，明明地盤捲起來一樣。他的臉色，爲激烈的感情所動，黑鬱起來，可是他即刻用毅力把它抑住，除開那一瞬間之外，臉上的表情，看去可以說是平靜。暫時之後，苦悶已差不多沒有，終於完全藏在他本性的最深處去了。當他發現了赫斯脫布林的兩眼，也在注視着他的，看見她像是已認出了他來的時候，他便慢慢地，靜靜地舉起一個指頭，在空中一揮，隨即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向她示意。

問：接着，他便向鄰近站着的一個鎮上人的肩上，觸了一下，用恭敬有禮的態度，向那人發

『先生，請你告訴我這婦人是誰？——爲什麼站在這裏示衆呢？』

『朋友，你一定不是這個地方的人。』那個鎮裏的人，稀奇地向他和同伴的野蠻人一望，這麼說了。『不然的話，你應當要聽見赫斯脫布林太太的名字，和她做的醜事。她在信心深厚的丁墨斯德爾先生的教堂裏，做了一樁大醜事。真的呢。』

『你說得很對，』這人又說了。『我不是這地方的人。我是個出於無奈的浪遊者。我在海陸兩面，都會受過悲痛的不幸。而且長久之間，爲南方的蠻人捉去服役。此刻是這個印度人，把我帶到這裏來，找錢贖回我的自由。那嗎，請你告訴我赫斯脫布林——我該沒有聽錯

她的名字吧——告訴我這個婦人犯的罪，爲什麼把她拿到那刑台上來示衆呢？」

『朋友。』那鎮上的人說了。

『你在蠻煙瘴野之中，經過了許多困苦滯留之後，終於到了這麼一個地方，凡是犯罪的人，都要搜尋了出來，在官民之前處罪，就如我們新英蘭這個地方，我想你的心一定很快活了。先生，那個女人原是一個學者的妻子，丈夫是英國生長的，可是在亞斯透丹住得很久，在好幾年前，有意想渡海而來，和我們馬沙玖寒次省的人，共生共死，爲達到這個目的，他先把他的妻子送了過來，他自己留在那裏料理一些必要的事務。好先生呵，這婦人已在這裏，做了兩年左右的波士頓市民了，可是始終沒有得到這位學者布林先生的一點消息。他這一個年輕輕的妻子，便自己走錯了路……』

『哦……哦！我明白了。』那陌生的人苦笑一下，這麼說了。『既然是如你所說的那麼一個學者，他應該在書本子上也讀過這一類的事。好先生，請你告訴我，那個小兒——我看只有三四個月大——布林太太抱在懷中的嬰兒，他的父親是誰呢？』

『老實說的話，先生，那還是一個謎呢。要來解釋這個謎的但尼爾，到現在還沒有出現（註一）。』鎮人又說了。『赫斯脫太太絕對地不肯說出來，承審老爺鳩首討論一陣，也毫無

結果。也許那犯罪的人，此刻正站在此地看這悲慘光景，誰也不知道就是他，可是他忘記上帝在看着她哩。」

陌生的人又笑了一笑說：

「那位學者應該親自來解決這個秘密。」

「若果他還在生存着的話，自然應該這麼去做。」鎮人回答說。「我們馬沙玖塞次省的承審官們，認為這婦人又年輕又美貌，一定是受了極強烈的誘惑而墮落了的。而且她的丈夫，十分之九是死在海底了，因此他們沒有大膽地處她以我們正當法律的極刑。本來她這罪的刑罰，應該是死刑的。可是承審官們十分的慈悲，心地又仁厚，所以只罰布林太太在桎梏台上，站三個鐘頭，過此以後，一直到她死為止，終身在胸前掛着一個羞辱的記號。」

「好一個賢明的判決！」陌生人莊肅地鞠了一躬，說了。「這樣，一直到她死後，這個羞辱的文字，刻在她的墓石上為止，她真是個罪惡的活警誡了。可是和她共犯的罪人，最少，沒有和她一塊站在那刑台上示衆，令我不快。但是他終要現了出來……他終要現了出來……他終要現了出來！」

他恭敬地向着這告知他一切事情的鎮人，鞠了一躬之後，在他的同伴印度人的耳邊，

輕輕說了一兩句話，他們便從人叢中尋路出去了。

在這陌生人和鎮人說話之間，赫斯脫布林站在台上，仍然釘着兩眼，向他望着。她全神都集在這個人的身上，在最出神的時候，好像除開她和他而外，現實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完全消失了。她的姿態，本是應該在爐火側邊，靜靜的微光之下，家庭的幸福陰陰之中，或者教堂裏主婦帶的面網之下看的；可是此刻中午的烈日在她的臉上燒着，照耀出她的羞恥，胸前掛着一塊不名譽的大紅證據，腕上抱着罪孽的嬰兒，一鎮的人，都好像看會似的，跑來看她了。在這樣情景之下，和他相逢，已足夠難過，可是若果只是她倆獨自相會的話，怕比此刻的相見，還要更爲可怕了。此刻的情景，雖是極其淒慘，但是她已意識到這環視的幾千人，是她的一個屏障。較之兩個人面對面地相會，倒是這樣站着，隔着幾多人的好得多了。此刻的她，便是在這「示衆」的刑罰裏，找得一個逃避所來逃了進去，深怕這些保護她的觀衆，一旦散了。她的心裏，正在這樣地想來想去的時候，也沒有聽見她背後有人在喚她。一直到喊她的人，用高大嚴厲的聲音，叫了她的名字有兩三遍，全場的觀衆都聽見了。

「聽我說話，赫斯脫布林！」那聲音說了。

前面已曾說過，赫斯脫布林站的處刑台的正對面，是一個露台，或者可以說是一個沒

有屋頂的樓房，附屬於會議廳的。當時，對於民衆有所告諭，便是在這個地方，聚集一切官吏，伴以當時公開行政所有的一切典禮儀式，向民衆宣告。此刻坐在那裏，來看我們上述的這個光景的，便是本省的省長柏令汗。在他椅子的周圍，有四個警衛，荷矛而立，作爲是他的儀仗兵。他的帽子上，插着一枝黑色的羽毛，外套的邊子上，刺着繡花。外套裏面，穿一件黑色天鵝絨的短襖。他已是一個有年紀的紳士，臉上刻着勞苦過來的皺紋。他做這個新社會的首領，剛好適任。因爲這個社會的開關，進步，與及達到此刻的發展，並不因青年的血氣而來，乃是因中年嚴格而中和的精力，和老年陰暗的見識判斷而成的——即是並不空想，並不希望遠大的理想，只是實事求是，所以做成的事業就多了。在這個地方長官的周圍，還有許多有名之士，他們都是極威嚴的相貌，與普通人民不同。當時各種官權，都認爲有神設的制度那樣的神聖，他們的樣子，便適合於當日執掌官權的人。自然，他們都是好人，又正直又賢明。可是在全人類中，要選出同數的賢明有德的人，來裁判一個錯行的女子，使善惡分明，要再比此刻赫斯脫布林臉對着的這些嚴厲的賢人，更不適任的，怕是很不容易了。老實說，她好像已意識到若要求同情的話，怕在這些羣衆的比較寬大，比較慈靄的心情中，還可以希望一點。因爲當她舉眼望着露台的時候，這不幸的婦人，臉色轉白戰慄起來了。



喚起赫斯脫布林的注意的聲音，乃是有名望的，受人崇敬的約翰威爾遜，他是波士頓的牧師中，最年高的人。當時的牧師，大都是有學問的人，他也是一個學者，而且還是一個仁慈和靄的人。可是後面的這個性質，在他，並不如他發展知能一樣是用了心的，乃是隨隨便便生長出來的東西，所以實際上，他並不以此自誇，反而覺得自愧。此刻他站在那裏，瓜皮小帽之下現出一捲花白的頭髮，兩隻灰色眼睛，在書齋裏有燈罩的燈光弄慣了，此刻在沒有遮攔的日光之下，也和赫斯脫布林手上的嬰兒一樣，不住地閃着。他的樣子，正好像舊板聖書中，暗黑，刻板的肖像畫一樣。老實說，他也和這肖像畫一般，並沒有這種權利，像他此刻走了出來，來參與人間的罪惡，感情，苦惱等問題。

「赫斯脫布林！牧師說了。『我和我這個青年的道友，已爭論了一番，他是你曾聽過宣教的人。』——說到此處，老牧師拿手放在側邊一個蒼白面色的青年的肩上。——『我曾勸這個神明似的青年來處分你。勸他在這裏，當着上蒼，當着賢明正直的長官，當着大衆的人民，來勸戒你所犯的罪，是如何一個大罪極惡。他知道你的氣性比我知道得深，所以他可以充分的知道要用如何的理論，或者是溫慰，或者是恐嚇來打破你的強硬，你的頑固。使你不再隱藏着那誘惑你，生出這樣悲慘結果的男人來。但是他不聽我的話。（他的智慧

雖是在他年齡以上，可是還是青年，心太軟了。他說，強迫一個女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衆之間，說出她心坎最深處的祕密，這完全是破壞女人的本性。我也曾勸他，使他相信犯罪的本身，才真是羞恥，並不是把犯了的罪，說了出來。我再說一遍吧，丁墨斯德爾道友，你怎麼辦呢？是你去勸戒那可憐的罪女的靈魂呢，還是我去？」

露台上那些威嚴可敬的人們中，起了一陣細聲的議論。柏令漢省長便向着那青年的牧師，用很恭敬可是命令式的口調，把大家想說的話，說了出來。

『丁墨斯德爾先生，』他說了。『這個罪女靈魂上的責任，大大的在你的身上。因此，你爲證明你的責任，使你的責任有個結果，你應當去勸她懺悔，勸她告白出來。』

這一番直截了當的請求，使全場人衆的眼睛，都注到丁墨斯德爾牧師的身上了。他是英國一個著名大學的畢業生，把當時所有的一切學問，都帶到我們這蠻荒的森林地來，在此做一個牧師。他的雄辯和熱烈的宗教心情，已保證他將來一定在這個職業上，能得到顯著的地位。他是一個容姿卓立的人，有白哲而高，切迫的前額，黃褐色，大而陰鬱的兩眼。他的嘴，除開他用力緊緊地閉着而外，常是顫動着的，示出他過敏的神經，和有無限的自制力量。這個青年的傳道師，雖是這麼地具着生來的高才和學者的教養，可是他却帶着一種神

氣——一種疑懼的，驚畏的，半恐怖的樣子——就好像自己知道已迷失在人生的道中，只有自尋一個特有的隱遁所，才能够安心似的一樣。因此，在他職務所許的範圍內，他總是走的是日蔭的小路，這麼地保持住他單純的，小兒似的心情。一旦出來與世人相接觸時，便以新鮮而芬芳，滋潤而純潔的思想，使聽他傳道的人，就如聽天使的言語一樣感動。

威爾遜牧師和柏令汗省長公然地喚起羣衆的注意，命他在衆人環聽之下，向那雖污猶神聖不可侵犯的婦人的靈魂祕密，勸導懺悔自白的青年牧師，便是這麼一個人。處在這個地位的他，真是苦痛，使他臉上失去血色，嘴唇都顫抖起來了。

『道友，對她說起來。』威爾遜牧師說了。『這是她靈魂最重大的事。因此，就如省長大人所說，也就是有指導責任的你——你自己的靈魂，最重大的事。教她說出真情來！』

丁墨斯德爾牧師垂了頭，好像是在默禱。隨即走向前來。

『赫斯脫布林，』丁墨斯德爾牧師，靠在露台的欄杆上，直直地俯視看女子的眼睛，這麼說了。『他們剛才說的話，你已經聽着，我所負的責任，你也明白了。若果你覺得說了真話，能使你的靈魂平安，能使你在地上所受的刑罰，對於你的救度更爲有效，那麼，我命你說出那同犯共苦的人的姓名來！不要因爲你對於他，錯誤的哀憐和溫柔，而把真情藏住。赫斯脫

喇！你相信我的話。因爲那人縱令是身居高位，他也寧願走了下來和你站在一處，在那恥辱的台上，不願終生藏着一個罪心。你此刻替他隱瞞所得的結果，除開引誘他——可以說是強逼他——在犯罪之上，再加上僞善而外，還有什麼用處呢？上帝教你公開地受恥辱，爲的是藉此，你就可以公開地征服你內面的罪惡，和外部的悲痛。你現在身受的，雖是苦痛，可是於你大大的有益。你若果不說出他的姓名來，便無異是不給他——也許他自己沒有勇氣去自取——這個有益的藥吃了，你要注意！』

青年牧師的聲音，很震蕩地的甜蜜，豐厚深沈，同時又是若斷若續的，並不是他話中的直接意味，毋寧是說話時明明發露出來的感情，使一般聽衆的心，都感動起來，使大衆都一致地發生同情了。就連赫斯脫布林懷中的嬰兒，也爲受這個影響的感動，因爲他把他那空空地開着的小眼，向着丁墨斯德爾先生看，而且舉起兩隻小膀子，嘴裏半喜半悲似的細哼着。丁墨斯德爾牧師的勸導，非常有力，一般羣衆都確信若不是赫斯脫布林說出那犯人的姓名來，便是那犯人自身，不管他的身分是高是低，爲內心不可避的必要所迫，自己承認，自己爲自己所迫走上處刑台去。

赫斯脫搖了搖頭。

「婦人！不要超出上天慈悲的限度以外！」威爾遜牧師大聲說，聲調較以前更為嚴刻。『就連你手上抱着的嬰兒，上天都給他一個聲音，贊成而確認剛才你所聽見的勸導了。說出他的姓名來！說了他的姓名，而且自承改悔之後，就可以取去你胸前的紅字。』

『我決不說。』赫斯脫布林回答了。她的眼睛，並不望着威爾遜先生看，却注視着青年牧師深沈而帶煩悶的兩眼。『這個烙印，印得太深了，不是你能取得掉的。我但願連他的痛苦，和我自己的，同樣兒忍受！』

『說出來，婦人，』另一個聲音，冷酷而嚴厲地說了。這個聲音，出於圍繞着刑台的羣衆之中。『說出來，使你的嬰兒得到一個父親！』

『我不說！』赫斯脫回答了。臉色就如死人似的蒼白，可是仍然回答她所熟習的這個聲音：『我的小孩子，得替他找一個天上的父親，可是決不讓他知道生身的父！』

『她不說！』丁墨斯德爾牧師細聲說了。他靠在露台的欄杆上，一手撫着心，在那裏等着他勸導的結果。此刻才深深地吐一口氣退轉去了。『好有力量，好寬大的婦人心胸！她不說！』

老牧師看出了這可憐的罪人，終不能以威逼辭誘之後，他本來已留心地爲這種時候

準備下了的，於是便對這一大羣觀衆，講了一篇關於罪惡的講演，罪的各種各樣都詳論無遺，可是常都是與那不名譽的紅字有關的東西。他對於紅字所象徵的意味，講演得非常有力，他雄辯的辭句，便在羣衆的頭中，轉來轉去了一個多鐘頭。因而在他們的想像之中，這紅字更生了新的恐怖。那文字的大紅色，就好像是從地獄深處的火焰染來似的。在這個時候，赫斯脫布林仍繼續站在她恥辱的台上，眼睛像失了神的玻璃，現出疲倦了的漠不關心的樣子。這一早上，她凡是力所能忍受的事，都忍受過了。她的性質，又不是那一種婦人，受了過度的痛苦時，只消氣絕昏去，便可以逃避。所以她肉體的機能，雖是完全地活動着，她的精神，只有逃避在像石頭似的，全無感覺的表面之下。在這樣的狀態下，老牧師講演的聲音，雖是無情地鑽進她的耳裏，可是一點效力也沒有。她的小孩子，到了後來，又哭又叫，尖銳的聲音，直貫空中。她只機械地想去制止它，可是對於它的悲哀，好像並不加以同情。過後，她被獄吏引回獄中去的時候，也是這麼一個冷硬的態度，走入鐵門之中，從公衆的視線，消失了去。那些跟在她後面看的人，互相細聲地說，那紅字本是地獄來的火焰，一定會在那獄裏黑暗的過道上，發出慘淡的光輝。

(註一) 但尼爾 (Daniel) 係希伯來預言家，見舊約全書。

## 四 會見

赫斯脫布林回到獄中之後，神經極度的興奮，至於需要不斷的監視，怕她自己自戕，或者對那可憐的嬰兒，加以什麼半瘋狂似的危害。及至入夜，獄吏布拉克看出再罵她，再拿刑罰威嚇她，都不能使她馴服，這才想到應該請一個醫生來看。布拉克說起這醫生，真是基督敎國裏所有一切的醫學醫術，無所不曉，而且野蠻人所知的一切草根樹皮，也無所不知。老實說，她們果然大大的需要醫生的助力，不單只爲赫斯脫布林自己，也爲那嬰兒更是需要得急迫。——小孩子的生活資料，本是從母胸得來；於是母親體內所滿漲着的煩亂，苦悶，絕望，一切都好像傳到小兒的體內來了。此刻他已是苦痛得翻來翻去，母親赫斯脫布林在那一天終日所受的道德的苦痛，已在這小小的軀體上充分地現出來了。

日間會出現在羣衆之中，使穿着紅字的赫斯脫布林，感動很深的，那個奇怪風采的男子，此刻緊緊地隨在獄吏的身後，走進這陰暗的獄房來。他是宿在這監獄裏不過並不是因他有犯了什麼罪的嫌疑，乃是這樣的安置，是處置他最便宜，最適當的方法，等到地方官吏和印度人的會長，商量好了他的贖身辦法之後，他便可以出去了。他的名姓，據稱是羅伽齊

林武獄吏把他帶進獄室之後，暫時停了一會很奇怪他進來之後，室中會比較地平靜起來了。因為赫斯脫布林即刻變成像死一樣的沈靜，只是嬰兒還在繼續地啼哭。

「朋友，請你讓我和病人獨在一塊。」醫生這麼說了。「獄吏先生，請你相信我的話，你這裏即刻就會平靜。而且我答應你，今後的赫斯脫布林太太，會較她以前更為順從聽話。」

「對，若果你先生能够做得到這一步。」獄吏布拉克回答說。「我真要承認你是個名醫！真的，這婦人就像被什麼妖怪所憑一樣。能用鞭子把妖魔打出去的話，我已經盡了我的力量，什麼都做過了。」

這個生人走進獄室來的時候，帶着他自稱的這個職業特有的沈靜態度。此刻獄吏離開他們，讓他們面對面地和這婦人坐着，他的態度，仍是先前那個樣子。白天在羣衆之中，這女罪人那麼地前後都忘了的注意他，已示出她和他之間，有極深的關係了。他首先去看的，是那嬰兒。他在搖床裏面，翻來轉去地哭鬧着，使他不能不決然地把其他的事務，先放着一下，來看顧他。他先小心地檢查了嬰兒一番，然後從衣服底下，取出一個皮靴來打開。皮靴裏面，裝的都是些藥品。他從中取了一樣出來，和在一杯水裏面。

「我以前曾研究過鍊金術。」他說了。「又加上我在熟習藥草的效力的人們中，住了



一年以上，所以我的醫道，較之許多得到醫學位的人們，高明得多了。喂，婦人！這孩子是你生的，——和我並沒有關係。——他也不會認得我的聲音，也不會認得我的臉貌把我當成他的父親。因此，你自家親自來調這藥去餵他吧。」

赫斯脫並不伸手去拿遞給她的藥。同時，她臉上現出極強烈的畏懼，注視着他的臉。

「你想藉這個什麼也不知道的嬰兒，來報仇嗎？」

「好愚蠢的婦人！」醫生一半冷淡地，一半安慰地回答說。「我何苦來危害這個可憐的，不倫之子呢？這藥是很有效驗的藥。就是對我自己親生的小孩——不錯，你和我親生的兒——我也只有這樣盡力了。」

此時赫斯脫的心理，實際上還是在不可以理論的狀態，所以她還在躊躇不決。男子看見她這個樣子，便自己把嬰兒抱將起來，自己拿藥餵她。這藥即刻現了效驗，證明醫生的話果是不錯。小病人的哭哼，即刻沈靜了去，動來動去的身體，也漸次歸於平靜；而且不一會，便照着一般病好過後的小兒的常態，深深地熟睡起來了。醫生——此刻他已很有權利來當這個字的稱呼——於是又來看視母親。他以沈靜而熱心的注意，試她的脈搏，注視她的眼睛——這一注視，使她的心畏縮抖懼起來，因為男子的眼光，既親熱，可是又奇怪而冷酷。——

——最後，診察得已很滿意，才又調起另一劑藥來。

『我並不知道什麼妙藥仙丹，』他說了。『可是在蠻荒之中，我已曾學到許多新的祕法。這一劑便是其中的一種——這是我把巴拉塞爾沙斯以來的一些醫學知識，傳送一個印度人，他爲報酬我，傳我這個祕方。喝了吧！這藥許沒有無罪的良心那麼的安慰力。那是我不能給你的。但是總可以像在怒海狂瀾之中，投進油去一樣，使你那起伏奔狂的感情，沈靜下去。』

他把杯子遞給赫斯脫。赫斯脫接了去，一面用她遲鈍而熱心的眼光向他注視。她的眼光，並不確切地是怕懼，可是含得有十分的疑惑，疑問，不知他給她這藥，是什麼個目的。她又向着睡熟的嬰兒看。

『我曾想到死，』她說。——『曾願意死——甚至祈禱求死，只要像我這樣的人，還够得上祈禱什麼的話。但是若果這一杯藥，是叫我死，那麼在你眼看見我吃它之前，還請你再想一想。看吧！我已經擡在脣邊來了。』

『那麼，吃吧！』他仍是以前那樣冷淡的沈着，這蠻回答了。『赫斯脫布林啣！你知我這麼淺嗎？我所做的事，常都是這麼淺薄嗎？假定我縱令在計劃報仇，爲這個目的起見，還有比

叫你活着——比拿藥給你吃，醫好你生命的一切危害——的好嗎？你多活一天，那火燒似的羞恥，便仍在你的胸前燃燒着。」說着，便用他瘦長的第二指，放在紅字上面。這紅字即刻就好像燒得紅熱，已灼進赫斯脫的心裏去一般。他看見赫斯脫不自地身體震動了一下，微笑了笑，又說：『那嗎，活着吧！在一切男女的眼前——在你會稱爲丈夫的眼前——在那嬰兒的眼前，背負着你的命運，忍受起去，爲使你繼續活着，吃了這杯藥吧。』

赫斯脫布林，不等他再勸導，也不躊躇一下，便把這杯藥喝了。喝完之後，照着醫生的命令，坐在嬰兒睡的床上。男子把室中唯一的一把椅子，拿了過來，放在她側邊坐下。看着男子這樣的準備，她不禁戰慄起來，她已覺到——一直到現在爲止，男子所做的，是治療肉體病痛；乃是人道，或者主義，更或者是高等的殘酷，強迫他不能不做的事，這些他已經都做過了！——從此以後，他要更換面目，從一個被她深深地，不可救藥地所害的人的立場，來對待她了。

『赫斯脫，』他說了。『我也不問你爲什麼原故，怎麼樣會陷入這樣的深坑，或者毋寧說，怎麼樣會走上今天我看見你在那恥辱的台上去。這個的理由，不待遠探，就可以知道。乃是我太愚，你太弱了。我——思索的人，許多大圖書館中的書蟲——已經是衰頹的人，一

生的盛年，都已去餓那求知識的飢夢——像你這樣又年青又美貌的婦人，和我能有什麼關係呢？我從一生下來，就是這麼的醜陋，在一個青年女子的空想之中，我怎麼能自己騙自己，以為身體上的殘疾，可以用知識上的才能來遮蓋呢！人家都說我賢明。若果賢者能對於他自身的利害，有賢明的見識的話，我也許早已先看到這一切了。我也許早就知道當我從那荒漠淒厲的大森林中出來，走入基督教徒的殖民地的時候，第一個鑽入我眼中的東西，便是你，赫斯脫布林，站在羣衆之前，一個恥辱的立像。不應該從我們結爲新婚夫婦，一塊兒走下那老教堂的石階來時，我就早看見那紅文字的炎炎的烈火，在我們的前途上燃燒着了！

『你知道的，』赫斯脫說了——因為她雖是那麼地消沈，也不能忍受他最後對她恥辱的記號，這樣地一個冷靜的攻擊——『你知道我對你是公開的。我對你並沒有愛，也並不裝出有愛情。』

『不錯。』他回答了。『是因爲我太愚！我已曾說過了。但是一直到那個時期爲止，我的——一生真是空空洞洞地過了來了。世界是那樣子一點沒有興趣！我的心雖是很寬很大，足收容許多客人，可是常是寂寞，淒涼，缺少了家庭間的愛火。我十分地期望點起一個！我雖是年

老，雖是陰鬱，雖是個有殘疾的人，可是像這種單純的幸福，到處都散在得有一任人間自由採集，我以為我也可以得得到——這并不算是很荒唐的夢。因此，赫斯脫，我就把你引入我的中心，引入我的心坎最深處。因你的存在，我的心也就溫暖起來，我就想將就這個溫暖，使你也溫暖起來！

『我太把你害了。』赫斯脫細聲地說。

『我們互相地一個害了一個。』他回答了說。『首先是我不好。我把你嫩芽似的青春，強來和我這衰頹的人，結起虛偽的，不自然的關係。我總算是個有思想，有領悟的人，因此我並不想向你報仇，並不設什麼毒計來害你。在我們兩個之間，在天秤上算是剛剛地相等。可是，赫斯脫，還有一個害了我們兩個人！他是誰呢？』

『不要問我！』赫斯脫布林決然地望着他的臉說：『你決不會知道的！』

『你說決不會知道嗎？』他反問着她說。臉上現出一個陰暗的，對於自己的聰明，很有自信的微笑。『決不會知道他是誰！赫斯脫，你知道嗎？世界上沒有什麼事——無論是在外界也好，或者在思想所不及的，一定的深處也好——可以瞞得過那虔心專意地來研究，來解決祕密的人。你也許能把你的祕密，藏住不給那些喜歡詮索的羣衆知道。你也許更能瞞

過牧師和官吏們，就如像你今天那樣，他們設法使你說出那人的姓名，叫你在台上，也添了一個同伴時，你居然也瞞過他們了。可是我，我來詢問的時候，就帶得有他們所沒有的另外感官，我就像在書中探求真理，在鍊金術中探求黃金一樣，把這個人找出來你看。我和他有一種共感，使我知道是他。我會有看見他戰慄的時候，同時我自身也突然地，不知不覺地覺到戰慄起來。不論早晚，他一定要撞在我手裏的！」

皺紋滿臉的學者的兩眼，向着赫斯脫射出火也似的強光，使她不禁把兩手放在胸前，深怕他即刻就會在那裏參透出她的祕密來。

「你還是不說出他的姓名來嗎？你不說，我仍是會知道他。」他帶着很有自信的樣子，就好像運命之神，和他聯為一體一樣，又繼續說了。「他並不像你這樣，衣服上帶得有恥辱的文字；但是在他的心上，我會看得出來。但是你不要替他害怕！上帝自有處罰他的方法，我並不去干涉。我也不自己害自己，把他送交地上的法庭。我也不想法子去危害他的生命；也不去危害他的名譽，若果他果然如我所料，是個有名望的人的話。讓他活着！讓他做得到，就藏在表面的名望之下！可是他仍是我的！」

「你的舉動很慈悲。」赫斯脫又惶惑又驚嚇地說了。「但是你的話語太怕人了！」

『我只有一件事，要命以前曾是我的妻子的你做。』學者又繼續說：『你已保藏住你愛人的祕密了。同樣，也保藏着我的！在這個地方，誰也不知道我。無論對誰，決不可說我曾是你的丈夫！這個地方，這個地球的邊僻去處，便是我定居的地方。因為在其他的地方，無論在那一處，我都是一個放浪者，與人事關係相隔絕。只在這裏，却有一個女人，一個男子，一個嬰兒，和我有最密切的關係。不管這關係是愛也好，是恨也好；不管是正常也好，不正當也好！你和你最親的，都屬於我。我的家就是你在的地方，也是他在的地方。可是不許說出我來！』

『爲什麼原故，你要這樣做呢？』赫斯脫問了。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原故，恐怕這個祕密的聯結。『爲什麼不公開地宣布你的身世，把我即刻休掉了呢？』

『也許因爲我，』他回答說：『不願意受一個不貞之妻辱及她丈夫的不名譽。也許因爲別的理由。總之，我的目的，便是在此度過一生，不爲人家知道。因此，就讓世間上相信你的丈夫，已經死去，關於他的消息，永遠沒有。不准在言語上，姿勢上，顏色上，認出我來，尤其不准你的那人，知道了這個祕密！若果你違背了這個命令，你要仔細着！他的名譽，他的地位，他的生命，便都要喪在我的手中！你要仔細！』

『我會保守你的祕密，就如保守他的一樣。』赫斯脫說了。

「起個誓來！」他命令了。

赫斯脫布林便起了誓。

「那嗎，布林太太，」老羅伽齊林武說了，這個名字，便是他從此以後用的姓名。「我讓你獨自一個在這裏了。讓你和你的嬰兒和紅字獨自在一塊！赫斯脫，怎麼樣？你的判決，是不是叫你睡覺時也穿起這個記號睡？你不怕夢魘和得些惡夢嗎？」

「爲什麼你這樣的向我嘲笑呢？」赫斯脫問他，看着他雙眼的表情，戰慄起來了。「你是不是像那在我們周圍的森林中出沒的惡神？你是不是騙我和你定了一個誓約，來破滅我的靈魂呢？」

「不是你的靈魂。」他回答了，又笑了一笑。「不，不是你的！」

(註)巴拉塞爾沙斯 (Paracelsus 1491—1541) 是瑞士有名的鍊金術家兼醫生。

## 五 赫斯脫的針齧

赫斯脫布林的監禁期限，此刻已經滿期。她的獄門打開了；她便走入太陽照耀的世界裏來。同一樣照耀着萬物的陽光，在她那病弱的心情上，也就好像這太陽照耀的目的，不爲



別的，專只爲顯出她胸上的紅字而來。這是她第一次，並沒有人押送，獨自一個人走出監獄的門限來，也許她在這個時候，較之她在上文所述的那種行列，那種光景，拿在衆人的面前丟醜，使天下人都聚集起來，指着他笑罵的時候，還要感到更真實的苦痛也不可。在那個時候，她神經上不自然的緊張，和她性格中一切的抵抗力，都聚了起來，使她能夠支持着，而把當日的光景，變成一個淒慘的勝利。更進一步來說，當日的那種情景，只是在她生涯中，只是一回的，一種和普通生活絕不相干的，孤立的事，因此，一旦遭遇了這樣的事，她便可以把足夠數年平靜生活的精力，都聚在一下，並不覺得可惜地拿來對付那懲罰她的法律——這東西，是一個猙獰可怕的巨人，同時具有支持人和破滅人的力量——同時，在她受這個丟醜的可怕的懲罰之間，又支持住了她。可是到了此刻，誰也沒有來押送她，獨自一個人走出了監獄的門，從此以後，她的日常生活，便開始了。此後的生活，她只有用她性質中所具有的普通一般的力量，支持着，過過去，不然，便只有被生活所壓沈了。此刻她已不能借未來的希望，來助她通過這現在的苦悶。因爲到了明天，又有明天的苦痛跟了來。明天以後的日子，也是一個樣。每一天，都有每一日的痛苦，而且都同是現在所不能忍受的這個痛苦。最遠的將來日子，便慢慢慢慢地過過去，仍然要她背上這同一的重擔，仍然老和她在一塊兒，決沒有

放下的一天。因為每經一天，就多集一天，每經一年就多集一年，一年一年地就在她的恥辱之上，更加了悲慘上去。在這長年累月之中，她便失掉了自己的個性，讓那些宣教者，道德家都拿她來指點着，當成一個普通的表象，作為婦人們不道德，慾情的例證。於是凡是年青純正的人，都要受老輩的教訓，拿她來做榜樣，叫他們看這個胸上燃着紅字的婦人——去看這會是良家女兒的她，——去看生了一個將來也要成為女人的婦女的她，——看會是非常清白無罪的她，——把她當成罪惡的榜樣，罪惡的實體看。而且到了死後，她不能不一塊兒帶上去的恥辱，便就是她唯一的墓標。

這個，看去好像很奇怪也不可。在赫斯脫布林的面前，有那麼一個寬濶的世界——她的判決之中，並沒有任何限制的條文，禁止她只能住在這個又遠又荒蕪的清教徒的殖民地內——她原可以自由地回到她出生的故鄉，或者到其他歐洲的土地，在那裏，別開生面，就好像另成一人似的完全隱住她以前的經歷——再不然，還有一條到那黑暗，不可測度的森林之路，在那裏住的人的習慣生活完全和懲罰她的法律大不相同，以她那種奔放不羈的性質，很能和這些人相同化——可是，她仍舊住在這個地方，住在這個惟一的，使她不能不作一個恥辱的榜樣的地方，而且偏認這裏做她的故鄉。這個，看去好像奇怪得很。但

是人間都有一個定命，一種不可抵抗，不能避免的感情，這東西具有絕大的力量，強迫人在他那發生過一生中最大最特著的事的地方，徘徊着，滯留着，幽魂似地重複來去。若果那個地方所發生的事，是使他悲傷的，那麼愈悲痛，愈使他不能抗拒地非到那裏去不可。赫斯脫布林的罪，她的恥辱，便是她種在地中的根子。此刻就如新生的一樣，較之以前第一次的誕生，具有更強烈的同化力，遂使一般朝山進香的，以及遊浪者都極不高興的這個森林之地，成爲赫斯脫布林一生荒涼寂寞的家園了。世界上其他一切的地方——就連那英蘭的農村，在那裏，她那快樂的幼年時代和清淨的少女時代，就如好久以前脫下來的衣裳似的好像還在母親的手裏保存着——和這裏相較起來，都成了異國了。把她和這個地方東在一條的鍊子，乃是一些鐵環做成的，已經擦傷到她的最深的心坎處，可是永遠地決不會斷。

也許還有其他的東西，——無疑地，一定是的；她自己雖在那裏自己瞞住自己，可是每次這個秘密就如老蛇出洞似地掙扎出來的時候，她的臉色便轉成灰白——也許是另有一種感情，叫她不能離開這個使她這麼悲慘的地方，和道路。這裏便是那個人足踏着，居住着的地方。在她想來，那人和她，已聯繫在一塊，雖在這個世裏沒有得世人的承認，可是將來死後，到最後審判的法庭去時，她們便要一塊兒去，把這個法庭，作成她們結婚的祭壇，兩個

人一塊兒共受無限的報應。靈魂的誘惑者，好幾次好幾次把這個想念投入赫斯脫的思想中，看着她這樣想時，帶着極熱情的自棄自暴的歡喜，可是不一會便又極力地想把這種思想丟開的那種情形，加以嘲笑。她並不敢正面地直面這個想念，一到這樣想的時候，便連忙把它囚在胸坎的深牢裏。她所強迫她自己相信的，——結局，即是她爲什麼要繼續在新英蘭居住，她所考索出來的理由——只是一半是真的，一半是自己騙自己。她的理由是：這個地方，是她犯罪的所在，因此，這個地方，便應該是她在地上受罪之處；而且她每天在此地所感受的恥辱的苦惱，也許終能够使她的靈魂純潔，因這個受難的結果，造出一個較之她以前所失掉的，還要清淨，還要更聖潔的靈魂。

因此之故，赫斯脫布林便不逃往別處去了。在這個村鎮的郊外，半島的邊境上，有一間小小的茅屋，和其他的民房，並不十分地接近。這是一個初期的移民建造的，但是後來因爲土地荒瘦，不適用於耕種，又因和其他房屋相離過遠，在那個時候，移民們已盛行社交，因而，便把住在此地的人，隔離在社交界之外，因此，當時築這個茅舍的人，便把它丟下了。這屋子立在海岸之上，隔着一灣內海，在正西那面，便望着叢林遮蔽的小山陵。屋子的周圍，是一叢半島上特產的矮樹，並沒有十分地遮着這間茅屋，反而好像是在示出這個地方，有一個它們

想遮蔽着的東西，或者，至少它們不能不遮蔽的東西。在這個小小的寂寞荒涼的住屋裏，赫斯脫布林帶了她所有的一點兒傢具來，又經了地方官——他們仍在嚴厲地監視着她——的許可，便成她和她嬰兒的家了。她在此定居之後，即刻，一種猜疑的神祕暗影，便自然而然地跟到這個地方來。小孩子們，太年小了，不解爲什麼一個婦人，會離開人類慈善的圈外，幽閉到這個地方，便在近屋處爬來爬去，偷看她或者在窗前治理針線，或者在門口站着，或者在庭中勞動；或者走出來，到向着鎮裏去的路上去。他們一看見她胸前的紅字，便感覺一種奇妙的，傳染性的恐怖，大家趕快跑開。

赫斯脫布林的處境，雖是這麼的淒涼，雖是在這個地球上，沒有一個人敢自認是她的朋友，可是她並沒有缺乏什麼的危險。她自己有一種技術，就在這個比較地不足使她大發展的，地方，也足夠供給她漸漸大起來的嬰兒，和她自己的食用。她的技術——現在也是這樣，當日也是這樣，這種技術已成爲婦人們唯一可做的東西——便是做針帶縫紉的事。在她的胸前，那異模異樣地繡的紅字，便是她這個細緻而富於想像的技術的標本。宮庭的貴婦人們，要在人工織成的金線與絲絹的織物上，再加上更豐富，更靈氣的人間知巧的裝飾時，也一定喜歡來利用她的這個刺繡。在這個地方，海教徒們的，衣服方式，一般都是以黑色

單純的東西爲其特色，因此，她手做出來的更精美的衣物，需求的也許很少，可是當時的時代趣味，關於這一類物的製作，無論是什麼，都要求十分精細而綿密。這個趣味的影響所及，便也不能不播及於我們嚴格的祖先之中來。其實他們較之這個，還更不可不要的許多流行風尚，都屏斥過了。每常有公開的儀式，如牧師授職式，官吏就職式，以及其他一切，足以使新政府宣示於民衆的諸形式，成爲莊嚴燦爛的東西時，都極堂皇地，用極整然有禮的儀式舉行，認爲這是政策上的必要。這些儀式，都狠陰嚴，可是極其精緻莊麗。深深的皺領，十分精致地製成的帶，刺繡得極其華美的手套，這些種種，都認爲是要握權力的官吏們，從他們做官的威嚴上必要的東西。這種種的奢侈，一方面雖是布節儉令，禁止平民不得享受，可是同時凡是有階位，有金錢的人，又容易地就許可他們。葬式時用的喪品——不論是死者穿的衣物，或者是生者用黑布白麻，作種種表象的花樣，來示出他們的悲哀——也常有一種顯著的要求，要求只有赫斯脫布林方能供給的工作。此外，小孩兒們穿的襯衣，——當時的小孩子都穿盛服——這又是一個要她費力，得利益的工作。

赫斯脫的手工，漸漸地——並不很慢——遂成爲今日所謂的時髦了。當日的一般人們，對於赫斯脫，或許是對於背負着這麼悲慘命運的婦人，起了一點同情心，或許是出於一

種病態的好奇心，于是就連最普通無價值的東西，都給她以極高的價錢；或許又因當時也和今日一樣，因什麼看不見的情形，別人所求而不得的東西，可以充分地給與這一個人；又或許因為赫斯脫在時，實際可以填滿一個空缺，她若果不在，便空了下來，使人有不足之感。不管是什麼個原故，總而言之，赫斯脫布林實已能夠每天顯意做多少時間的針帶，便可以容易地得到這麼多鐘頭的工作，而且得很豐富的報酬了。每當莊嚴華麗的儀式時，一般人都穿戴着一個罪孽的女性所手做的衣物，虛榮心對此，也許會難過。總之，她的針帶，已見於省長的徽領上。軍人們戴在他們的頸帶上，牧師們戴在他們的帶子上了。她的針線，裝飾了小孩子們的小帽子。也裝在死人的棺材裏，一讓它生靈腐化。可是新嫁娘遮羞的那塊白色的絹絲上，却不會煩過她的手藝，就是一回傳說上也沒有記載過。這個例外，更示出當日的社會，疾視她的罪惡，永遠都是極嚴刻，極不假借。

赫斯脫自奉極其簡薄，極其刻苦，對於她的小孩子，也是簡單而豐富，她所求的，也只是能這麼地過活就行了。她自身的衣裳，是極粗製的材料，極陰鬱的顏色，衣上只有一個裝飾——便是那紅字——這是她的運命叫她不得不要的。可是在他一方面，她的女嬰兒的衣物，却又顯現出一種極空想——或者毋寧說是極奇想的精工。這衣服穿在那小女孩兒的

身上，果然更把那小孩子身上，早已開始發展的，仙女似的婉麗增長起來，但是除此以外，好像還另有一個較深的意義。這一點我們在後面再為細說。赫斯脫除開裝飾她的小女孩，要一點小費用而外，其餘所得的，盡都施捨作為慈善之用；送給那些比她更為悲慘的人。這些人們，對於養餉他們的這個主人，還屢屢加以侮辱。許多時間，在她本可以用來做更精更細的針帶的，她都用來為貧人們做粗質的衣裳。她這樣的做法，十有八九，許是因這是一種苦行，藉此可以消滅罪孽，又她把許多時間，用在粗惡的針帶上時，便是真正地犧牲了這麼多時間的快樂，所以才這麼做了。她的性質中，本有一種豐富的淫逸的東洋式的特質——一種喜歡華美的嗜好。這個，除開在她那精工的針帶上發揮而外，她生涯中其他一切的工作上，都再無可發揮的地方了。婦人們在她們這種精細的針帶上尋得出一種快樂，是男子們所不能理解的。在赫斯脫布林看來，她的針帶，便是她一生熱情的表現，因而便是她鎮壓這個熱情的東西。於是她把這個針帶的快樂也和其他一切快樂一樣看成是一種罪惡而屏斥去了。這麼地，一點點事件，良心都要加以干涉，這種良心的病態，所指示出來的，怕不是內心純真的，堅實的悔悟，而是一種疑懼不定的什麼東西，一種極深的錯誤，在心裏存伏着。

這麼樣地，赫斯脫布林，便在這個世裏，有起一個職務來了。她雖是受了一個烙印，較之



凱因（註）額間所受的，還要使一個婦人的心更難堪的烙印，可是以她那樣天生性格之強，和稀見的才能，決不會被世間完全地遺棄。

但是在她和社會的一切交際中，沒有一樣，足以使她感覺到她是屬於這個社會的一個人。她所接觸的人，每一個舉動，每一句言語，就連他們的沈默，也含得有，而且常常表示出來，她是一個被驅逐了的人，獨自一身就好像她是住在另一個世界的一樣，或者像用與常人不同的器官，感覺，來和一般普通人相交通一樣。她和一切道德的事件，離得很遠，又站得很近；就如一個鬼魂，重遊到他親密的家庭來似的，雖是站得很近，已不能使人覺得站在那裏，看見他在那裏了。家人快樂的時候，他已不能共他們一塊兒笑樂，家人有悲傷的時候，他已不能共他們一塊兒悲哀。或者，假若他一旦使他那禁制着的同情顯露出來，使人家知道的話，所喚起的只是恐怖和怕人的厭惡之情而已。實際上，這種感情，再加上最慘刻的輕蔑，便是她在一般人心中，所得的惟一的顧念。當時並不是顧慮週到的時代。而她所處的地位，雖是自己知道得十分明白，而且決不會有忘記之虞，可是常常地被人們粗魯地觸着她最銳感的地方，便如新受的苦痛一樣，常常極鮮明地，顯在她的眼前。上文我們已曾說過，她找來做她慈善的對象的貧人們，屢屢對於她伸出來救濟他們的手，反而加以辱罵。同樣地，

她因職業的關係而出入的上流階級的太太們，也慣於滴一些苦痛到她的心裏；有時就用婦人們常用的殺人不見血的方法，在些小事件之中，造出最烈銳的毒品，有時使用更露骨的表现，落在受者沒有抵抗的心上，就如潰膿了的傷，受了極重的打擊一樣。赫斯脫已是歷練得很久，自己訓練得很好。受了這些攻擊的時候，除開不能自禁地，在那蒼白的面頰上，呈現一陣紅潮，可是也即刻就退藏到她心坎深處而外，她並不返報他們一句。她極其忍耐——實在真是一個殉道者——但是她却不為敵人們祈禱，因為她雖是十分地願意恕宥他們，但是怕為他們祈禱祝福的言語，不由的會強硬地自變而成詛咒。

無限數量的苦痛的打擊，繼續不斷的，而且千方百計地使赫斯脫感受這些痛苦，盡都是那清教徒的裁判所所給與的那永遠不死，時時都在活動的判決，極巧妙地構成的東西。牧師在街上遇着這不幸的女人，便站着向她訓話，即刻在這可憐的，罪孽婦人的周圍，便集了一大羣人，臉上交混着嘲笑和聲譽。她若果走進了教堂，想去分享那人類的天父的安息日的微笑時，常常使她最不幸的，便是牧師的宣教文裏，載得她的故事。她漸漸怕起小孩子們來了。因為他們也受父母的薰染，對於這個悄然地在街上急行着的陰慘的婦人，又沒其他的人作伴，時時都只是她和一個嬰兒，也漠然地懷起一種恐怖之感。因此見她來時，最初

先讓她走過然後他們遠遠地跟在後面，嘴裏發出尖銳的喊聲，他們嘴裏所說出來的聲音，自己也並不十分明白有何意義，但是在她聽來，因為是無意識地喊了出來的聲音，更是覺得可怕。聽着這樣的聲喊，她的罪孽就好像已宣傳得很廣，一切萬物都已知道了。就使樹葉也簌簌地互相在那裏談論她的事蹟，——就使夏天的微風，也在那裏議論這樁事——就使冬季的寒風，也在那裏高談，也不能使她還要驚怕了！更還有一個苦痛，是從新來人的眼中感出來的。每當一個生人好奇地注視着那紅字的時候——每來一個生人，都沒有不看的——那烙印在她的靈魂上，又重新烙了一回。因此，常常當着這種時候，她幾乎不能抑制着她的手，去遮蔽那胸前的記號，但是她終於抑制住它。新來的眼睛是如此，可是看慣了的眼睛，也同樣又有它的苦痛。那種已經很熟知的冷酷輕視，使她極是難堪。一句話說完，便是從頭到尾，赫斯脫布林常時都覺得人們在注視她那胸上的證據，而起這種可怕的苦悶。那烙印的地方，並不會冷鈍起去，反而好像每天受了苦痛，更是銳敏起來了。

但是也有時候，這或者是許多日中有一回，或者也許是幾日中才有一回，有一對眼睛——一對人間的眼睛——看着她那恥辱的文字時，使她得到暫時的安慰，就好像她的苦痛的一半已分了去一樣。可是即刻一切的苦痛，復又如潮水似地衝回，比以前的苦痛，更爲

深刻，因為在那安慰的一瞬間，她又重新犯了罪孽了。赫斯脫是獨自一個犯的罪孽嗎？

赫斯脫的想像力，已帶了幾分瘋癲了。假若她的道德和理智的稟賦是更弱的話，那麼，以她生涯上這樣奇特而孤獨的苦悶，更要使她的想像力瘋狂。赫斯脫在她表面上所接觸的小世界中，一個人獨自淒涼地走去走來的時候，她不時覺得——這也許完全是她的空想，不過雖是空想，也是極強有力，不能抑制的東西——那紅字給她有一種新的感覺。她相信這紅字能使她同感地知道別人家心裏所藏着的罪惡，這樣地相信的時候，她自己也覺得可怕，但是又由不得不這麼相信。這樣地發現出來的東西，使她恐懼非常。所發現出來的，是些什麼東西呢？除開是惡魔乘隙而入，向她作的陰險誘惑的悄語而外，還是什麼呢？赫斯脫雖犯了罪過，但是還沒有完全地入於惡魔的掌中，所以他已不得再向這掙扎着的，婦人施以誘惑，說一切外面子裝着純潔、清淨，都是假的，若果到處都要現出真實來的話，除了赫斯脫布林之外，那紅字不知要在許多人的胸上燃着呢。假若這不是惡魔的勸誘，她是不是非把這個啓示——極其漠然，可又極其明瞭——當成真理接受不可呢？在她一切的悲慘的經歷中，沒有再比這個感覺，還要怕人，還要嫌惡的了。這個感覺，最銳敏地活動的時候，又正是遇着正人君子的時候，對正人君子這樣想法，在她，是褻瀆，是不敬，因此使她驚懼，又使

她惶惑。有時，當她經過一個崇敬的牧師或者承審官吏之前時，這些人們，一個是虔敬的模範，一個是正義的標本，在稟承古代崇敬風尚的當時，都把他們當成是與天使相交，最崇高的人物一樣尊仰——當她走經過這等人的近傍時，那胸前的紅色恥印，便給她一次同感的動悸。她自己對自己便這麼說：『這近傍的人，是怎樣一個壞蛋呢？』可是舉起她那不願意看的雙眼來看時，窮目力所及，又除開那地上天人的姿態而外，並沒有一點兒人間弱點！又當她遇着一位老太婆，向她正人似地疾視的時候，——這位老太太，據一般人的謠傳，一生中胸裏懷着不可告人的淒涼寂寞——一種不可解的感覺使赫斯脫覺得她和她也是一類的人。在這位老太婆藏在心中，沒有見過六日的淒涼寂寞，和赫斯脫布林胸前紅燃的恥辱，——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共通之點嗎？有時，赫斯脫的這電氣似的戰慄，復又再警告她一次：——『看呵，赫斯脫！又來了一個你的同伴了！』於是她舉起眼來，看見的，便是一對少女的眼睛，正害羞地，側着眼向她那紅字望了一望，隨即快快地避開，臉上微微地起了一陣冷紅潮；就好像她的純潔，已有幾分被那瞬刻的一看低辱了一樣。呵，惡魔！你的護身符便是那斷送人的紅字的惡魔！你是不是還想留一點東西，無論在年輕人的身上也好，在老人的身上也好，讓那可憐的罪婦人來尊敬一下呢？——這麼地對於一切事物，都失掉信

罪，乃是犯罪的最悲痛的一個結果。那嗎，赫斯脫布林，還在努力奮鬥着想相信其餘的人類，再沒有像她那樣罪孽，這一點，請讀者承認是在證明她雖是因自己的意志薄弱，因人間法律的嚴酷而做了可憐的犧牲，但是還並沒有完全墮落，完全腐敗。

在那陰森的古昔時代，一般下愚的人們，對於適合於他們的想像的東西，常常愛添上一些奇奇怪怪怕人的色彩，於是他們對於赫斯脫的紅字，也造出了一個故事來。這故事之荒誕，我們真可容易地把它編成一篇怕人的傳說。他們斷定說那紅字，不僅是在這個世上的染缸裏染出來的紅布，而且是帶有地獄裏的火焰，火熱一般的紅；凡是夜裏，赫斯脫出外來走動的時候，都是紅亮地燃着的。在此，我們不能不附說一句，那恥辱的紅字，燒進赫斯脫的胸裏去，實在太深，也許他們的這個謠傳，實含得有較我們近代人的心理願意相信以上的真理。

(註)舊約全書創世紀第四章，撒凱因 (Cain) 係亞當夏娃之子，因殺其同胞弟亞伯爾 (Abel) 遂受永遠在地  
上飄流之懲罰。

## 六 珠兒

我們對於她的嬰兒，差不多還沒有提到。這一個小小生物天真爛漫的小命，因上天不可測度的安排，就如一朵可愛的、不死的鮮花，從那豐華沃逸的罪惡的感情之中，生了出來了。當這哀愁的婦人，看着她逐漸的生長，一天比一天更美麗，一天比一天地那鼻目之間，更顯露出聰明時，在她真要感到奇異極了！這是她的珠兒！——這個便是赫斯脫叫她女兒的名字。這名字並不是為表現她的容顏而起的。小嬰兒的臉上，並沒有提到真珠時即刻聯想到的那種平靜、白色，而沒有感情的光華。可是她叫她的嬰兒做「珠兒」，乃是把她看成是一個鉅值的寶，——是她犧牲了一切才買來的——她母親唯一的寶貝！果然的，真是奇怪極了！地上的人們拿一個紅字，做了這個婦人的罪的符號；紅字具了非常強烈的、破壞的力量，致使除了和她犯同樣罪惡的同情而外，其餘無論是什麼人類的同情，都到不了她的身上來。可是上帝又給她一個可愛的嬰兒，作為是人類所處罰她的這罪孽的直接結果。嬰兒住的地方，便也同在那恥辱符號的胸上。而且因為有了這嬰兒，她的母親便和人類後世的人種，永遠聯繫起來，最後，死了時還成爲天上祝福的一人了！但是這樣的思想，並不使赫斯脫發生希望，反而使她憂懼起來。她深知她自己的行爲是太壞了，因此，她決不肯信這種壞行，會生出好的結果。每天每天，她都憂懼地對着那漸長漸大的嬰兒身心望，時時刻刻都在

恐懼，怕看出了嬰兒身上有什麼黑暗的，荒野的特質，剛好和她產生嬰兒的罪孽行為相對應。

可是，的確地嬰兒的肉體上，並沒有什麼缺點。從這嬰兒完全的形態，她的精神，她那還沒有試用過的自然敏巧的四肢等看來，這個小孩子，真值得生產在愛丁樂園裏面。樂園裏，自人類最初的祖先，亞當，夏娃被逐以後，就留她在那裏作爲天使們的玩具，也毫無愧色。這小孩子有一種天生的端秀，這是凡是美麗無瑕的人，並不見得會一定相伴而生的。她的服裝，再是如何的單純，也常常使看的人感覺得她這衣服，是最恰好，最合身的衣服。但是小珠兒穿的衣服，却不是田舍兒們穿的那種粗布。她母親因一種病態的目的，——這個，讀到後文便會更明白的，——所買給她穿在人面前的衣物都是衣料中最華麗的料子，而且裁剪修飾這衣服的時候，盡量地發揮她的想像的能力。這麼地裝飾出來的小孩子的姿態，自是十分華美，又加以珠兒自身備具的美麗，——她的美麗，若果稍次一等的話，也就被這華麗的服飾減滅了。——遂使那陰暗茅舍的地板上，在她的周圍，發生一個光華燦爛的圓輪了。可是她就是穿一件赤褐色的便衣，因爲頑皮而扯得破爛污穢，也仍然同樣地畫出一個完全無缺的美麗孩子。珠兒的姿態，具有千變萬化的法術。有了這麼一個小嬰兒，便如有



無數的嬰兒一樣。從野花似的美貌的農人女起，到小小華麗的小公主止。其間一切種類的美，都被她一人包括盡了。可是在這一切種類的美中，她處處都現出一種熱情的特質，深厚的色彩，這是她決不會失掉的。假若在她種種的變化中，她的熱情若淡了一點，或者色彩薄了一點，她便已不是她自己。——這個人便已不是珠兒了。

她這個外體的千變萬化，便指示出——也只是很公平地指示出她內部生命，具備有種種特性。她的性質，使人看去覺得也有變化，也有深厚。但是——不然便是赫斯脫的憂懼騙了她了——却缺少和她生下來的這個世界相融洽的性質。這小孩子決不能使她去遵守規矩法則。為生她下來，就已經破壞了一個大規則了。結果，便是生出了一個人，她的素質，也許極其美麗光輝，可是都沒有秩序，不然便是這些東西，獨自特有的秩序；在這種秩序裏，要找出變化與整頓的交點，便很困難，甚至於不可能。要說明這小孩之為什麼有這樣的性格，赫斯脫只有追憶當這嬰兒從靈界吸取靈魂，從地上的物質界吸取肉體的構造，那緊要關頭的時候，（即是懷胎的時候，）她自己是如何一個狀態，藉此來解說，可是也是最漠然，最不完全的說明。母親當日激情的狀態，便成為傳送道德生活的曙光給這尚在懷胎的嬰兒的媒介物。這道德的曙光，原來再是如何的白潔，如何的清淨，因此，也就染了深紅色和黃

金色的深深的污點，帶了火一般的光輝，黑色的暗影，和媒介物的不純的光彩了。加之，當時赫斯脫精神中那種激烈的爭鬥，遂成爲小珠兒一生的性質。赫斯脫的那種奔放不羈，不顧死活，反抗的氣質，她那驕恣任性的癖氣，甚至於她心胸中所藏住的那失望落膽，陰鬱憂悶的暗雲，也有幾分，都一概在她女兒的性質中看得出來。在這個時候，孩子還在幼小，她那如清晨似的光輝，便把這些氣質很明亮地照耀着，可是到了將來，營起普通一般人的生活來時，也許會多多地生出雷雨，旋風等來了。

在那個時代，家庭中子弟的訓練，較之現在，更爲十分的嚴格。厲色的表示，嚴酷的責罵，以及遵從聖書的命令，常常施以鞭撻。這等等刑罪，不單只用來懲戒實際的過犯，就是爲養成，增長子弟的德性，也認爲這種手段，是極健全的教養方法。雖是如此，赫斯脫布林，這唯一嬰兒的慈愛母親，決沒有失於過嚴的危險。可是她鑑於自己的過犯和不幸，便早早地，想對於委諸她手中的這幼兒的精神，加一個又慈愛又嚴厲的管束。可是這個工作，是她所做不到的。微笑和厲色，兩樣都試過了，可是只證明這兩種手段，都沒有多大的效果。到了最後，赫斯脫便只好站在一旁，讓這小孩子自身的衝動去左右她自己。自然，從肉體方面，想法子去強迫她或者拘束她，只要這肉體的方法存在一下，那一下便有效驗。至於其他的訓練方法，

無論是訴諸她的理知，或者訴諸她的感情，小珠兒是不是聽話，全靠她那一個時候的高興。從珠兒還在幼小的時候，她母親便看出她有一種特別的臉色，遇着她現出這個臉色來時，母親便知道再如何地強她，勸告她，說她，都是無用的。她的這個臉色，極其聰明，可是又極其不可理解，極其乖張，有時至於非常的狠惡，但是大概的時候，都隨伴着極旺盛的精神。赫斯脫遇着這樣的時候，禁不住要自問小珠兒是不是人世的孩子。她就好像是一個精靈鬼怪似的，在那茅屋的地板上，玩够了種種奇幻的把戲之後，便帶着嘲弄的微笑，飛騰而去。每當她那野性而光亮的，深黑的雙眼，現出了這個眼色來的時候，她的身上，便帶着一種奇怪的遼遠，和一種不可捉摸的神氣。就好像她是在空中飛騰着一樣，一下就會飛不見，就如那不知從何處來，也不知向何處去的閃光似的。看着這個樣子，赫斯脫便忍不住飛也似的跑到嬰兒的面前，去——去追那開始要逃跑的小妖精——把她緊緊地摟抱在胸前，向她誠心誠意的不住地接吻，並不是出於十分的母性愛，乃是為確定珠兒果是有肉有血的人，並不是完全是空空洞洞的東西。但是珠兒被捉住時，發的笑聲，雖是裝滿了快活和音樂，可是使她母親聽了，較之以前，更加疑懼。

珠兒是她母親犧牲了最高的身價得來的女兒，乃是她的全世界。在她這唯一的小寶

貝和她之間，屢屢起了這麼一種惶惑，百思不解的魔性，叫她十分傷心，赫斯脫有時忍不住悲切地哭了出來。在這種時候——因為母親的哭泣，給與珠兒一個什麼影響，事前並未預知——大致珠兒便皺起眉毛，握起小拳頭，把她的小臉，硬成一個嚴厲無情，不滿意的樣子。接着便又改容大笑，笑得比以前更高聲，就好像不知人間有悲慘，也不解人間的悲慘似的一樣，這樣的變換，也是很常有的事。或者——可是這樣的情態，便可很少見了——她便一陣悲憤，身體都顫動起來，嗚嗚地哭着，口裏說些若斷若續的言語，表示出她對她母親的愛，就好像她極力在那裏藉傷心這個事實，證明出她也有一個心。可是赫斯脫對於她這個突發的愛情，也不能安心地信賴。因為來也來得突然，去也去得突然，一下就過去了。從這種種的事情想來，母親覺得自己就像是在作法召妖似的，因為在法術的進行中，有一點兒差錯，遂把操縱這個新來的，不可理解的妖精的咒語，沒有得到手裏。她的惟一的，真的快樂，便是在這嬰兒走入平靜的睡鄉的時候。到了這個時候，她便的確地知道這嬰兒是她的，而享受許多時間的平靜，悲楚，快樂的幸福；一直等到——也許睜開眼睛時，便帶着那個乖張的眼色——小珠兒醒了轉來！

珠兒從接受母親常預備着的笑臉，和一些無意味的愛撫言語的時代，走入和一般人

實際的年齡，真是——果然的，真是以極神速的力！——快極了！若果赫斯脫能夠聽見她那雀子似的，明明的聲音，和其他小孩子們鬧哄哄的聲音，混在一塊，若果她能够在這一羣好玩耍的小兒們的混鬧聲中，辨別出她愛兒的聲音來的話，她是如何的幸福，如何的快樂！但是這是決不能夠的事。珠兒從一生下來，便是從小兒世界裏驅逐出來的人。她是個惡魔的女兒，罪孽的結果，沒有權利可以和基督教徒的小孩們混在一起。這小女兒便已了解她的孤獨，知道運命替她畫了一個走不出來的圈子，簡言之，便是知道她和其他小兒們比起來，她的地位的特別。這些都是本能告訴她的，比較這本能更驚奇的，真是再沒有了。自從赫斯脫出獄以後，人家看見她，便看見她的女兒，兩人決沒有分開過的。她在鎮上，無論到什麼地方去，都帶着她的珠兒。最初是抱在她手腕上的嬰兒，過後便成了個小女兒，她的小伴侶，一隻手握住母親的一個指頭；赫斯脫每走一步，小珠兒便要跑兩三步，這麼地跟着她走。小珠兒在街上走時，看見殖民地的小兒們，或者在街側的草地上，或者在各家的門口，作種種清教派的教養所許可的乾燥無味遊戲。大概如裝進教堂啦，鞭責教友派的教徒啦，裝和土人打仗，去剝敵人的頭殼啦，或者胡亂模仿一些妖法，互相驚嚇等等。珠兒看見時，拼命地注意，但是決不想去和他們弄在一塊。就使有人向她說話，她再也不回答。若果小孩子們跑

來圍着她，有時他們真這麼做，在這個時候，珠兒便起了小小的憤怒，現出極怕人的樣子，在地上檢起石頭來擲這些小孩們；嘴裏並發出尖銳的，不連接的叫喊。這叫她母親聽了，不禁戰慄起來，因為她這聲音，很像妖女念咒語的聲音。

實際的事實，是這些小清教徒們，是世界上最頑固褊狹的東西，他們漠然地覺得這母子的身邊，有一種異樣的，不是這個世上所有的，與眾不同的地方，因而心目中很輕蔑她母子兩人，而且常常口出惡言，來嘲罵他們。珠兒感覺到他們這樣的感情，就用想不到小孩子的胸中會藏得有的最激烈的恨毒，向他們回報。她這激烈感情的爆發，也有一種價值，甚至於叫她母親快慰。因為她這樣爆發的癩氣之中，最少，含得有可以使人了解的真摯，已和她往常常常發作起來，叫她母親沒有辦法的那種乖張任性不同了。雖是如此，在這個爆發裏面，她母親復又看出她自己的那種罪孽的暗影存在，又使她驚懼起來。一切這些敵意，這些激情，都是珠兒以獨霸的權利，從她母親心上，傳承下來的。母親和女兒同站在與人世社會相隔絕的孤立圈子上。母親在未生珠兒以前，那些使她煩惱的不安靜的要素，到了生了珠兒以後，便為母性柔和的影響，所平靜下去，可是已傳在珠兒的性質上，成爲她永久的東西了。

在家庭的時候，或在母親的茅屋之中，或在茅屋的周圍左右，珠兒並不缺乏一個很寬廣，種類很多的交遊。從珠兒那常在創造中的精神之中，生出了一種生的魔力，可以使千百的事物，都變成有生命的東西；就如一束火把一樣，所點到的地方，都會燃燒起來。就連那最不能化成生物的東西——如一枝棍子，一束破布，一朵花——都是珠兒的魔術的傀儡。這些東西，外形上並不要變化成人形，可是珠兒心裏的舞台上，無論要演什麼戲劇，都能精神地適合順應。她那一個嬰兒似的聲音，便可當成她想像的人物，或老或少無數的聲音來用。那發出老年，陰鬱，莊重的呻吟，以及風吹起時，種種陰沈的聲音的松樹，用不着一點變化，即可變成清教徒的老輩。庭子裏最難看的雜草，便是他們兩兒女。珠兒對於這些東西，便毫無慈悲地亂打亂擲，連根都拔了起來。最奇妙的是：珠兒費盡心力，造出來的無數種類的東西，誠然是沒有含接連貫，可是亂跳亂舞，常都在異常的活動，極有精神——即刻就像生命的熱潮，用得太多，用得太多了似的，精疲力竭地沈了下去——隨又另換成其他的物形，仍具着同樣狂熱的精力，跳舞起來。她的這種玩法，最像那北極光變幻無窮的活躍了。只是講空想力的活動，只是論成長起去的心，喜歡遊戲這一點，珠兒也和其他有聰明才幹的小孩子一樣，並沒有什麼高出的地方。只是珠兒沒有真正的活的朋友，最多，只是與她自己所創造

出來的假想人羣爲友而已。她和其他小兒特異的地方，乃在珠兒對於她出自心裁的這些創造物，都懷着敵意。她決沒有創造過一個朋友，她所做的，就好像是在播種龍齒似的，（註）從這個播種中，便跳出一羣甲冑的敵人，她自己就衝上去和他們打仗。看着她在這麼小的年紀，便不住地認定世界是和她相敵對的，此刻猛烈地練習她的精力，以便將來和世間相爭鬥，得到勝利——這真是說不出的悲痛。尤其是知道這個原因的所在的母親看來，更是如何深的悲苦呢！

赫斯脫布林凝視着她的珠兒，屢屢把自己的活計，都掉落在膝上，心中感覺一種苦痛，哭了起來。她若是做得到的話，極願藏住這悲苦，不使現出，但是這個苦痛自然而然的成爲一半話語，一半呻吟，從她的口中說出來了。——『呵，天父喲！——你若果還是我的天父，那麼，我帶到這個世界來的這女兒，到底是什麼一個東西呢？』這個苦痛的悲呼，珠兒也許是竊聽着，或者是從什麼靈感中得知，她便掉着她那鮮活美麗的小臉向她母親望，臉上帶着妖精似的聰明，微笑了笑，復又繼續去玩她的遊戲。

這小孩子，此外還有一個特性。在她一生之中，她最初看到的，是——是什麼呢？——並不是她母親的微笑。若是其他的小孩的話，便會應着母親的這個笑容，在小嘴角邊，也帶起



極微微笑的影子，到了過後，依稀彷彿地記着，還帶着熱愛，議論這到底是不是一個微笑。可是珠兒所見的，決不是這個！她最初看到的物件——我們把它說出來嗎？——乃是赫斯脫胸上繡的紅字！有一天，她母親正俯立在搖籃邊的時候，嬰兒的眼睛，被那紅字上的金線刺繡的光吸住了，她便舉起小手，緊緊地把她握住；臉上現出笑容，並不是那種模模糊糊，似是而非的微笑，眼角裏真明確地帶起笑容，使她的小臉，頓時好像一個年紀很大的嬰兒。於是，赫斯脫布林喘着氣，抓住那斷命的符號，不知不覺地，要想把它取下來丟開。珠兒的小手，解事地觸這一下，使她真受了無窮的苦痛了。母親這種苦悶的樣子，好像只是使她好玩似的，小珠兒復又再望着她母親的眼睛，再微笑起來。從這個時候以來，除開小珠兒睡着以外，赫斯脫簡直沒有得過一刻的安心。對她的女兒沒有感受過一刻平穩的快樂。不錯，有些時候，也會一連過了幾星期，珠兒的雙眼，並不凝住在紅字之上。但是當這種時候，她的注視，就如死神突然的打擊一樣，在不知不覺之間，俄然又回視到那上面去了；而且常都是帶着那奇怪的微笑和眼睛裏那奇怪的表情。

有一次，赫斯脫在小嬰兒的眼睛裏，看自己的像；這也是母親們常喜歡幹的事。這慶時，那任性的，妖靈似的眼色，便在嬰兒的眼裏現了出來。突然之間——一般孤居獨處，而又有

煩惱的婦人，常爲不可解的幻想所惱——她覺得在珠兒漆黑也似的小鏡子裏面，映出來的，並不是她自己的像，却另是一個人的臉。這臉就如惡鬼一樣，滿臉浮着微笑的惡意，可是眼鼻的形狀，又極像她所熟知的面孔，只是這面孔很少帶着微笑，更決沒有惡毒的樣子。就像這嬰兒爲什麼妖物所憑，此刻嘲笑地出來窺人似的一樣。過後，許多次，許多次，赫斯脫又重爲這個幻像所惱，只是沒有這回這麼鮮明。

在某一夏天的午後，這已是珠兒長大得可以跑來跑去以後的事了。她摘取了一手的野花，一朵一朵地擲在她母親的懷裏，擲着玩。每擲着那紅字一回，她便像一個小精靈似的，跳上跳下地跳。赫斯脫最初的動作，便是合着兩腕，遮起胸前的那紅字。但是不知道是因爲自尊，也不知道因爲是死心斷念，也不知道是因她覺得要這麼地受這種說不出的苦，才能十分圓成自己滅罪的苦行，她即刻便制止了這個衝動，坐得筆直，死人一樣的蒼白，悲哀地望着珠兒野性的兩眼。珠兒的花朵，仍是不斷的擲來，而且每擲必打中那符號，使她母親的胸前，滿佈着傷痕，這是她在這個世界裏沒有藥可醫，就在未來的世界中，她也不知在什麼地方去求藥。到了最後，她的彈丸都擲完了，這小孩子才靜靜地站住，凝視她的母親，從她那深不可測的兩黑眼裏，又現出了那惡鬼微笑的姿像，出來窺人了。——實際是不是果然出

來窺視雖不可知，但是她母親總這麼樣想像——

『孩子，你是誰呢？』母親叫了說。

『哦！我是你的小珠兒呀！』小孩子回答了。

可是回答的時候，珠兒笑了，開始帶着那小精靈似的滑稽的身勢，跳上跳下地跳，憑着她的高興，她其次的動作，也許便是飛上煙囪上面去也不可。

『你真真的是我的小孩子嗎？』赫斯脫又問了。

母親這樣的發問，並不是完全在消遣好玩，在問的這個時候，實帶有一部分的真摯。因為珠兒實在是異常的聰明，致使她母親有一半懷疑她已知道她生命的祕密魔法，也許即刻就要現出本像出來。

『是呵；我是小珠兒！』小孩子繼續做她滑稽的舉動，又重說一遍。

『你不是我的孩子！你不是我的珠兒！』母親半嬉戲地這麼說了。在她那深深的悲哀之中，她常常這麼地起了嬉戲的衝動。『那麼，告訴我，你是誰，誰把你送到這裏來的呢？』

『告訴我，媽媽！』小孩子走到赫斯脫的面前來，緊緊地靠在母親的膝上，真摯地這樣說了。『告訴我吧！』

「是你的天上的神父，送你來的。」赫斯脫布林回答了。

但是她答應的時候，略一躊躇，已被小孩子靈利的眼光，看了出來。也不知是否出於她平常的那種任性，也不知真有惡鬼在那裏教她。這小孩子聽了這話之後，便舉起她的小指頭，觸着紅字。

「他並沒有送我來的！」她決然的叫了起來。「我沒有天上的神父！」

「別這麼說，珠兒，別這麼說。」母親咽了一口呻吟，回答說。「你決不可這麼樣說。我們一概都是他送來的。我，你的母親也是他送來的。所以你更是的了！若不是的話，你這奇怪的小妖精兒，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告訴我，告訴我！」珠兒重又說了。此時已不是先前那樣真摯，只是笑着，在地板上跳躍。「你非要告訴我不可！」

但是赫斯脫不能解決這個質問，因為她自身也是在陰鬱的疑惑迷路之中。她記起了

——一半笑一半戰慄——鎮上的鄰居們所談的話來了。他們到處去找這孩子的父親，都沒有找着，又看出她有些怪特的癖氣，便謠傳這可憐的小珠兒，是一個惡魔的女兒。自從古昔加特力教的時代以來，因為母親的罪孽，便生出這樣的子女，是為一種污穢的，惡害的目

的而來，這樣的事，在地上很是常有。譬如路德，若照他的仇敵的僧侶們的胡說，也是這麼一個惡魔之子。又在新英蘭的清教徒間，認為有這麼不祥的根源的人，也并不只珠兒一人。

(註)希臘神話，戴鳳尼西亞的國王 (Phoenicia) 亞傑諾 (Agenor)，其子加德馬斯 (Cadmus) 曾與惡龍

相鬥。把惡龍殺死之後，將它的牙齒播在地下，即刻變成無數的甲冑武士，舉刃向加德馬斯。

## 七 省長的大廳

有一天，赫斯脫拿起一對手套，走到省長柏令漢的私邸裏去。這雙手套，是省長定做的，命她鎖邊刺繡，要在一個很大的儀式時穿戴的東西。因為這位前任的支配者，雖因普通選舉的出現，使他從最高的位置降了一二段下來，但是他在殖民地官階中，仍是佔住很尊榮的，很有勢力的地位。

赫斯脫在這樣的時候，不能不來會這位在殖民地的事務上，握有這麼大的權力和活動力的人物，除開爲送一對刺繡的手套而外，還有另一個更重大的理由。據她耳朵裏所聽得的傳聞，這個地方有力的紳士，都是在宗教上，政治上，懷得有較之一般更嚴格的主義，他們建議要從赫斯脫的手裏，把珠兒拿開。這些善人們，假定珠兒既已是一個惡魔之子，他們

自然是很有理由，要力爭爲救濟母親的靈魂上着想，須要把這幾個障礙物，從她的路上移開。在他一方面，假若這小孩子，果然能在宗教上，道德上，變成好人，具有結局，能得上帝救渡的要素，那麼，把她送到比赫斯脫布林還要善良，還要賢明的指導者那裏去撫養，更能充分地享受這些利益了。據說在這麼計劃的諸人中，柏合漢省長是最出力的一個。這一類的事，若在後來的時代，只不過由村鎮中選出幾個委員，來處理就行，可是在當時，却成爲一個公開討論的問題，而身居顯職的政治家，都參加在裏面，分出贊成與否的黨派，這個，看去好像很是奇怪，而且非常滑稽極了。可是在那種如原始一般的單純時代，較之赫斯脫和她的女兒的幸福這種事，更不關公衆利害，更無聊的事件，都很奇怪地和議員的審議，一省的法令等混在一塊來討論了。古代曾經因爭論一匹豬的所有權，不單只使殖民地的議員們，大起激烈辛辣的爭論，而且結果，使議會的構成，加以重大的變更。我們這個故事的時代，便和這個時候相隔不久。

因此，赫斯脫布林懷着滿腔的憂愁，——可是充分地意識自己的所有權利，就使一方面是公衆全體，一方面只是一個孤獨的婦人，全憑自然的感情爲後盾，看去也並不覺得她不是他們的敵手——從她那寂寞淒涼的茅屋，走了出來。小珠兒也伴着她一塊走，自然是

不用說，她此刻已達到了這麼個年齡，可以輕快地在母親的身傍跟着跑，而且能從早晨一直跑到日落，較之她現在所要走的路程，還再遠的路都走得動了。雖是如此，他仍是常常地要她母親抱她，這與其說是出於必要，毋寧說是出於她的任性的癖氣多些。可是抱起來之後，即刻又強她母親放她下來，在那草路上，一路頑皮地跑在母親的前頭，一路躓一下跌一下的，也不會受傷。我們已曾說過珠兒豐富而華麗的美了，——光輝着深而鮮活的顏色，明麗的容顏，深銳而熱烈的兩眼，一頭頭髮，已是深厚而光澤的黃褐色，到成人以後會漸變成漆黑的。她的周身上下，就如烈火似的。她就好像是熱情最激烈的瞬間，突然生出來的枝幹一樣。她母親考案這小孩子的衣服時，便盡量發揮她想像力最華麗的傾向，替她縫了一件奇特式樣的深紅色的天鵝絨外衣，上面用金線，繡出極豐富的奇花異樣。衣服的色彩，十分強烈，若是一個稍爲較珠兒的雙頰，弱色一點的小孩穿起，便不能不顯出一個黯淡蒼白的樣子，可是配着珠兒的顏色，真是適合得十分好看；把她變成一個地上未曾有的，最明朗的小火焰口去了。

可是，就因這衣服和小孩子全體姿態的顯著的色彩，才一定而不可抗地使觀者想起赫斯脫布林的胸前，那命定要戴的符號來了。這小孩的樣子，便是變形的紅字，便是具有生

命的紅字！這便是母親自身——就好像這紅色的恥記，深深地燒進她的頭腦，所以她一切的思想考案，都帶得有它的形狀似的——仔細地製造出來的類形，費了幾多時間病態的精細工夫，創造了在她愛情的目的物和罪孽與苦痛的符號之間的一個相似物來。但是實際上，珠兒也就是兼這兩者的東西。也就因這兩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結果，所以赫斯脫才那麼完全地在她的姿態之中，現出紅字來。

當這兩個步行者走進市鎮的近邊處時，那些清教徒的小孩子們，都中止了他們的遊戲——或者無寧說是這些陰沈的小兒們，所認為是遊戲的遊戲——擡起頭來看他們，互相莊重地說道：

『看呵，真是那紅字的女人來了。而且還有一個極像她這紅字的東西，在她傍邊跟着跑哩！來吧，我們拿泥塊擲這東西！』

但是珠兒是個極不畏縮的小孩，看見他們這樣，便皺起眉毛，頓着雙足，搖着小手，作種種威嚇的手勢之後，突然向這一羣敵人堅結的團中衝去，把他們都追跑了。她凶猛地追逐他們的樣子，活像一個小兒的傳染病一樣——猩紅熱，或者這一類的司懲罰的小天使——它們的使命，便在懲罰這些小兒們的罪惡。她發出極可怕的宏大的聲音叫着，喊着。這樣



的喊聲，的確使那些逃走的小兒們，心中都戰慄起來了。勝利完成之後，珠兒便靜靜地回到她母親的身邊來，笑着，仰頭看着她的臉。

此後，她們也就沒有再遇着別的冒險，一直來到柏令漢省長家裏。他的這房子，是一所很大的木造屋。房屋的式樣，在此刻我們古舊的都市街上，還存在着一些標本，可以看得見。到了現在，已是滿生綠苔，傾頹敗壞，在那陰暗的屋子裏，不知演了許多悲歡的故事，有些還留在人們的記憶中，有些已忘過乾淨，所以這些房屋的樣子，叫人看去，頓生沈鬱之感。但是在當時，還是一所死神決沒有降臨過的人間的住宅，房子的外部，有過去歲月的新鮮之氣，從向陽的窗子中，射出欣欣的喜色。實際，這房子真有非常的喜氣。牆壁上塗着一種漆灰裏面挾雜有很多很多的玻璃碎片；因此每當太陽斜斜地射在房子的正面時，牆上金碧輝煌地就好像兩手捧着金剛石，在那上面灑着一樣。這種輝煌燦爛的樣子，與其說是一所嚴格的老清教徒的執政者所住的邸宅，毋寧是阿拉丁（註一）的宮殿，還要適合些。此外，在那牆壁上，還投合當時奇妙的嗜好，裝飾起許多奇怪的，好像是玄奧的肖像圖形。這些是在新塗漆灰時，畫上去的，過後乾了起來，非常堅硬經久，以博後人的嘆賞。

珠兒看着房子這些輝煌華美的樣子，便開始跳來跳去，硬要強着她母親，把壁上全面

的日光，都盡數剝取下來，作爲她的玩具來玩。

『不，我的小珠兒，』母親說了。『你不能不自己去收集你的日光，我是沒有給你的！』

她們走近門口去。那門是一個穹形。兩側接着兩座細塔，或者係兩個凸標。兩邊都是格子窗，外面還有木製的窗板。可以隨時起閉。門口掛着一個鐵錘，赫斯脫舉起來，敲了一下，即刻便走出一個省長的家奴來了。這人本是英國生長的一個自由市民，但是現在却作了契約七年的奴隸。在這七年之中，他便是他主人的一個財產，就如一匹牛，或者一把拆合自由的椅子相等，可以買賣。他穿着藍色的外衣，這是當時與及以前以前的時代以來，凡是英吉利舊家用在大廳上使喚的奴隸，都穿的一種衣服。

『柏令漢省長大人在家嗎？』赫斯脫問了。

『在，在家的。』家奴回答了。兩眼睜得大大的，釘住那紅字看。他因爲是一個初來的人，還沒有見過這東西。『是，大人是在家的。只是此刻正會着一兩位虔敬的牧師先生，還有一位醫士。你現在是不能和大人見面的。』

『會客也好，我還是要進來。』赫斯脫布林回答了。這七年契約的家奴，也許從她那堅決的態度，和胸前輝煌的符號上，斷定她是一個貴婦人，便不加攔阻。

於是母親和小珠兒便導入大廳裏去了。柏令漢這所新居，是照着他故鄉的英國那些很有資產的紳士們的住宅建築的，也從建築的材料上，氣候風土的相異上，社交生活的不同上着想，加以種種的變化。所以這間大廳，便是一間又寬大又相當高的屋子，寬處一直延到家中的最深處去，成爲一間多少直接地和其他各屋的總交通機關。這間廣室的一極端，便是從門口兩塔的窗子，射進光亮來，這兩座塔即在大門的兩側，各成一個小凹形。那邊那個極端，雖是一部分遮着些帷幕，但是從那我們在舊書上常讀過的弓形大廳窗中，得的光線，更爲明亮充足。窗子面前，置着深厚墊褥的椅子。墊褥上此刻放着一本對折版的大書，也許是英國年代記，或者其他這一類大部頭的書籍。放在這裏的意思，也就和我們今日，在客廳裏的中央棹子上，放一些金邊的書籍，等偶然有個客來，翻起看看。大廳裏擺設的木器，是幾把重大的椅子。椅子背上都很精細地彫刻着榆花的花圖。和彫刻同樣花紋的一張桌子。這些木器，全都是伊利沙白時代的遺物，也許是還要更早時代的東西，又是祖傳下來的遺物，從省長的家鄉，移到此地。桌子之上，——表示雖來到蠻荒之地，可是舊英國那種款待的舊風，並沒有忘了帶來——放着一隻白鐵製的大杯。杯子的底上，若果赫斯脫或者珠兒去望一望的話，他們也許可以看出還殘留得有剛吃過的麥酒的泡沫。

壁上掛着一排肖像，都是柏令漢家裏的各代祖先。有些胸披甲冑，有些又穿着文官的皺領和袍服。每一個肖像都帶有嚴厲峻烈的特色。這是凡是舊肖像畫上，一定都加得有的。這些肖像，與其說是死了的顯官偉人的像，毋寧說是他們的鬼魂，在那裏睜起嚴刻痛恨的批評之眼，看着活人的行動和遊樂。

大廳的板壁，盡是櫟木鑲的，在正面櫟板的中央，懸得有一副甲冑。這個和那些肖像畫不同，並不是古代的遺物，乃是一個最近時做的東西。這是柏令漢初到新英格蘭來的那一年，倫敦一家高手甲冑匠製成的。這副甲冑是一個鋼鐵的頭盔，一張胸甲，一塊護喉甲，一對腿甲，一對手籠。下面還掛着一把大刀。這全副甲冑，尤其是頭盔和胸甲，磨得非常白亮，白耀耀地照耀在地板上的各處。這一付白亮的甲冑，並不是白拿來做裝飾品的，省長曾經穿過好幾次，去臨過莊嚴的閱兵式，到過練兵場，而且拍柯戰爭（註二）時，更帶過一團兵去臨過戰陣。因為柏令漢雖是個法律家出身，而且慣於引用培根、柯克、諾夷、費齊（註三）等的名字，認為是他的同業的伴侶；可是這個新殖民地所發生的種種緊急事件，遂把他變成一個政治家兼支配者，同時也變成一個軍人去了。

小珠兒看見這副白亮亮的甲冑，也和她看見門口那金碧輝煌的牆壁一樣，喜歡非常，

便向着那磨得鏡子也似的雪亮的胸甲，看了好一陣。

『母親，』她叫着說了。『我看見你在這裏頭呢。快看！快看！』

赫斯脫爲湊女兒的高興，便也看了。那鏡子本是一面凸面的，把事物映成奇形怪狀，赫斯脫在這裏面，看見胸前的紅字，映成一個極誇張，極巨大的形體，使在她一身之中，更成了一個最顯著的東西。老實說，她簡直好像是躲在這紅字的背後一樣。小珠兒又向着上面指着，上面的頭盔裏，也映出了一個同樣的形狀，微笑地向她母親看，而上帶着她那小臉上常見的，鬼聰明的表情。小珠兒的這頑皮的快活樣子，也同樣地映在鏡子裏，映得又寬大，又強烈，叫赫斯脫布林看了，覺得這並不是她的女兒的映像，乃是一個惡鬼，想把它自己變成珠兒的樣子。

『過來吧；珠兒，』她母親說着，便把她拉過開去了。『過來看這個好看的園子。也許有花開着哩。比我們在樹林裏看見的，還要更美麗的花。』

珠兒於是就跑到大廳遠遠的那一面，弓形的窗子邊來，沿着那園路的樹景看，路上都鋪着刈得很短的細草，邊上圍着要成而未成的，粗造的矮木籬。看那樣子，好像園子的主人，已經斷了念頭，不想在大西洋的這一面，堅硬的土質上，植物的生存競爭最激烈之中，把他

故國的裝飾園藝，移過來了。蔬菜等物都在眼面前生長着，還有一樹南瓜藤，根子倒在很遠的地方，可是從那裏，一直蔓延過來，把它一個巨大的南瓜直掛在大廳窗前，就好像在告訴省長，它這一巨塊的黃金之果，便是新英蘭的土地所能够貢獻與他的，最富麗堂皇的裝飾。除此之外，園中自然也有幾叢玫瑰，幾棵蘋果樹；這些東西，大約即是這半島最初的開拓者，布拉克斯東牧師所栽種的後裔了。這位先生，是一位半神話的人物，曾騎着牛背，在我們初期的開拓史上馳騁過的。

珠兒看見了玫瑰叢之後，便哭叫着要一朵紅玫瑰。再怎麼哄她也不聽。

『不要鬧，珠兒——不要鬧！』母親真摯地說了。『不要哭叫了，我的小珠兒！園子裏有聲音，省長和他的客人一塊兒來了。』

果然的，一羣人已經沿着花園的小徑，向着這屋子走來了。珠兒全然不管她母親極力的鎮撫，發出了一聲怪難聽的聲喊，隨即沈默下去；並不是爲服從母親的命令，乃是因爲她那稟性中的敏速易動的好奇心，已爲這一羣新來人的出現，換起來了。

(註一)亞拉丁 (Aladdin) 天方夜談中的一富翁。有鬼神二人，爲之執役。曾爲造宮殿一所，備極華美。

(註二)拍柯戰爭 (Piquod war) 是一六三六至一六三八年與印度土人拍柯族的戰爭。

(註二)倍根，(Sir Nicholas Bacon 1509-79)——非哲學家之倍根——柯克(Sir Edward Coke 1622-1634) 諾夷(William Noye 1577-1634) 費齊(Heneage Finch 1621-82) 這四個人都是英國的法學家兼政治家。

## 八 精靈之子與牧師

柏令漢省長，穿着寬大的衣服，戴着便帽——這是相當有年紀的紳士們，在私家中時，喜歡穿着的東西——當頭走着，像是在對着客人誇他的地產，又諄諄地說明他要想改良的計劃。在他的灰白鬚子之下，圍着一條吉姆士王朝時代古式的寬邊皺領，把他的頭襯起來，很像那托在大盤中的約翰勒的首級一樣。(註一)他的容貌，非常嚴格，峻厲，又加以已過了秋景的年齡，越覺得慘厲，從他這容貌得來的印象，和他顯然拼命地蒐集在周圍的世俗享樂對照起來，很不相稱。不過，若果我們以為我們的祖先——他們雖然慣於口說心談，以為這一世的生活，只是拿來試驗我們的德性，只是苦戰奮鬥；雖然真誠地預備着，一旦義務所在，便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財產——認為就是已在掌握中的安樂工具，甚至於奢華，都要屏斥無遺，才是良心應做的事，那就錯誤了。這樣的教理，舉個例來說，那崇敬的牧師威爾

遜先生，就決沒有教過。此刻他那如雪片也似的白髯，正飄在省長柏令漢的肩後，在那裏向省長建議桃梨等樹，要使適合於新英蘭的風土也非難事，又說紫色葡萄樹，也可以設法，使它繁茂地蔓延在那向陽的圍牆上。這位老牧師，是育於英國國教會的人，對於一切好東西，快樂的事物，都有養成很久的，正統的嗜好。而且在宣教壇上，或者當着公衆，懲責罪人，如像赫斯脫布林那樣的罪孽時，他再是如何現出十分的嚴厲，可是在私人生活上，他是極其溫和寬仁，較之他同業中的人，無論是誰，都更要得人家溫暖的愛情。

在省長和威爾遜先生之後，又來了兩個客人，——一個是亞沙丁，墨斯德爾牧師先生。這個人在赫斯脫布林曝罪的場上，曾盡了一個簡單的，不是本心的職務，讀者想來還在記着的。還有那一個緊緊和他相伴的人，便是老維伽齊林武，一位深於醫道的人，移住在這個市鎮來住，已有兩三年了。據說這位學者，是這位青年牧師的醫師，又是他的朋友。青年牧師，因為對於他職責上的義務和勞動，太過於不顧性命的犧牲，近來健康很大受影響。

在客人之先走着的省長，先走上一兩步石階，去打開大廳的窗扉時，便看着小珠兒正站在那裏。帷幕的影子，剛投在赫斯脫布林的身上，把她的身子，遮了一部，省長並沒有注意着她。



『這是什麼個東西呢？』省長見他面前，站着一個深紅色的小姿體，吃了一驚，望着她說了。『我敢斷定自從我少年極得意的時代以來，就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小孩子！當時正是老王吉姆士的治世，我常常都以得許可入宮庭假面舞踏會，爲無上的榮幸。那時每逢祝日，也有一羣這麼樣小怪物，我們叫他們做「掌筵官」。可是我的大廳裏，怎麼會來了這樣的客人呢？』

『是呀！果然的！』老好的威爾遜先生說了。『這個深紅色羽毛的雀鳥是誰呢？當太陽從繪着富麗花鳥的窗中，照耀出來，把那黃金色，深紅色的形狀，映在地板上的時候，我想我曾看見過這樣的姿態過。可是那是在故鄉的英國呵。小東西，你是誰呢？你的母親，爲什麼原故，把你打扮成這麼個奇怪的樣子呢？你是個基督教徒的兒女嗎？——哈？你知道你的教義問答嗎？再不然，你是那頑皮的精靈鬼怪嗎？這些東西，我們以爲到這裏來的時候，已經和羅馬教的遺物，一齊都丟在快活的老故鄉英國了。』

『我是母親的孩兒。』這深紅的精靈回答了。『我的名字叫珠兒！』

『珠兒？——從你的顏色判斷起來，頂少是紅玉罷了！——再不然，珊瑚！——或者紅玫瑰！』老牧師說了。想伸出手來，去撫小珠兒的面頰，可是沒有成功。『可是你的母親在什麼

地方呢？！我看見了。」他掉轉臉來向着柏令漢省長，低聲說：「這就是我們一塊兒商量過的那個小孩。你看她那不幸的婦人，她的母親，赫斯脫布林，不是在那裏嗎！」

「是嗎？」省長叫了起來。「哦，我們應該知道這樣女兒的母親，一定非是個深紅色的婦人，一個巴比倫的女人的典型不可！註二可是她來得正好。我們就來處辦這件事吧。」

柏令漢省長從窗門走進大廳裏去，他的客人，也跟着進來。

「赫斯脫布林。」他說了。把他自然嚴格的雙目，注射到這戴着紅字的婦人身上。「最近關於你的事，起了許多問題。問題的中心點，我們已慎重地討論過了。即是我們這些有權柄有勢力的人，把一個不朽的靈魂，即那個站在那裏的小孩子，托付在一個已跌入這世的陷穽之中的婦人，去教訓指導，是不是十分合於良心的處置？說吧！你是這孩子的母親！把你的女兒，不要你去管她，去穿起樸素的衣服，嚴格地加以訓練，教以天地的真理，你想想這是不是爲你這小孩子這一世，與及永遠的幸福呢？關於這一方面的教養，你能够替她做些什麼？」

「我能够從我這個符號上面所學得的，教給我的女兒。」赫斯脫回答了，一手指着深紅的符號。

『婦人，那是你的恥辱的記號呵！』嚴格的官吏又說了，『就是因為那紅字所指示的污點，我們才要把你的小孩子，送交別人去教養。』

『雖是如此，』母親極平靜地答了，可是臉色已變得更蒼白。『這個記號已教訓了我——每天都教訓我——就這個時候，也在教訓我許多教訓，雖是無益於我自己，可是能使我的女兒更有思慮，成更好的人。』

『我們要慎重地判斷，』柏令漢說了。『要審慎地考查我們要做的事。威爾遜先生，我請你試驗這珠兒——這既是她的名字，我們就這麼叫她——一下看看她是否有和她這個年紀相當的基督教徒的修養。』

老牧師坐在一張圈椅上，伸手去想把珠兒拉在他的膝間來。可是這小孩子，除開她母親之外，不慣受其他人的接觸或者愛撫，便從開着的窗門中，逃了出去，站在最高一層石階上。那樣子像一隻豐富毛羽的赤帶野鳥一樣，準備着向上空飛去。威爾遜先生見着這個突然的暴發，大大地吃了一驚——因為他是祖老太爺一般的大人物，常是最得小孩們歡心的——只得試去進行他的試驗。

『珠兒，』他極莊重地說了。『你非要留心聽教不可。這樣，到了相當的時候，你的胸面

前，便可以戴很貴的珠兒了。小孩子，你能告訴我誰創造你的嗎？」

珠兒實際很知道誰創造了她。因為赫斯脫布林本是一家虔敬教徒的女兒；自從和珠兒講過她的天父以後，即刻就開始教給珠兒這些真理，即是無論在什麼未成熟的時代，人類的精神，都以極熱心的興味去吸收的真理。因此，珠兒——三年歲月中，她所學得的，實是很多——就是新英蘭的宗教入門，或者威斯特民斯脫教義問答的第一欄這一類的試驗，她雖然沒有見過這些名著的外形是個什麼樣子，很可以通得過。可是一切的小孩們都多少有一點的那種乖張癩氣，尤其是珠兒更是十倍於常人，此刻在這個最不恰當的時會，這癩氣偏完完全全地占領了她的心神，使她閉着嘴唇，再不然就叫他亂說一些。珠兒把小指頭，擋住嘴，好幾次好幾次，極不婉淑地拒絕威爾遜先生的問話之後，最後才回答說，她並不是創造出來的，乃是她的母親，在生在獄門口的薔薇叢上檢起來的。

珠兒這個奇特的想像，大約是因她站在窗子的外側，極挨近省長園子裏的紅薔薇，又加以她到這裏來時，經過獄門，此刻便記起那叢花來，所以這麼地說出來了。

老羅伽齊林伍聽了，臉上帶着微笑，向青年牧師的耳邊，不知細聲地說了什麼。赫斯脫布林向着這醫生，望了一望。就在此刻決定她的命運千鈞一髮的時候，她看見他形容變得

厲害，也不禁吃了一驚。自從她和他極親密地相知以來，臉變得更醜，他的黑臉色好像變得更暗黑，他的姿體，變得更畸形了。暫時之間，她和他的眼相遇着了。可是即刻抑制住，把全部精神，轉到此刻正在進行的場面來。

『這真可怕極了。』珠兒的回答，叫省長吃一大驚，此刻才從驚嚇中慢慢地恢復轉來，這樣叫着說了。『這麼一個三歲的孩子，不知道誰創造了她！不必再問，她對於她的靈魂，她的現在的墮落，她的將來的運命，都同樣一點不知了！諸君，我想我們不必再詢問了。』

赫斯脫捉住珠兒，用力地抱她在腕裏，臉上現出差不多是凶險的表情，站在這老清教徒的長官面前。她已被世界所屏棄，只一個人孤孤獨獨的，就只有這個唯一的寶貝，來溫暖她的心情，因此赫斯脫覺得她有決不會破敗的權利，和世界相抗，為保護她的這權利，她就抵抗到死也極願意。

『這女兒是上帝給我的！』她叫喊着說了。『上帝給我，是為報償我你們從我手中奪去的一切。她是我的幸福！——她也是我的苦痛！珠兒使我活着！珠兒也懲罰我的罪孽！你們難道沒有看見，她就是那紅字，只不過能使我愛她，因此，對於我的罪孽才有千百倍的報應力嗎？我決不讓你們把她帶去！我情願先死！』

『可憐的婦人喲！』並不是不慈和的老牧師說了。『我們帶小孩子去，一定很週到地保護她！——較你所能做的，還要十二分的週到。』

『上帝給我保持這小孩的！』赫斯脫布林又重說了，提高她的聲音，差不多成了呼號。『我決不放手！』說到此處，突然地衝動起來，她便轉身向着青年牧師丁墨斯德爾先生，一直到此刻為止，她並沒有望過他一眼。『請你替我說幾句話！』她叫了說。『你是我的牧師，曾經指導過我的靈魂。較之這些人們，更爲深知我。我決不放手這小孩子！替我說幾句話吧！你知道——因爲你有這些人所沒有的同情——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母親的權利是什麼個東西，你知道那母親只有她的小孩和紅字的時候，這權利更是如何的強大！請你注意地聽！我決不放手這孩子！請你注意！』

赫斯脫布林此刻所處的地位，使她像瘋狂一樣，剛才這段狂亂而異常的哀願，便指示她此刻的心境。丁墨斯德爾牧師聽了之後，便即刻走進前來，臉色蒼白，一手放在胸前，這是每當他那特別神經過敏的性質攪亂着的時候，常有的習慣。他此刻的樣子，較之我們在赫斯脫布林在公衆之前曝恥時，所敘述的更覺得衰勞，更覺得瘦削。不管他這樣子，是因健康的不良，或者因其他無論什麼原因，總之，他那一對大而黑的眼睛，在那煩惱憂鬱的深處，存

着一個苦痛的世界

『這婦人所說的話，是真的。』牧師開始說了。他的聲音，甜蜜而顫動，可是非常有力，又加以大廳裏傳出回聲，空洞的甲冑也和着共鳴，更是十分有力。『赫斯脫所說是真的，使她這麼地興奮的感情，也是真的！上帝給了她一個孩子，也給了她對於小孩子的性質，小孩子的需要，——兩者看去，都好像很奇怪——一種本能的知識，這是除了她而外，世界上沒有別的人能夠具有的。而且這母親與孩子的關係中，不是有一種極可敬畏的神聖性質嗎？』

『噫！——是什麼個性呢？』丁墨斯德爾先生，省長攔住他的話問了。『請你說明白一點！』

『當然非有不可。』牧師又繼續說下去。『因為，若果不是這樣，我們便要因此而說創造全人類的天父輕視罪惡的行爲，在穢褻的肉慾與神聖的愛情之間，分不出一個區別來了。這個父親的罪孽與母親的恥辱，生出來的孩子，是上帝送來使她從種種方法來激動母親的心的，所以她才那麼地誠懇真摯，那麼苦痛的精神來主張她有保持這孩子的權利。上帝賜給她這個女兒，爲的是給她一個幸福——她一生中唯一的幸福！也是爲的是給她一個報應，這是無容疑惑的，她母親自己都這麼說過了。乃是在那料想不到的許多瞬間，使她

感覺到的一個苦痛。乃是在憂煩的快樂之中，一個劇痛，一個刺，一個反覆重來的苦痛！這個思想，她不是已在這可憐的小孩的服裝上，表現了出來，使我們一看，便強烈地記起那燒焦了她胸口的紅記號嗎？」

『說得真好！』溫厚的老威爾遜叫着說了。『我還以為這婦人只想把她的小孩子弄成一個賣草藥的！』

『呵，決不是！——決不是的！』丁墨斯德爾先生又繼續說了。『真的，她已認知上帝在這個小兒的存在上，所行施的莊嚴的奇蹟了。但願她也能感覺到——我想這才是最真的真理——上帝給她這個恩惠，首先第一是叫這母親的靈魂還有活趣，叫她不要自暴自棄，再墜入惡魔爲她預備下的，更黑暗的罪孽深淵去！因此，讓這個可憐的罪孽的婦人，有一個不朽靈魂的幼兒，一個能够使她永遠快樂，或者永遠地愁苦的小孩子，托付給她，這是於她很有益的事——叫她把這小孩子訓練入正路，叫她時時刻刻都記起她的墮落，但是也教訓她，使她知道這好像是創造主的神聖的契約，即是：若果她能將小孩子帶進天國，小孩子也同樣可以把她的父母帶到那裏！在這一點，這罪孽的婦人較之罪孽的父親，更爲幸福。那裏，爲赫斯脫布林着想，也同樣是爲這可憐的孩子着想，上帝既是已把她們放在一塊，認爲



適當，我們也就讓她們這樣！

「朋友，你說時真好奇怪的真摯態度。」老羅伽齊林伍望他微笑了笑，說了。

「我這青年的道友所說，很有重大的意味。」牧師威爾遜先生說，「柏令漢大人，你有什么說的？他爲這可憐的婦人，不是辯護很充分嗎？」

「果然辯護得好。」省長回答說，「他引出這麼的議論，這事我們只好這麼算了；最少，只要這婦人今後再沒有別的醜聞的話。可是雖是如此，或者在你的手裏，或者在丁墨斯德爾先生的手裏，仍不能不留意着，照着規定的教義問答，去試驗這小孩子。而且，到了適當的時期，教區職員非注意着叫她去進學校，到集會不可。」

青年牧師說完了話之後，便從這一羣人間退下去幾步站着，他的臉，剛好被那密密重重的窗帷的摺子，遮着一半。他的身子，被日光把影子投在地板上，因爲他那劇烈的哀訴，還在顫動着。那荒野任性的小妖兒，珠兒——輕輕地走近他的身邊去，兩手緊握住他的手，拿來放在自己的頰上。一個很柔和的愛撫，而且非常的純靜，叫在旁邊望着的母親都不禁自問：「這是我那珠兒嗎？」可是她還是知道這小孩子的心存有愛情；雖是她每每都表現成爲激烈感情，而且一生中，像此刻這樣被柔情軟和下來的事，差不多沒有第二次。這青年

牧師——除開長久之間所努力去求的婦人們的尊敬而外，沒有再比這個小孩子所表示的愛，還要甜蜜的了。小孩子這樣的表示，乃是自然而然地出於精神的本能，因此，使我們想到在我們之中，也有真正可愛有價值的東西——這青年牧師周圍望了一望，伸手撫着小孩的頭，略一躊躇，便在她的小額上吻了一下。但是小珠兒的這種不常有的柔情，已經沒有繼續存在了。她大笑起來，便輕快地跳下大廳去。跳動得真是輕快，使威爾遜老牧師發生一個疑問，到底她的足趾是否真的觸着地板。

『這小頑皮真有點妖術，我敢說，』他對丁墨斯德爾牧師說了。『你看她那樣子，並不必借妖婆們的箒把才能够飛上天去哩！』

『好奇特的孩子！』老維伽齊林伍說了。『在這小孩子中，很容易看出她母親的一部分。諸君，將這孩子的性質，分析出來，從中造一個模型，藉此來巧妙地推測出她的父親是誰，你們以為這是哲人的研究做不到的事嗎？』

『不然，關於這樣的問題，要去聽世俗哲學的教，這是很罪惡的事。』威爾遜先生說了。『我們只好是去斷食，去祈禱。最好是不再去過問這神祕的問題，讓上天自然而然的顯現出來好了。因此，凡是善良的基督教徒，對於這個可憐的無父之兒，都有表示做父親的慈愛』

的權利』

這件事，便這麼地很滿意的告一結束，赫斯脫遂帶着她的珠兒出了省長邸去了。當她們正走下石階的時候，據傳那內室窗子的格子打開了，柏令漢的癖氣不好的姐姐赫賓斯太太，伸出臉來。這人便是數年後認為妖女受死刑的人。

『嘻嘻！』赫賓斯太太說了。她那不吉祥的面像，好像在這屋子欣欣的新氣中，投了一個暗影。『今夜你和我們去嗎？森林裏有許多很快活的朋友哩。而且我差不多已答應下那惡鬼，美貌的赫斯脫布林今夜是集中的一人了。』

『請你替我謝謝他吧！』赫斯脫帶着勝利的微笑回答了說，『我非留在家中看守我的珠兒不可。若是他們把這小孩子拉去的話，我一定是很願意和你一塊到森林中去，還把我的名字，用我自身的血，簽在那惡鬼的簿上哩！』

『不久我們就會把你弄到那裏了！』妖婆的太太說了；眉頭皺了一皺，便縮回頭去。

但是，在這一點，——若果赫賓斯太太與赫斯脫布林間這一段會見事實，果係確有其事，並不是一篇寓言——已是一個實例，證明青年牧師反對把這墮落的母親，和她罪孽的女兒互相離開的議論，果係真理。於是，在這麼的幼年時代，女兒已經把母親從撒旦的陷阱

中救了出來了。

(註一)新約全書馬太傳及馬可福音，載赫洛提王慶祝誕日，命舞姬起舞，即斬洗禮者約翰勒之首托於盤中爲賞。

王爾德所作名劇沙樂美，即本於此。

(註二)新約全書默示錄十七章，載巴比倫的賣淫婦，身穿紅紫，身圍金玉云云。

## 九 醫生

讀者想來還記得起來，在這羅伽齊林伍的姓名之下，這人還另有一個姓名；他這個以前的姓名，已經決心不叫人再提了。前面我們已曾敘述過，在那一羣看赫斯脫布林曝恥的羣衆中，曾有一個老年的，久經風塵的人，剛從危險的蠻荒之中，脫身出來，本來希望看見赫斯脫，具現出他溫暖而歡欣的家庭，可是却看見她立在衆人的面前，成了個罪惡的榜樣。她那主婦的名譽，已受了衆人的踐踏。公衆市場之上，到處都在聲揚她的「不名譽」了。她的親族——若果這消息傳到他們的耳裏去的話——她還沒有犯罪前的朋友，所得到的只是她的恥辱的傳染而已。而且這恥辱，一定是照着他們以前和她關係的深淺，神聖的程度，極嚴密而相應地分配。因此，他既然能够躲得開，爲什麼他這個和這墮落婦人的關係，極是

最密切極是最神聖的人，定要出頭露名，來承受這極不願意的財產呢？他已決了心，不去和她同站在恥辱的壇上一塊受辱。他的名字，除開赫斯脫布林而外，誰也不知道。至於赫斯脫布林方面，他已經握住了使她沈默的鎖鑰，於是他便自願從人類的名簿上，取消了這個名字。講到他以前的關係，利益，他也完全讓它消滅下去，就如他果然是臥在大洋的海底一樣。這個，在好久之前，人家都謠傳他是這麼死的了。這個目的，一旦達到之後，新的興味和新的目的，又即刻現了出來。這新的目的，雖不算罪惡，實也是很黑暗的，可是是一個強有力的東西，足夠使他盡平生的能力來對付。

他照着這個決心去做，便在這清教徒的市鎮裏，住起家來，自稱是羅伽齊林五，除開他那超乎常人以上的學問知識而外，並不要別的介紹物。他少年的時候所研究的東西，使他博悉當時的醫術，他便以醫生的職業出來問世，這地方的人，也就從醫生這個職業上，非常的歡迎他。醫師，藥劑師這一方面的熟練人材，在當時的殖民地地理，極其稀少。大約他們這等人，很少有那使一般移民橫渡大西洋的宗教熱。因為這一類人，在他們潛心研究人體組織之間，也許已把宗教心等，這種更高尚，更玄妙的能力都物質化了。人體的機構，本是微妙複雜，好像一切生命力，都包含其中，也許看着這麼驚奇微妙複雜錯綜的人體機構，他們已

把靈的生命觀都忘掉了。這些且不管他，這個善良的波士頓的市鎮，健康方面，只就醫藥上說，一直到現在為止是委之於一個教會庶務兼藥師之手。這位先生所能提出來的證明書，只有他那虔敬謹慎的態度，是他最強有力，最有利的證明。這唯一的醫生，除開時時行使這高尚的醫術而外，每日的慣技，還有舞起剃刀剃頭的職業。在這麼一個醫業團體之中，羅伽齊林伍跑了來，鑽上自然如獲至寶。他即刻便示出很熟悉於古時醫業那種雄大堂皇的技術。這種醫術裏面，每一付藥，都含得很多很多遠地的特產，種種複雜的藥味，而且調和得非常綿密精緻，就好像結果能使人長生不老一樣。加之，他被印度土人搶去以後，在土人間，學得許多草根樹皮的知識。他向着病人，也明明說出這些簡單的藥味，是大自然贈與無識野人的恩物。他對於這些藥味，也和他對於學識豐富的醫士們，在數世紀間費盡心力所造出來的歐羅巴的藥劑一樣，都同樣地信賴。

這位學識豐富的新來人對於宗教信仰，最少，只單就外面的形式來說，很可以作一鎮的模範。他到了後不久，便選了牧師丁墨斯德爾先生，作他精神生活的指導。這位青年的宣教師，他的學者的名聲，還在牛津大學裏存在着。據熱烈地崇拜他的人看來，他直是上天降命來的使徒，若果他活到普通人所活的年歲，而且服務這麼多年的話，他對於這此刻還是

孱弱的新英蘭的教會，一定能如基督敎當幼弱的時候，那初期的教父們一樣，作許多偉大的事業。可是正在那個時候，丁墨斯德爾先生的健康明明地衰弱起來了。據最知道他日常習慣的人看來，青年牧師臉上的蒼白色，乃是因為他用功過度，因為他太過於細心地盡他教區的義務。而其中最大的原因，乃是因為他為防備現世的粗惡狀態去遮蔽了，朦朧了他精神的燈火，於是常常實行斷食，通夜祈禱等事。有些人簡直這樣地申言說，若果丁墨斯德爾先生真是要死，其最大的原因，乃因這個世界，已够不上再要他的足來踐踏。可是在他自己這一面，又用極特有的謙遜態度，自己斷言說，若果上天認為他應該死，一定是因為他自己够不上在地上來盡就是最卑微的職務。關於他健康的衰弱，意見雖是這麼地不一致，但是衰弱的事實，是無庸置疑的。他的身體，日見羸瘦；他的聲音，雖仍是豐富而甜蜜，已帶一種憂鬱，告訴人要衰頹去了。人們都常常看見他，每逢一點輕微的驚嚇，或是什麼突發的事故時，他便把一隻手放在胸前，臉色先紅了一紅，然後才轉蒼白，示出他很苦痛。

當時這青年牧師的健康狀態，便是如此，正是在他的曙光將要非時就滅的最緊要關頭，羅伽齊林五剛好降臨到此地來了。他第一次登場，到底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差不多沒有人知道，就好像從天而降，或者是從地湧出一樣，很有一點神的風趣；很容易地就可以擡高

成爲奇蹟。在現在人家都知道他是個深於醫術的人。人們看見他採野草，集野花，掘草根，摘叢林中樹子的枝條，就像一個普通人看去，認爲無價值的東西，他都深悉其隱藏着的效能的人一樣。人家又聽見他道及克勒爾帝格彼爵士（註二）與其他名人——這些人們科學上的知識學問，被一般尊崇得如超自然的東西一樣——認爲是他的通信往來的人，或者是朋友。那麼，在學問世界有這麼地位的人，爲什麼跑到這裏來呢？像他這樣應該住在大都市的人物，到這蠻荒之地來搜求什麼呢？爲答應這個問題，遂盛行起了一個謠傳——這些傳聞，再是如何的荒謬，一部極有知識的人，也抱着這樣的思想——卽是上天行了一個絕大的奇蹟，從德國的大學裏，搬來一個極優秀的醫學博士，把他的身體從空中運來，放在丁墨斯德爾先生的書房門口！一般更賢明的信仰者，知道上天并不藉這種所謂奇蹟的干預，用劇的方法來實現他的目的。可是見着羅伽齊林五來得剛剛合時，也以爲其中大有天意。這個思想，又因這醫生，對於青年牧師，時時表示出極強烈的興味，更得了勢力。他就如一個教區民一樣，時時跟着牧師，極力想從那生來就落落寡合神經過敏的人，得到朋友的友誼和信賴。他見着牧師的不健康狀態，表示出極驚愕的懸念，可是極熱心地想替他治療。而且早一點動手的話，好像也不會不得良好的結果。丁墨斯德爾先生的老前輩的牧師，教



堂職員，以及他牧羣中，母親一輩的老太太，年青的美貌姑娘等，都極力勸他去試試這醫生率直坦白地獻給他的治療法。可是丁墨斯德爾先生溫和地拒絕他們的請求了。

『我並不要藥。』他說了。

可是青年牧師怎麼能這樣說呢？每隔一週，到日曜日看見他的時候，他的臉色更是蒼白，更是羸瘦，他的聲音，更較以前顫動，——而且他拿手放在胸口上的舉動，此刻已成了一個習慣，而不是偶然的動作了。他是不是倦厭了他的工作呢？他是不是願意死呢？波士頓的老輩牧師以及他教堂中的職員，便很莊嚴去拿這個話問他。用他們的熟語來說，這些人們便在「諫誨」他，說上帝這麼明白地賜給他的援助，若是拒絕了，便是罪惡。他默着聽了，結局便答應他們去找醫生看。

『若果是上帝的志意，』牧師丁墨斯德爾先生，為履行他的這個約言去求老羅伽齊林伍的治療時，這麼說了。『我情願將我的工作，我的悲愁，我的罪惡，我的勞苦，和我簡短地了此一生，其中屬於世俗的東西，便隨我長埋在地下，屬於精神方面的東西便隨我一塊兒到永遠之國去。不必再勞你來為我一試你的手腕了。』

『哦，』羅伽齊林伍仍以他那平靜的態度回答了。這個態度，不論是裝出來的，或者是

天生出來的，乃是他一切動作中常有的特色。『這樣的話，是青年牧師們動輒愛說的。青年的人們，在人生中還沒有根深蒂固，所以這麼容易地捐棄了自己的生命！若是聖者的話，他們和神一塊兒在地上走，就很願意死去和神在一塊，在新耶路撒冷的金道上走的。』（註二）

『不然，』青年牧師回答了說；一手放在胸前，額上閃着一陣苦痛的血潮。『若果我真有在那裏走的價值，我更情願在這一世工作。』

『善良的人們，常都是這麼地把自己看得過卑了。』醫生說了。

這樣地，神祕的羅伽齊林伍老人，便成爲牧師丁墨斯德爾先生的主治醫生了。不單只是他的病證，使這醫生感覺興味，而且醫生熟悉了病人的性格氣質之後，更是十分的感動。這兩個人，年齡雖是那麼的相差，遂漸漸地常常處在一塊。一面是爲牧師的健康，一面使醫生能採集有藥性的植物，於是他們兩人便常到海濱，或者森林中去作很遠的散步。有時聽着海波向相擊聲，海水打岸的細碎聲，有時又聽見樹杪上嚴肅的風鳴。常常地，他們又互相一個在一個的書房兼隱遁所裏長談。這青年牧師最喜歡和科學者在一塊談論，因爲這一類人中，他看出有極深，極廣的知識的教養，而且思想深闊，自由，在他的同職的人中，決找不出這種人來。老實說，他發見了這醫生都具備得有這樣的特質時，雖不把他嚇倒，也吃了

一驚。丁墨斯德爾先生原是一個真正的僧侶，一個真正的宗教家；他虔敬的心情，異常發達，他的心地，能自加鞭撻，強篤地沿着信仰之道走去，經過的時間愈多，信道愈更深厚。他無論在什麼一個狀態的社會，都決不會是一個所謂自由思想家。他要時時都感覺到全身爲信仰所壓迫，信仰把他關在它那鐵檻裏面，同時也支持着他，他的心裏才會平靜——這便是使他平靜最根本的東西。可是雖是如此，當他有時不從他日常所親的這一方面，而另從別的媒介物，去窺察宇宙的時候，雖是一種驚懼的歡喜，也使他覺到安慰。這就好像他在他的書室裏，或在燈光之下，或在朦朧的陽光之間，聞着書裏發出來的霉臭氣——不論是肉欲的也好，精神的也好——把一生都虛耗了去，忽然間一道窗子大大的打開，吹進了一陣比較更自由的空氣，到這緊閉着的窒息的書室裏來了一樣。可是這空氣，究竟太新鮮了，太冷了，不能長久地呼吸着而不感受不安。於是青年牧師和醫生一塊又復轉到他們的教會所認爲是正道的範圍中來了。

羅伽齊林伍便這樣地仔細觀察起他的病人來。一方面，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即是在他所熟悉的思想範圍內，照着走慣的路走時，看他的爲人；一方面，又把他放在另一種精神背景中，看他如何的反應，這種新背景的新奇，也許能喚起什麼新的氣質，走到他的性格表

而來也不可不知，在羅伽齊林伍看來，好像他以爲如要把他治好，最根本的要件是先知道他的爲人。人只要是有一個感情，只要是有一個理智，那麼，肉體上的疾病，常是帶着這些東西的特性。至於亞沙丁墨斯德爾，他的思想和想像力是那麼活動，他的感受性是那麼強烈，因此，他的肉體上的衰弱，大概是根於這些而生的。於是羅伽齊林伍——精於醫術的人，又是極親切，極篤於友誼的醫師——便努力地想深入病人的腑肺去把握他種種的主張，窺探他過去的記憶，留心周到地去探索一切，就好像一個探寶的人，在黑暗的地洞裏，摸索寶物一樣。像他這樣對於這個問題，又有詮索的機會和特權，又有十分探究的能力，能够逃得他的手的祕密也就很少了。人若果負得有祕密的重荷的話，應該特別地避開和他的主治醫生作親密的交遊。若果這醫生稟有天生的聰慧，而且還有一個不可名狀的東西——我們暫叫它做直感；若果他並不現出愛管閒事的利己根性，也不現出使人不快的顯著的特性；若果他天生來有一種力量，能使他的心與病人的心非常親密，致使他的病人，在不知不覺之間，把自己以爲只是在胸中思想的事，向他說了出來；又若果他聽了這些話後，臉上並不作慌，也不用言語來安慰他，只是藉沈默或者聽不清楚的氣息來表示同情，在他病人合盤托出祕密之間，時時用簡單的一兩個字，表示出什麼都明白了；若果是有了這樣的資格

之後，又加上人人公認的醫師所具有的種種特權，那麼，在一個不可避免的時間，這病人的靈魂便溶解起來，變成黑暗而透明的流水一樣，傾倒出來，把一切祕密都帶到青天白日之下來了。

上面所舉的這些性質，羅伽齊林五完全都具備得有，不然，也具有大部分。可是雖是如此，歲月仍是一天一天地照常過去了。我們也曾述過，這兩個有教養的心之間，已生起了一種親密。這兩顆心遇合的區域，非常寬廣，包盡了人類思想人類研究的全範圍。一切宗教倫理的問題，公衆的事件，個人的性格等，都被他們議論過了。兩人對於各自的私人事件也說了許多。可是醫生所像想一定存在得有的那祕密，却未曾從牧師的良心中滑出而入於他的朋友的耳中。實際，醫生已疑心到就連丁墨斯德爾先生的疾病的性質，都沒有完全向他明說。牧師的這種深心真奇怪極了！

過了一些時候，丁墨斯德爾先生的朋友們，受了羅伽齊林五的暗示，設法使這兩個人同住了一個屋子裏。藉此，牧師的生命潮，一呼一吸，便都可以經過這十分懸念而篤愛他的醫生之眼了。這個爲衆人所極希望成功的目的達到之後，全鎮的人都欣喜非常。大家都認爲這是爲這青年牧師的幸福起見最好的方法。還比這法子更好的，除非是他照着那自信

有權利可以這麼主張的人，常常所主張的話，在這一羣精神地極愛慕他的如花的少女之中，選一個人來做他最忠淑的妻子。可是這個辦法，在現在的亞沙丁墨斯德爾，是誰也不能勸他遵從的。凡是關於這一方面的勸告，他都加以拒絕，就好像僧侶的獨身主義，是他的教會訓練的條款之一一樣。因此，丁墨斯德爾先生的命運，明明白白地是他自己選擇來的，一生注定了在別人的食桌上，吃他那一口沒有味的飲食，注定了要受一生的淒冷，只能在別人家的爐邊去取溫暖。因而這位聰明睿知富於經驗，仁慈和靄的老醫生之來，他對於這青年牧師，又那麼地像父親一樣的慈愛，像教區民一樣的敬愛，真像在一切人類之中，只有他才是應當在這牧師之側的人了。

這兩個朋友的新居，是在一個極虔敬的寡婦家裏。這寡婦也是相當的良家。她住的房子，便是後來建造金斯恰柏爾（King's Chapel，教堂之名）那崇敬的建物的地基，她的房子，差不多佔了這地基的全部。房子的一面是塊墓地，原是依薩克約翰生（註見前）的房地。因此，這個地方是不論牧師也好，醫生也好，各自就自己的職業，作真摯的回想時最適宜的地方。善良的寡婦，對於丁墨斯德爾先生，便如母親似的關心，替他預備了前面的屋子；正當太陽的光線，又有密密重重的窗帷，就在日中，若果想要個蔭影的話，也可藉此創造出來。

周圍壁上，都掛着哥柏林織廠（註三）織的花毛帷。帷上繪的偏偏是聖書上大衛與巴斯塞巴的故事，和豫言者奈丹（註四）繪的顏色倒還沒有褪色，可是却把劇中的美人，繪得差不多和預告災禍的奈丹一樣的淒麗去了。

臉色蒼白的牧師，便在這裏堆起他的圖書；其中以初期教父的著作，羊皮紙裝訂的二折版的大書最爲豐富。也有拉比（Rabbi）猶太有名之法律學者）的法學書，中世紀僧侶的學問的書籍。這些書，一方面新教徒的牧師們雖在痛罵這一類的作者，可是常常的又不能不利用其中的知識。羅伽齊林伍，便在房子的那一面，佈置他的書室兼實驗室。他這實驗室，連近代科學者認爲是稍可滿意的都說不上，只不過有一個蒸溜器，與調和藥劑，化學品等的器具而已。這些都是這熟練的鍊金術家，才知道如何去利用的東西。這兩個有學識的人，各佔了這麼便宜的位置，便各自在自己的領域之內用起功來，可是也親密地互相來往，對於彼此的工作，互相以好奇心，一個察看一個的。

前面我們也曾說過，亞沙丁墨斯德爾牧師的最有見識的朋友們，認爲恢復這青年牧師的健康——他們在公衆間，家庭間，甚至於祕密地，已不知爲這個事祈禱許多次了——一切都是上天所賜，這是他們很合理的想像。可是，我們在此，有一件事不能不說。卽是最近

以來，另一部分的市民，對於丁墨斯德爾牧師和這個神祕的老醫生的關係，開始另加以一種批評。本來無識的羣衆，若果只拿他們的肉眼來看事時，便極其容易受騙。可是當這些羣衆以他們那偉大而熱烈的心情中生出來的直覺爲基礎，就如他們通常常幹的那樣，形成了一個斷定時，他們的結論，又常常極其深厚，極其正確，具有超自然地顯現出來的真理的性質。我們此刻所講的羣衆，他們對於羅伽齊林伍抱着惡意的偏見，但是他們提出來的證據以及議論，並不能值真摯的一駁。在他們之中，果是有一個手藝的老人，在三十年前，脫馬斯奧華伯里爵士遭謀殺的時候（註五），正在倫敦居住。他證明說曾看見這老醫生，那時用的又是別一個名字，叫做什麼，他已經記不起了。他曾看見這老醫生，和福爾曼博士那有名的老術師在一塊；這福爾曼博士，便是奧華柏里一案極有關係的人。（註六）此外又有兩三個人暗諷說，這醫生被印度土人擒去的時期中，他曾加入野蠻人教士間，去修練邪法，因此增進了他醫學的知識。這些野蠻人的教士，人人都知道是廣有邪法的妖人，常常使用他這種邪術，行看去好像是奇蹟的治療。又還有一大部分的人——這些人中，有許多是極有正當知識，極是實際的觀察者，若是在別的事件，他們的意見極可尊重——也確言羅伽齊林伍的容顏，自從移住在這鎮上，已起很顯著的變化，尤其是和丁墨斯德爾先生一塊兒住以



後，更是變得厲害。最初的時候，他的表情是平靜，沈思，學者似的樣子。可是此刻，臉上現出醜惡的樣子，這是他們以前並沒有看見過的，到了最近，愈是看他，這醜惡的形像，愈是更明白了。據一般無識的見解，以為他實驗室中的火，是從地獄裏帶來的，而且用的燃料，也是地獄的薪木；因此，他的容貌，當然受煙子的薰染而起變化了。

總而言之，牧師亞沙丁墨斯德爾先生，也和基督教國家無論在那一個時候，都有的那一種具着特等神聖的人物一樣，或者受惡魔本身，或者受惡魔所遣的使者，化成羅伽齊林伍的樣子，來纏附着他。這個意見，已經遍傳於民衆之間了。這惡魔的化身得了上帝的許可，在一定時間之內，和牧師結最親密的關係，暗地設法使他的靈魂墮落。一般都認為最後的勝利，究竟屬於那一方面，只要是懂事的人，誰都不用致疑。羣衆們都稟着決不動搖的希望，想看着青年牧師帶着他必定得勝的榮光，天人似的，從爭鬥中走了出來。雖是如此，可是他要達到勝利，便不能不經過一番的奮鬥，想起他在奮鬥中所受的苦痛，又令人難過極了。

從這可憐牧師的眼底，那憂鬱而恐怖的表情看來，可知這爭鬥是一場苦戰，勝利並不見得確實呢！

(註一)克勒爾帝格後博士 (Sir Korr-Im Dieby 1603-65) 英國的物理學者兼神祕學者。

(註二)新耶路撒冷 (New Jerusalem) 見新約全書默示錄二十一章，即「天國」之意。

(註三)哥柏林織廠 (Gobelin looms) 是十五世紀，法國人所設的毛氈製造廠。

(註四)大衛和巴斯塞巴，及豫言者奈丹 (David and Bathsheba, and Nathan the Prophet) 舊約全書

撒母耳後書所載，大衛是以色列 (Israel) 的國王，巴斯塞巴是伍利亞 (Uriah) 之妻，是個絕世的美人。大

衛奪之爲妻，所生子，即賢王所羅門。奈丹是大衛之臣，曾預告大衛必有災禍。

(註五)脫馬斯奧華柏里爵士 (Sir Thomas Overbury 1581-1613) 英國的作家。他受愛色克斯夫人 (C-

ady Essex) 的情人卡爾 (Robert Carr) 之保護。後因反對他們的結婚，爲愛色克斯夫人所恨，於一六一三

年四月被囚於倫敦塔，九月遂遭毒殺。

(註六)福爾曼博士 (Dr. Forman 1552-1611) 英國的星算家。本書說與脫馬斯案有關，不詳。

## 十 醫生和病人

羅伽齊林五老人一生是一個平靜氣質的人，雖沒有很熱的愛情，可是極其仁厚，而且在一切對人對物的關係上，極是純真而正直。他開始調查這件事的時候，就如他自己所想像的，是以裁判官似的嚴格而公正的態度去調查，他所希求的，只是真情實際所調查的，甚

至於就好像只是些幾何學上的問題一樣不過是在空間畫的點線，圖形，並沒有含得有人間的感情，也沒有含得他自身所受的害苦。但是漸漸的調查上去，一種可怕的蠱惑，一個雖仍是平穩的，可是極其猛烈的必然性便捉住了這老人，非要他照着所命令的做完了後，決不放手自由。此刻他穿繫這可憐的牧師的心底，就如一個鑛夫在挖掘金子一樣；或者，就像一個埋墳的人，大約爲搜求一件飾在死人胸前的珠寶，挖掘墳墓一樣；可是所找着的，只是死人和腐朽，此外再沒有別的東西了。假如這些東西，就是他的探求之物的話，天啦！他只有求上帝救濟他的靈魂了！

有時，這老醫師的眼裏，閃出一道光來，藍映映地，兇煞地燃着，就好像熔爐裏生出來的反光一樣；或者，我們可以說，就如彭楊夢中所記，從山側的門口裏奔了出來，射在彭楊的臉上抖動着，那些淒慘的光輝中的一道。（註一）也許這黑暗的鑛夫所掘着的土中，出現了什麼東西，可以使他鼓舞起來了也不可。

『這個人』每在這種時候，他便對自己這麼說了。『一般雖以爲他很純潔，——看去雖完全是個靈的人物——可是也不知從他父親或者母親方面，遺傳得有強烈的獸性，好我們再從這一方，再掘進去一些！』

於是，在這牧師的薄暗的內部搜尋了許久，得出許多貴重的質料，如像爲同胞謀幸福的偉大野心，對於人類靈魂的熱愛，純潔的感情，天生的虔敬，受思想學問的薰陶更加濃厚，受天啓默示的感化，更加光明；——凡此等等，盡都是無價的黃金，可是在搜求者看來，只不過一堆糞土——發現了這些特性之後，便又垂頭喪氣地又另從別一方面去開始調查。他就好像一個偷人家眼珠也似寶貴着的寶物的竊賊一樣，這被偷的主人，又只是半睡着的——或者也許簡直是全醒的——他只有極力放輕足音，極力注意着周圍，偷偷地向這間屋子摸索而進。可是他雖是預先就這麼地十分的小心注意，時時地板上還是起了軋軋的聲音，他的衣服也擦着東西響，正走近最要緊的地方，他的影子忽然投在主人的身上來了。換句話來說，丁墨斯德爾先生過敏的神經，常常用出一種精神的直覺力來，漠然地覺得有什麼危害他平和的東西已向着自己走來發生關係了。但是羅伽齊林五老人也有差不多等於直覺的知識力；於是每當牧師向他驚愕地注視着時，醫師很泰然地望着，他仍是親厚，注意周到，富於同情，可是決不探索人家私事的朋友。

若果丁墨斯德爾先生，不因他這種有心病的人常有的一種病態，使他對於一切人類，都抱着懷疑，那麼，也許他更能充分地看出這醫生個人的性格。無論什麼人，他都不信心是

他的朋友，因而實際的敵人出現了時，他反而不能認出來了。因此，他和醫生，仍保持着很親密的交情，每天都歡迎這老醫生到他的書室裏來；或者他自己到醫生的實驗室去。有時爲散心解悶起見，便守着看老醫生把雜草之類，變成極有効驗的靈藥。

有一天，他的手肘放在向着墓地開放着的窗子框上，手支着額頭，和羅伽齊林五老人談話。那時這老人正在檢查一束很不好看的植物。

『醫師，』他斜斜地看了那植物一眼，——這是牧師近來的特性，無論是人，或者是物，總不常直直的看着。——這麼問了。『這麼黑暗色的軟弱葉子的野草，你是在什麼地方採來的？』

『就是在我們近邊的墓地裏，』醫生回答說，乃繼續着他的工作。『這東西我還是初次見着。這草生長在一個墓上。那墓也沒有墓碑，除開這一叢醜形的野草自動地來紀念那死人而外，再沒有別的紀念東西了。這叢草是從他的心裏生出來的，也許就是他生前的一個醜惡的祕密，隨他埋在地下變形而生的東西。他這種祕密，頂好是在生前白白出來的好了。』

『大約他也很真摯地願這麼做，可是做不到。』丁墨斯德爾先生回答了。

『這又是爲什麼原故呢？』醫生反問他說。『爲什麼做不到呢？既是一切大自然的力量，都在真摯地要求自白罪孽，至於使這樣的黑草，從埋藏着的心臟中生出來，明白地顯示所犯的罪，爲什麼不能呢？』

『好先生，這只是你一個人的幻想呵。』牧師回答了。『若果我的觀察不錯；我想除開上帝的慈悲而外，再也沒有別的力量，可以使人埋藏在心裏的祕密，或者用言語或者用其他的表象記號暴露出來。犯了這樣祕密罪惡的心，一直到一切隱藏的事物，都要暴露出來的那一天爲止，非是緊緊地保持着這個祕密不可。照我所讀的聖書解釋起來，一切人類的思想行爲，雖在最後審判之日定要顯露，可是並沒有說這個顯露，乃是天罰的一部分。這樣的見解，的確是一種淺薄的看法。若果我的見解，沒有十分大錯的話，據我看來，這最後日的顯露，只是爲在理知上滿足一切理智的人們。他們就等着到了這一天，看這一世的祕密問題，一下都明白起來。要最完全地來解決這個問題，便需要能知盡人心的知識。而且更進一步，我以爲心中藏得你所說的這種悲慘的祕密的人，到了那一天，會把他的祕密不惟不是不願意而且是說不出的歡喜，自白了出來。』

『那麼，爲什麼不在這一世顯露出來呢？』維伽齊林五又問，靜靜地斜望着牧師。『爲

什麼這罪人不早一點，去得到說不出的歡喜和慰安呢？」

『他們大概都這麼做的。』牧師說了一手緊緊地抓住他的胸口，就好像受一個執拗的痛苦所苦一樣。『許多許多可憐的人們，不單只在他們臨死的床前，而且還在身強力壯，很有名望的時候，就向我自白了。而且經過這一番明說以後，看這些罪孽的同胞們是如何的安心喲！就好像長久之間，爲他自己腐毒的氣息窒息的人，終於吸着自由的空氣一樣。當然是這個樣子！一個悲慘的人——我們試假定犯了殺人的凶罪——與其把一個死屍埋在自己的心上，爲什麼不願意把它即刻投了出去，讓世人去替他照顧呢！』

『可是，還是有些人願意這麼地埋住他的祕密。』平靜的醫師，又這麼說了。

『不錯，有這樣的人，』丁墨斯德爾先生回答了說。『但是我且不說別的更明顯的理由，也許這些人不說出來，乃是他們的本性使然。或者——我們難道不能這樣想嗎——這些人們雖是犯了罪孽，可是仍在熱望神的光榮，和人的幸福，怕在衆人的眼前，把他們的黑暗污穢的樣子擺示出來。因爲擺示出來以後，對於他們並得不了什麼益處，再是如何的善行，也償不了過去的罪惡。因此他們只得混跡人間，表面看去如新雪一般的潔白，但是心上已是爲不能逃避的罪惡弄得斑斑點點，在他們真是說不出來的苦痛。』

『這些人們是在那裏自欺，』羅伽齊林五說了；說時比往常稍用了點力，把他的第四指稍爲舉了一舉。『他們怕受他們當然應受的恥辱。他們對人類的愛，他們侍奉神的熱心——這些神聖的衝動，也許和一羣惡鬼同時並存在心中，也許不；他們的罪惡已開門引進這些惡鬼，因而在他的胸中，必然地要繁殖一些惡種。但是若果他們要求光榮上帝，便不要向着上天，舉起他們那污穢的手！若果他們要求種福人間，便須示出良心的存在和能強迫他們懺悔自卑的實力來！呵，聰明而虔敬的明友，你要我相信虛僞的表示，會勝過神自身的真理嗎？會更能使上帝光榮，使人間幸福嗎？的確的，那些人是在自欺！』

『許是這樣也不可。』青年牧師漠不關心地說了。就好像不想再討論下去這無關係的，不合時宜的問題一樣。實際，凡是能激動他那太敏感，太神經質的性質的話題，他都有即刻即可以避免掉的能力。——『可是我現在要問我這熟練的醫師，你這麼親厚地照管我病弱的身體，真的，你覺我的病好了一點沒有呢？』

在羅伽齊林伍還沒有答出話來之前，他們同聽着一陣清脆奔放的小孩子聲音，從鄰近的墓地裏傳了過來。牧師不知不覺地從打開着的窗子——這時正是夏天——望時，看見赫斯脫布林和小珠兒正沿着橫切過墓地的步道走了去。小珠兒美麗得就如白日一樣；



但是那時正在發揮她那乖張的快活。每逢她現出這麼的氣性時，這氣性就好像把她完全移在同情或者和人類接觸的圈外去了。此刻她正在全無敬意地從這一個墳跳到那一個墳去；一直跳到一個又寬又平，碑上有紋章的名人——也許就是依薩克約翰生——的墓前來，在此她便跳舞起來了。她母親不住命令她，勸戒她，叫她舉動有禮儀一點，於是珠兒才停止住，在墓側生長的一樹高高的牛蒡子上，去摘取刺球。摘了一手之後拿來沿着母親胸前的紅字的筆劃，安排起來。這牛蒡子的刺球，向來刺在人衣上，便行粘住，此刻便緊緊地粘在紅字上面。赫斯脫並不把它取開。

在這個時候，維伽齊林五已走進窗前來，向着她們望着，憐惡地笑了。

『在那小孩子的性質裏，也沒有法律，也沒有對於權威的尊敬，也沒有對於人定的規矩，意見——不論是對也好，不對也好——的尊重。』他一半對着他的伴侶，一半自語地說了。『前幾天，我見她在斯勃林巷裏，用牛馬飲槽中的水潑省長。她到底是什麼個東西呢？這小鬼頭完全是個惡鬼嗎？她有沒有愛情？她有沒有一點可以看得出的像人的理法呢？』

『沒有，只有已破壞的法律的自由。』丁墨斯德爾牧師答應了說；說時非常沈靜，就好像他是在心內討論這個問題一樣。『她能夠爲善與否，我就知道了。』

小孩子大約是聽見他們的聲音了。因為她擡起頭來，臉上帶着清朗而頑皮的微笑，現出快活和聰明來，向窗子邊望了一望，便把一個毛茸茸的刺球，向着丁墨斯德爾牧師擲來。神經過敏的牧師，被這飛來的東西嚇了一跳，倒退了去。珠兒猜着了他的心情，便歡天喜地的拍着手大喜起來。赫斯脫布林也不知不覺地擡起頭望，於是這四個人，老的，和年輕的，便在沈默中，互相對視，過後，還是小孩子高聲地笑了起來，大聲喊道：『走吧，母親！走吧，不走時，那邊那個黑老人要捉你去呢！他已經捉住這牧師了。走吧，母親，不走，他要捉住你！但是他却捉不住小珠兒！』

於是，小珠兒便拉着她的母親走開，她就在死人們的墳塚之間，跳來舞去，像瘋子似的縱躍着走去。就好像和這些陳死人們過去的時代並沒一點共通之處，她自己也不承認和他們有什麼關係。她就好像是從新的原素，新創造出來的，無論如何，非是照着自己特有的生活過活不可。她自己的這個乖張的性癖，便是她自身的法律，並不能當成罪惡來看。

『那裏那個婦人，』羅伽齊林五停了一會，又繼續說了。『不管她的過失是怎麼樣，可是她卻沒那種隱藏着罪惡的祕密，你認為是極苦痛，難得擔負的東西。你以為她胸前戴起紅字，她的悲慘便會減少一點嗎？』

『我眞真的這樣相信。』牧師回答說，『可是我並不保證她確是如此，她的臉上，現出我極不想見的苦痛樣子。但是據我看來，一個心有苦痛的人，仍是以像這可憐的婦人赫斯脫一樣，自由地顯露他的苦痛，較之祕密地藏在心頭，爲他自己起見，不能不是較好得多。』

兩人間，又復沈默了一會，醫師從新檢查和整理他所搜集來的植物起來。

『剛才你問我，』最後，他說了，『關於你健康的意見。』

『是的。』牧師回答說，『我很願意知道。請你明白地說吧，不管是生是死。』

『那麼，我就自由的照直說，』醫生說了，仍忙着檢查他的植物，可是極審慎地注意着丁墨斯德爾先生。『你這病真是奇怪得很。病的本身，本沒有什麼，也沒有外面現出的那麼厲害——最少，只就我所觀察的症狀來看是這個樣子。自從數月以來，每天看着你，觀察着你種種的狀況，我認爲你是一個有大病的人，但是在有學識注意遇到的醫生看來，並不是沒有治療希望的病。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說的好，這病我好像又知道，好像又不知道。』

『老先生，你在說謎話了。』臉色蒼白的牧師說了，斜着眼睛向窗外望。

『那麼，再說明白一點。』醫生又繼續說，『我是不得不直說，若果有需要你原諒的話，請你原諒我。讓我當成你的朋友，當成上天命我來照顧你的生命你的健康的人，問你一句

話：你的病狀一切，都明明白白一點不諱的，對我說了嗎？」

「你怎麼還能問這個話呢？」牧師問了，「請一個醫生來，又把病遮掩住，這不是兒戲嗎！」

「那麼，你是說我一切都知道了？」羅伽齊林五，慎重地，把全身的智慧都集中在兩眼，強烈地光輝着，釘住牧師的臉說了。「就算是這樣。可是，只知道外面的，肉體的病苦，常常地不過只知道要他來治的這個病的一半。身體上的病症，在我們認爲即是病的全部，可是結局，也許只是精神中什麼痛苦的現象。先生，若果我說的話，有一點開罪你，請你再加原諒。在我所知道的一切人中，你的精神和肉體，最是密切地相結合，最相融和，最相一致，肉體便是精神的工具……」

「那麼，我不再問下去了。」牧師幾分慌忙地從椅子裏站了起來，說了。「我以爲你並不是治療精神的人！」

「於是，」羅伽齊林五又繼續說去，聲調也一點不變。並不管他中途遮住他的話。只是也站了起來，以他又低又黑而且畸形的身體，對着這瘦削，蒼白面頰的牧師——「你精神中的病，或者我們可以說，你精神中的痛處，便即刻在你的身體上顯現出適當的症候來。因

此，你願意你的醫生來治療肉體上的苦痛嗎？那麼，若果你不先明白地告訴他你精神上的創傷，或者煩惱，又怎麼能够呢？」

『不能對你說！不能對這一世上的任何醫生說！』丁墨斯德爾先生激烈起來，掉轉臉來，滿眼帶着光輝還帶着一種兇惡的樣子，望着羅伽齊林五叫着說了。『不能對你說！可是，若果是精神上的病，我只有對那唯一醫療靈魂的上帝自己告白！他能治療我，也能教我，只看他認為那一方面適當。他是極正直聰明，讓他認為是適當的來處置我好了。可是是誰？你能來干涉這樣的事，你敢來介處在受苦者與上帝之間嗎？』

他瘋狂也似的舉動着，便衝出屋子去了。

『取這樣的手段也好。』羅伽齊林五自言自語地說了。望着牧師的後影，莊重地微笑了。『這樣辦，並沒有損失什麼。我們即刻又會和好的。可是現在看來，這人好容易動感情，激情一起，便本心都失了！其他的感情，也和這個一樣。這位虔敬的丁墨斯德爾先生，在此以前，爲心中的熱情所驅使，已作了一樁荒誕的事了。』

這兩人的交情，又復恢復起以前的親密，仍是以前同樣的立場，仍是以前同等的程度，——這已證明出并非難事。青年牧師一個人坐了幾個鐘頭之後，覺到他神經的錯亂，使他

胡亂發起癩氣來，這是在醫生的談話中，並沒有一點可以爲他辯護的。老實說，他也很驚怪他對那親厚的老人，那麼凶狠；老人的忠告，只是他做醫生應當盡的職務，而且又是牧師自己明明向他請求的。他心裏藏了這麼慚悔的感情，便即刻到醫生那裏謝過，並求這老朋友仍然繼續治療去。老醫生的治療，縱令沒有恢復他的健康，而他微弱的生存能够延長到此刻，十有九分是他的力量。羅伽齊林五自然答應了，仍繼續起醫藥上的看護；誠心誠意地盡全力去醫治他，可是每當會見時，醫生應問答的話說完之後，便即刻離開病人的屋子，嘴上帶着神祕而困惑的微笑。這個表情，當着了墨斯德爾的面前並不顯然，可是醫師一踏出門口便愈變愈強了。

『好稀奇的病，』他低聲說了。『我非再深查進去不可。精神與肉體之間，真好奇怪的！一致！』就單是爲醫術的研究起見，我也非搜求這件事到底去不可。』

上述這件事過了不久，有一天正午，牧師丁墨斯德爾先生完全不知不覺地深深的熟睡着了。這時他正坐在一張椅子上，桌子上有一本黑字印刷的大書，擺在他的面前。這本書一定是一本極能使人催眠的文學書。這青年牧師能這麼深深的熟睡，實是很令人注意的事。尤其是他通常的睡眠，就如忽睡忽醒似的輕，又如枝頭跳躍的小鳥一樣，極容易驚醒，所

以更覺得稀奇。可是此刻，他的精神，已是這麼異常地深藏在肉體中去了，所以維伽齊林五老人，並不特別地仔細走進屋子裏來時，他在椅上動都不動一下。醫生一直走到他的病人的面前來，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胸上，解開衣服來看他的胸口，一直到現在，都用衣服遮着，就連醫生也沒有得見過。

於是，丁墨斯德爾先生才抖動了，身子稍爲動了一下。

醫生稍停了一下，便走開了。

可是他臉上，是如何的一個驚奇，歡喜，恐怖的荒狂表情喲！是如何一個淒厲的狂喜喲！就好像他心中無限的狂喜，太過於強烈，只用眼睛五官，還不足以表示，於是便從他那奇醜容顏的全體中爆裂出來，而且兩手伸向天花板去，兩足亂蹬着地板，更把這歡喜熱鬧地表示出來了。假使有一個人在他這個狂喜的瞬間，看着維伽齊林五老人的時候，那麼，當一個尊貴的靈魂不到天國裏去，而爲惡魔引誘成功到地獄裏來時，惡魔撒旦是怎樣的舉動，他可以不必去問人了。

但是醫生的狂喜和惡魔的不同之點，便在醫生的歡喜之中，有一脈驚嚇之意。

於此書的楔子，叙作者夢中所見。

## 十一 心之中

過了這件事之後，牧師和醫生的交際，外面上雖仍是照常一樣，可是實際上已帶有和以前不同的。一個別的特性了。此後，羅伽齊林五老人的智力，已有一個充分明白的活動之路在它面前。老實說，這條路還並不適切地是他自己預計下要走的路。醫生的外面，雖是平穩，溫和，冷靜，可是我們却怕有一脈沈靜而深遠的惡意，一直到現在，都在這不幸的老人心裏潛藏着，此刻便活動了起來，使他想出一個自有報仇以來，還未曾有過的澈底的復仇計劃。即是使他自己，作為這個仇人唯一最信心的友人；他的一切恐怖，一切懺悔，一切苦惱，一切毫無效果的悔恨，一切要追也追不回來的罪的回憶，都向他和盤托出！他一切因罪孽而生的愁苦，若果明白對世界說了時，世界的偉大心情，也許會可憐他，因而饒了他。可是對於世界，偏偏隱住不說，而對於這決無慈悲，決不能他的人，又偏偏盡情吐露！他一切黑暗的財寶，偏偏都用在這個人的身上，他要還復仇的債務，沒有再比這個更適當的了！

牧師害羞的性質，和他神經過敏的謹慎，致使這個計劃不得實行。但是羅伽齊林五對



於現狀，也就不算不滿足了。現在的事態，便是上天已不用醫生的這種惡毒計劃，另用一種方法，把復仇者和被復仇者，都利用來行使自己的目的，大約本來好像極應處罰的地方，都加以饒恕。他簡直可以這樣說，上帝已許可他一個顯露了。而這個顯露或者是從天國而來，或者是從其他地方而至，對於他的目的毫無關係。得了這個顯露的幫助之後，他和丁墨斯、德爾先生的一切關係，不僅是外面的交際，就連牧師最深祕的靈魂，都好像完全現在他的眼前來，於是牧師的一切動作，他都可以看見，都可以理解了。從此以後，他不僅對於這可憐牧師的精神生活，只是一個旁觀者，而且還是一個最主要的脚色。他可以隨心所欲地擺佈他。他不想使牧師起一陣苦悶的顛悸呢？牧師永遠都是在刑架上的，只消知道了管治這機器的法條便行。而這位醫師便熟悉得很。他不想使他突然驚懼呢？只消這位法師的魔杖一舉，便立刻現出一個——現出無數個——可怕的幻影，變出種種形像，死的形，或者較死更可怕的羞恥的形，一齊圍住牧師，大家都用各人的手指頭，指着他的胸部！

這種種的擺佈，都行使得極其巧妙，致使牧師雖漠然地，老在覺得有一種惡毒的力量在看着他，可是並決不知這實際是什麼個東西。不錯，他很猜疑地，很懼怕地——有時候，甚至於是恐怖地，極端的憎惡——望着那老醫師的畸形的姿體。他的舉動，他的足步樣子，

他那灰白灰白的鬚鬚，就連他最輕微最不相干的行動，甚至於他衣服的式樣，都看在牧師的眼裏，非常可憎可惡。這一點，便暗暗確實地證明出牧師心裏，對他懷着的反感，較之他自己向自己所承認的，還要更深更大。因為丁墨斯德爾牧師，對於這樣的猜疑和嫌厭之感，並找不出一個理由，自覺是自己身體中一處病態的地方所具的毒傳遍於心的全質體，於是遂把這一切感覺都認為是這一個原因去了。他自己責備自己，爲什麼對醫生抱了這麼壞的感情，並不注意到從這種感覺中，他應該得什麼個教訓，反而盡心竭力地去剷除這些感覺。這樣做，雖是辦不到，可是他從主義上，仍繼續和老醫生照常的親交下去，因而使羅伽齊林五不絕地得到機會，完成他以全力進行的目的。——可憐的老人，他較之他的犧牲者，還更悲慘。

丁墨斯德爾牧師，一面這麼地身體上受病魔的苦痛，精神上又爲一種黑暗的煩悶所侵蝕，全身都陷在仇恨最深的敵人的陰謀裏；一面正在這個時候，在他的神聖的職責上，獲到極燦爛光輝的人望。老實說，他得到這麼的人望，大部分是由於他的悲痛來的。他天賦的才力，他道德的悟性，他經驗和傳播感情的力量，都因他日常生活的激痛，悲苦，呈現出異常活動的狀態來。他的名望，雖是還在高升的中途，但已經壓倒了他同輩牧師——其中也有

幾個很有名望的人——並不很大的名聲了。在這些牧師之中，也有一些，潛心鑽研關於他們這神聖職業的深學奧義，所費的日月較丁墨斯德爾先生的年齡還多；因而他們對於這種堅硬尊崇的學問，應當較這位年紀尚輕的道友還要更爲精深。又有一些，身心的組織比他更爲強韌，比他有更多更大銳敏的，鐵也似硬的，或者花崗石似的理解力；這樣的力量，更加以相當的教理成分，適當地配合起來時，便可以造出一種非常使人尊敬，極有效能而且令人畏懼的牧師種類來。還有一些，他們真是聖人似的教父，他們的能力，都是精疲力竭地在書本之間，和不屈不撓的思索之中鍛鍊出來的。而且他們因清淨純潔的生活，已肉身地超凡入聖，藉這種精神與另一更高世界的交通，已使他們仙靈化了。但是這幾種人們所缺乏的，便是在聖靈降臨節的那一天上帝所賜與被選諸弟子的那種才能——卽是火焰的辯舌。(註一)這種辯舌，大約並不和當日諸弟子一樣，是能說異方外國的言語，乃是用心靈本來的言語，向全人類同胞訴說的能力。上面所說的那些教父們，他們在別的方面，完全像一個使徒，可是天賦的這個最後的，最稀有的職能證明，卽是火焰的辯舌，他們便沒有了。他們再如何地搜求——若果他們會夢想到要去搜求的話——要想用日常言語譬喻等最卑近的媒介物，來表現最高的真理，結局只是徒勞而已。他們的聲音，便從他們常站住的高

處發了出來，又遼遠而不明瞭。

從丁墨斯德爾牧師性格上的諸特質看來，他當然是屬於後面的這一種人。他若果不因罪孽和痛苦——不管是如何種類的東西——的重荷所苦，他已經跋到信仰和神聖的高山的最高峯了。可是偏是他的運命，要背着這個重荷在下面掙扎。因為這個重荷，使他站的位置，低到同最低東西在一個平面。他這樣的人，稟着聖靈的素質，若不因這件罪孽，他的聲音，是天使都要傾聽而回答的！可是他也因有了這個重荷，才能對於有罪孽的人類同胞，寄那麼深厚的同情。他的心情，和他們的心一致地跳動，把他們的苦痛受入自己的心裏，把自己的苦痛，迸成悲痛的，動人的雄辯，而傳入千萬人的心中。他的宣講，最普通的是使人動聽，可是有時真怕人！一般聽講的人，並不知道他這麼使人動聽的力的來由。大家都認為這一個青年牧師，是神聖所生的奇蹟。他們都懸想他是上帝傳智慧，責罰，以及愛的代言者。在他的眼睛裏，就是他所踐過的土，都是神聖化了的東西。出入於他的教堂的青年處女們，也在他的周圍一塊兒臉色變成蒼白起來了。她們對他都懷有一種情熱，但浸染了一些宗教情緒，便以為她們的情熱都完全是宗教的了，於是認為這是在祭壇之前最受上帝嘉納的犧牲，便毫無忌憚地公然放在她們純潔的胸中。年老的教會會員們又看着丁墨斯德爾牧

師的身體這麼地羸弱，一面他們自己雖也是瘦弱不堪，却相信這青年牧師還要在他們之前，早登天界，便吩咐子孫，若果他們死後，定要把那幾根老骨頭，埋在青年牧師神聖的墓地近傍。而就在這些時候，可憐的丁墨斯德爾牧師，只要一想到他的墳墓來時，常常自己向自己發問，在他的墓上是否能生青草，因為在那墳墓裏面，不能不埋着了一個可詛咒的東西！

一般人對他的尊敬，使他煩惱，苦痛直是在想像以上。他的純真的衝動，便是崇拜真理，而認定凡是不以真理尊崇的精髓，作為生命中之生命的一切事物，都是影子一樣的東西，沒有重量，也沒有價值。那麼，他自己是個什麼呢？——是一個實體嗎？——或者是最淡薄的影子呢？他很想從他站的宣教臺上，用盡聲量，向聽眾們宣佈出他實際是什麼一個人。「我，你們看見穿着這黑色牧師服的我，——我，走上這神聖的教壇，把蒼白的容顏向天擡起，代理你們各位和最高無上的全智之神相交通，以此為職務的我，——我，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你們都認為有愛諾克那神聖的我，（註二）——我，你們以為我每走一步，足跡上都留有光輝，於是在我之後來的信徒們，便可以照着我的足跡走，而引入於幸福之國的我，——我，替你們兒女行洗禮的我，——替你們臨死的朋友作永別的禱告，我那「亞門」的聲音，在他們將要辭去這一世的耳裏，只微微地響着的我，——我，你們的牧師，你們那麼尊敬，那麼

信賴的我，乃是一個腐壞不堪的人，一個僞君子！

好幾次，丁墨斯德爾牧師走上宣講壇去，下了決心非把上述的那些話說了出來不下壇來好幾次，他嗽清了喉管，長長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抖動的空氣，預備這回吐了出來時，便要把他靈魂深處的黑暗祕密，一起托了出來。好幾次——不，簡直是好幾百次——他實際地說出來了！說了出來了！但是怎麼樣說呢？他對聽衆們說，他完全是一個壞人，最壞人中的還要最壞的伴侶，罪大惡極的罪人，最爛污的東西，想像都想像不到的惡徒。又說，在上帝火焰似的盛怒之下，他的身體已在他們的眼前燒乾了，可是他們還沒有看見，真是僅有的奇異！比較他這話，還有再說得明白的話沒有呢？聽衆們不是一齊起了同樣的衝動，站了起來，把他由壇上拖了下來，撕成粉碎嗎？不，那兒的話！他們全都聽下，可是更較以前還尊敬他！在這自己責罵的言辭之下，含得有如何一個致命的意味，他們想也沒有想到。「好一個神也似的青年！」他們互相却這麼說了。『現世的聖人！天呵！假如他在他自己那麼潔白的靈魂裏面，都發現了這麼樣的罪惡時，在你我的靈魂上，又是什麼一個可怕的光景喇！』牧師也很知道——真好一個狡猾的，可是悔恨的僞君子——他這樣漠然的自白，聽衆是如

何的看法。他曾極力地把有罪的良心自白出來，藉此自欺，可是所得到的，只是又添一罪

惡，片時也沒有得到自欺的慰安，只不過又重自認羞恥而已。他實在是把真話說了出來，但是把這些話都變成極真實的虛偽去了。可是他天生的性質，又較任何人都極崇愛真實，痛恨虛偽。因此，在一切事物之中，他最痛恨的，便是他最悲慘的自己了。

他這內部的苦惱，致使他的行為，不照着他從小所受過來的比較良好的教義去做，而去照着古羅馬的那種腐敗的信仰而行。（註三）在丁墨斯德爾先生祕密的櫃子裏，緊緊地鎖着一根血淋淋的鞭笞。這位新教徒兼清教徒的牧師，便常常拿它來加諸自己的肩上，同時，自己向自己哈哈地苦笑。又因為這苦笑，使他自已打得更厲害了。當時許多極虔心的清教徒們，常有斷食的習慣，所以這也是他的常習，——可是別人的斷食，為的是使身體清淨，更能適於接受上天的光明，他却不是這樣。他是當成一種苦修的行爲，嚴厲地實行斷食，直到兩膝都抖動起來才罷手。他又一夜一夜的守起夜來，有時完全在黑暗中坐着，有時點一盞微微的燈，有時又用他力量所及的極強烈的光亮，在鏡子裏看他自己的臉容。

他那老是在苦他可是又不能使他清淨的內咎，便是這麼樣地體現出來了。在他這長夜不眠的時候，他的頭腦昏亂起來，眼前好像有許多幻影在飛舞着，也許是他自己的眼花，也不可。可是這些幻影，自身都有微光，因而在室中最遠的暗處，都看得出來，又或者在他

的近旁，更明白地映在鏡子裏面。有時是一羣惡魔的形像，向着這蒼白的牧師露齒狞笑，嘲弄，擽手喚他，一塊兒去。有時又是一羣光輝遍體的天使，就好像帶着憂愁的重荷很困難地向上飛起，愈往上升，便愈變成空靈的東西去了。有時，來的又是他少年時代的死友，他的白鬚的父親，臉上聖者似地蹙着額頭，還有他的母親，在他旁邊走過時，並不掉頭來看他。一看，真是母親的靈——母親最瘦弱的幻影——對於她的兒子，也應該可憐地望他一眼呵！有時，在這因種種幻想弄得鬼氣森然的屋中，又看見赫斯脫布林水流也似的走過。小珠兒也和她在—塊，穿起她那件紅裳；先拿手指着母親胸前的紅字，然後指着牧師自己的胸前。

這種種的幻影，並沒有一個能完全地迷着他。無論在什麼時候，他只要一用點意志力，便可以從他們那朦朦朧朧全無實體之中，分辨出實體的東西來，因而確信這些東西，性質上並無實在，並不像那面那榆木彫的桌子，或者那大而方的，皮裝銅釘的神學書一樣。但是，雖是這樣，這些東西在另一個意味上說，却是這可憐的牧師目下所處理的事件中，最真實，最實在的東西。我們周圍的，無論是什麼事物，都有真髓實質，這是上帝特意賜與我們作為精神的喜悅和滋養，可是，因為他生活的虛偽，這些實質真髓便被奪而去，這實在是他過這種虛偽生活的人，不可以言語形容的不幸事了。在一個不真實的人看來，全宇宙就是一個



虛偽——不可捉摸的東西——剛伸手去握住時，便收縮成爲烏有。而且他自己，只要他過的是虛偽的生活，也就變成另一個沒有實質的影子，或者老實說，便消滅了。丁墨斯德爾先生在這個世界上還繼續有真實的存在，其唯一的原因唯一的真實，便是他靈魂深處的苦悶，和他容貌上，表現出來的真實表情。假如他還有一磅可以發笑的力量，和愉快的表情，那麼，世界上已老早沒有這個人了！

上述的這種深夜的情形，我們只微微地暗示了一下，並沒有加以詳細的描寫。在這樣淒森的一夜，丁墨斯德爾牧師突然從椅上驚跳起來。他忽然得到一個新考案了。也許這麼做去會有一刻的安寧。於是極細心地裝束起來，就好像要去赴禮拜一樣，完全和出去做禮拜時一個樣子，悄悄地偷下樓去，開開門，走出去了。

(註二)新約全書使徒行傳二章載聖靈降臨(基督受刑後，在第一個五旬節，復降臨於諸弟子之間)之日，諸被選弟子正聚集間，突有疾風之聲，從天而降，即變爲無數火焰，各止於弟子之上。諸弟子遂獲通諸方異言之力。

(註一)愛諾克(Enoch)是和上帝一塊兒行走的人。見舊約全書創世紀。

(註三)古羅馬的教義，凡信徒都應極端苦修苦行，如斷食，守夜，以及忍受種種殘酷的肉體苦痛。故本書云云。

## 十二 牧師的守夜

丁墨斯德爾先生就好像在夢裏遊行一樣，也許他實際已患了一種夢遊病，不覺就來到好久好久以前，赫斯脫布林最初在世人的面前曝露羞恥的地方。當日的刑臺，經過七年的長歲月，雨打日晒，變成黑色，而且七年之間，經過多少罪人的足踏過，已經踏得朽爛了；可是那同一的處刑臺，依然在會廳的露臺之下站立着。牧師便走上那階梯去。

這時候，正是五月初旬的一個薄暗之夜。那不知厭倦的黑雲，把天空從天上起到地平線止，完全遮得嚴嚴的。當日赫斯脫布林受罰的時候，那些站在下面看她的羣衆，假若此刻又復把他們召集起來，在這樣暗灰色的午夜中，恐怕不惟辨不出站在刑臺上的容貌，連一個人形的輪廓都看不出來了。可是此刻全鎮的人，都在熟睡之中，並不怕被誰撞見。因此，牧師若果喜歡的話，竟可站在那裏一直站到紅日東昇，除開寒夜的濕冷空氣，會鑽進他的軀體中去，叫他痛風濕症，使四肢骨體都硬化起來，又使他痛加答兒，咳嗽病，使他的喉管凝塞住，因而使第二天希望着來聽他宣教傳道的羣衆，失望而返——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危險了。此刻誰也不會來看見他。看見他的，只有那常都在醒覺的，看見他在祕室之中使用血

淋淋的鞭子的上帝。那嗎，他爲什麼跑到這裏來呢？不是只是一個虛偽的悔過呢？不錯，是的，是一個他的靈魂已在自己欺騙自己的虛偽的悔過！是一個天使見了時，要臉紅而痛哭，惡魔見了時，要放聲嘲笑而高興的虛偽悔過！他跑到這裏，是爲那到處都緊緊跟着他的「後悔」的衝動所驅逼而來；可是這「後悔」的姊妹，她的緊緊相伴的伴侶，又還有一個叫「卑怯」的。每逢「後悔」的衝動，已使他將要完全都招認出來時，「卑怯」便用那戰慄的把握，又把他拖了回來。可憐而悲慘的牧師！像他這樣意志薄弱的人，有什麼權利來背負罪惡呢？罪惡是生來給鐵一樣心腸的人背負的。這種人他們可以自由選擇，或者自己忍受，或者因罪惡太過於壓迫得厲害時，便揮起兇殘酷虐的力量，把它即刻就忘掉！可是像牧師這種意志薄弱，神經過敏的人，兩方面都不能做，可是老是在兩方面都做了。於是這兩方面，便纏成一個不能分解的結子，即是一面是反抗上天的罪惡，一面是無效地空自悔恨，把這兩者的苦痛，糾纏在一塊了。

這樣地，牧師丁墨斯德爾先生，一面站在刑臺上，作虛假的贖罪，一面心裏又感覺到一個絕大的恐怖；就好像象宇宙全體，都在注視他那彫在心臟之上的，胸肉上的紅記號一樣。在他的胸上，果然真有毒齒嚙過似的肉體的痛苦，而且已有了許久許久了。他就好像已失掉

了意志力，失掉了自己抑制自己的力量似地，高聲地長號了一聲。這一聲長號，在靜夜之中，就如雷鳴似地響着，從一家房子，傳到別一家房子去，連在鎮上背後的山，都起了回聲了；就好像一羣惡鬼，在這個叫聲裏，看出了許多悲慘和恐怖，遂把這聲音，當成玩具玩，把它前後左右地投來投去一樣。

『完了！』牧師悄聲地說了，兩手捧着自己的臉。『全鎮的人，都要驚醒了跑起來，看見我在這裏！』

但是並不如牧師所料。他這一聲長號，在他自己吃驚的耳裏，許是較之實際響的力量，格外來得大。可是這一個鎮上的人，並沒有驚醒了來。或者，縱令驚醒了時，那睡得迷迷糊糊的人們，會錯認這叫聲是自己夢中什麼可怕的東西，或者認為是妖女的叫聲。在當時那個時代，妖女和撒旦常常並騎而行在空中走過。在殖民地以及荒寂的村莊的上空，時常聽見她們的聲音。因此，牧師並沒聽見人聲的鬧動，便把他的兩眼睜開了來，向着周圍看視。在別一條街上，離此稍遠的地方，乃是省長柏令漢的公館。此刻牧師所看見的，便是這公館中一室的窗子邊，站着這老省長本人，一手拿着燈，頭上戴着白睡帽，身上穿着一件很長的寢衣。他的這樣子，就好像一個鬼魂，在不應該出來的時候，從墳墓裏鑽了出來一樣。牧師那一聲

長叫，確是把他驚醒起來了。此外，在這房子中別一個窗子邊，又出現了赫賓斯老夫人，即是省長的姐姐，也是手裏拿着一盞燈，而且雖是這麼遠的地方，都清清楚楚地現出了她那酸刻不滿的表情來了。她從窗格子裏伸出頭來，焦心地向着上面望。無疑地，這位老妖婆也是聽見了丁墨斯德爾先生的長號，又夾着無數的回聲反響，使她認為是惡鬼夜妖的叫聲。她是常和這些東西們在森林中遊來遊去，極其有名的。

老太太看見省長柏令漢的燈光後，便連忙吹滅了自己的燈不見了。大約是上昇到雲中去。牧師過後也就再沒有看見她的動作。至於柏令漢省長，向黑暗中留心地觀察了一陣，——他再如何的注意觀察，也就和想看穿一個石臼一樣，什麼也看不見——便退回窗子裏去了。

牧師漸漸比較平靜一點。但是他的兩眼，突然又遇着一線微光了。這光最初離得很遠，可是漸漸走近這條街來。一下照見了一根柱頭，一下又照見了一個園籬，一下又照見了一塊有格子的窗玻璃，一下又照見了一個水槽，滿滿地盛着水，一下又照見了一扇橡木造的穹形門，門口還置有鐵製的敲門錘，和粗木代用的門階。丁墨斯德爾牧師已確信他一生的破滅，已隨此刻耳裏聽見的足音，悄悄地走了近來；燈籠的光亮，再隔幾分鐘，就要照在他的

身上，他的長年來隱藏住的祕密，也要被發現了。一面雖是這樣地自危，可是那燈光所照見的這些細微東西，他一一都注意到了。燈光漸次走近了時，在那光亮所及的範圍裏，青年牧師認出走來的人，正是他同業的牧師——或者，再說精密一點，乃是他職業上的父執，同時又是他最高貴的朋友——威爾遜先生。據丁墨斯德爾先生想來，威爾遜牧師此刻乃是到臨死的人家，替那將死的人祈禱了回來。果然確是如此。威爾遜牧師剛從文斯洛省長的死室出來，這位省長便剛在那個時候，離脫苦海上天了。此刻的威爾遜，就好像古時的聖僧一般，周圍圍着光明煊耀的圓光，在這罪孽深重的暗夜之中，使他光耀起來。——他的這煊耀的榮光，就好像是已故的那位省長，遺留給他的遺留物，或者就好像是他看着那勝利的信徒離脫苦海走入天門的時候，自己從那遼遠的天國中捉到的光輝——簡單地說來，就是威爾遜老神父，此刻拿起一隻燈籠照着黑路，向着自己的家庭回來了！這燈籠的微光，使丁墨斯德爾起了上述的這種幻想。他對着自己這樣的想法也笑了起來，——不，幾乎是嘲笑了起來——接着便想到自己是不是瘋了。

威爾遜牧師一隻手緊緊把他的法衣裹住全身，一隻手在胸前提着燈籠，走過處刑臺的近傍時，丁墨斯德爾牧師禁不住說了一句——

「晚安，威爾遜神父！請你走上來，我們愉愉快快地暢談一會！」

天呵！丁墨斯德爾牧師果然實際這麼說了嗎？在一瞬之間，他真信這些話語真從他的嘴唇中說了出來。但是實際，他只是在自己的想像中這麼說了。尊崇的威爾遜老神父仍繼續慢慢地向前走，注意地望着足前的泥路，一回也沒有掉頭來看一看這罪惡的刑臺。等到那微微的燈光，已走到看不見的地方去之後，丁墨斯德爾牧師覺得像要昏倒下去似的，才知道最後這幾分鐘，雖是心裏無意識地極力用一種淒厲的遊戲心情來減輕恐懼，可是實是萬分的憂懼，已達於極點了。

不一會，牧師的這淒厲的滑稽感，又復鑽進他思想中莊嚴的幻像之間來了。他覺得這向來未慣的夜寒，已使他四肢都僵硬起來，是否能夠走得下這刑臺的石階去，都疑惑起來了。假如走不下去的話，天明了時他還在這裏。近隣的人們，也要起來了。那最起得早的人，走入薄暗的曙色之中，會要看見一個朦朧不明的人形，高高地站在那恥辱的臺上；於是驚駭和好奇的心理，把他們弄成半瘋似地，便一家一家去扣門打戶，把人們喚了起來，都來看這個鬼魂，——他們一定認為是個鬼魂——已死的罪人的鬼魂。於是這薄明之中，生出來的驚亂，就如一隻暗色鳥一樣，生着翅膀一家一家飛起去了。早晨的光亮，一刻比一刻地強亮

起來，老家長們都連忙地起身，各人穿着法蘭絨的上衣，老太太們連睡服都無暇去換，就跑了過來。還有那最講禮儀的人，他們一向走到人前來時，連頭上的頭髮都不會亂了一根，到了那時，全體也就如被夢魘所襲似的慌慌張張的樣子就跑到公衆的面前來。柏令漢老省長，也要現出嚴格的樣子，歪歪斜斜地穿着他那吉姆斯王朝式的皺領走了來了。他的姐姐赫賓斯太太也會跑來，裙子上還帶得有森林裏的樹枝，臉色比往常還要峻刻，因為經過一夜的夜乘，還沒有得到一點瞌睡的原故。威爾遜老神父，昨夜在死人的榻前，守了半夜之後，極不高興，要人這麼早就來攪擾他，驚破了他晉封爲聖僧的夢，但是也得走來。同樣，丁墨斯德爾牧師教堂中的老前輩職員們也要來了。又那些年輕的處女們，向來極崇拜她們的牧師，致於在她們純白的胸中，替他起了一座神龕，那時也就十分的邊邊混亂，連胸前都沒有時候來用包巾遮住，就跑來了。一句話說完，全鎮的人，都不遑顧及跌着摔着，全都跑來集在處刑臺的周圍，擡起那驚嚇恐怖的臉向着上面看那額上受着東方的紅光，站在那裏的人，他們看出來是誰呢？除了我們丁墨斯德爾牧師，凍得半死，滿身羞慚，站在當日赫斯脫布林會站過的地方而外，還有誰嗎！

丁墨斯德爾牧師心裏想着這個光景的奇怪至極的恐怖，完全忘了形，不知不覺地一



陣高聲大笑，連自己都大大地吃了一驚。他的這笑聲，即刻引出一個輕快夢幻似的小兒的笑聲來了。他聽見這笑聲，心裏抖了一下——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十分苦痛的戰慄，抑是十分快活的戰慄，——就知道是小珠兒的聲音。

『珠兒！小珠兒！』他歇了一歇之後，便這麼叫喊了一聲。隨即低聲下去喊道：『赫斯脫！赫斯脫布林！你在那裏嗎？』

『是的。是赫斯脫布林！』她答應了，聲音裏帶着驚詫。牧師隨即聽着她的足步聲，從她剛走着的橫路，向這面走來了。『是我和我的小珠兒！』

『你從什麼地方來的呢，赫斯脫？』牧師問了。『你爲什麼來的？』

『人家有人死了，我是在這死人的家裏。』赫斯脫回答說：『文斯洛省長死了，我量了他一件袍子的尺寸，此刻是回到我住的地方去。』

『赫斯脫，走上這裏來吧，你和小珠兒。』丁墨斯德爾牧師說了。『你們兩個，以前曾經到這裏來過；可是那時我並沒有和你們一塊。再走上這裏來一次吧！那麼，我們三個人就在一塊站着了。』

赫斯脫牽着小珠兒，默然地走上階來站在臺上。牧師伸手去摸小珠兒的那一隻手，也

抓住了她。他這麼做的瞬間，一股好像是新的生命的激潮，和他自己生命完全不同的一股新生命的激潮，便如奔流似的，突入他的心坎中來，即刻傳遍了他全身的血管，就好像這母子二人，已把她們生命的暖流，注入於他那半麻痺的身體中去了一樣。這三人便成了一個電流的連環體。

『牧師！』小珠兒悄聲地說了。

『孩子，有什麼話說嗎？』牧師回她說。

『明天正午的時候，你可不可以和母親與我，在這個地方來站着呢？』小珠兒問了。

『不，我的小珠兒，這做不到。』牧師回答了；因為在這一瞬間，身上添了新氣力，以前那使他生活苦痛已久的恐怕，——怕把自己的祕密，暴露於世的恐怕，復又鑽進他的心來了。而且他回顧到此刻才發現出來的這個新連繫，——雖是一個極希奇的歡喜——已不禁戰慄起來了，『不，我的孩子，不錯的，有一天我要和你，你的母親，一塊兒站着，但是並不是明天。』

『小珠兒笑了，想把她的手拉開。但是牧師握得緊緊的，不讓她拉出去。

『孩子，再等一下！』他說了。

『但是你答不答應我，』珠兒又問了說，『明天正午的時候，握住我的手和母親的手呢？』

『珠兒，那個時候却不能。』牧師說了。『可是，別的一天可以。』

『別的一天，是幾時呢？』小孩子又固執地問下去。

『最後大審判的那一天。』牧師悄聲說了。最奇怪的是，他自己是一個以傳真理為職業的人，這個自覺使他不能不對珠兒這麼說。『到了這一天，在那個地方法庭的面前，你的母親，和我就非站在一起不可。但是這一世的太陽光，決不能見着我們在一塊！』

珠兒又笑了。

但是在丁墨斯德爾先生還沒有說完話之前，一道光明，已經四面八方地照耀着這黑雲密佈的天空。這道光，無疑地是一顆流星的光芒。凡是在夜間觀察天象的人，便常常看見那些東西，在空漠的大氣之中燃燒着，到燒盡為止。這流星的光芒，十分明燦，連那隔在天地的密密雲層，都完全地照耀着了。廣漠的蒼穹，明亮得就如一盞絕廣絕大的燈蓋一樣。把街道上一切熟悉的樣子，都清清楚楚地照了出來，如同白晝似的，同時，見慣了的東西，突然為一個沒有見慣的光亮所照，所現出的那恐怖和淒厲，也呈現出來了。木造的房屋，

和那突向前面的樓房，奇形像的三角牆頂；被早生的蔓草圍繞着的門階，門檻；土地新掘，呈爲黑色的庭前地；就在市場這裏，兩側都有綠草的稍爲崩凹一點的車道，——這等等東西，一切都現出了來，可是光景非常奇怪，就好像對於這一世的事物，另給了一個以前沒有的道德的解釋一樣。牧師站在那裏，一手撫着心口，旁邊立着赫斯脫布林，胸上閃着那刺繡的文字，和小珠兒，她本身就是一個象徵物，是這兩個人中間的一個連環。他們就在那奇怪而莊嚴華麗自畫似的光中站立着，這流星之光，就好像是顯現他們一切祕密的光亮，和使他們各歸所屬的最後審判日的天曙一般。

小珠兒的雙眼，含得有妖術似的魔力，她仰起頭來看着牧師的時候，臉上帶着頑皮的微笑，這便是她那常常現出的表情，把她弄成一個小妖物似的。她從丁墨斯德爾的把握中，把小手拉了出來，指着街的那一面。但是牧師便兩手交叉放在胸前，擡頭望着天頂。

把一切流星的現象，以及其他偶發的自然現象，只要不像日月運行那樣極有規則出沒的東西，都解釋成爲是出於神鬼之力，是天的啓示，這在當日那種時候，再普通沒有的事了。於是，譬如午夜的大空之中，現有火光熊熊的鎗，烈焰似的刀劍弓矢等形狀的東西時，這便是和印度土人動刀兵的預兆。又如天下降一陣驟雨似的紅光時，便是疫病流行的預兆。

新英蘭自從殖民時代起到革命時代止，只要起一點特別的事故，不管是好的，是壞的，人們預先沒有先得着自然現象的警告的事，恐怕是沒有。而且這種預言的自然變異，都常有許多許多人親眼看見。但是只相信一個目擊者的傳述因而深信的情形更多。這種個人的目擊者，經過了自己的想像力，加添了些色彩把它擴大變形起來，在事後回憶起來說，更是傳得活靈活現的。一國民的命運，這麼地在高圓穹蒼之上，用這種象形文字似的形狀，預示出來，這種思考，實是偉大得很，像這樣闊大的手卷，上天要拿來作寫上人民的運命之用，怕也不會嫌其過闊了吧。這個信仰，是我們祖先們最喜歡抱的，因為上天是以特別的親密和嚴格，來守護他們這幼稚的共和政府，這便是一個證據。但是——一個人在這同樣的闊大手卷上，發現了只是昭示他一人的預兆時，我們又怎麼說的好呢？這種時候只能說這是一個精神非常錯亂的徵候。一個人因長久之間，受極強烈而不可告人的苦痛，致弄成一個病態的反省狀態，自然遂把自己的主我主義，都推及於宇宙全體，至於以為闊大的穹蒼，都只不過是一張適當的紙，來寫下他的經歷和運命的東西去了。

因此，牧師向着天頂仰望的時候，看見一個用暗紅的光線，形成的極大文字——一個大A字，這個，我們只好完全歸因於他的心和眼都帶有病了。我並不是說流星在那個時候，

沒有透過密佈的層雲，暗淡地照耀着現了出來，我只是說並沒有現出他那有罪的想像所想像出來的形態，最少，並沒有現出很明瞭的形狀，假使另一個罪人來見了，也許又會成爲另一種象徵。

在這個時候，又起了一樁奇怪的事情，足以示出丁墨斯德爾此時心裏狀態的特色。卽是他雖是自始至終仰望天頂注視，可是小珠兒用她的手，指着羅伽齊林五老人，他也是完完全全地知道。這老年的醫生，在離處刑臺不很遠的地方站着。牧師以他看出天際奇蹟似的紅字同一樣的眼，好像也看見他來了。流星的光芒，也如對於其他諸事物一樣，在這老人的容貌上，加上一個新表情。或者，也許是這個老醫生平時眺望他的犧牲者的時候，都留心把他那一腔惡毒掩藏起來，在這個時候，忘記了掩飾，所以現了那樣的表情的。確的，假若這流星的光芒，照耀天地那種森嚴可畏的勢子，正好像在警告赫斯脫布林和牧師，使他們知道最後審判日已到的話，那麼，在他們看來，羅伽齊林五老人也可以看成是個大魔王，站在那裏，微笑着，鑿磨着，要求他應得的犧牲品。老醫生的表情非常明瞭，或者是牧師的知覺非常強烈，就在流星消失以後，街道以及其他一切事物都突然地一齊湮滅，而老醫生的表情，依然繪在那黑暗之上。

『那人是誰呢，赫斯脫？』丁墨斯德爾爲恐怖所迫，喘着氣問布林說。『我看見他就戰慄！你知道他嗎？我痛恨他，赫斯脫！』

赫斯脫記起她的誓言，只沈默着。

『眞實話，我見着他，魂就會抖！』牧師又悄聲地說了。『他是誰呢？他是誰呢？你不能幫我一點忙嗎？我對於那人感覺着一種說不出的恐怖！』

『牧師，』小珠兒說了。『我知道他是誰哩！』

『那麼，快點說出來，小孩子！』牧師說了，把他的耳緊貼近小珠兒的唇邊。『快點，把聲音極力放低，說來我聽！』

珠兒在他的耳邊，唧唧咕咕說了幾句，聽去也像大人說的話，可是只是小孩兒們一個鐘頭一個鐘頭地自說自笑的那種無意義的謔語。縱令這幾句話中，真有關於羅伽齊林五老人的真情報告，她用的言語，也是這博學的牧師所不能懂得的；只是增加他心的惑亂而已。這小妖兒似的小孩高聲地大笑起來。

『你在嘲笑我嗎？』牧師說了。

『你沒有勇氣！——你虛假！』小孩子回答說。『你不答應明天正午的時候，牽起我的

手和母親的手！

「先生」老醫生回答說；此時他已走到臺下來了。「原來是丁墨斯德爾牧師先生！果然是你嗎？唔，唔，果然是的！我們研究學問的人，頭腦都是埋在書堆裏頭的，常都非要人嚴密地照管不可！我們走路的時候在做夢。睡着的時候又起來走路。好先生，我的好朋友，走吧，讓我引你回家去！」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來呢？」牧師恐懼地問了。

「不錯，問得很對。」羅伽齊林五回答說。「我並不知道，今夜的大半夜，我是在文斯洛省長的病床側邊，盡我的拙技使省長安逸一點。他呢，已是到天國去了。我也同樣回我的家裏去，走到這裏，就遇着這流星的光了。牧師先生，請你和我一塊兒回去吧。不然，你明天休息日的職務，就做不好了。哈哈！你看書本子是如何的攪擾人的頭腦呵——這些書本子——這些書本子！好先生，你應該少看一點書，稍稍尋一點娛樂，不然你這突然夜遊的病，怕要弄成個習慣呢！」

「我和你一塊兒回去。」牧師說了。

牧師就好像從惡夢裏驚醒起來一樣，一點精神沒有，一身感着失望的冷氣，便隨着醫



師的擺佈，被他引起去了。

可是第二天正逢着禮拜日，他照例宣講一次，這一天的講道，是他從來未有的。一個最有力，最豐富，最含有天啓的說教。據說不只是一兩個的靈魂，許多許多都被他這篇宣講所感，透悟了真理，立誓終身對丁墨斯德爾先生抱着神聖似的感謝。可是當他走下講壇的階段來時，一個灰白鬚鬚的教堂職員走到他面前來，拿着一隻黑手套給他看；牧師認得是他的東西。

『這東西是今早晨，』職員說了。『在那犯人們示衆的處刑臺上找着的。我想是惡魔特意丟在那裏，想和你先生開一個卑劣的玩笑。但是，真真的，惡魔們永遠都是瞎子笨蟲。他們就不知道純潔的手，何必用手套來遮住呢！』

『謝謝你，好朋友。』牧師莊嚴地說了；但是心裏吃了一驚。因為他的記憶力，已十分錯亂，昨夜的事，他差不多認為只是一個幻夢去了。

『不錯，真好像是我的手套！』

『既是惡魔認為適當而偷去你的手套，那麼，今後你先生就非赤手更嚴厲地去對付他不可了。』老職員獐笑着說。『可是先生聽見昨夜上天的垂兆沒有？——空中現出個絕

大的紅字——A字，我們認爲是天使（Angel）的縮寫。因爲昨夜文斯洛省長已成爲天使，當然應該有一個垂象！

『沒有，』牧師回答說。『我沒有聽見。』

### 十三 赫斯脫的另一方面

赫斯脫布林在那一夜，和丁墨斯德爾先生奇異地會見時，見着牧師陷入於那麼樣的狀態，很吃了一驚。他的神經，好像已完全破碎。他的道德力已墮落到連小兒似的薄弱都趕不上。他的理知的能力，就在沒有失掉原有的力量，或者因爲病的關係——這只有病，才能够做得到——反而得到一種病態的精力的時候，道德力都已無力地匍匐於地上了。別的人自然不知道其中的隱情，但是赫斯脫布林很知道一些，因此，牧師的這個樣子，除開因良心的苛責而外，她老早就斷定此外還有一個怕人的機械，和丁墨斯德爾牧師的幸福和安心有密切關係，而且此刻都還在活動着。她很知道這個可憐的墮落人，以前是什麼一個男子，因而他此刻現出滿身戰慄的恐怖，來求她的——一個爲世所棄的婦人——幫助，去抵抗他本能地所發現的敵人時，布林的全靈魂，都爲之感動起來了。而且她自認牧師有向她

要求出全力幫助的權利。她因爲長久之間，生活與世隔絕，所以判斷善惡的時候，除以她自己爲標準而外，不慣於用其他的標準，因此，赫斯脫布林看出了——或者好像是看出了——關於牧師的事，她要負一個責任，這是除開牧師以外，無論是對誰，就令是對全世界，她都不會負的。她和其餘人類相連繫的環——花草，絹布，黃金以及其他任何物質的連環——已經都打破了。但是她和他的連繫環，乃是一個互相犯罪的鐵環，這是她或者他都不能打破的。這個連繫也和其他一切連繫一樣，相伴得有義務。

赫斯脫布林現在所處的地位，已和當日受恥辱最初期我們所看着的那樣子，不完全相同了。歲月去去來來，珠兒現在已是七歲的年紀。她的母親胸前戴着紅字，在那奇形怪象的刺繡中輝映着的樣子，也成了這一鎮人見慣的東西。一個人在社會上，已不站在使人家注目的位置，同時又不妨害公衆或者私人的利益和方便，社會的人，便常常對他好起來，赫斯脫布林也是這樣，一般的人，終於對她發生一種尊敬來了。人們的性質，只要和自己的利害不衝突的話，就容易起愛人之心，這也是人間性的好處。痛恨憎惡的心理，只要在原來的惡感上，不再繼續增加新的刺戟，都可以漸漸地靜靜地變成愛好。赫斯脫布林這個事情，既沒有新的刺戟，也沒有使人厭惡的東西。她並不和世間相對抗，世間對她再怎麼壞，她

都只是俯首順從，並不說一句怨言。她並不因自己所受的苦痛，要求世間給她的報償；她也不向世間去乞憐。而且自從她因不名譽之故，被世人所屏除，一個人隔絕地生活了這許多年，其間，生活上保持着純潔，並不再受污染，這一點使一般人對她更起大大的好感。在一般人的眼光看來，她若要再壞，並不損失些什麼，她要變好，並無希望可得點什麼利益，好像她也並無這種願望，那麼，這一隻可憐的迷羊，能重復返入正道，這完全只是她真正愛德的心，所以能如此。

社會上一般人所享受的種種特權，赫斯脫一點也不去要求分享——只除開呼吸共有的空氣，和用自己的手足忠實地勞動，養活她自己和她的珠兒而外——可是只要一有加入以恩惠的機會，她即老早地覺到她是他們的同胞，盡量去施與，這一點，世人也看出來了。窮人們有所乞求的時候，誰也比不上赫斯脫布林那樣，即刻就把自己些少的財物，施與他們。可是這些壞心腸的窮人，對於這規則地送到他門口的食物，或者用那可以縫帝王袍的手，替他們縫的衣物，收下之後，還要辱罵她幾句作爲返報，赫斯脫也不以爲意。又當全鎮中惡疫流行的時候，誰也比不上赫斯脫布林那樣的盡心竭力。老實說，不管是個人的也好，一般的也好，只要一遇災害的時候，這個被社會屏斥的婦人，便即刻找着她做事的位置。

了。她走到那被災害所苦的家庭裏去時，並不是去作客，簡直好像是那一家的家人一樣走起去。就好像人家的這種憂愁陰暗，是她的一個媒介物一樣，有了這個東西，她便可以以有權利和她的同胞互相交際了。她胸前那刺繡的文字，便在這些地方，帶着天國的光彩，給人以慰安似地光亮着。這紅色的文字，在別的地方是罪孽的記號，可是在病室裏面，便成爲照亮的蠟燭了。病人到了垂危的時候，這紅字的光亮，甚至可照在他來世與現世的境界之上。卽是現世之光，已很快地薄弱下去，可是來世的光又還沒有到來，她的這個光亮，便照着那垂死人使他知道踏足的地方。像在這樣危迫的時候，赫斯脫的性質，便現出極溫暖而豐富的本性來——就像是一個人間溫情的泉源，無論對什麼真正的要求都無有不應命，就是最大的要求，也不會把她汲盡。她的胸部，雖戴着那恥辱的記號，可是只要有人需要作枕的話，便是一個較本來枕頭還溫軟的枕頭。她是自任爲一個看護病人的女尼。或者，我們簡直可以這麼說，是世間那嚴重的手，在不知不覺之間，社會也沒有料到，她自己也沒有料到，自然而然地任命了她這個職務。她那胸前的紅字，便是她職務的象徵。她對於人們的幫助，極其廣大——她做事的力量極強，同情的力量也極厚——因而許多人都不願把這個紅A字照着本來的意味去解釋了，他們都說，這個字是意味「能力」(Abale)。赫斯脫布林以一

個婦人的力量，其力量之強是可以用這個字來代表。

赫斯脫布林住得下的地方，只是當人家裏因憂愁而黑暗的時候，一旦太陽復來了時，她便不在那裏了。她的影子，便跨過門檻而消滅了。這極能幫忙的同居者已離開而去，縱令她所盡心竭力地幫助的這家人，心裏存有一點感謝，她也決不會因為收集這種酬謝，掉轉頭來望了一望。過後在街上遇着的時候，她也決不擡起頭來想受他們的招呼。若果他們定要和她說話，她便用手指指着胸前的紅字，便走過去了。這也許是自尊，但是非常像謙遜，因而一般人的心裏，都受了謙遜這個性質一切和軟的影響了。社會上的一般人，感情上極其專橫；普通一般的公正，若果太當成是自己的權利向它熱烈地要求時，社會就能偏不給你。但是若果你完全去乞求它寬大的心腸，一般專橫的暴君就喜歡人家這麼幹，社會就常常會給你公平以上的報酬。赫斯脫布林的態度，在社會上一般人看來，就是屬於這一類似的乞求，於是社會對於這個以前的犧牲者加以好顏色，恐怕較她所望的，或者也許較她應得的，還要過多。

這地方的統治者，有見識有學問的人們，承認赫斯脫布林善良性質的影響，實較一般人還晚。他們和社會上一般人同抱一樣的偏見，而他們所抱的，更受了理性這個鐵門所幽

閉，因而要驅逐出來，比一般人更要費大力。雖是如此，他們臉上那嚴刻堅硬的皺紋，也一天比一天地鬆了下來，再過了適當的年月，也許就會變成差不多是慈靄的表情去了。地位高貴的人，因為他們有顯貴的地位，便這麼地負有保護一般羣衆的道德的責任。同時，那沒有公生活的個人，已完全原諒赫斯脫布林的前非，不特此也，他們已開始認定那紅色文字，並不是她長年累月來受盡千辛萬苦的罪孽記號，而是她自從那件事以後，許多善行的表徵了。『你看見那胸前繡得有字的婦人嗎？』他們常對着初來的生人說。『那是我們的赫斯脫——這一鎮人的赫斯脫——她對窮人是這麼的親慈，對病人是那麼的幫助，對有煩惱的人，又是那麼的藉慰！』自然，人類性質，都有這麼個傾向，凡是別人做的事，無論是如何極惡的事，都要把他說了出來。於是人們也要悄悄地談論她往昔那件醜史。雖是如此，就在談論這個事的人的眼裏，她胸前的紅字，仍具有尼僧胸前掛着的十字架的力量。胸前掛着這個東西，使掛者得一種神聖似的氣品，使她能在一切危險之中，安全地行走。縱令她落在盜賊羣中，也能使她安全無恙。據當時的謠傳，曾有一個印度土人，向着這紅字射了一箭，箭頭已打在字上，但是一點傷也沒有受，就落在地下來了。許多人都這麼說，都相信確有其事。

這個記號——或者，毋寧說，這個記號所指示出來的她在社會上的地位——給與赫

斯脫布林本人的影響，却是極有力量極其奇特。她的性格上所具有的種種輕快而優美的葉子，已經因這個赤熱的烙印而凋萎，在好久以前就枯謝了。所剩餘下的，只是一個粗硬的光架子。假使她還有一兩個友人或者伴侶的話，也要被這個樣子把人家攆開，不敢來挨近她。就是她身體上的美麗，也經了同樣的變化。這個變化，一半是由她穿的衣服特別樸質而來，一半是由於她的態度上，並不表示動人的表情。她那豐富華麗的頭髮，或者已一齊剪了去或者是完全藏在帽子之下，一點也沒有現出來在太陽光下照耀着，這也是一個很可悲的變化。一部分是上述的這種種原因，可是大部分還有其他理由，遂使赫斯脫布林的面貌上，好像已沒有一處可以使「愛神」憑臨。赫斯脫的姿體雖仍是莊華如石彫像一樣，已沒有一處可以使「熱情」夢想來懷抱。赫斯脫的胸前，已沒有一處再能使「感情」來作枕頭了。赫斯脫要永久地保持做一個婦人的根本性質，已經離她而去。一個婦人遭遇着特別辛辣的經驗，而且在這經驗中生活了來時，她的女性的性格和體貌，便常常遇着這麼一個運命，受了這麼一個嚴刻的發展。若果她處處仍存留着溫柔，她就不能活了。假如她能活的話，她這溫柔，便或者完全壓碎了一點不存留在她的身上，再不然，便深深地壓碎在她的心坎裏，永不會再現。這兩者無論是哪一種，外觀上的表現都是相同的。後面這一種，也許是最



真實的理論。曾經是一個婦人而中途忽又停止不做婦人，像這樣的人，只消有一個魔術似的點化，便無論在什麼時候，又可以把她恢復成從前的女性來。赫斯脫布林今後是否受這變樣的點化，是否能這麼樣的恢復原形，我們再看起來吧。

赫斯脫布林使人得的印象就如大理石一般的冷，大部分根於她的生活，由熱情、感情方面，轉變入思索方面的情形為多。她在社會上，完全是個孤立的人——講到無所依賴社會，講到獨自領導和保護着小珠兒這一點，她真是個孤立的人，——一個孤零零的人，縱令她不以想恢復自己原有的社會地位為恥，實際也沒有恢復的希望——於是，她便把和社會已經斷了的連鎖，連碎片都一齊丟掉了。社會的法律，已不是她的心中的法律。當時的時代，人類的理智力新遇着解放，其活動的範圍，較之數世紀以前更為寬廣，更為活動。武士階級已將貴族和君主推翻了。還有較之這推翻貴族君主的更勇敢的人，——並不是實際地，只是在理論學說的範圍之內，在可謂是他們最真實的住宅的理論上，——把與古代許多思想主義相連結的古老偏見的全系統，都打倒了，重新建造過。赫斯脫布林便染了這個新精神。她對於事物，都取自由思索的態度。這個在大西洋的那一面（指法蘭西等國）倒是極普通常見的事，可是在這一面，若果我們的祖先知道了的話，那麼，在他看來怕比那紅字所

指責的罪惡還要罪大惡極。在她那海濱近側的寂寞茅舍裏鑽進來訪問她的自由思想，是在全新英蘭，並沒有第二家敢歡迎的東西。思想這東西，就譬如影無形的訪問客人一樣，假若是有形體被人家看見的話，只消看見他來敲門，就足以使主人認爲是惡魔一樣的危險物了。

思索方面最大膽的人，常常以最平靜的態度去隨從社會外面上的規則，這是一樁很可注目的事。這一等人，只消有思想就已充足，不消再把思想化爲有血有肉的行動。赫斯脫布林好像便是如此。可是，若果不因小珠兒從精神的世界走來做她的女兒，也許情勢就要大大的一變。在這樣的時候，她也許是和安郝情生（見前註）成了一流的人物，成爲什麼宗派的開山祖，名列歷史，流傳於我們後世也不可。她在生涯中的一期，也許是一個預言者。她也許因企圖破壞清教徒制度的基礎，受當時嚴格法庭的審判，處了死刑也不可；這實是很可能的事。可是在教育她的女兒中，母親對於思想的情熱，已經找着發洩的地方了。上帝把這個小女兒委托在赫斯脫的手裏，便是命她在一羣艱難困苦之中去培養，發育一女性的嫩芽和鮮花。一切都在和她反對。社會對她，非常的敵視。小孩子的性質裏，含得有不良的成分。這一點，不絕地在證明這孩子是錯誤而生——是她母親不義的熱情溢流出來

的結果——因而每每使赫斯脫帶着苦痛的心情自己問自己，生出這小孩子來到底是好呢，還是壞呢？

實際，關於女性全體，也常常使赫斯脫的心裏發生這個黑暗的問題。就在最幸福的婦人看來，人生果然值得生活嗎？至於講到她個人的生活，她早已決定人生並沒有生的價值，認爲這個問題，已這麼地解決不必再提了。男人們有耽於思索的傾向，可以使他沈靜，女人也是如此。可是也使她悲痛。大約她已看出在她面前的，是這麼一個沒有希望的大工作。第一步全體的社會組織，非得先推翻了來另外建造過不可。其次，婦人要得到一個相當的，適宜的地位之先，男人們的性質，或者毋寧是長久之間遺傳下來的習慣，因而變成好像是性質，非得根本地加以改造不可。最後，其他一切困難都已剷除了之後，婦人們自身，若不再經一個更徹底的變化，還是不能來利用這些初步的預備改造。有了這個徹底的變化，婦人們最真的生命本源那種靈的精髓，也許就隨之而消滅了。像這種種的問題，婦人只是靠思索的話，決不會有解決的一天。這些問題，只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若果婦人的感情，站了極端的優勢，這些問題便消失了。於是赫斯脫布林的感情，因爲失了它正常而健全的鼓動，遂使她在迷宮似的心裏，一點線索沒有地徬徨着；有時就好像遇着不可超越的懸崖絕壁，只好

變更方向；有時又遇着深淵，吃了一驚，連忙倒退轉來。她的周圍，盡是荒涼淒慘的光景，一處也不見有家庭和慰安的地方。有時，一個可怕的疑念來攻略想佔領她的靈魂。即是她想不如把小珠兒即刻送到天國，她自己也走入神所預設下的未來去；這樣辦好不好呢？

紅字還沒有盡完它的職務。

但是現在，自從在牧師守夜的那一晚，她和丁墨斯德爾先生見面之後，她已新得了一個思索的題目，一個新目的，似乎要達到這個目的，她再如何的努力犧牲都有價值。她已親眼看見牧師在壓迫之下，極力掙扎着的那強烈的悲慘，說得更精確一點，牧師已經失了掙扎的力量了。她已眼見着牧師縱令還沒有瘋，已身臨瘋狂之境了。那悔恨的祕刺，再是有如何苦痛的效驗，可是此外由那治療他的醫生，還加得有更猛烈的毒藥，已是無可置疑的事實。他的身旁，常常站着一個祕密的敵人，表面上戴着朋友，救助者的假面，實際却是利用這個機會，去播弄丁墨斯德爾牧師最脆弱的性質的法條。赫斯脫布林不禁自問，是否她這方面，誠實，勇氣，忠實上本來有了缺點，才把牧師陷入於這樣的地位，預知的害處倒有許多，期望的幸運一點也沒有呢？她唯一的自解只是這樣：她要救丁墨斯德爾牧師，不陷入於比她所受還要更不幸的破滅，除開順從羅伽齊林五隱藏真名的計劃而外，再也沒有別的方法。

了赫斯脫爲這個衝動所動，便在這兩者之中選擇了一個辦法。誰知道選擇了的辦法，照現在看來，似乎是二者之中更悲慘的一個呢。此刻她決心盡力量去贖回她的過失。經過了這許多年辛苦而嚴肅的磨練，赫斯脫已添了不少氣力，自覺已堪和羅伽齊林五對抗了。當年和他在獄室裏相見的那一夜，因爲自己犯了罪惡，擡不起頭，又因所受的恥辱尙新，差不多成了半狂亂的狀態，所以不是羅伽老人的對手，可是現在已非當年之比。自從那夜以來，她已攀到更高的地方來了。至於羅伽老人那一方面，因爲他不惜屈身報仇之故，已降低到差不多和她一個水準；或者，也許已降到比她還低的地方。

簡單言之，赫斯脫布林決意去會她的前夫，盡自己所有的力量，去救出已明明在他掌握之中的犧牲者。這個機會，不用費時去找就來了。有一天的下午，赫斯脫正和小珠兒，在這個半島最僻靜的地方散步時，看見那老醫師，一隻腕下垂着一個籃子，一隻手拿着手杖，彎着腰在地上搜尋樹皮草根，去調和藥劑。

#### 十四 赫斯脫和醫生

赫斯脫吩咐小珠兒跑到水邊去檢貝殼和纏捲着的海藻玩，等她和那正在搜集藥草

的人，談了一會子話後才回來。小孩子聽了這話，便如雀子似的飛跑跑去，脫下兩隻小白足，站在海水浸得到的地方，拍拍地跑。有時遇着一窪積水，便停住足步，動也不動。這水是海水退潮時候留下的，珠兒便當他是面鏡子，好奇地在裏面看那映出的小臉。從這積水裏，也有一個小女孩兒，頭上披着又黑又亮的鬘髮，兩眼裏帶着小妖兒似的微笑，向着她看。珠兒因為沒有別的朋友，便伸手想去拉着她的手，約她去賽跑。可是這水裏映出來的小女孩兒也同樣地伸手招她，好像是在說：『這裏比你那裏好，走進這水裏來吧！』於是珠兒便走入水中去，走進水掩着膝蓋的深處時，看見水底也有自己的兩隻白足。同時，從更深的水底方面，映出些斷片的微笑，在波紋散亂的水裏浮來浮去地輝映着。

在這個時候，她的母親，已和醫生談起話來了。

『我想和你說一句話；』她說了。——『一句和我們兩個都很有關係的話。』

『哦！想和羅伽齊林五老人說話的人，原來是赫斯脫太太嗎？』醫生回答了說，伸直了彎曲着的腰。『很好很好。太太，我在到處都聽着你的好評判了。就是昨夜，有一位賢明而虔敬的法官老爺，還在談論你的事。他悄悄地對我說，會議席上曾提出你的事來討論哩。他們在議論你那胸前的紅字取消去了時，對於一般公衆的幸福，是不是有影響。赫斯脫，我敢賭

咒說我也向那位尊崇的法官老爺極力地勸他立刻就這麼辦。」

「這紅字的取消不取消，怕由不得那些老爺們的高興。」赫斯脫冷靜地回答說。「若果我的德行，能够值得取消了這個符號，它自然而然地會自己脫落去。或者轉變成什麼其他的東西，另生出一種不同的意義。」

「那麼，既是你覺得戴着的好，你就仍然戴着吧。」醫生回答了。「講到身體上的裝飾來，一個女人，自然不能不隨她自己的所好。這文字繡得好華美，在你的胸口上很勇敢地炫耀着呢！」

在這麼問答之間，赫斯脫始終不轉眼地凝視着老人。見着在這過去的七年之間，醫生也經了很大的變化，不禁吃了一驚，同時也不勝奇異。並不是因他較當年已變得更老，因為老年的痕跡，雖是顯然可見，可是他很受得住老年，好像還存有金針也似的精神和敏捷。但是他當年那種理知的，學者的風貌，又平靜，又沈着，這是她記憶最深的去處，此時已完全消滅了；而變成一個熱心的，搜尋人心底的，差不多可說是凶惡但是又極留心掩護，不讓人知的面孔。他臉上帶着笑容，好像他的願望和目的，便是想以這個微笑，來遮飾他的表情；但是這微笑却賣了他，在他的臉上，閃成一種嘲弄的笑影，使人家看見了，更看得出他背後所藏

的險毒。時時他的兩眼裏，閃出一道紅光，就好像這老人的靈魂，已在燃燒着，可是繼續地在他胸內悶着冒煙，等着有什麼熱情的煽動，才變成火焰，一瞬間燃了起來。這個，他極力地快樂的鎮壓住，極力裝出並沒有這回事的樣子。

一句話說完，一個人只要在相當的長時間行使惡魔的事，結局自己就會變成一個惡魔。一般的人都有這種能力，而羅伽齊林五老人，便是這種能力極顯著的證據。這個不幸的老人，在七年之間，盡了一身的力量不住地去解剖人家滿裝痛苦的心，從這種行為裏得到無限的快樂，而且對於自己解剖了的，在傍邊看得很高興的這烈熾的苦惱，還要火上添油。所以遂得了這麼一個變形了。

紅字在赫斯脫布林的胸上燃着。這個也是羅伽齊林五變成惡魔的一個原因。這一點，赫斯脫布林也要負一部分的責任。

『你這麼注視着我的臉，』醫生問她：『你是看些什麼？』

『你的臉上有一點東西，真要叫我痛哭，若果我有這麼苦痛的眼淚的話。』她回答了。『但是這個我們不要去管它！我想對你說的，是關於那不幸的人。』

『那個人，怎麼樣？』羅伽齊林五熱心地叫了說。就好像他喜歡談論這個問題，而且得



着了這個機會可以和這唯一信心的人去談論這件事，很是高興似的。『赫斯脫太太，說老實話，我的頭腦，此刻正滿裝着這位先生哩。所以請你不要客氣地說，我會回答你。』

『我們前次會談的時候，』赫斯脫說了，『這已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時，你強逼我和你定了一個約，關於你我以前的關係，不準向人洩漏一句。因為那人的生命和名望，都在你的掌握之中，所以我除了順從你的吩咐謹守沈默而外，別無辦法。可是我就這麼樣的答應你，心裏並不是沒有十分的憂懼。因為對於其他一切人類，我雖已放棄了一切義務，但是對於那人，我還有一個義務存留着。因此，我答應你保守你的祕密時，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對我說，這是對不住他。自從那天以後，沒有誰再比你還接近他了。他走一步，你跟一步。無論是睡着走着，你都在他的身旁。你探查他的思考，你挖掘而擾亂他的心情！你已緊握住他的生命，叫他每天每天的，活活地死起去。可是他還不知道你是誰！此刻，我還可以忠實的，只有他一個人，我讓你這麼幹時，便是在賣了他了！』

『你不這樣，還有什麼辦法呢？』羅伽齊林五問她。『我的手指，只要一指着他，便可把他從講壇上送到牢獄裏去，從那裏也許要送到斷頭臺哩！』

『倒是這樣的好！』赫斯脫布林說了。

『我對那個人，到底作了什麼惡毒的事呢？』羅伽齊林五又問。『真的，赫斯脫布林，我對那不幸的牧師盡心竭力地看護，就是，就是帝王們再給醫生以如何大的謝禮，也買不到的！若果不是我的力量，他和你犯了罪之後，不到兩年就已經被苦痛燒都要燒死了。因為他的精神，沒有你那樣的力量可以忍受痛苦，像你忍受紅字的重荷一樣。不錯的，若果我要幹的話，我完全可以宣佈一個大秘密！可是，算了，我對於他凡是醫術能做的事，我都做盡了。他現在還能呼吸，還能在地球上爬走，完全是靠我的力量！』

『他倒是立刻就死的好了！』赫斯脫布林說。

『不錯，你說的話很是！』羅伽齊林五叫了起來。讓他心中藏着的烈火，在赫斯脫的眼前燃了出來。『他倒是立刻死了的好！像他那樣受盡苦辛的人再也沒有了。而且這一切一切的痛苦，都是在他最敵視的仇人的眼面前受的！他已覺得我的行動了。他已覺到有一種像詛咒似的勢力，在他的身上纏繞着。他藉一種靈感之力——像他這樣敏感的人再也沒有——已知道那彈弄他的心弦的手，並不是友誼的手，又知道有一雙眼睛，正在好奇地注視着他，而這雙眼睛所搜求的，只是他的罪孽，而且已經搜着了。可是他却不知道這手和眼，便是我的！他們這一類職業的人，都共通有一個迷信，即是認爲他這個樣子，是爲惡魔所憑。

受種種惡夢，狂想，悔恨的痛苦，不得遇赦的絕望等所苦。好像死後諸苦都拿在生前來嘗了。可是這些都是我的影子！這些都是他最卑劣地害了的人，最親近的接觸！我生存的唯一目的，便是爲這麼地，能永遠把最激烈的復仇毒藥給他吃！不錯，他果然是想得對，他的身旁真有一個惡魔！這東西本是一個人，曾有人類共通的心情的，可是爲特別來苦惱他，已變成一個惡魔去了。」

這不幸的醫生，一面這麼樣說着，一面臉上現出恐怖的樣子，舉起雙手，就好像看見什麼可怕的形象，他自己並不認識的，可是已變成是他自己的面貌一樣。一個人良心的好壞忠實地現在他自己的心眼上，便是這麼一個瞬間——這個，有時候在數年之間只有一回。——大約，一向他並沒有像此刻這樣看過他自己過。

「你已經使他苦惱够了沒有呢？」赫斯脫看着老人的這個樣子說了。『他已經還完了你的債沒有呢？』

『沒有，沒有！他只更增加了債務！』醫生回答說了。他一面說起下去，一面他的態度，已漸漸失去先前那樣兇殘的特徵，而變成沈鬱去了。『赫斯脫，你還記得着九年前的我嗎？就在那個時候，我的一生已是到了秋境，而且不是初秋。可是我的一生，極是誠摯，勤奮，思索，平

靜的年月。這些日子，我都用來忠實地在增進我自身的知識，同時也是用來忠實地——這一方面，雖是偶然地附屬於上一個目的——增進人類的幸福。比我這一生還要更平和的，更天真的，再也沒有了。比我所受的天惠還要更豐富的，也是沒有了。你還記得着那個時候的我嗎？在你看來，我雖是個冷淡的人，難道我不是一個常都替人着想，不顧自己的人——一個親厚，真實，正直而抱有雖不是溫暖的，可是却是永恆的感情的的人嗎？難道我不是這樣嗎？

『都是；而且還要好的人。』赫斯脫說了。

『可是現在的我，是個什麼人去了？』他問着赫斯脫，釘着她的臉看，他心中所藏的惡感，一切都表現在臉上來了。『我已告訴了你，我是什麼個東西——我是個惡魔！誰使我成這樣的呢？』

『我，』赫斯脫抖着身子叫着說了。『是他，也是我。你爲什麼不向我復仇呢？』

『我把你已讓給紅字去了。』羅伽齊林五回答說，『假若那紅字不能替我報仇，我再也沒有別的法子！』

他微笑着，用手指着赫斯脫胸上的紅字。

『它已經替你報仇了。』赫斯脫布林說了。

『我也這樣斷定的。』醫生說。『此刻關於那個人，你要我怎麼辦？』

『我非把你的祕密向他明說不可。』赫斯脫決然地回答了。『他不能不知道你真實是誰。知道了後生出什麼一個結果，我却不知。但是我欠他的這個早就應該明說的長債，終於非還他不可了。因為我就是他墮落破滅的原因。至於他良好的聲望，和在上世所處的位置，或者是破滅，或者是保持住，甚而也許他的生命，都在我的手中。此刻的我，已是被紅字所鍛鍊而崇尚真實，雖然我這真實，就如燒紅了的烙鐵，烙入我的靈魂中而得的。此刻的我，已看出他就再這樣長生下去，過那種怕人的空虛生活，也毫無益處，所以我也不至於低身來求你大發慈悲！你對他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吧！於他沒有益處，於我沒有益處，於你也沒有益處。於小珠兒更沒有益處。在這個陰慘的迷路之中，並沒有引我們入於光明之路。』

『好婦人，我差一點要可憐你起來了。』羅伽齊林五說。覺得赫斯脫所表出的這個絕望裏，有一種差不多是莊嚴的性質，他也不禁稱嘆起來。『你有很好的性質。假若你早一點遇着一個比我還好的愛，那麼，也許就沒有今日的這個不幸了。你性質中所藏有的好處就這麼浪費了去，我真可憐你。』

『我也可憐你』赫斯脫布林回答說。『因為憎惡之故，已把一個賢明而正直的人，變成一個惡鬼去了！你能不能把這恨惡都洗乾淨，重新再做一回人呢？縱令不是爲那個人，也重重的爲你自己！請你饒恕了他，此後他還要受罰，讓那有處罰權力的上天，再去處罰他！我剛才曾說過，對於他沒有好處，對於你對於我都沒有益處。我們都是一塊兒在罪惡的黑暗路中徬徨的人，每走一步，都要傾跌在我們自己散佈在這路上的罪惡之上。我這話錯了！對於你，只對於你個人，也許有好處。因爲你受的害頂深，你有饒恕人的特權。你願意捨掉你這個特權嗎？你願意捨棄你這無價的利益嗎？』

『不要說了，赫斯脫——不要說了！』老人帶着陰森的嚴肅，回答了說。——『上天並沒有許我去饒恕人。我並沒有你所說的這個力量。我那相信命運的舊信仰，早就忘了的，此刻又回到我心裏來了。我們的所作所爲，我們所受的痛苦，一切都是命。你第一步走錯了，便種下這罪惡的根。從那個時候以後，一切雖是陰慘，可是已是必然的命運了。害了我一生的你，也並非罪人，把這個當成罪的，只是一種代表的迷妄。替惡魔強行職務的我，也不是。這都是我們的命運！那麼，讓這朵罪孽的黑花，儘它所欲的開着去吧！現在，你走你的路，你對於那個人想怎麼辦，就怎麼辦！』

他搖搖他的手，再彎身下去，從事於搜集草根樹皮的工作去了。

## 十五 赫斯脫與珠兒

於是，羅伽齊林五——一個殘廢的老人，他的那張臉教人家看了，便想忘記也忘記不了，一見之後，便老在人的記憶中留着恐怖之影。——便和赫斯脫布林告辭，彎着腰，向地面注視着走去了。他一面行走着，一面有時又在這個地方採一根草，有時又在那個地方掘起一叢根，把來放在手腕下吊着的籃子裏。他差不多是在地上爬着走，那灰白的鬍子，差不多和地面相接觸了。赫斯脫站着向他的後影注視了一會。心裏起了一個半是怪誕的奇想，想看看那早春的軟草，經他腳踏過之後，是否即刻就枯了下去，在那快活的碧綠之上，現出一道凋萎枯黃的痕跡，表示出他彎彎曲曲走過的路來呢。她心裏又想這老人那麼虔心虔意地搜集的草，到底是什麼一種草？大地是不是也要受了他的目的感應，同樣起了壞心腸，經他的手指所觸，便發生出一種從未有過的毒草，來歡迎他呢？或者，一切健全的草，一經他手觸之後，都變成惡毒存壞心的東西，這樣，是否他便滿足了呢？很光明地遍照各處的太陽光，是否真真在照着他呢？或者他每舉一步，都真真好像有一輪凶惡的影子跟隨着他呢？此刻，

他到底走那裏去？他會不會突然沈下地中去，只留下一片枯黃的荒地，過後到了一定的時季，便現出龍葵，山菜莢，臭葵等，以及在這個風土之下，所能發生的一切凶惡毒草，各種都十分的繁茂而生長起來呢？再不然，他會不會生起蝙蝠的翅膀，高飛了去，越是飛近天邊，越是醜怪呢？

『不管這是罪惡不是，』赫斯脫苦恨地這麼說了。仍然注視着他的後影。『我恨他！』她自己責備自己不應該起這樣的感情。但是她既沒有法子克制住，也沒有法子減少。她極力地想克制這個感情，便想起以前她們遠在海的那一面，一塊兒過的日子來了。在那個時候，一到傍晚，他便常常從書室裏鑽了出來，走來坐在家庭的燈火之下，在那良妻似的微笑的光中。他常說，他非得受這微笑的溫暖不可；因為久坐在書室裏所感受的那種寂寞的冷氣，藉此便可以從他的心上驅逐去了。這樣的情景，沒有一個時候不以爲是幸福。可是到了現在，在她經過了憂苦的生活後，從那陰慘的回憶中看來，這樣的情景，只是她最醜惡的回憶之一而已！當日怎麼樣會有這樣的情景，她自己都驚詫起來！當日她怎麼樣會起這樣心和他結婚，她自己都驚詫起來！她認爲她最應懺悔的罪惡，便是她居然甘受他那倒冷不熱的握手抱擁，而且她還回握他；甘以她唇上，眼上的微笑，和他的混和融化在一塊！



在她什麼也不懂的時候，羅伽齊林五甘言勸誘她，使她認為和他在一塊即是幸福。此刻想起來，齊林五這樣的對待她，直是較之齊林五過後所受的種種害惡，還要是更厲害的害惡。

『是的，我真恨他！』赫斯脫比以前更苦恨地重複又說了。『他負了我！他害我比他害他還要厲害！』

得到女人的身體，可是沒有得到她心中最熱烈的感情的人啊！你們應該驚醒了！不然的話，有一天她受了比你們更強大的接觸，把她一切的感受性都喚醒了來時，你們便要像羅伽齊林五這樣，陷入於悲慘的運命中去了。你們當成是熱暖的現實，而給與女人的那種平靜的滿足，那種幸福的大理石像，到了這個時候，便都成爲是她痛恨你們的根芽了。可是，赫斯脫早就應該改悔她對丈夫的這個不正態度。她這樣的痛恨，證示出了什麼呢？難道七年之間，在紅字苦痛之下受了那麼多悲慘，一點也沒有激起懺悔心嗎？

赫斯脫望着彎腰而行的羅伽林五老人，佇視了一會，就在這幾分鐘間，她所起的情，已朦朧地示出她的心裏狀態來。平時連她自己都不承認有的許多東西，因此都顯露出來了。

老人去遠了後，她才喚她的女兒。

「珠兒！珠兒！你在什麼地方呢？」

決不知道疲倦的珠兒，當她母親和採藥老人說話的時候，自然最有法子去玩。上文已會說過，在最初的時候，她和水映出來的影子，任着自己的想像玩了一會，想把影子喚出水來，——影子自然是出來不了——於是她便尋覓道路，想走進那不能捉摸的大地，不能達到的天空裏去。可是即刻就發現她和水裏的影子，內中總有一個是假的，便丟開了這個遊戲，另找別的更好玩的東西去了。她用赤楊樹的皮子作了幾隻小船，上面滿載着蝸牛殼，較之新英蘭裏的任何商人，送出了更多的冒險貨物，到大洋裏去；可是大部分的船隻，都在剛到岸時，便沈沒了。她又捉住一隻活螃蟹的尾，擒了幾尾星魚，又捉了一尾水母，放在熱日之下，使它溶化。海潮一來，近岸的時候，前線都變成白泡，珠兒便把這些白泡抓了起來，向風擲去，白泡就如雪花似的飛散了去，她又跟着這些雪片的背後飛跑跑去，想等它們還未落在地上之先，把它們捉住。這頑皮的小女孩，又看見了一羣海雀在岸邊啄食，鼓翼，她便檢了滿圍裙的小石子，從這一個岩石，躲到另一個岩石裏去，追這些海雀，用極精巧的技倆，飛石打它們。內中有一個灰色白胸的小鳥，珠兒差不多已確信是被她的石子打着，鼓着受傷的翅膀，飛了起去了。但是在這個時候，這精靈似的小孩子，便嘆了一口氣，停止她的這個遊戲。

因為她看見傷了這麼一個海風也似野的，或者，和她自己一樣野的小生物，使她傷心。

她最後的工作，便是蒐集各種海藻，拿來做成一件肩巾，外衣，圍帽等物，穿戴起來，裝成一個小人魚的樣子。珠兒得了她母親的遺傳，對於考案帷布衣裳的事，極其巧妙。她的小人魚服完功之後，她最後又取了幾枝海藻來，盡她力量來得及的精巧，在衣服的胸前添上一個裝飾，這是她在母親的衣服上，已經看得慣熟的東西了。添了一個字——一個A字——可是並不是紅的，却是鮮綠的顏色！小孩子鉤着頭，帶着極新奇的興味，望着她這個胸飾想。就好像她生到這個世上的唯一目的，便是在探索這個東西的隱藏着的意味似的。

『母親會不會問我這是什麼個意思？』珠兒自己想。

正在這個時候，她聽着母親叫她的聲音了。於是便是一隻小海雀似的，又輕又快地，跑在赫斯脫布林的面前來。一面跳着，笑着，用手指着她胸前的裝飾給母親看。

『小珠兒！』赫斯脫沈默了一會之後，開始說了。『你這綠色的字，若是在你的小胸前，是沒有什麼意思的。但是你母親不能不帶的這個紅字，你知道有什麼意味不知道呢？』

『我知道的，母親。』小孩子說了。『你胸前的字，是個大A字。你在字母書上已經教過我的了。』

赫斯脫凝視着她女兒的小臉。珠兒的黑眼睛裏，雖是帶得着她時常帶着的那種奇怪的表情，可是她對於這個紅字，是否真認為有什麼意味，赫斯脫還是不能確定，她為一種病態的願望所驅，想確定這一點。

「我的兒，你知道母親爲什麼帶這個字不知道呢？」

「我很知道！」珠兒快活地望着她母親的臉，回答了。「你戴這個字，便是和牧師先生時時拿手放在心上，是同一樣的理由！」

「那麼，是什麼一個理由呢？」赫斯脫又問。一半帶着微笑，笑她女兒這種不合道理的胡亂觀察。可是回頭一想，不禁臉都變青了。「這個字，除開我自己的心而外，和別人的心有什麼關係呢？」

「母親，我知道的，都已完全說給你聽了。」珠兒回答說。說時的態度，較她往常說話時更爲莊重。「請你去問你剛才和他說話的那個老人去吧，——也許他能够告訴你。但是真的，親愛的媽媽，這個紅字是什麼一個意思？——你爲什麼把它戴在胸前呢？——爲什麼牧師先生要拿手放在他的心上呢？」

她兩手握住她母親的手，兩眼凝視着她母親的眼，帶一種嚴重的樣子，是她那野縱的，

任性的性格裏很少見的。赫斯脫看着這樣子，陡然間覺到這小孩子許真在以小兒的信任，向他求接近，而且在盡她能力所及，盡她智慧所及，在求她們兩人間一個同情的交點。因而珠兒便顯示出和往常不同的一面出來了。向來母親對待這個女兒，是以極強烈的，片面的母愛，去愛撫她。一面自己抑制住自己，並不去希望女兒對她有什麼返報。只把自己的女兒，看成是喜怒無常縱情任性的春風一樣。你看她常是在輕快的遊戲之中過日子，可是有時又突然會發起莫明其妙的熱情的疾風來。你以為她這個時候頂高興了，可是忽然又會生氣。你要抱她進你的懷中來時，她愛撫你的時候少，毋寧是使你覺得冷冰冰的時候多。有時她為報償她這個謬行，也會有意無意地，以一種靠不住的溫柔在你的頰上接吻，柔和地弄着你的頭髮玩，留下你一個做夢似的快樂，她又跑到別處去做她別的玩意去了。這個，便是母親對於她女兒的性質的評價。要換個別的觀察者來看的話，怕一點好處也看不出，只看出她一些粗獷的性質，而且還要在實際以上，更從壞的方面解釋也不可。可是此刻，一個思想很強烈地鑽進赫斯脫的心裏。即是珠兒那麼樣十分的早熟，那麼樣的聰敏，也許已達到了這個年齡可以做母親的朋友。母親心裏所藏着的悲苦，都可以盡量地對她訴說，並不因此而使母親那一方面感覺到侮辱。從珠兒那還在渾沌不明的小性格之中，已經可以看

出有一個堅實的主張出現，因此而生出不屈不撓的勇氣——這是從最初起，就已存在着的——一個不受任何羈束的意志，——一種極強韌的高傲，若果加以訓練，可以成爲自尊的心——和一個極痛烈的輕蔑心，輕蔑那表面看去倒很好，可是一經檢查立刻現出虛僞的許多事物。她也有愛情，雖是一向極厲辣而不愉快，就好像一個未熟果物的豐厚的味道一樣。赫斯脫心裏自想，珠兒有了這麼純良的許多性質，若果這精靈似的小鬼頭，長大來時，不成一個崇高的婦人的話，那麼，她從母親方面遺傳得來的惡質一定是很大無疑了。

珠兒老是在紅字的周圍徬徨着，求解這個字所含的謎。她這個不可避免的傾向，就好像是她天生來的性癖一般。自從她初解人事的最初期，這一件事就已鑽入她的心頭，成爲是她注定的使命去了。赫斯脫會經常想到，以爲上天給這個小孩這麼一個顯著的傾向，乃是上帝善惡報應的一種計劃。可是一直到現在，她並沒有想到上帝設立這個計劃之外，是不是還有一個慈悲和恩惠的目的。若果把小珠兒當成是一個人間界的子女，同時又當她是一個神靈的使者，去信任她，把一切祕密都向她說明，那麼，安知她的使命，不是在把冷積在母親胸中的憂愁，把母親的心都變成一個墳墓的憂愁完全使忘記了去呢？——母親曾一度狂熱過的熱情，此刻並沒有死，也沒有蓋眠着，只是被監禁在墳墓一樣的心裏，安

知珠兒的使命，不是在使她克服這個感情呢？

這些，便是此刻迴繞在赫斯脫心中的思想。她想得活靈活現的，就好像實際有人一句一句地向她耳邊悄聲而道的一樣。一方面，當她在想的時候，珠兒就已站在她的旁邊，兩隻手握住母親的，小臉兒朝上擡着，追根到底地發那個問題，一次，兩次，已問到第三次了。

「這個字是什麼個意思呢，母親？爲什麼要戴上它？爲什麼牧師先生要把一隻手放在胸前呢？」

「我怎麼樣說的好呢？」赫斯脫自己想：「不說吧！若果這是買這小孩子的同情的代價，我出不起這樣的價錢！」

於是，她對珠兒說了——

「笨珠兒，」她說，「你問的這些是什麼問題呢？世間上有許多事，是小孩子們不應該發問的。牧師先生心裏的事，我知道什麼？至於說紅字的話，我戴着是因爲這個字的金邊。」

在過去的七年中，赫斯脫對於她這個胸前的記號，沒有一次會虛僞過來。這個紅字，也許是一個嚴酷峻厲的守神，同時也是保護她的一個守護。可是此刻，這守護神好像已覺得他雖是這麼嚴重的監視着她的心，但是已有新的惡神鑽了進來，或者，是以前的那舊惡，還

沒有驅逐出去，所以他也就捨她而去了。至於珠兒這一面，她臉上的那嚴肅的樣子，即刻不知到那裏去了。

可是小孩子並不以為她母親中止了這個問題是對的。她和她母親動身回家裏去時，在路上又問了兩三次。在吃晚飯的時候，又問了兩三次。當赫斯脫放她到床上去睡的時候，又問了幾次，甚至於她好像已經睡着了後，又問了一次。珠兒老是擡起頭仰視着，黑眼睛裏，帶着淘氣的光輝，向她母親道：

『母親，那紅字是什麼個意思呢？』

到了第二天，小孩子第一次表示她已經醒了的表示，便是從枕上把頭擡了起來，問她昨天問的第二個問題。小孩子在追求紅字的意味時，莫明其妙地把這件事扯在一塊。——

『母親！母親！爲什麼牧師先生要把手放在胸上呢？』

『閉着嘴，頑皮的孩子！』她母親這麼回答了。臉上擺着嚴厲的樣子，這是她以前決沒有擺過的。『不要戲弄我，不然，我要把你關在那黑櫥裏去！』

## 十六 森林中的小路



赫斯脫布林不管現在所受的痛苦如何，也不管將來的結果怎樣，總想對丁墨斯德爾先生說明那和他結親交的人是什麼一個真相，她這個決心，一點也沒有變。她知道丁墨斯德爾先生有個散步瞑想的習慣，或在半島的海濱，或在近隣的山林裏，她於是便在這些地方，去找和他談話的機會，可是找了好幾天，還是沒有結果。老實說，她就是跑在牧師的書室裏去找他，對於牧師神聖純潔的名譽，也不會有什麼謠言，也不會有什麼危險。在此以前，有許多懺悔者犯的罪也和她那紅字所表示的一樣深，已經去到書室裏找過牧師，自白過罪惡了。可是她一部分是懼怕羅伽齊林五祕密地，或者公然地加以干涉，一部分因為她疑神疑鬼的心情，不必加疑的地方，她也發生疑懼，又一部分是因為她和牧師兩人在對談的時候，都需要寬闊的全世界來作呼吸的場所——因這種種原因，所以赫斯脫決不想在窄狹的私室中會他，一定要在大空之下對談。

最後，她在一家病室裏去看護，恰好丁墨斯德爾牧師也被請來替病人作祈禱，她才知道牧師在前一天已到土人教徒那裏去會一位愛聖歐牧師去了。牧師大約在明日下午的某一個時間，回到家裏來。於是到了第二天，赫斯脫按着時刻，便牽起小珠兒——母親無論到什麼地方去，有她在面前再是如何的不便，她都必然地是和她母親在一塊的——兩個

人出發去了。

這兩個步行者，從半島越過本地之後，所走的道路盡是些小徑。這條路向前蜿蜒，直引入神祕的原始森林中去。森林在兩旁，把道路圍得窄窄的，兩旁層層的樹林，又厚又密，遮得頭上的天空，都不能完全看得見。叫赫斯脫看了，覺得她七年間所徬徨過來的道德的荒野，正是這麼一個樣子。這一天的天氣，既冷而且陰暗。頭上是一大片灰色的暗雲，被微風吹起，稍稍地走動；因為時時可以看見閃爍的陽光，淒涼地照着兩人走的這條路上。可是這飛逝的陽光，老是在森林中一條長樹道的極端那一面。當她們走近這些地方的時候，快活的太陽——在今天這麼憂鬱的景緻之下，充其量也只是很微弱的快活——便又陰了去，使它曾照過的這些地方，看去更覺淒涼，因為她們滿懷着希望，以為這個地方是很明亮的。

『母親，』小珠兒說，『太陽光不喜歡你哩。因為它害怕你胸前的那個東西，所以就跑了去躲起來了。你看太陽又在那裏，在那很遠的地方玩。你站着不要動，等我跑去捉它來。我只是一個小孩子。它不會見着我，我就跑開——因為我的胸前，還沒有戴着什麼哩！』

『我希望你也決不會戴着什麼，兒呀！』赫斯脫說了。

『爲什麼不呢，母親？』珠兒剛要跑了上去，突然站着，這纔問她母親：『我長成一個女人的時候，難道它不會自然而然的來嗎？』

『跑吧，兒，』她母親回答了。『去捉住太陽光！它即刻就要不見了。』

珠兒飛步的跑跑去。當赫斯脫看着她微笑時，她果然把日光捉住，站在陽光中大笑，她週身都被強烈的光彩照耀着，又因她急速的轉動，更放出極精神而活潑的光彩。太陽光也就像喜歡有這麼一個頑皮朋友似的，照着這蹣跚涼涼的小孩不放，一直到她母親慢慢地走了近來，差不多也就要走進這魔術似的光輪中來了。

『太陽要進去了，』珠兒搖着她的頭說。

『你看！』赫斯脫微笑着回答：『現在我也能伸出手去，捉住了一些陽光了。』

她正要伸手去試時，太陽光突然陰了下去。或者，從在珠兒臉上跳舞着的那光明的表情看來，母親真要以爲是這小孩子把陽光都吸進身上去，等她們走進更陰暗的路中去時，再會吐了出來，放一道光明照着她們的行路。在珠兒的各性質中，沒有再比這個不會消失的活潑精神，更能使她母親相信珠兒天性中，有新的，并非從她遺傳而生的活氣的了。第一，珠兒並沒有憂愁病，這是現在差不多的小孩子，都要從祖先所受的苦惱中，和癩癱病一塊

兒遺傳來的。也許珠兒這樣的活潑，也是一種病也不可。知珠兒還未生之前，赫斯脫曾以強烈的精力和她的憂愁爭鬥。也許珠兒這樣的活氣，只是她強烈的精力的反映罷了。這樣的活力，是在這小孩子的性格上，加了一層堅硬的，金屬性的光彩的。確是一種可疑的魅力。她所缺乏的——這是有有一些人終身都缺乏的東西——乃是一種悲愁，是以深深地感動她，因而使她具備人情，能夠有同情的力量。但是要訓練這小珠兒的話，日子還正長哩。

「走吧，我的小珠兒！」赫斯脫說了。她從珠兒站的那太陽光的地方，向周圍望了一望。

——「我們再走一小會，到林子裏面去坐着，歇一歇氣。」

「我還不疲倦呢，母親。」小女兒回答說。「但你若果肯對我說一個故事，就坐下也不妨。」

「一個故事，孩子！」赫斯脫說了。「一個關於什麼的故事呢？」

「惡魔的故事吧。」珠兒回答說。拉着她母親的衣服，擡起頭來，一半真摯地一半頑皮地，望着母親的臉。

「告訴我他如何常常在這個森林裏出入，還帶着一本簿子——一冊又大又重的簿子，鐵釘子裝訂着的。這醜樣的惡魔，如何在這森林裏，遇着人的時候，不論是誰，他就把本子

和筆遞給人家，如何這些人要在這簿子上，用他自己的血，寫上自己的名字。如何惡魔便在這這些人的胸上，打一個記號！母親，你遇見過這惡魔過嗎？」

『是誰告訴你這些話的，珠兒？』她母親問她，同時想起當時一般共通的迷信。

『是昨夜你去看護的那一家裏，坐在暖爐角的老婆子說的。』小孩子回答說。『她說這話的時候，以為我已經睡着了。她說有幾千幾千的人都曾在這裏遇着惡魔，在他的簿子上簽過名，胸上打了記號。那瘴氣不好的赫賓斯老太太，便是一個。母親，那老婆子又說，這紅字便是惡魔在你身上打的記號；半夜裏，你到這黑暗的森林中來會它的時候，便燃得像紅火一樣。這是真的嗎，母親？你夜晚裏出去會過它來嗎？』

『你夜裏醒來的時候，幾時曾見你母親不在你身邊呢？』赫斯脫問了。

『一回也沒有過。』小孩說。『若果你不放心留我一個人屋子裏的話，你引起我一塊兒來好了。我是極歡喜去的！但是，母親，告訴我吧！果然真有惡魔嗎？你曾經會過它來沒有呢？這紅字是不是它打的記號？』

『假如我告訴了你一回，你能不能再來麻煩我呢？』母親問她。

『能，若果你全部都告訴我了。』珠兒回答說。

『我一生中曾有一次，遇着這個惡魔！』母親說了。『這個紅字，便是它的記號！』

兩人這麼地說着話時，已來到森林中很深的地方，這條森林路，雖時時也偶然有人來往，她們也不怕被人看見了。到了這裏，母子們便在一大堆很繁茂的青苔上坐下。這個在前世紀的某一時代，曾是一顆巨大的松樹，根幹全埋在陰暗的地方，枝頭却高伸出大空之上。她們坐的地方，是一條小谷，兩邊斜斜地高起上去的兩岸滿堆着落葉，中間流着一條小河，溪底也是落葉，垂籠着這條小河的叢林，時時落一些大枝下來，把河流塞住，強使它在一些地方，造成一些旋渦，和澄黑的深潭。在比較流得激，流得快的地方，又現出小石和黃褐而閃光的砂子堆成的河灘。放眼隨着這河路望去，在森林中稍遠的地方，還看得見水裏反射出來的光，可是再遠一點，便是樹根，矮叢，和這裏那裏時時出現的岩石，上面鋪着灰色的青苔，這些東西，混亂在一塊，河流便看不見了。森林中一切的巨大樹木，和花崗岩的圓石等，好像都極力在使這條小河的河路，成一個神秘不可測的東西。大約是怕它那永遠不會停止的流聲，把它本源的老森林中的秘密，說了出去，或者在一潭平滑的水面，把森林中的秘密映了出來。果然的，這小河偷偷地往前進時，一路不住地發出嗚咽的流聲——一種又親愛，又寂靜，又撫慰，可是又憂鬱的聲音——就如一個小孩子，在幼年時代沒有遊戲着，就過了出

來，在憂愁的知交和陰鬱的生活之中，不知道怎樣去快樂，所發出來的聲音一樣。

『呵！小河呵！蠢笨無聊的小河！』珠兒聽着流水的聲音，聽了一陣之後叫了出來。『爲什麼你這樣的哀鳴呢？振作起你的精神來，不要常時都是這麼的嘆息嗚咽！』

可是這條小河，在森林之中，經過的生涯雖是短促，但是歷過極嚴肅的經驗，叫它不能不說了出來，就好像它再沒有別的話可說一樣。珠兒的生命泉，也是出於神祕不可知的源水，也是經過極陰鬱的景色，這一點她正和小河相似。可是不相同的地方，是她一路上又跳又舞，活潑光輝，任意地說說笑笑。

『母親，這條哀愁的小河，它在說些什麼？』她問了。

『若果你自己也有一段哀愁的話，這小河就會告訴你了。』母親回答說：『就如像它在把我的愁告訴我一樣。但是，珠兒，我聽見路上有脚步聲響，和有人分開樹枝的聲音。我要你一個人去玩去，讓我和那面來的這個人說話。』

『是惡魔來了嗎？』珠兒問了說。

『你去玩吧，孩子。』母親又重說一道。『可是不要太跑進林子裏去，走迷了。注意着，我叫第一聲，你就要回來。』

「是，母親。」珠兒回答說。「但是若果是惡魔的話，你能不能讓我一等，看看他的樣子，和他腕下挾着的大箒子呢？」

「去吧！笨珠兒！」母親不耐地說了。「不是惡魔！從這樹林中，你已可以看得見他了！是牧師先生！」

「果然是的！」小孩子說了。「母親，他的手，放在胸上的是不是因為牧師在箒子裏簽名的時候，惡魔在那裏打了一個記號呢？母親，爲什麼他不像你一樣，也帶在胸外面呢？」

「去吧，孩子。過了這一會，隨你怎麼戲弄我都可以。」赫斯脫布林叫着說。「只是不要跑得太遠。就在你聽得見水聲的周圍玩玩。」

小孩子順着流水，唱着歌走去。極力想唱一個狠輕快的調子，和小河陰鬱的流聲相混。可是這小河不願受人的撫慰，仍舊把這陰慘的森林中，以前所發生的神祕悲劇——或者是對此後將要發生的哀事，預先悲悼——用不可解的言語，訴說出來。因此，在她自己的小生涯中，已有了很多暗影的珠兒，便同這哭訴的小河絕了交。於是她便動手去摘取紫羅蘭、白頭翁等花，和生在懸崖間的紅斗菜。

她這精靈似的女兒去了之後，赫斯脫布林，便向那通過森林的道路方面走了兩三步，



可是她的全身，仍在深深的樹影之下藏着。她看牧師完全是獨自一人，支着他在路上砍得的一根木杖，沿着林道而來。他看去非常憔悴而羸弱，態度上現出一種無精打彩，極失意的樣子。這是他在殖民地中行走的時候，或者他認爲人家要注意着他的地方，決不會出現得這麼厲害。可是在這裏，在這森林中極陰森的無人之境，就十分現了出來，教人看去都覺得傷痛。本來這樣的地方，已是很教人精神極端陰沈的地方。他的脚步，現出一種毫無精神的樣子，就好像他覺得已沒有再往前進一步的理由，就有，他也不願意再想前進。他現在，若果還能喜歡任何事物的話，他最喜歡的便是倒臥在最近的樹子底下，以後便一任其自然。不管他還有生命與否，也許樹葉子便會落來堆在他的身上，週圍的黃土也漸漸地堆集起來，在他的身上，集成一個小丘，死，已是一個極確定的目的物，用不着去希望它，也用不着去避免它了。

在赫斯脫的眼看來，丁墨斯德爾牧師並沒有現出什麼積極的，鮮活的受苦的症狀。有的，只是小珠兒所說的，他常把手放在胸前這一點。

## 十七 牧師和他的信徒

牧師步行着，雖是走得很慢，可是等赫斯脫布林能够喊得出聲音來引起他的注意時，他已經差不多走過她的旁邊了。她終於成功。

『亞沙，丁墨斯德爾！』她說了。最初非常微弱，過後便比較高聲，只是嘶啞。『亞沙，丁墨斯德爾！』

『是誰在說話？』牧師回答了。

他連忙整頓起精神，直直地伸起身子來站住，就好像一個人在不願人家看見他這種心氣的時候，突被他人驚起似的。他心裏懷着鬼胎似的，向着發出聲音的這一方面看時，朦朧地看見一個人影，站在樹林底下，穿着陰暗色的衣服。那時雖是交午的時候，可是暗雲的天色，和重密的樹葉，交混成一個灰色的薄暗，使她一點也不明顯出來。因此，牧師認不清楚到底是一個婦人呢，或是一個影子。也許他人生的旅路，要這樣地，被由他的思想中偷着出來的鬼魂時時煩惱着也不可。

他走近一步，才看出了紅字。

『赫斯脫！赫斯脫布林！』他說。『是你嗎？是活着的你嗎？』

『是的！』她回答說。『是活了像我這樣的生活七年的我！你，亞沙，丁墨斯德爾，你還在

活着的嗎？」

他們這樣地，互相詢問是否實際地還在生活，互相自疑自己是否還在實際生存，這是無足怪的事。他們在這陰森的森林裏互相遇見，實在是太奇異了，就真好像兩個在前一世裏，互相有密切關係的鬼魂，第一次在幽冥世界裏見面，互相還沒有弄慣自己的現狀，還沒有習慣於和沒有肉體的靈魂交際，所以見着了的時候，互相感覺恐怖，冷懼得戰慄起來。兩個都是鬼魂，可是這一個懼怕着那一個，那一個也懼怕着這一個。他們也同樣地懼怕着自己，因為這樣非常的遇會，會喚起他們的意識，使他們在各人的心裏，記起以前的歷史和經過。這種事，除開在這樣緊迫的時候而外，在現實的人生中是決沒有的事。靈魂在行過一瞬間的鏡中，看出它自己的形狀來了。丁墨斯德爾牧師又懼，又抖，就好像出於一個緩慢而非本心情願的必要，才伸出像死一樣冷的手，去接觸赫斯脫布林冰冷的手。兩人的握手，雖是冷冰冰，可是他們會見時，所起的最大恐怖却因此取去了。此刻，他們至少已感覺到是在同一世界的人了。

他們更不再說一句話，——也不是他引導，也不是她引導，兩人同是不言的同意——向着布林剛走出來的那森林的樹影中靜靜地走去，又去坐在剛才赫斯脫和珠兒坐的那

一大塊苔草上。等到他們說得出聲音來的時候，所說的只是極普通的兩個熟人間所詢問的話。——如像天氣陰沈得很啦，要有雷雨來啦，其次便互相問好。他們就這樣地，繼續說下去，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的，便談到兩人最縈繞胸際的問題來了。他們因為被命運和境遇隔離得太久之故，所以要講到這個問題來的話，先得說一些輕微的，無意思的閒話，作為深譚的開端，然後他們真正想說的話，才好走了出來。

過了一會之後，牧師釘着兩眼，望着赫斯脫布林。

「赫斯脫，」他說了。「你尋到了平和了嗎？」

她慘然地微笑了笑，低頭去看看她的胸部。

「你得到了嗎？」她問他。

「沒有——有的只是絕望！」他回答說。「像我這樣的人，過我這樣的生活，還能找得出別的東西來嗎？若果我是個無神論者——沒有良心的人——只具有粗野，獸性的本能——那麼，我老早已得到了平和了。不，我從頭就沒有失掉平和的！可是事情乃是關於我的靈魂的，我原來靈魂中所有的一切好氣質，一切神賜的最優秀的東西，現在都成為苛責我的原動力去了。赫斯脫，我真是世間上最悲慘的人！」

『一般人們都尊敬你。』赫斯脫說了。『你一定爲他們做了好事！這一點也不能使你得到安慰嗎？』

『得到的是更多的悲慘，赫斯脫！——只是更多的悲慘！』牧師帶着苦笑回答說。『至於講到我表面上做的好事，我是一點信念也沒有。那些都不能不是一種欺騙。像我這樣墮落的靈魂，有什麼効力去救濟別人的靈魂呢？——像我這樣污穢的靈魂，又怎樣能去清淨別人的呢？至於講到一般民衆對我的尊敬的話，我真願他們都變成嘲罵和恨怒的好了！赫斯脫，我不能不站在我的講臺上，不能不見許多許多的眼睛都擡起來向着我的臉望，就好像天國之光，要從那裏射出來一樣！——不能不見我那飢渴似地求真理的羊羣，來聽我傳教，就好像是彭特高斯的舌頭在那裏說話一樣（註一）——可是自己往內部一看，他們所尊爲偶像的，原來是這麼一個醜惡的現實體，這樣你以爲我能得到慰安嗎？看着我表面的情形和我裏面的實狀，心裏懷着慘痛，悲苦，可是我笑了。而惡魔也在嘲笑！』

『這樣做是你自己在害自己。』赫斯脫溫和地說。『你已經深深地，極痛地懺悔過來的。你的罪惡，老早已隨過去的長歲月一塊兒去了。你現在的生活，真真是人家所想像的那麼神聖。難道經這麼多的善行所證明，所證實的悔悟，都沒有一點真實嗎？那麼，爲什麼不能

使你得到平和呢？」

「沒有，赫斯脫，沒有！」牧師回答說：「沒有一點兒真實！都是冷的，死的，一點也不能替我做什麼！懺悔的苦行，我已經是有多了！懺悔的實際一點也沒有！若果不因為這樣，老早我就已脫去這嘲弄似的神聖的假面，把我受最後審判時真實的樣子，給世人們去看！赫斯脫，你公然地帶着紅字受罪，真是幸福得很！我的，只是在秘密之中燃燒着！受了七年間欺騙人的痛苦之後，有你這麼一個真知道我是什麼人的人來互相對視，這對於我，是如何的一個安慰！直是你所不能想像的！假使我聽人家的稱讚，聽得厭煩已極的時候，我有一個朋友——縱令只是一個和我不兩立的仇敵！——我能够每天對他，把我的真情表白出來，使他知道我是一切罪人中的最惡的罪人，我想我的靈魂也許藉此而添生氣。就只是這麼一點真實，也就可以救我了！可是到了現在，一切都成了虛偽！——一切都成了空虛！——一切都死了！」

赫斯脫注視着牧師的面孔，但是躊躇地不立刻說話出來。可是他這樣熱烈地把他長久之間抑制住的感情，說了出來；他說的話，剛好給她一個好機會，趁此可以把她來這裏想說的話說給他聽。於是赫斯脫鎖住了自己的恐懼，對他說了。

『你此刻所希望的這一種朋友』她說，『能夠對他痛哭你過去的罪惡的人，便是我，共同犯罪的人！』她又躊躇起來，但是努力地繼續說了。『你老早就有一個敵人，和你住在一塊，住在一個房子裏！』

牧師驚跳了起來，喘了幾口氣，用手抓住他的心，就好像要從胸中把它抓了出來一樣。『哈！你說什麼？』他喊起地說。『一個仇人！在我自己的家裏！這話是什麼意思？』

使這個不幸的牧師在長年之間，——縱令只是一瞬間——受制於那只懷着惡意的人，一任他任所欲爲，因而受了很深的傷痛，這都是她不能辭其責，此刻赫斯脫布林才充分地自覺到了。不管這敵人是帶個什麼假面來隱藏自己，單只說他已接近身邊這一件事，已足以使神經這麼敏感的丁墨斯德爾牧師心裏感覺不安。過去曾經有一個時期，赫斯脫對於這一方面並沒有十分感動；換句話說，她因爲自己受苦，非常悲觀厭世，認爲牧師的運命較她比較容易忍受，因而遂一任牧師去受去了。但是到了最近，自從那夜她看見牧師一夜不睡以來，她對於牧師的同情，完全軟和下來，而且更強盛起來了。此刻，她對於牧師的衷心，更是透徹地了解。她確信羅伽齊林五常常在他的身邊，——他那惡意的祕密毒藥，已使牧師周圍的空氣完全變壞，——又因他是一個醫生，因而對於牧師精神及肉體方面的疾病

可以作有權力的干涉——這種種不好的機會，都被他用來行使他殘酷的目的，因為他這樣的惡用，於是病人的良心，常是在一種易於激動的狀態；而其進行的方向，並不能加以健全的苦痛使其治療，只是使他的精神生活解體，頹壞而已。終局的結果，在這一世裏便成爲一個精神病者，來世便和真與善永遠地相隔離。這種人在現世的好標本，大約即是瘋子。

曾經——不爲什麼不直說出來呢？——就是現在都還在熱烈地戀愛着的人，她使這個人受的墮落便是這個樣子！當日羅伽齊林五曾教她選一條路走，或者是犧牲牧師的名望地位，或者隱藏住老醫生的真名，她選了後面的路。此刻看來，她才感到就如她對羅伽齊林五所說的話一樣，甯願犧牲牧師的好名望，甚至於置他於死，都較之她自己所選擇的道路，實在是好得不可以道里計了。到了現在，她與其自白出她這個悲痛的錯誤，情願倒臥在落葉亂堆的地上，就在亞沙丁墨斯德爾的腳邊死了去！

『呵！亞沙！』她喊着說了。『饒恕我吧！我做其他的一切事時，都勉力去求真實。真實這件事，是我能够嚴守的一個美德，而且就在如何困難的時候，我都實際嚴守過來的一個美德；可是爲了救你的幸福，你的生命，你的名望的時候，在這個時候，我才答應了一個欺騙。但是說謊終於不是好事，縱令說謊可以救命，難道你還不知道我要想說的話嗎？那個老人！』



——那醫生！——你們叫他做羅伽齊林五的人！——他就是我的丈夫！

牧師向着她看了一下，臉上現出極盡他所能夠表示的極猛烈的憤激。——這個和他更高尚的，更純清的，較溫和的感情混在一塊，現出許多形狀——老實說，他這表情，便是惡魔想求爲己有，而且以此爲媒介，更思克服他其餘全部的東西。赫斯脫此刻所看見的樣子，再比這個還要瘳慘，還要兇惡的已沒有了。就在這一瞬時，簡直是一個陰慘的變相。可是他的性格，因爲苦惱已薄弱得很多，所以就連憤怒的力量也只能作暫時的奮鬥。他隨即倒坐在地上，兩手撐着臉。

『我原該早就知道的。』他低聲地說了。『我原也知道了！我最初會着他的時候，心裏自然起一種反感，以後每一次會着他，都有這個現象發生，這不是祕密已經告訴過我了嗎？爲什麼我不明白呢？呵！赫斯脫布林！這個事情的可怕，你是一點兒一點兒也不知道的！而且是多麼的羞恥！——多麼的不謹慎！——在一個看得多麼快心的人面前，把這罪惡的，病的心情一齊暴露，是多麼可怕的醜辱！女人！女人！這都是你的責任！我不能饒你！』

『你非饒恕我不可！』赫斯脫叫着說。也投身在落葉上，接近他的旁邊。『讓上帝去處罰我！你非饒恕我不可！』

突然地一種絕望的愛情擁上她的心來，使她伸手去抱着牧師，把牧師的頭，緊緊壓在她的胸上，也不管他的頰剛好靠在紅字上面了。他想擺脫她的擁抱，可是空勞了一陣氣力。赫斯脫怎樣也不願放手他，怕他要嚴厲地向她望。全世界的人都向着她鄙視過了——七年的長歲月中，全世界都向着這淒涼的婦人鄙視過來了——可是她仍是忍受住，從沒有一次掉轉她那堅決而憂愁的雙眼。就是上天也曾鄙視過她，可是她仍就沒有死。但是這個又蒼白，又薄弱，罪孽深重，憂愁苦恨的人，要向她鄙視時，她却一點也不能受，一刻也不能活！

『你還能饒恕我嗎？』她又重說了好幾次了。『你不鄙視我嗎？你饒恕我？』

『我饒恕你，赫斯脫。』牧師點頭答應了。從他憂愁的深淵中，深深地說了這麼一句，但是并不是發怒。『我完全的饒恕你。但願上帝饒恕我們兩個吧！赫斯脫，我們還並不是這世上罪惡最深的人。還有一個罪惡，較之我這污穢了的牧師，還要深重！那老人的復仇，較我的犯罪更是深重。他是毫無忌憚地摧殘了一個神聖的人心！』赫斯脫，你和我並沒有這麼做過！

『決沒有，決沒有！』她低聲地說。『我們所作的事，也有它自身的一種神聖的地方。我們曾這麼地感覺到我們也曾互相地這麼說過了。你忘記了嗎？』

記！

『靜些，赫斯脫！』亞沙丁墨斯德爾回答她說，一面從地下站了起來。『沒有，我沒有忘記！』

他們重又在青苔滿佈的樹根上并肩地坐下，兩手互相握着。他們一生中，像這麼陰鬱的時間，再也沒有了。這一點，正是他們的旅路長年以來，要走到的終局點，他們一路偷偷地走，愈走愈是黑暗，——可是又顯示出了一種魅力，使他們不想離開地逗留著，留了一刻，又想再逗留一刻，結局又復再逗留一刻。圍繞着他們的森林，非常陰暗，林中吹起一陣大風，弄得樹木呼呼地吼叫。樹枝在他們的頭上，重重地擺搖着，莊嚴的古木，又在互相陰慘地悲號，就好像在告訴那坐在它們底下的兩人間的悲慘故事。或者像在勉力地豫告着不幸的事，又要來了。

可是他們仍然逗留著不忍就分手。回到殖民地去，赫斯脫布林仍又不能不擔起她那恥辱的重擔子，牧師仍又不能不背負着他那好名望的空虛的嘲弄，這條回到殖民地的森林道，在他們此刻看來，是如何的怕人喲！因此他們又復延俄了一刻。這黑暗森林中的陰慘氣分，再比如何黃金的光線，都還要高貴極了。這墮落婦人胸上的紅字，此刻只是給他一個人看時，也就不會燃燒起來了！亞沙丁墨斯德爾對神對人都是虛偽，此刻只給她一人的眼

看時，也就暫時之間可以真實一下了！

他心裏突然想起一件事，驚跳起來。

『赫斯脫，』他叫着說了。『我們前途，又新出了一件可怕的事！羅伽齊林五知道你要顯露他的真像。那嗎，他還能繼續保持住我們的秘密嗎？今後他又取什麼一個報復的方法呢？』

『他的性質上，有一種萬事想秘密的奇癖。』赫斯脫沈思地回答了說。『向來他已經秘密地報復慣了，已成了癖氣。我想他大概不會把這秘密宣布出來。不過他一定又去想別的法子，來滿足他的復仇心。』

『我呢！——我怎麼再能活下去，和這死敵呼吸同一的空氣呢？』亞沙丁墨斯德爾大叫了說。內部恐縮起來，恐怖地伸手撫着自己的前胸——這個姿勢，已不知不覺地成了他的習慣了。『替我想想！赫斯脫！你很强。替我決定一個辦法！』

『你決不可再同這人一塊兒住，』赫斯脫慢慢地可是決然地說了。『你的心，再不可放在他那惡毒的眼下了！』

『再這樣，比死還更壞！』牧師回答說。『可是怎麼樣躲避他呢？我還有什麼選擇的餘

地呢？剛才你告訴我他的真像時，我就倒在這枯萎的黃葉上，難道我又再倒在此地嗎？難道我就只有倒在這裏即刻死了嗎？」

「天啦！你真受够了悲慘了！」赫斯脫浮着滿眼的淚，這麼說了。「你只因心弱的原故就要死嗎？此外再沒有死的原因！」

「上帝的裁判，已經降臨了。」受着良心苛責的牧師說。「我那能和這偉大的力量爭鬥！」

「上天也會慈悲的。」赫斯脫說。「只要你有力量，能利用他的話。」

「請你爲我強勇起來！」牧師回答說。「告訴我怎麼辦的好。」

「那麼，世界只是這麼寬一點地方嗎？」赫斯脫布林大叫了說。把她深深的兩眼，釘着牧師的望。牧師的精神，已經成了粉碎，已經屈服，至於身體都站不直了。經她這一望，本能地發揮一種磁石似的力量，支配着他的精神。「宇宙的範圍，就只限於那面那個村鎮嗎？那裏，在數十年前，不也是和我們現在坐的這個地方一樣，只是落葉滿地的荒原嗎？那條森林道，是通到什麼地方去的？你說是回到殖民地去的路嗎？不錯，是的，但是我們向前進也去得到！益向前進，益深入於荒野，每一步，益是少被人看見。再走過幾哩，便是滿野的黃葉，白人們足

跡所沒有到過的地方了。到了那裏，你就自由了！很簡短的路程，就可以把你從最苦痛的世界，引入你還可以幸福的天地來了！在這沒有涯際的森林中，還沒有充分的遮蔽足夠隱藏住你的心情，不使羅伽齊林五注視嗎？」

「是的，赫斯脫！可是只有埋在這落葉的下面，才可以遮掩得住！」牧師臉上現出慘笑，這麼回答了。

「那麼，還有寬闊的海路！」赫斯脫又繼續說。「海會把你帶到此地。若果你願意的話，又可以把你載回故鄉。在我們的故國，或者在僻遠的農村裏，或者在闊大的倫敦——或者就在德意志，法蘭西，快樂的意大利——你就可以脫離他的勢力和知道了！至於這些鐵石心腸的人，他們的意見和你有什麼關係呢？他們把你性質中更好的一部分，監鎖起來已經夠長久了！」

「這做不到！」牧師回答說。他聽赫斯脫的話，就好像是叫他來實現一個夢境的樣子。「我沒有走的力量。像我這樣悲慘，這樣罪孽的人，我已沒有別的想法，只有留在上帝命我在的地方，混我的餘生罷了。我的靈魂，雖是這麼地已經喪失了，可是我還要盡我的力量，去救濟別人的靈魂！我雖是一個不忠實的步哨，可是我還是不敢離開我的職守。我盡完了這

個淒慘的職務的時候，得到的確實報酬便是死和恥辱！」

「七年間悲慘的重量，把你壓碎了。」赫斯脫回答說。熱烈地決心想以自己的精力，把他振作起來。「但是這些一切的悲慘你非完全棄掉不可！你若果沿着這森林道向前進，這些東西決不能讓來妨礙你的足步；你若果願意渡海，也決不可載着和你一塊兒走！就把這些悲苦，破滅，都留在它們發生之地。不要再去過問它了！一切從新來過！這一次的試驗失敗了，你的可能性就已經枯竭了嗎？不！將來還有無數的試驗，無數的成功。將來還有供你享受的幸福！還有你應做的善事！捨棄你這虛偽的生活，去求一個真實的。若果你的精神，仍命你去盡這樣的職務，就去做土人們的導師，做他們的使徒。或者你的性質，本是偏於這面的，那麼就去在文明世界裏，最有名，最聰明的人們中，做一個學者，一個聖人。傳道！著作！行動！無論怎樣都好，只不要倒臥下死了去！棄了你這個亞沙丁墨斯德爾的名姓，換個別的姓名，換一個高尚的，你可以戴着，不感恐怖不感羞恥。這樣侵蝕進你的生命中的苦痛生活，縱令只多逗留一天，你爲什麼還要逗留呢？那只有薄弱你的意志，使你不能動作。甚至於使你無力來懺悔。你爲什麼還要逗留呢？起來，走吧！」

「呵，赫斯脫！」亞沙丁墨斯德爾叫了說。他的兩眼裏爲赫斯脫的熱情所動，燃了一陣

發作似的光輝，隨即消失了去。『你的話，是在勸一個兩膝抖動，走都走不動的人叫他去賽跑！我不能不死在這裏！我已沒有力量，也沒有勇氣，一個人獨自冒險地跑寬闊，奇異，困難的世界去了！』

這便是那破碎了的精神，絕望至極，最後說的話了。比他現狀還好的命運，好像已落在她手中時，他却缺乏了精力把握不住。

他又重說這一句——『獨自一個人，赫斯脫！』

『你當然不是獨自一個人去！』赫斯脫極低聲地回答說。  
於是，她想說的話，一切都說出來了。

## 十八 滿眼的陽光

亞沙丁墨斯德爾釘着赫斯脫的臉望，在他的眼光裏，果然光輝着希望和欣喜，可是其中也夾得有恐懼，和一種對於她的大膽的恐怖，因為牧師所不敢明說出來只漠然地暗諷的話，她明明地給說出來了。

但是赫斯脫布林，本來具有天生的大膽和好動的心情，而且長久之間，不單是與社會



隔絕，且是爲社會所驅逐，因此在牧師是完全想像不到的種種放縱不羈的思想，在她已是已經弄慣了。她曾經在道德的荒野徬徨了來，也沒有指南針，也沒有引導。這荒野的廣大，複雜，陰暗，正如她們此刻在那陰鬱之中，討論——這場討論就決定了他們今後運命——的野生的大森林一樣。她的理智，她的感情，就好像是以這荒涼的原野爲家，她可以自由自在地縱橫奔放，就如印度士人在自己的森林中跑着一樣。過去數年間，她就佔在這個與世隔絕的觀點上，去觀察人類的制度組織，以及經牧師們或者立法者們所建立的種種東西。一個印度士人，對於白人的牧師，法官，刑臺，絞首臺，家庭，教堂等，並生不起如何的畏敬，當赫斯脫來批評這些制度組織的時候，也就和印度士人差不了許多。她的命運的趨向，就是使她成了一個自由的人。婦人們所不敢到的地方，她敢去，那胸前的紅字，便是她的通過證。羞辱，絕望，淒涼！這些都是她的先生——嚴格而粗野的先生——這些東西，使她強了起來，可是也把她教錯了。

但是在牧師這一面，他就沒有嘗過這種經驗，可以使他越過一般承認的法律範圍以外去。自然，他已有一次，曾叫人驚嚇地犯了法律中最神聖的一條，可是這乃是感情的罪孽，並不是出於他平素的主張，也不是故意而爲。自從那悲慘的時期以後，他處處都以一種病

態的熱情和細心，——並不是去管制他的行動，他認為統制行動是很容易的事——去監視他每一感情的呼吸和一切的思想了。在那個時代，牧師便是社會組織的首腦，因此，他是受社會的規律，主張，甚至於社會的偏見所束縛。他因為是一個牧師，所以牧師階級的組織，必然地要把他拘束住。若果把他當成是一個普通的人，曾經犯了一次的罪，可是因這決不會癒的傷的創痛，使他的良心活着，而且成爲極苦痛地的敏感，那麼，就看成他在道德的生活上，較之他曾經一點罪都沒有犯過的時候還要安全，也是可以的。

於是，我們就好像在認定赫斯脫這一方面，七年間的放逐和恥辱，只是爲她今日這個決心的預備。可是亞沙丁墨斯德爾！像他這樣的人，再犯一次罪的話，他還有什麼口實來減輕他的罪惡呢？什麼也沒有。除非是說他長久之間，受極端的痛苦，身心都已粉碎；他的心因爲悔恨，已變成黑暗而混沌；或者說，他或是成爲公然的罪人逃走了嗎，或是做一個僞善者留在此地嗎，在這兩者之間，他的良心已沒有餘力來決定；或者又說，他爲躲避死和恥辱的危險和那敵人不可測度的陰謀，而出於逃跑，實在是人情之常；最後，或者又說，上天對於這個可憐的天路歷程者，在他那荒慘，淒涼的旅路上，那又弱又病，又悲慘的心情裏，已給了一道人間的愛情和同情的光明，已給了一個新生活，一個真正的新生活，來替換他此刻正在

償還的殘酷的命運了；——只有這樣說，還可以使他的新罪惡輕減了幾分。而且若把人類間最嚴酷最悲痛的真理實說出來的話，人的精神，一旦因罪惡鑽入而起了破痕，這是在這一世裏絕對不能修理的。罪惡的敵人，若果再奮力想鑽進來時，也許可以監視着，抵禦着，不許他再來，使罪惡甚至於不由他第一次成功之道，而另選其他的路徑侵襲而入也不可。可是最初破壞了的地方，依然是存在着，而在這個裂口的附近，便是敵人偷着進來的脚步，還要想再奏它那永沒有忘記的勝利的凱歌。

去留的爭鬥，也許在牧師的心中發生過了也不可，縱令是有，此刻也不必再敘述。我們只說牧師已決定逃走，而且不是一個人獨逃，就夠了。

『若果在過去的七年中，』他自己在心裏想：『我只要記得起來，有一瞬刻的平和和希望，我都以為是上天垂賜慈悲的預兆，為這個原故，我還可再忍受下去。可是現在，——我既已是不可救藥的沈淪——就如定了死罪的犯人，在就刑之前還許可有一點慰安，那麼，我為什麼不去求取呢？或者，果如赫斯脫勸我的話所說，這一條路上還可引入較好的生活，那麼，我向着這條路追求起去，並沒有因此而捨掉比較這個更好的前途呀！而且沒有她作伴侶，我一刻也不能再活，她那麼強的忍受力——那麼溫柔的安慰！呵，上帝喲，我不敢擡眼』

而望的上帝喲！你還能饒恕我嗎？」

『你要去嗎？』赫斯脫的兩眼和他的視線相遇時，她平靜地這麼說了。

決心一旦定了之後，一道奇怪的欣喜，便把它那閃爍的光輝投在牧師煩惱的胸上了。這便是在這個還沒有開墾的，還沒有基督教化的，沒有法律的地方，呼吸着它那荒野自由的空氣的效果，可以使一個剛逃出自己的心獄的囚人，快活起來。他的精神，就好像平地登天似的一躍而起，較之那使他在地上匍伏着的一切苦痛，更能使他接近於神。他原來是個虔敬最深的人，在他的心情中，常存一種虛假的色彩，這是不能避免的。

『我復又感覺到快樂來了嗎？』他叫着說，自己都在奇怪自己了。『我以爲快樂的種子，已經在我心裏死滅了！呵，赫斯脫，你真是我的好天使！我就好像倒身在這森林裏的落葉上——一個病弱的，犯了罪孽的，爲憂愁所腐蝕的人——再爬起來時，一切都煥然一新，而且具有新的力量，去光榮那慈悲深厚的神了！這個就已經是很好的生活！爲什麼我們不早發現呢？』

『我們不要回顧，』赫斯脫回答說。『過去已經是過去了！爲什麼我們此刻還要再逗留着呢？你看！一切的過去生活，便隨着這個記號而去，就好像曾經並沒有這回事一樣！』

說着，她取開別着紅字的別針，把紅字從胸前取了下來，把它遠遠地丟在枯黃的落葉上去。這神祕的記號落在小河這一面的岸邊。再丟過去一手掌長，便落在水裏去了。小河得此，除開它那時時刻刻還在嗚咽着的不可解的故事而外，又新添了一個悲愁，載着前進。可是只差了一點，這繡花的文字，只在岸邊放着，就好像一顆失了的寶玉，在地上光亮着。過後也許被一個運氣不好的浮浪人拾了去；從此以後，這人便被種種罪惡的怪幻景所擾，心沈氣縮，生了許多不可解的不幸事也不知。

恥辱的記號已去，赫斯脫長長地，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她精神上重負着的恥辱和煩悶，都隨這一聲嘆息一齊去了。呵，好輕鬆！她直到感覺自由之後，才知道以前背負的太重了！她又起了一個衝動，把頭上遮着她頭髮的，規定要戴的帽子，扯了下來，讓她的頭髮都披在肩上。那頭髮又黑又多，在這蓬蓬豐富之中，即刻現出影和光來，她的姿容，因此更添了一段溫柔的美了。一道光彩而溫柔的微笑，在她的嘴邊浮着，在她的雙眼裏光亮了出來，就好像是從女人的心坎上，迸流出來似的。她的兩頰上，以前老是蒼白的，此刻也有一道深紅，在那裏燦爛着了。她的性美，她的青春，她的豐麗的美的全部，都從一般人所謂不可挽回的過去，復轉了來；這些東西和她處女的希望，以前未知的幸福，都一齊羣集在這個時候的魔術圈

上了。而地上和蒼空的陰暗天氣，也好像是從這兩個人的心裏迸發出來的東西，此刻也隨他們的憂苦，一塊兒飛散而去。即刻之間，就好像天在突然發笑一樣，陽光四射，送了一陣洪水似的光明到這陰慘的森林中來，把每一疋綠葉，照得非常高興，把滿地枯黑的落葉，都變成黃金，更使那陰森樹林的灰色根子都發起光艷來了。以前陰森的東西，此刻都變成光亮。小河的水路，也可以藉它欣欣然的光線，一直看到森林的神祕的心中去。森林的神祕處，此刻也變成快活的神祕了。

這便是大自然——野生的，化外的森林大自然，並沒有受人間法律的征服過，也沒有被更高的真理照耀過。——對於這兩個精神的幸福的同情！愛情這個東西，不管是新生的也好，或者從死一般的深眠中醒覺起來的也好，常都是非創造出一陣的陽光不可，把愛者的心情，充滿了強烈的光彩，至於滿溢出來，及於外界。縱令這森林仍然還在陰慘之中，可是在赫斯脫的眼裏，同時在亞沙丁墨斯德爾的眼裏，也是非常明耀的。

赫斯脫又另外感覺一種快樂，向他注視。

『你非會會珠兒不可！』她說了。『我們的小珠兒！你曾經見過她——是的，我知道——但是你此刻你看她，又另是一個眼光了！她是一個奇怪的女孩子！我不懂她的，可是你會

像我一樣地十分的愛她，會教給我怎樣去對付她！』

『你以為這小孩子喜歡會我嗎？』牧師有幾分不安地，問了說。『小孩子們見着我，老是顯出一種不信任的樣子，不願意和我親近，因此我好久不和孩子們相近了。我甚至於怕小珠兒！』

『噫，那多可憐！』赫斯脫回答說。『但是她會十分地愛你，你也會十分地愛她。她就在這附近玩哩。我喊她來吧。珠兒！珠兒！』

『我見着她了。』牧師望着說。『她在那裏，站在一條太陽光裏，在很遠很遠的地方小河的那一面。那麼，你以為小孩子會愛我？』

赫斯脫微笑了，又喊珠兒。她果如牧師所說，站在很遠的地方，在陽光之中，就像穿着光怪陸離的衣服一個幻影一樣。那陽光是從一些交叉着的樹枝的拱門中射了下來。太陽的光線，動來動去地移動着，光彩一下又去了，一下又來了，把她的身子，弄得時而明亮，時而黑暗，一時像一個真實的孩子，一時又像一個小孩子的魂。她聽着她母親的喊聲，便慢慢地從樹林中走了近來。

她母親和牧師談話之間，珠兒並不覺得時間過得無聊。那闊大而黑暗的森林——對

於帶着世上的罪惡和煩惱到它胸坎去的人，雖是現出那樣的嚴厲——盡它所能盡的力，和這個寂寞的小孩子玩耍。它雖是那麽陰慘，可是看着這小孩來了，也現出最親愛的神情，去歡迎她，拿它的蔓虎刺送給這小孩。這個東西是在去年秋間生長，可是要到春天才成熟，此刻正紅得就如滴在落葉上的血一樣。珠兒把它採集了來，嘗着那野生的味道高興極了。原野裏的小市民，見着珠兒來了，連路也不讓她一讓。老實說，也有一匹鷓鴣，引了十四雛鳥，威脅地向前突跑過來，可是即刻後悔着她的凶惡，回頭吩咐她的兒女們不必害怕。獨自站在一枝低枝上的一匹鴿子，讓珠兒從她足下走過時，發了一聲嗚叫，像是在招呼她，也像是在害怕。一隻松鼠，從它據爲窠穴的高枝深處，啾啾地叫着，也不知是在發怒，也不知是在快活，——因爲松鼠這東西，是一個小氣的愛玩笑的動物，要辨別出他是在笑，或者是在氣，很是困難——這東西便向着這小孩子啾啾地叫，從上面飛了一個胡桃下來，擲在珠兒的頭上。這胡桃乃是去年的東西，已經是被它那尖銳的牙齒嚙過的了。一隻狐狸，被珠兒在落葉上輕輕的脚步，把它從夢中驚醒，它詫異地向着珠兒望，心裏躊躇着還是偷着跑的好，還是在原處重溫舊夢的好。一隻狼，據說——可是話說到此地，已是近於荒誕無稽了——曾走上前來，嗅着小珠兒的衣服，而且讓它的蠻頭，給珠兒用手去拍。總之，真實的話便是這母



親似的森林，和她所養育的一切野生物，都在這小孩子的身上發現出一種和他們同類的野性。

可是她在這裏，倒較之她在鎮裏那青草圍邊的街上，或者她母親的茅舍裏更爲溫柔。花們就好像知道這一點的一樣，當她走過的時候，一個一個地都向她低聲說：『拿我來裝飾你，你這美麗的小孩！拿我來裝飾你！』——於是爲討它們的喜歡，珠兒便採集一些紫羅蘭，白頭翁，樓花菜，又採了一些鮮綠的樹枝，這是古木垂在她的眼前的。她拿着這些花草，便向頭髮上，小腰肢上裝飾起來。即刻變成了一個森林的小女神，或者一個小山神，或者其他和古代森林最有密切關係的神靈樣子。珠兒聽着她母親的喊聲，慢慢地走起回去的時候，便裝束成這麼一個樣子。

慢慢的——因爲她看見牧師在那裏！

## 十九 河邊的幼女

『你會十分的愛她，』赫斯脫布林和牧師坐在一塊，望着小珠兒走來的時候，又重複地說。『你不以爲她很漂亮嗎？你看她拿那些簡單的花草，裝飾起來的樣子，可知生來是如

何的靈巧！就是她在這林子裏，採的是珍珠，是鑽石，是紅玉，也不會再比這個還要合式了！她真是個華麗的女兒！可是我知道她的額像誰呢！

「你知道不知道，赫斯脫，」亞沙丁墨斯德爾帶着不安的微笑，這樣說了。「這個老是在你身旁跳來跳去的可愛的孩子，曾使我吃了許多次驚嗎？我以為——呵，赫斯脫，這是如何一個可怕的想法，怕這個想念，又是如何的可怕喲！——我自己的容顏，有一部分此刻在她的臉上，我們實在相像得很，世間的人也許會看得出來！可是她實際是十分像你！」

「不，不是十分的相像！」母親帶着溫柔的微笑，回答說。「再過一會，要看出她是誰的孩子，你就不必害怕了，可是她頭髮上帶着那些野花，那樣子是如何的奇怪地美呀！就好像我們遺留在可愛的老英國裏，那些仙女們，其中的一個此刻裝飾了出來歡迎着我們一樣！」

兩人坐下望着珠兒慢慢地走了近來，此時他們心裏的感覺，乃是在此以前兩人都未經驗過的。在這小孩子的身上，便現出了連合他們兩人的聯繫來了。過去七年間，珠兒的出生到這一世，完全是向世人貢獻了一個活着的象形文字，她的父母那麼竭力地想祕密的事情，都在她這個文字上現露了出來。若果有一個預言者，或者一個魔術師，能够懂得這火

焰的象形字，那麼，就可以知道一切都寫在這個象徽符號上，一切都明明白白地現了出來了！珠兒便是融合他們爲一的生命。過去的罪惡，再是怎麼樣大，當他們看着這個永遠地把他們結合在一塊的肉體和精神時，還能疑惑他們現世的生活，不是和未來的命運結在一塊的嗎？——兩人看着珠兒漸次走來的時候，心裏便縈繞着這一類的思想，——也許還有其他的想念，只是他們不認，而且也無以名狀。——因而對於珠兒，起了一種敬畏的心情。

『你和她說話的時候，不要讓她看出有什麼奇異的地方來——不要太表示熱情，也不要太表示熱心。』赫斯脫低聲說了。『我們的珠兒，有時候真是一個喜怒無常，縱情任性的小妖精。尤其是受不得人家強烈的愛情，假若她不十分知道你這感情的來由和原因的。』可是這孩子却有極強烈的愛情！她愛我，也會愛你的！』

『我心裏是如何恐懼着怕有今天這個會見，』牧師側視地向赫斯脫布林望了一望，說，『可是我又如何的希望有這個會見，你是不能知道的！但是老實說來，我已經告訴過你了。小孩子們很不容易叫他們來親近我。他們也不爬上我的膝頭，也不在我耳邊來說話，我向他們笑的時候，也不回答我的笑；他們只是遠遠地站着很奇怪似地向着我望。就連幼小的嬰兒們，我去抱起他們來的時候，都哭鬧得不休。可是珠兒在她那小生涯中，已有兩次，對

我很親愛了！第一次，——這是你很知道的！第二次是你引着她，到那嚴格的老省長家裏去的時候。」

『那時你爲我和她，真是很勇敢地辯護了！』母親回答說。『我記着的；小珠兒也應記着。別要怕。她在初頭時，也許奇怪而害羞，可是即刻就會知道愛你了！』

此刻，珠兒已走到小河的岸邊，站在對岸，默然地向着赫斯脫和牧師注視；他們兩人，仍就一塊兒坐在青苔滿佈的樹根上，等着迎接她。那條小河，剛好在珠兒停住腳的地方，偶然形成了一個又光滑，又平靜的水池，照着珠兒，現出一個極明瞭的小身子來，她一身裝飾着花草，那畫圖也似的美麗，都完全照出來了，只是較之實在的人，還要精彩，還要更覺得仙化。水裏面的影子，差不多和實際的珠兒同是一物，就好像影子的那種幻影似的，不可捉摸的性質，有幾分都傳到小孩子的身上來。珠兒站着的那樣子，非常奇怪。她從那森林的陰暗中，對着他們兩個人呆呆地望。可是她自己，却全身都被陽光照耀着，陽光就好像爲同感所驅，都集到她那裏去了。小河的底面，另站着一個小孩——同是一個人，而又是另外的一個——也是全身照耀着金光。赫斯脫看見她這樣子，心裏朦朧地，心癢癢地感覺到她和珠兒好像已生了隔絕似的；就好像這小孩子一個人獨自在森林裏遊來遊去，已從她母子

兩人一塊兒居住的圈內脫了出去，此刻正想轉回來而又不能轉來一樣。

她這個印象，也有幾分是，也有幾分不是。小孩和母親是已互相隔絕了，可是這並不是小珠兒之過，乃是赫斯脫的。自從這小孩子從她的身邊遊了出去之後，母親的感情圈內，又容了另外的一個人，把她的感情，完全變過樣子，使這個浪遊歸來的珠兒，找不着她向來住慣的地方，完全不知她究竟在什麼地方。

『我發生了一個奇異的怪想。』敏感的牧師說。『我以為這條小河，便是兩個世界的境界線。我以為你決不會再見你的珠兒了。再不然，莫非她是一個小妖精，照我們小時候聽來的傳說，被禁止住，不准渡過有流水的小河嗎？叫她快點來吧，她這樣的俄廷，已使我的神經感受了恐懼了。』

『快來吧，親愛的孩子！』赫斯脫鼓勵着說，把兩隻手都伸了出去。『你真慢呀！以前你幾時曾這樣俄廷過來？我有個朋友在這裏，他將來也非是你的朋友不可。從今以後，你有母親單獨一個人愛你時的兩倍愛了！跳過那小河，到我們這裏來吧！你能够像一匹小鹿子似的，跳過來呢！』

珠兒對於這蜜甜也似的話，一點也不張睬，仍舊站在小河的對岸，她一下又釘住她那

明亮而荒野的兩眼向着她母親看，一下又釘着牧師看；一下又同時望着他們兩個人，就好像要看出他們兩人間的關係來，對自己說明一樣。亞沙丁墨斯德爾覺得小孩子的眼睛，釘在他的身上來時，不知什麼原故，他的手——用他差不多已習慣成自然的姿式——便偷偷地撫着自己的胸部。最後，珠兒裝起很奇怪的，有威權的態度，伸出她的手來，只舉起一個指頭，分明是向她母親的胸前指着。而在底下小河的鏡子裏，那腰圍花草，被陽光照耀着的影子，也舉起她的指頭指着。

『你這奇怪的孩子！爲什麼不到我這裏來呢？』赫斯脫喊着說。

珠兒仍然伸起她的手指着，額頭已經蹙了起來——因爲是從一個小孩子似的，差不多嬰兒似的臉上傳了出來，使人印象更深。當她母親仍在招手喚她，而且臉上帶着往常沒有的微笑時，小珠兒更做出尊嚴的樣子和姿勢，在岸邊頓腳。在河底裏，奇怪地美麗的影子，也同樣蹙着額，舉起指頭，做出尊嚴的態度，更加重了小珠兒的樣子。

『快些，珠兒。不然我就要發氣了！』赫斯脫叫喊着說。在平常的時候，珠兒這種精靈似的任性的舉動，她母親雖是看慣了，可是在現在，她自然極力地希望這小孩子更順從一點。『跳過那條小河，頑皮孩子，快些跑來吧！不來的話，我就要來了！』

可是珠兒剛才聽着母親的婉勸，一點也不動心，此刻聽着母親的威嚇，也同樣地一點不驚惶。她突然地大怒起來，激烈地跌脚打手，把她的小身體，扭成極端的歪像。隨着這突然的發作，她還尖銳地叫了一聲，周圍的樹木都一齊反響起來。就好像她雖是一個人獨自大發小孩氣的莫明其妙的癡氣，可是周圍藏着無數羣衆，却在供她以同情和鼓勵。小河之中，仍然現出發怒的影子，頭上，腰肢都飾着花草，可是跌着脚，狂野地亂動着身體，而在這一切舉動中，那隻手的手指，仍是向赫斯脫的胸前指着。

『我知道這小孩爲什麼要這樣做。』赫斯脫低聲對牧師說了。她雖是極力在藏住煩惱和苦悶，可是臉上不由地變成蒼白的顏色。『小孩子們每天在眼前看慣了的事象，決不讓它有一點兒變換。珠兒平常看見我帶的東西，今天沒有了，所以那裏不高興了。』

『我請你，』牧師回答說。『若果你有什麼法子，可以平息珠兒的活，請你趕快行使吧！除開老妖女像赫賓斯太太那樣惡毒的盛怒而外。』他強勉想笑，又加上說，『我什麼都情願看，只不要看小孩子這樣的發怒。在珠兒青年的美麗之中，也在那皺紋滿臉的老妖婆裏一樣，同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你若是愛我，就去平息那孩子的怒氣吧！』

赫斯脫再轉臉向着珠兒，兩頰飛紅，有意地向牧師側目地看了一眼，發了一聲重重的

嘆息，可是還在未開口說話之先，臉上的紅潮，已變成死一樣的蒼白了。

『珠兒，』她淒然地說了。『看你的腳底下那裏！——在你的面前！——就在小河的這邊岸上！』

小孩子把兩眼順着指示她的地方看時，那紅字正擺在那裏，十分的挨近河邊，至於上面黃金色的刺繡，都反映在水裏了。

『把它檢起，拿到這裏來！』赫斯脫說了。

『你自己來檢起！』珠兒回答說。

『世間上真有這樣的小孩子！』赫斯脫側向着牧師說。『呵！關於珠兒的事，還有許多要對你說的哩！但是，老實說起來，小孩子對於這可恨的符號的意見是對的，我不能再忍受一會它的苦痛，——只再忍受幾天——等到我們離開此地，看這個地方就如夢中過來的境地時，就可以不再受了。這森林還不能藏住這個記號！等我們走入大海的中心時，我親手丟它在海底去，讓大洋永遠地吞沒了它！』

說了這幾句話，她便走到小河的岸邊來，檢起紅字，重又掛在她的胸前。剛才在一瞬時之前，她還在很有希望地說要把這東西，丟在大海裏，可是此刻，她重復又從運命的手中，接



過這致命的記號來戴上，使她覺得一個不可逃避的不幸，終是壓迫着她的。她已經把它丟在無限的空間！她已經呼吸了一個時辰的自由空氣！可是此刻，這深紅的悲慘，復又在原來的老地方光耀起來了！不管有這樣的符號來具現也好，沒有也好，罪孽的行爲，永遠是帶得有不幸的性質。赫斯脫其次的舉動，便是把她重重地垂着的許多股頭髮，集攏了來，仍然拘束在帽子之下。這悲痛的紅字，就好像有一種凋萎的力似的，赫斯脫剛一帶上，她的美麗，她的女性的豐富和溫暖，都像落日一樣，一齊消逝，一道灰色的暗影，好像已橫落到她全身上來了。

這可怕的變化已經演完之後，赫斯脫伸出手來，向着珠兒。

『現在認得你的母親了嗎？』她問了說，像責罵似的，可是聲音低抑。『你渡過小河來認你的母親不呢，此刻她已經戴上她的恥辱——此刻她已經悲涼起來了！』

『是，現在我來了！』小孩子回答說，跳過小河，兩手緊抱着赫斯脫。『現在你真是我的母親！我是你的小珠兒了！』

小孩子懷着向來不常有的溫柔心情，把她母親的頭攀了下來，在額上和兩頰上接吻。但是——珠兒每次爲一種必然所逼使，當她給人以慰安的時候，總免不掉也要給人以一

陣痛苦來減輕她給的安慰。此刻也是如此——即刻便舉起嘴來，在那紅字上面，也吻了一下！

『這太苛刻了！』赫斯脫說。『每次你向我表示一點兒愛情的時候，你就嘲弄我！』

『爲什麼牧師坐在那裏呢？』珠兒問了。

『他等着歡迎你，』母親回答說。『來吧，求牧師祝福你！他愛你呢，我的小珠兒，也愛你的母親。你不愛他嗎？來吧！他早想和你說話哩！』

『他愛我們嗎？』珠兒說了，擡起頭來，帶着銳利的理智，望着她母親的臉。『他肯和我們手牽手地回去，我們三個人一塊兒，走回市鎮裏去嗎？』

『現在不哩；親愛的孩子。』赫斯脫回答說，『但是將來他會和我們手牽手地走。我們成立一個家庭，我們自己有自己的火爐。你呢，就坐在他的膝上；他會教你許許多事物，會十分地愛你。你也會愛他——會嗎？』

『他還要常常都把手放在胸前嗎？』珠兒又問。

『笨孩子，這成什麼個問題呢！』母親喊了起來說。『來吧，求他祝福你！』

一般爲人所愛的小孩子，見着一個奪他愛的競爭者時，本能地感覺一種嫉妬。此刻的

珠兒也不知是爲這種嫉妬心所支配，也不知是出於她喜怒無常的一種任性總之，她對於牧師，並不表示好感。過後還是她母親用起腕力來，才把她拖到牧師的面前去，見了牧師，她仍是畏縮不前，臉上現出種種怪相，表示她的不願意。自從她小的時候，她就曾作許多許多的怪樣子，而且能把她那自由變化的容顏，一連串地變出種種不同的形狀，每變一次，都新含得有一個頑皮的淘氣在裏頭。牧師看了這個樣子，很苦痛地惶惑着，以爲向她接吻一下，也許有符咒似的效驗，可以得到小珠兒比較的好感，於是便彎身下去，在她的額上，吻了一次。剛才這樣一做，珠兒便從母親的身邊掙脫開去，飛也似地跑到小河旁邊，屈身垂在水面，把自己的額浸在水裏去洗，一直等到額上那不高興接受的接吻，完全洗掉已經溶解在流水的長浪裏，才擡起身來。她便遠遠地站住，默然地望着赫斯脫和牧師。他們兩人，此刻正在談話，商量對於今後所處的新地位，以及就要實現的新目的，應該預備的各種手續。

現在這決定他們命運的會見，已告一終局了。陰暗的幽谷，復又荒涼在陰鬱的古樹之中。這些參天的老樹，也具有無數的舌頭，也許在風吹雨滴之夜，互相低聲地講着他們這一回事，可是生人是決不會知道的。而這條淒愴的小河，她的小胸之上已經載得有過重的神秘故事，今後又新添了一件。她仍然是嗚咽地載將起去，決不在她長年以來這個淒絕的音

調上，加一絲毫的快活調子吧。

## 二十 惶惑道上的牧師

牧師在赫斯脫布林和小珠兒之前先走。當他臨行的時候，還掉臉來望了一望，以為這是一場夢境，半豫期着以為只能看見母子們朦朧的容顏和輪廓，在薄明的森林中慢慢消失下去了。這次會見的情形，是他一生涯中最大的變化，當然要以為是在做夢。可是穿着灰色衣服的赫斯脫，明明在那裏，站在樹根的側邊。這顆樹根的樹子，在許多年以前，就被大雷風雨吹倒了的，自從那個時候以後，歲月就在上面添加了青苔。所以當這兩個運命的犧牲者，背着世界上最沈重的荷物到森林裏來時，便可一塊兒坐在它的上面，得了僅僅一個鐘頭的休息和安慰。——而且珠兒也明明在那裏，正在小河的岸邊輕快地跳舞着。——此刻，那侵入來的第三者已經走了——她已恢復了她在母親身旁原有的老位子了。那麼，牧師決沒有是在這裏睡着了做夢！

這樣樣地，心裏不明不白的，又疑是夢境，又覺得是真實，使牧師的心中覺到一種奇特不安。為免除這種心的擾亂，牧師便回憶起他們商量動身到別處去的計劃來，而且更明

確地決定一個通盤的籌劃。他和赫斯脫兩人，已經決定那人煙稠密都會林立的舊世界，實較新英蘭或者全亞美利加洲大陸的荒野，更適合於作一個躲避和隱藏的地方。新英蘭和美洲大陸，所可隱姓埋名的，只有美洲印度人們住的草舍，不然便只有沿海一帶寥落稀疏的歐洲人殖民地，這些地方，那能够安身呢。且不說牧師的健康，自然是不宜再忍受森林地帶的這種困難的生活。而他的天稟，他的才識，他的十分發展的修養，只有在文明社會和高尚生活之中，才能找得着安息的地方。文明程度益高的地方，益更適切地合這個人的生活。而且使他選擇這一條路的，此外還有一個原因。便是港裏剛好停泊得有一隻船。這是在當日那個時候，常常見着的一種形跡可疑的巡航船。雖不完全是大海之中飄來飄去的海盜船，可是確是一隻極不負責任，在海上飄洋的東西。這隻船剛從西班牙領海開來，在這裏停了三天之後，便要開到布里斯脫去。赫斯脫布林因為是一個自己委任的慈善婦，所以和這船上的船長水手們都相識。因此，可以想法子得到兩個大人和一個小孩子的船位。而且又因為這隻船本身有種種緣故，更可以得到想望以上的祕密動身而去。

牧師十分的關心地向赫斯脫問了開船的確定日期。據說是從他們談話那時起的第四天。『那真是好運氣！』當時他自己向自己這麼說了。爲什麼了墨斯德爾牧師以爲這是

好運氣，我們很不想說出緣故來，可是我們也不想隱瞞讀者；牧師說這話的原因，乃是從這時起的第三天，他爲慶祝選舉，有一次宣講。這種宣講，是新英蘭的牧師們，一生涯中最榮耀的事，他想要找一個方法來完結他這個牧師的職業，再比這個機會再適切的沒有了。『至少，』這個模範的人物自己這麼想：『他們總會說我凡是公務都盡了職，而且並沒有做壞一次！』像這個可憐的牧師自省心那麼深厚，那麼銳敏的人，居然這麼樣悲慘自騙，真是傷心人極了！關於他的事，我們已曾說過許多更悲慘的事蹟，今後也許還再有許多。可是沒有一件會像這麼弱得可憐的。他的性格的本質，自從許久許久以前，就爲一種微妙的疾病所侵蝕，若要找證據的話，再比這一件事同時是很細微而又不可更動的證據，此外再沒有了。在長久之間，對自己是一副面孔，對羣衆又是一副面孔的人，無論是誰，到了終局，總會惶惑起來，不知道究竟那一個面孔是真實的。

丁墨斯德爾牧師從和赫斯脫會見回來，心情很是興奮，使他生出向來沒有的體力，用很快的足步，急急趕回鎮上來。森林中的道路，處處都是粗野的自然障礙物，較之他前幾天出行的時候所記憶着的印象，覺得更是荒野，更是奇異，更稀有人跡。可是他遇着爛泥的地方，便一躍而過，遇着夾纏不清的矮叢林時，便從中鑽出，遇着坡道，便往上攀登，遇着凹地，便

急驅直下，一言以蔽之，便是道上種種的困難地方，他都以一種不知疲倦的活動力打破一切，他自己會有這樣的力量，連他都吃驚起來。他所能記憶的，便只是剛在兩日以前，他也在這同一的道路上走，那時，是如何地羸弱，是如何地休息又休息才走過了。當他已走近鎮裏的時候，他接連着遇見的那些見慣了的事物，都一一給他一個已經變了的印象。他離開這一個地方，就好像並不是昨日，並不是一天兩天，好像是已離開了許多日一樣。誠然，街路的樣子，仍是和他所記憶着的一樣，各家屋的特徵一切仍是照舊，三角牆尖，仍是那麼羣集着。他的記憶中認為是有風標的地方，仍然是有一個風標。可是這個什麼都變了的感覺，仍是固執地盤据在他心裏。他在路上遇着熟人的時候，他看着這小鎮周圍他所熟知的一切生活形狀的時候，都同樣發生起這個感覺。他們看去並不比從前老一點，或者年輕一點，有年紀的人的鬍子，並不比以前更白，昨天還在爬着走的嬰兒，今天也并未能用足走路。他最近臨別時還看着的人，和此刻遇着的到底是那一個地方不同，要說出來實在是不可能。可是牧師心坎最深處的感覺，告訴他說這些人都變了。當他經過他自己的教堂牆下時，這個印象，更使他深深地感受。教堂的建物，帶着一種奇怪的樣子，同時又帶着一個極熟見的樣子，叫丁墨斯德爾牧師看了，使他的心在兩種想念間動搖着。即是他從來只是在夢中看見這

所房子，不然，便是此刻正在做夢。

這個現象，變成種種的形象現了出來，並不是在指示出外物已起了變化，乃是看這些熟見物的觀者，他的心裏突然間起了一個重大的變化，因而只是相隔一天的東西，使他的意識上，生出就好像已經過數年似的感覺來了。牧師自己的意志，赫斯脫的意志，和在他們兩人之中發生出來的命運，便是引起這個變化的東西了。這個村鎮，仍是以前的那個村鎮，可是從森林裏歸來的牧師，已不是以前的那個牧師。在路上遇着招呼他的朋友時，他簡直可以這麼告訴他們說：——『我不是你們以前所想像的那個人了！那一個我，我已把他丟在那面的森林之中，丟在一顆滿生青苔的樹根側邊，傍着一條愁鬱的小河的神祕的谷中！到那裏去找找你們的牧師，看看他是不是就像穿不要了的衣服一樣，已把他那瘦弱的身軀，薄薄的雙頰，白色的，重壓着的，而且憂紋滿佈的額頭，丟放在那裏了！』自然，他的朋友仍要固執地主張說：——『你就是那牧師呵！』但是這實是他們弄錯了，並不是他錯。

在丁墨斯德爾先生還未走到家之前，他的「內我」又向他提示了種種別的證據，證明他的思想和感情的世界，確是起了革命了。真的要說明這不幸而驚詫着的牧師，此刻所起的衝動，除了說他內部的王國完完全全改朝換代，道德標準也完全大改革而外，簡直不



能說明。每走一步，他都被衝動煽動着要去做種種奇怪的，狂暴的，不合道德的行爲。自己覺得是不知不覺地想去這麼做，同時又覺得是存心要去這麼做。一切都不由他自己作主，可是又是出於比反對這個衝動的良心還要深厚的自我而生的。舉一個例來說，他在路上，遇着他教堂中一個職員。這位善良的老人，便以一種父執的感情，和長者的特權向他招呼。這個態度，是這個教堂職員從他教人生敬的年齡上說，從他正直而聖潔的性格上說，從他在教會裏的地位上說，都是應該取的态度。而且在這個態度之外，又加上一種深厚的，差不多近於崇拜似的尊敬，這也是這青年牧師，無論從公私那一面說，應該向他要求的。從一個社會地位較低天分較劣的人，對於一個較高者，表示出尊敬和順從，同時，又因他是個年高德的人，於是從這高齡和叡智方面，也生出一種莊嚴，這兩者間極美滿的調和，要在這位老職員所表示的態度以外，去找別的例時再也沒有了。可是，當丁墨斯德爾牧師和這位崇高蒼髯的老人談話的時候，在那兩三分鐘之間，老職員告訴他要舉行聖餐式。牧師對於這個典禮，心裏便湧起了種種冒瀆不敬的思想，實在狠想說出來，只是極力細心地自己抑制着，才算壓下去了。他的全身都一齊抖戰起來，他的臉色，蒼白得如同灰一樣，深恐怕他的舌頭一時抑止不住，把這個可怕的不敬言詞給說了出來，又深怕自己連贊承都還沒有表示，便

替自己的贊承辯解起來了。可是他心裏雖是懷着這樣的恐怖，而又想到這神聖尊嚴的老教會職員，若果真聽見他的本教堂的牧師，說了這種大不敬的言語，一定要驚嚇得像化石一樣時，便又由不得放聲大笑。

和這個性質相同的事，還有一件。丁墨斯德爾牧師急急地在街上走的時候，又撞着他教堂裏的一個年齡最大的女教會員。她是一位最虔心的模範老太太。已經是個寡婦，家裏寒苦，淒涼地獨自一個人過活。她的心裏，裝滿了她已死的丈夫，兒女，以及許多年前死去的朋友們等的回憶；就如滿裝着碑誌的墓場一樣。像這一類的追憶，在別的地方一定是極沈重的悲痛，可是在這個虔敬的老太太方面，却成了差不多是一種莊嚴的喜悅。因為她得到了宗教上的慰安和聖書裏所說的真理。老太太繼續不斷地以此為她的糧食，已經是三十年以上了。自從丁墨斯德爾牧師許可她是本教堂的一會員以來，這位老太太在地上重要的慰安，——這種東西，除非也同樣是天國的慰安，便一點價值沒有——便是不管是偶然也好，或者是故意也好，和他的牧師相會的這一件事。會着了牧師的時候，便可以從他那可愛的嘴唇中，發出一句溫暖而芬芳的，含有天國氣息的福音真理，送到她遲鈍，可是極狂喜地全神貫注的耳裏來，甦生她的精神。但是今天這一次相會，丁墨斯德爾牧師，一直到他開

口向這位老太太的耳邊說出話來的瞬間爲止，正如他靈魂的大敵所望，真是一句聖書上的文句也記不起來。也記不起別的其他東西。那時在他心裏的，便只是一個對於人類靈魂的不滅性，簡潔而有力的，在那時他認爲是絕對真理的反對議論。那麼，若果把這個議論，貫注到老太太的心裏，她一定就要像受了極強烈的毒藥一樣，立刻倒在地上死了去也。不可知。當時青年牧師實際對這位老太太說了些什麼，他過後再也想不起來。也許幸而他所說的話，混亂而無秩序，所以在老太太的理解力上，得不得出一個明確的觀念來，再不然，便是上天照着它獨特的方法，替他從好的方面解釋。因爲牧師和那老太太別後，掉臉轉來望時的確確看見那皺紋滿臉，慘白如灰的臉上，就好像天國裏光明一樣，現出虔誠的感謝和狂喜來。

更還有第三個例。牧師和這位老太太分手之後，他又遇着教會員中最年輕的一位姑娘。這是牧師最近才勸動了成信士的女子。——牧師那一次在外面通宵不寐，接着第二天便是安息日的宣教，這位姑娘，即是爲這一天的宣教聽動了的——她聽了牧師的話，捨棄現世暫時的快樂，去求天堂的希望，等她的生活，漸次黑暗起來的時候，這希望便會更明亮地具體化，而且把她最黑暗的陰鬱，以最後的榮光照耀起來。她的美麗和純潔，就如樂園裏

開花的白合花一般。牧師也很知道他自己的像，已供在這少女純潔無垢的心的殿堂裏，她那純白的幃幕，便掛在牧師的像周圍，在她的信仰之上，還加得有溫暖的愛情，在愛情之上，也加得有信仰的純淨。這天的下午，惡魔確實是把這可憐的少女從她母親的身旁拉開，引她到這個受了十分誘惑的，——或者我們毋寧是這樣說的好吧？——換句話說，這個墮落的，自暴自棄的人的路上來。當她漸次走近的時候，魔王便低聲命他縮成很小的形狀，在這嫩柔的心胸裏，貫注一根惡行的嫩芽，即刻便會開出黑暗之花，到了一定的時候，結成害惡的果實。這位少女十分的信仰他，他對於她的靈魂，其支配的權力可以到這一步，牧師自身也感覺到了，即是他覺得只消懷起邪念地看她一眼，便可以使她的天真爛漫，完全枯萎，只消說一句壞話，便可以使她向着與此刻相反對的方向，發展去。於是——心裏經過了比向來還更強烈的爭鬥——他用外套遮住了臉，裝着沒有看見的樣子，急急地向前走去。一任這位青年少女，自己去亂猜他爲什麼這樣無禮。她在自己的良心上——她的良心，也就和她的衣袋針線盒一樣，滿裝着的盡是些天真爛漫的小東西——搜索了一陣，以爲是自己的錯，才教牧師這樣地對她。於是想像出幾百個空想的過失來，自己責備自己，可憐的小東西！而且到了第二天早晨，在家庭裏作家事的時候，眼睛竟哭得紅腫了。

牧師克制住這一次的誘惑向前走去，還沒有時間來慶賀自己的這個勝利之前，他感到心裏又起了一個衝動，比以前的還要滑稽，差不多和以前一樣的可怕。此刻我們傳達起來都覺得面赤。事實是這樣，街上有一羣清教徒的小孩子們在那裏嬉戲，牧師走到他們的面前，小孩子們剛好開始在說話。丁墨斯德爾先生的衝動，便是想停住腳，教這些小孩子們一些壞話！隨即覺得穿着牧師服來幹這樣的事，大覺可恥，因而便止住這一時的高興了。在這個時候，他又遇着一個吃醉了酒的水手。這是從西班牙領海來的海上的水夫。這可憐的牧師心裏想，以前的種種惡意，既都很勇敢地完全抑制住了，最少，也來和這個滿身漆黑的無賴漢握一握手，同他講講他們這些放蕩的水夫最富有的猥褻的笑話，滿嘴裏放出那絕妙而圓滑，實際而滿意的，不怕天地的咒罵，藉此散一散心！但是他終於安全地通過這個難關了。這並不是因為他有更高的主張，毋寧是一半因為他生來的高尙趣味，不願去這麼幹，而大半更因為他做牧師弄慣了那種循規蹈矩的禮儀，急切幹不出這種下等事來。

『這麼地常是在我的心中往來，而且誘惑我的，是什麼一個東西呢？』最後，牧師在街上停住，一手打着額頭，自己對自己這麼叫着說了。『我瘋了嗎？再不然，我已經完全賣給惡魔了嗎？在森林之中，我和他立了契約，用我自己的血，簽了名來的嗎？此刻是不是他在命我

履行契約，所以他那極污壞的想像力，所能想得到的種種惡事，都引誘我去做嗎？」

丁墨斯德爾牧師，正在這麼地，用手拍着額頭，自己對自己獨語的時候，據說那有名的妖婆赫賓斯老太太，剛好從旁邊走過。她的外觀，非常堂皇，頭上戴着很高的頭飾，穿一件華麗的天鵝絨上衣，一條皺領，是用那有名的黃色漿糊做成的。這是她特別要好的朋友安尼透納，在還沒有因謀殺奧華伯里爵士被絞之前，教給她的祕法。這妖婆也不知是已看破牧師的思想，或者是沒有，總之，她突然停住脚步，很銳利地望着牧師的臉，狡猾地微笑着，隨即——雖是很不常和牧師們說話——開始說起話來。

「牧師先生，原來你到森林裏去來了。」妖婆向他點着那高頭巾的頂說了。「下次再去的話，我請你只消通知我一聲我能够和你一塊兒去，那真是再好的沒有了。我並不是自誇的話，只要我說一句好話，無論什麼陌生的紳士，都能够在你所知道的那個魔王那裏，得到十分的歡待哩。」

「我老實說，太太，」牧師以極鄭重的禮儀回答說了。這是婦人所處的地位應向男子們要求的禮節，同時牧師所受的高等教養，也命他禮應如此。——「我拿我的良心和人格來起誓，老實說我真全然不懂你所說的是什麼一個意味！我並沒有到森林裏去找什麼魔

王，就在將來，我也決沒有想到要走到那裏去會你所謂的這個大人物，去求他的惠顧！我的唯一充足的目的，便是去會我那虔敬的友人葉利奧傳教師，他在那裏，勸動了許多邪教的人歸入正道，我便是和他一塊兒共歡喜去！」

『哈哈，哈哈！』老妖婆母雞似的笑了，仍然向着牧師點着她那高頭巾的頭。『好好！我們在白日裏不能不這樣說話！你這樣的裝模做樣，真像一個老手，可是到了夜半在森林裏，我們說的話又另是一樣了！』

說完之後，便以她老人似的莊嚴華貴的樣子走開去了。可是仍頻頻地掉轉臉來，向着牧師微笑，就好像巴不能認出一個祕密而親近的關係來的一樣。

『難道我已把我自己賣給那個惡魔了嗎？』牧師心裏想，『若果人言是真實的話，那惡魔便是這穿黃糊皺領，天鵝絨上衣的老貨，選來做自己的王子和主人的！』

可憐的牧師！他結的契約十分和這個相似！他因為爲一個幸福的幻夢所誘惑，在以前他決不做的，此刻竟對於自家認爲是罪大惡極的事，自己心甘情願去選擇來做了。而這個罪惡的傳染毒，便這樣地很快的，浸透於他道德的全組織。把他一切聖潔的衝動，完全麻痺了去，把他一切壞的衝動，都喚醒了來十分地活躍。嘲弄，狠毒，無理由的凶惡，無根據的惡意，

對於一切善良而聖神的東西的嘲笑，都復活了來，一面雖使他驚懼，同時就在誘惑他去幹。若果他和赫賓斯老太太的相遇果然是實在的事，這適足以證明他已對於壞人和惡人的世界，抱得有同情和友誼了。

在這個時候，他已走到那位於墓地側邊的他的住宅了。走進門去，他便急急忙忙地走上樓梯，跑在自己的書室裏而去躲起來。牧師在街上走的時候，不住地爲衝動所迫，要他去作那種種奇怪而偏狂的壞事，幸而一樣也沒有幹，沒有向世界把自己暴露出來，就回到自己的家裏來了，牧師很爲高興。他走入這住慣了的屋子，向周圍望了一轉。望着室內的書，窗子，煖爐，用幃子遮着的很舒適的牆壁等時，他從離開森林的谷地到市鎮裏來，一直到家爲止，那不住地縈繞在他心中的「一切都變了樣」的感覺，依然還在存留着。而這個地方，還是他讀書寫作的地方；是他絕食，徹夜不寐，弄得半生半死的地方；是他努力想祈禱的地方；又是他忍受着幾千百痛苦的地方！那豐麗的希伯萊文聖經，依然還在那裏，裏面裝着摩西古預言者們向他說的話，和上帝的神音！桌子上仍舊放着那未完的宣教稿，側邊還有一枝有墨水污漬的筆。這是他兩天前寫的，因爲一時思想接不上來，便連最後的一句都沒有寫完，便放下了擱在那裏。他知道寫這個東西的人，便是他自己，瘦削白頰的牧師，做着這種



種的事，忍受着種種的痛苦，可是還爲慶祝選舉宣講，寫了這麼多的稿子！但是此刻，他就好像站的是第三者的地位，用極輕蔑的哀憫，可是也有一半羨望的好奇心，來看以前的他。這個以前的他，已經是沒有存在了。從森林裏回來的，已經是另換了一個人，較以前的那個他，更爲賢明，肚子裏知道了許多隱祕的神祕，是那以前的他的單純腦筋所決不會有的。可是，這種知識，又是什麼一種苦痛的知識喲！

牧師心裏，正在這麼地回想時，書室的門口，來了一下敲門的聲音。他便說：『進來！』心裏也有幾分想到進來的也許是一個惡靈也不可知。果然是的！進來的便是羅伽齊林五老人！牧師臉都白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地站着；一手放在希伯萊文的聖書上，一手放在自己的胸上。

『回來了，牧師先生。』醫生說了。『你的貴友葉利奧傳道師好嗎？可是據我看來，你的臉色很蒼白，大約是那蠻荒中的旅行，使你受不住吧，要不要我的幫助恢復你的身心，好在選舉慶祝時候去宣講呢？』

『不，我並不這樣想。』丁墨斯德爾牧師先生回答說。『我的這次旅行，又會見了在那裏的聖潔的傳道師，又呼吸了許多自由的空氣，都於我這久處在書室之中的身體很好，親

厚的醫師先生，我想今後已用不着你的藥餌。雖是你的藥很有效驗，而且調藥的你，又那麼親厚。」

在他說話的這些時候中，羅伽齊林五老人以一個醫生對於病者的那種嚴重而熱心的態度，向牧師望着。可是外觀雖是這麼不動聲色，牧師已差不多確信羅伽齊林五知道他和赫斯脫布林會見過的事，至少，很自信地懷疑他們會見過。於是醫師也知道在牧師的心目中，他已經不是一個可以相信的朋友，而是一個仇恨最深的敵人了。既然已知道了這麼多，當然有一部分知識要變成言語表現出來。可是最奇怪的，是在言語上表示出一定事物之前，常常的要經過很長的時候；而且兩人都想躲避某一個話題，每每已經談近到這個話題的邊上，又極安全地不觸着它而退回去了。因此，牧師並不怕羅伽齊林五會明明地說出他們兩人互相對峙的真正的地位來。但是醫生還是以他那種陰險的方法，使人驚怕地觸近這個密祕了。

『你今晚再利用我的拙技一下不更好嗎？』醫生說。『真的，我們非竭心盡力，把你的身子弄強壯有精神起來，好在選舉的天去演說不可，一般人都十二分地期待你，他們都怕再過一年時，也許他們的牧師已不在。』

『是的，已到了那一個世界去了。』牧師帶着極虔敬的斷念回答說了。『但願那一個世界較之現在的世界更好。因為老實說的話，再過一年雖是轉瞬的事，我已想不到還要和我的羊羣們共在一塊兒了！可是講到用你的藥來，慈愛的好先生，以我現在的身體狀況，我實是用不着的。』

『我很高興聽你這麼說。』醫生回答說。『也許是我的藥力，雖是長久之間沒有效驗，現在才現出它當然應有的效力了。若果我治好你的病，我真是很幸福的人。值得全英蘭的人，向我道謝的！』

『承你寸刻不離的看視，我衷心地向你感謝！好朋友！』丁墨斯德爾牧師先生，帶着莊嚴的微笑說了。『謝謝你。我只有從祈禱上來報你的這個厚恩。』

『一個有德望的人的禱告，即是黃金似的報酬！』醫生向牧師告別時這麼說了。『不錯的，那簡直是天國通行的金幣，上面刻着皇帝自己的鑄造印子！』

醫生走了之後，牧師叫了一個僕人，命他拿食的東西來。拿來之後，放在他的面前時，牧師使以極旺盛的食慾吃了。接着便把選舉講演已經寫了的稿子丟在火裏。另外從頭來寫過。這一次寫得情思迸發，他自己都覺得好像如有神助。只是奇怪上天居然會選擇他這麼

一個污濁腐敗的靈魂，來傳出這麼偉大莊嚴的音樂似的講演。但是這個神祕，只好讓神祕自己來解釋，或者永遠就沒有解釋的時候，他自己更不再過問，只是真摯地，狂喜地急急的繼續寫他的講詞。

這一夜便這麼地，好像是一匹生有翅膀的駿馬，他自己騎在上面的一樣，如飛似地過去了。早晨來了，在窗幃間紅着臉窺視了一陣，最後，新出的太陽光，終於投了一股黃金似的光線到他的書室裏來，直接照着牧師昏眩的兩眼。他坐在那裏，指間還挾着一枝筆，後面桌上，擺着無限多的文稿。

## 二十一 新英格蘭的慶祝日

在新省長從人民手裏接受他的官職的這一天，一清早，赫斯脫布林和小珠兒便來到市場裏來了。那裏已經聚集了鎮上的各種匠人，以及其他的平民等一大堆人。在這些人中，也有許多粗野的蠻人，他們穿着鹿皮衣服，一望而知是圍繞着這殖民地的首府那些森林殖民地中來的人。

在公共慶祝日的今天，也和和在過去七年中一切的慶祝日一樣，赫斯脫布林穿的衣服，

仍是灰色粗布的衣服。這衣服與其說是它的顏色，毋寧說是它的式樣，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特徵，使穿着它的赫斯脫布林，她的姿態，她的輪廓，在衆人的眼中消失了去。可是胸前的那紅字，又把她從一個平常無奇，不在衆人眼下的狀態，拉了回來，在那個字所照耀的道德方面，又把赫斯脫布林給顯示出來了。鎮人們長年之間，見慣了的她的臉，此刻表出一種大理石似的平靜，這也是他們常看見在她臉上的。這就好像一張假面一樣；或者就像一個已死的婦人的容顏，那種冰凍着的平靜一樣，爲什麼會有這樣可怕的類似，便因赫斯脫布林在不能惹起任何人的同情這一點上，實際已和死了一樣，而且她雖是好像還在和這世上的人混在一起，其實早已和這個世界相脫離了。

特別在這一天，也許她臉上有一種表情，是以前沒有見過的；但是，老實說，此刻也並不十分的明顯，可以被別人看得出來。除非是一個具有超自然力量的觀察者，先知道了她的心，然後在她的容顏上，看出有一種相對應的發展，那就看得出來了。像這樣的一個精神透視者，也許會這樣想吧。即是，赫斯脫在過去悲慘的七年中，忍受着世人的環視，把這種忍受，當爲是一個必然，一個悔罪，一個嚴肅的教理，經了這麼長年悲慘之後，此刻在最後的一次自由地，自願地來再受這個罪一回，藉此把這麼久都是苦痛的東西，變成一種勝利。『再看看

這紅文字和帶着它的人，這就是你們最後的一次了！』一般人認爲是他們的犧牲品，是他們一生的奴隸的赫斯脫，此刻她也許想對他們這麼說。『再過一會兒，她就要走到你們到不了的地方去！再過幾個鐘頭，那深闊而神祕的大海，便要把你們強放在她胸上燃燒着的象徵，永久地隱藏了去了！』這麼地和她的生存，深深地合成一塊的痛苦，此刻她已能脫離而去，在這個時候，我們就想像赫斯脫的心中，發生一種哀惜之感，這也並不是十分不合人情的矛盾。差不多的全青年時代，都老是嘗着蘆艾的苦汁，到現在臨別的時候，心裏感到一種不可反抗的慾望，想最後再氣都接不上地喝一大口，這種事不是也許會有的嗎？從今後，捧到她唇邊來的人生之酒，不待說一定是豐富美味而快活的東西，滿裝在刻花的黃金酒杯裏，若果不是的話，像她這樣飲過了苦酒來的人，也就和飲過極強烈的興奮劑之後一樣，所遺下的後味，便是那不可避免的，疲勞的倦怠之感吧了。

珠兒裝束得像仙女似的華麗。這樣一個明麗，活潑，妖精也似的小孩子，決想不到是這麼一個陰鬱而灰色的母親生下來的，或者，爲珠兒做這樣華美的衣服，必然地要一種同時是豪華而又細膩的想像力，誰也不會想就是這同一個人做的，她一方面又能做也許比這個還要困難的工作，即是在自己所穿的衣服上，加那麼一個極明顯的特徵。珠兒穿的衣

服，十分地和她適合，就好像是她性格的自然流露，或者是她性格不可避免的發展，它外面的表現一樣。這衣服和她的關係，就如蝴蝶翅上五顏六色的光彩和蝴蝶的關係，或者就如一朵鮮花的花瓣，和它那畫也似的鮮麗的關係，兩者完全不能分開。這些東西是這個樣子，所以在珠兒方面，也是一樣。她的衣服和她的性質，完全是出於一個觀念的東西。而且在特別慶祝日的今天，珠兒的氣性上，有一種奇怪的動搖和興奮，拿掛在人家胸前的金剛石，胸作種種的動悸時，鑽石也發出種種的光芒來比她今日的這個氣性，真是再適當的沒有了。小孩子們對於和她有關係的人們的各種心動，都常常表示共鳴。尤其是對於家庭事件，無論是什麼種類的煩惱或者就要臨頭的改革等，最是敏感。因此，珠兒就好像掛在他母親動搖的胸前的金剛鑽石一樣，凡是在她母親那大理石似的冷靜的額上，所不能看得出來的表情，都在小孩子活潑的精神上顯露出來了。

因為這個興奮，使她不像是在母親的身傍挨着走，而是如一隻小鳥似地很活潑的跳躍着。她時時發出一陣陣不明白而狂野的叫聲，有時又發出震耳的歌唱。等她母女兩個來到市場的時候，小孩子看着這地方集了那麼多的人，那麼喧鬧，那麼雜沓，叫她更是一刻也不能安靜。因為這個地方，在平時，並不像一鎮商業的中心點，毋寧是一個村落的聚會堂前，

一塊寬闊而寂寞的草地。

『呵呀，母親，這是怎麼樣了？』她叫喊起來說。『爲什麼這些人們今天都不去做工作呢？今天是全世界的公休息日嗎，你看！那不是鐵匠嗎！今天他已洗去他的那張煤煙臉，穿上星期日穿的新衣，那樣子好像只要有一個親厚的人教他怎樣去愉快的話，他就很高興愉快起來似的！還有那典獄老人的布拉克也在這裏，他向我點頭笑着哩！母親，他爲什麼這樣做？』

『因爲他知道你小的時候哩。孩子。』母親回答說了。

『就算是這樣，他也不應該向我點頭微笑。——這黑怪樣子，醜眼睛的老東西！』珠兒說了。『他若果願意的話，他竟可以向着你點頭好了。因爲你穿的是灰色衣服，又戴着這紅字。——但是，你看喲！母親，好多我們不知道的人呵！印度人也有，水夫也有！他們這些人，到這市場裏來幹什麼的呢？』

『他們等着看隊伍通過。』赫斯脫說。『因爲今天省長和裁判官們都要從此地走過的，還有牧師以及有名望的人，善良的人都在一塊兒通過，在他們的前頭，還有音樂和兵隊呢。』



『那麼，牧師先生也來嗎？』珠兒問了說。『我看見我的時候，是不是也和前幾天在小河邊你引我到他的面前去一樣，他就伸出雙手來牽我嗎？』

『牧師先生也要來的，孩子，』她母親回答說。『但是他今天不和你打招呼，你也決不可招呼他。』

『他真是一個好奇怪而悲傷的人喲！』小孩子這麼說了。一半好像對他自己說似的。『就像那晚上，我們和他一塊兒站在那面那刑台下面的時候，在黑暗的夜裏，他就叫我們到他身邊去，握住你的手和我的手！又像在那深林中的時候，只有老樹可以聽見我們，只有一線的蒼天可以看見我們，他就和你坐在一堆青苔草上說話！他還在我的額上接了一個吻，幾乎那條小河的河水都洗不乾淨！可是在這裏，這樣的白日之下，這麼多的人羣中，他不認識我們了。而且我們也決不可認識他！你看他老是一隻手撫着前胸，真是一個好奇怪而悲愁的人！』

『閉住嘴不要說了，珠兒，——你不懂這些事。』她母親說。『此刻不要去想牧師的事，你看看你的周圍吧，你看今天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是十分的愉快！小孩子們今天不去上學，大人們今天不去作工，不去耕田，都特意到這裏來快活的。因為，今天新來了一個支配他們

的人了。因為這個原故，——這是自從人們團集起來成爲一個國家以來，就有這個習慣的——所以大家都跑來尋快活高興；就好像這可憐的世界，終於達到一個黃金似的好年頭了！』

一般人們的臉上輝耀着普通不常看見的愉快，果如赫斯脫所述。這一天，是他們一年中慶祝的時期，——過去已是這樣，在將來的二世紀之大半時期中，也繼續是這樣——於是這些清教徒們，把人類的弱點中可以容認的一切快樂和公共的喜慶，都完全塞在這一天中了。藉此，把他們平常掛在臉上的那種陰嚴的暗雲驅逐了去，使他們僅僅在這一天之中，把那莊嚴的態度緩和了一點。然而緩和的程度，也只像別的社會遇着共公的苦惱時，所表現在臉上的表情一樣。

但是，當時風尚氣質的特色，雖一定便是這種灰色黑暗的色調，上面所述，也誇太說得過火一點。現在在波士頓的市場中的人們，便不是承繼着這種清教徒的陰暗嚴厲而生的。他們都是生來的英國人，他們的祖先，曾經是在伊利沙白女王時代，過過極明朗豐麗的生活來的。這個時代的英格蘭生活，若果當成一整個的大塊來看，的確是世界上未曾有過的，極莊嚴宏麗而快活的時代，若果新英蘭的殖民者，也承繼了這種趣味的話，那麼，一切公共

的重要事件都要用祝火、饗宴、遊街等來慶祝了。又守着古禮行這種莊嚴的儀式時，把愉快的娛樂和莊嚴的鄭重聯合一塊，就好像一國人民在這種盛會中穿着的大禮服上，加上一種奇特而燦爛的刺繡，這也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此刻，這些殖民地的人，爲慶祝他們政治上的新年，所用的方式也帶得想這麼辦的影子。關於官吏每年就任的儀式，我們祖先也曾建立得有許多習慣。當日他們在那最自誇的故鄉倫敦所看見的種種壯麗的儀式，——我們就不必說皇帝的戴冠式，卽如市長就任時的樣子——此刻，這種記憶中的華麗狀觀不很清楚的反射，雖成了一個褪了色的，十分稀薄的摩仿，便可以在他們所建立的這個習慣中，尋得出痕跡來。建設這個共和國的祖先和首創者們，——政治家、牧師、軍人，——認爲在外部面上遵照古禮，裝成莊嚴燦爛的儀式，是在社會公衆之間居高位的人們，最適宜的一種衣裳，而以爲這樣去做，是他們應該盡的義務。一切高位的官吏，都列成行列在民衆的眼前走過。這樣一來，於是新成立的政府的簡單組織，便得到了它必要的威嚴了。

一般人民在平常的時候，各人對於自己辛苦的工作，就好像和他們的宗教是同一性質，同一嚴重的東西，每天嚴格地，專心地去做，到了慶祝的這一天，支配階級的人，雖不鼓勵他們，也有幾分默許他們寬一天的心。實際，在伊利沙白女王時代，或者吉姆士王時代，老早

就有的那種種一般娛樂的設備，但在這個地方，還一樣沒有——沒有唱戲這一類的粗惡的街戲，沒有彈起豎琴，唱傳聞俗謠的行吟詩人；沒有和着音樂耍猴子的人；沒有學變妖術一樣的變戲法者；沒有說笑話——這種笑話，也許已經傳了百年以上，但是因投合於民衆們最廣泛的笑的心理，到此刻仍然很有力量——來激動羣衆發笑的滑稽家。像這各種各樣的娛樂職業者，不單只因為嚴酷的法律，不准他們表演，而且也因支持這種法律的一般心理，受嚴格的禁止。可是雖是這樣，這些人民偉大而正直的臉上，並不是沒有笑容——他們笑得雖是猙獰難看，可是仍是很愉快地笑。這些殖民地的人們，當日在英格蘭的田舍市場上，或者在村莊前的綠地上，所看見的，所參加的那種種運動，遊戲，在這裏也都齊備着的。因為這種種運動，對於他們精髓的性質，如勇氣，剛烈，是很有用的東西，所以在這新開闢的土地上，也就保存住了。於是在市場上的周圍各處，可以看見剛瓦爾式，以及迭翁州式的打拳角力。又在一個角上，有友誼地的比棍。而其中最有趣味的，便是在處刑台上——這個地方，在本書已提過多回了——有兩個劍師，正拿着藤牌和寬刃的刀，互相表演劍術。但是，使一般觀衆最失望的，便是這個表演，因鎮上公吏的干涉遂中途停止了。這位公人，認為這樣一個神聖的地方，決不能用來表演這一類事物，而使法律的尊嚴受了冒瀆。

當時的人們，剛好是在嚴肅生活的第一期，而且他們的祖先，在他們盛時是極知道怎樣去行樂的人，因此，從大體上說，單就在休假日娛樂這一點，他們是比後代，就和我們這種隔了兩三百年的後代相比，都是好得多，這樣的斷言，並不算過甚其辭。他們直接的後代，即是初期移民的第二代，便帶上清教主義極黑暗的影子，因而使國民全體的顏色，都黑暗了來，其後經了好幾代的歲月，都還不足以打破這個黑暗，重過明朗的生活。到了我們這一代，還是不知以前忘了的這個娛樂藝術，還得從頭學過。

此刻，在市場上所描畫出來的人生，大體的色彩，雖是英國移民那種悲暗的灰色，黃褐色或者黑色；可是也難得有一些異樣的色彩，使它熱鬧起來。一羣印度人，野蠻式的盛裝着，——身上穿的是鹿皮衣，上面繡着奇奇怪怪的刺繡，繫着貝殼珠的帶子，還帶有紅赭石，黃赭石，羽毛等裝飾品，又武裝得有弓矢，石頭槍等物——遠遠地站在一旁。他們臉上那種一絲不動的莊重樣子，就連清教徒們也有所不及。這些五顏六色的野蠻人，看去雖是粗野，可是在這個地方，還不算最粗野的一羣。最適當地足以當這個形容的，乃是幾個水手，——便是那從西班牙領海航行而來的船上，一部分的水夫——他們是上岸來看慶祝日的熱鬧。這一羣人，都是一些面目粗獷，不要命的大漢，臉上被日光晒得焦黑，嘴邊一大團鬍子。那

又寬又短的褲子，在腰圍附近，用革帶繫着。帶上的扣子，常是一塊粗金板。帶子下面，吊着長形的小刀，有些簡直是一把長刀。頭上戴的是椰子葉編成的廣邊帽子。在這帽子下面，便射出那兩隻猙獰的眼睛，就在高興和快活的時候，也顯出猛獸似的兇殘來。一切束縛人類行為的規則，他們也不怕，也不客氣，任意地就打破：他們就在公吏的面前公然吃煙，若是普通人這樣做的話，吸一口便要罰款一先令。高興的時候，便從衣袋裏取出瓶子來，裏面裝的或者是葡萄酒，或者是火酒，任意大口大口地喝。旁邊圍着看的人，驚得口都合不攏來，他們還什麼也不管地伸出瓶子去，勸這些人也喝。這種情形，很明顯地表出當時不完全道德的特色來。當時的道德律雖是那麼嚴格。可是對於水手階級，却又寬大；不惟許可他們在岸上任意胡爲，而且在他們適當住居的海上，比在岸上還要更十分胡鬧的行爲，都加以默許。當時的水夫，簡直可以看成現在的海賊。就拿這幾個水夫來說，他們在水手方面，並不是什麼罪大惡極的人，也只是極普通的水手，可是若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他們一定都是些犯人，如掠奪西班牙貿易等事，若在現在的法庭審起來，都足以叫他們生命發生危險的。

但是古時候的海洋，完全是任意地的洶湧，任意地的波浪掀天，它所受的束縛，便只是受大暴風雨的左右，人類的法律直想不到要去支配它的動作。因此海上的盜賊，一旦捨棄

了這個職業，若果他自己願意的話，即刻可以變成一個陸上的公正而虔敬的市民。就在他過那不要命的生活之中，你去和他做一點生意，或者偶然地交際一下，並不算一回不名譽的事。於是，那清教徒中的長老，穿着黑色的外衣，繫着凝得很硬的帶子，戴着尖頭的帽子，望着這些快活的水手們那種喧鬧和粗暴的行動，也就帶着很柔和的微笑。而當着醫生羅伽齊林五這樣有名望的市民，和這隻可疑的船的船長，一路很親密地談着走進市場裏來時，誰也不會驚詫，誰也不會責罵他的。

和羅伽齊林五一塊兒進來的船長，單就衣飾上說，是這羣衆之中，最華麗的一個人。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非常惹人注目。他穿的衣服上，有許多許多的絲帶，他戴的帽子，有一道金邊，又捲着一條金練子，頂上插着一根羽毛。身旁繫着一把長刀，額上現出一道刀痕，從他頭髮的安排看來，他並不想把它遮住，毋寧是極力想把它表示出來。若果是一個陸上的人，他決不穿這種衣服，現出這樣的臉面。假若也像他這樣，以這種誇耀的態度，穿這樣的衣服，示出這樣的刀劍來時，一定就要受裁判官嚴厲的詢問，大致就要受罰金的刑罰，或者監禁的刑罰，也許還要帶上手拷足鐐，拿到街上來示衆。可是因爲他是一個船長，於是這些一切事情，大家就看成好像魚身上的鱗甲一樣，是他性格上當然有的附屬物了。

這個布利斯脫船的指揮者和醫生分手之後，便閑散地在市場上遊來遊去，一直到他偶然地走近赫斯脫布林站着的這個地方來。他好像認識赫斯脫似的，便一點不躊躇地向她說話。向來，凡是赫斯脫布林站的地方，在她的周圍，通常留得有一點空地，——一種魔術似的圈子——今天自然也是。離她不遠一點，人們雖是怎樣的擁擠，可是沒有一個人，踏足進她這個圈子來，也沒有誰有心想這樣做。這便是一種極強有力的表象，象徵道德的孤獨，乃是紅字必然地要拿來包圍着戴着它的主人公的。一半也因她自己寡合的性質，一半也因她的同國人們，本能地——到了現在，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帶有殘酷的色彩了——不敢和她往來交際，所以便成了這麼情形了。這樣的狀態，以前對於赫斯脫布林並沒有什麼用處過，可是現在却大大地幫了她的忙。赫斯脫因此，便可以 and 這海上的職員一塊兒談話，不怕被別人聽了去。而且，赫斯脫在公衆前的名聲，最近已起了大大的變化。假令就是鎮上一個極以嚴格道德著名的婦人，像她這樣地和男人交談的話，一定要惹出醜聽的批評，但是赫斯脫却沒有這樣的危險。

『太太，』船長說了。『除開你定的船位而外，我又不能不命事務員多預備一個鋪位了。你這回坐船，不必再怕什麼壞熱病，船熱症。有了船上的醫生，和這回要來坐船的醫生，我



們的危險，不是病的危險，而是藥劑丸藥的危險了。還有一個證據，便是船上滿載着藥品，這是我帶去和西班牙人交易的。」

「你這話是什麼個意思？」赫斯脫問船長說。她心裏比她表面上願意表現出來的，更要吃驚。「你又添了一位乘客嗎？」

「呀，你還不知道嗎？」船長叫喊起來說。「這個地方的醫生——他叫他自己做齊林五——想和你一塊兒共我的船飯呢。唉，唉，你一定是知道的。因為那醫生對我說他是你們一塊的人；他是你對我說那位先生的密友——那位，你說是受此地這些惡毒的清教徒們危害生命的先生。」

「他們互相是極相熟的，不錯。」赫斯脫說。面子上非常沈靜，可是心裏面已是驚慌萬狀。「他們一塊兒住得很久。」

說了這幾句話後，船長和赫斯脫便沒有再說其他的話了。但是，正在這個瞬間，她看見羅伽齊林五老人，站在市場極遠的一角上對着她微笑。這個微笑——經過又廣又雜沓的廣場，從這一大羣人衆的各種思想，氣質，興味，以及一切笑聲談話之中，送了過來——便傳送了她一個密祕而可怕の意味。

## 二十一 行列

事情又展開了一個新而可驚嚇的局面；在赫斯脫布林還沒有集中她的腦力，想法子來怎樣去對付這事之先，軍樂的聲音，已聽見從隣近街道走近來了。這便是表示長官們和市民等已在進行向會議所來。丁墨斯德爾牧師先生照着當時那麼早期就設立起的，而且以後代代遵守的習慣，便在這個地方，舉行他的選舉講演。

即刻便看見這個行列的前驅，慢慢步地，極莊嚴地向前而進。轉過了一個街角，就橫過市場向前走來。最先走的便是軍樂隊。這樂隊是由種種樂器集合而成。大約互相的調和不很完全，而且吹奏的技術，也不見十分佳妙。雖是如此，但這些喇叭，銅鼓，向着衆人吹打的大目的——即是使在羣衆眼前經過的這個人生光景，更加有尊嚴和英雄的氣概，這一個目的，却是達到了。小珠兒最初看見這個光景時，拍着她的雙手，但是接着在暫時之間，便失掉了她從早晨以來，繼續使她興奮的那個毫無休息的動搖了。她沈默地呆望着，就好像一隻在空中飄搖的海鳥，要乘着這高響低鳴的音樂，更向着天空飛去的一樣。但是音樂隊之後，便來了一隊軍士，他們乃是這個行列的光榮的護衛軍。太陽的光線，亮晶晶地照在他們

的武器和亮甲之上，又把小珠兒以前的興奮氣分帶回來了。這一隊軍人——從過去的時代以來，就以極古的，極榮耀的名譽，進行到現在，至於今日，還在保持着一個團體的存在——並不是由金錢僱傭而成。其中各個行伍的人，竟都是些紳士，他們因感到要受軍事訓練的衝動，想設立一種軍事學校。這種學校，就好像當日聖堂騎士（註一）所成立的團體一樣，可以使他們學到兵學，和在這種太平時代能力所及得到的實戰演習。

當日軍人們所受一般人極崇高的尊敬，可以在這一隊中各個人都是極昂然的態度這一點上，看得出來。老實說，其中有一些人，曾在勒然蘭（Netherlands）和其他歐羅巴的諸戰場上，參加過戰事，有過戰績，果然值得軍人這一個名字和軍人應有的榮譽。而且他們那全體的裝扮：身穿着亮晶晶的鋼甲，頭戴着明耀耀的鐵盔，上面還顛巍巍地插着羽毛，現出一種顯耀的氣概，現代人再如何想裝點華美，都是望塵莫及的。

然而在有頭腦的觀察者看來，那跟在這一隊武人護衛隊後面，進行而來的居高位的文官，較之他們更爲有價值。就在這一些文官的外面舉動上，都示出一種莊嚴的樣子，看了使人覺得武人那種高視闊步，就不是完全的胡鬧，也是十分的卑俗。這個時代，正是我們所謂「才能」的這個東西，較之現在被人看得很低，可是使個人人格堅實和具有威嚴的沈

重分子，看得很高的時代。一般人因世襲的權利，都具有使人尊敬的資格。這個東西，到了他們的子孫來時，縱令還許存在，分量已是很少很少。每當選舉一個公人，評論一個公人的時候，這種世襲而來的尊敬，其力量已是非常薄弱了。這個變化，也可以說是好也可以說是壞，大約兩面都具有吧。在那老古的時代，居住在這荒島上的英國殖民者——他們所尊敬的皇帝，貴族以及一切敬畏的階級，都留在故國，沒有和他們一塊兒來，但是他們的心中，那尊敬他人的能力和必要，還是十分強烈——於是遂把這種尊敬，加之於白髮的老人，加之於經過長期試驗的剛正，加之於堅實的知慧，和有悲哀色彩的經歷，加之於那種使人起永恆之感，而屬於一般所稱「尊嚴」之下的，莊嚴和沈重的天稟。這個地方初期的政治家，——如布拉斯屈利，恩的可達德雷柏令漢以及他們的同輩（註二）——都是由這些初期的民衆所選舉，而得到權力之位。因此，他們雖不常是有很顯耀才幹的人，可是使他們有名的，並不是知能的活動，毋寧是極沈重的謹嚴。他們有剛毅的忍耐力，有自信的獨立心，一旦遇着困難和危急的時候，就如抵抗巨濤狂浪的岩羣一樣，屹然爲國家的安危而立。我們在這裏敘述的特徵，就在這些新選出來的殖民地官吏，他們的四方臉和巨大的偉軀上，明明地現了出來。只從這自然生長，具有威嚴的舉動上講的話，這些實行民主政治的先人，就回到

母國去做貴族院的議員，或者做國王的樞密顧問官，在母國的英吉利看了，也不以為恥的。在這些官吏的後面接着來的，便是那青年而聲名顯赫的牧師。一般人從他的嘴裏，都期望着要聽這慶祝日的傳道講演。在那個時代，他的職業較之在政治方面，更要十分地發揮知能的能力。因為——其他更高尚的動機，且不必說。——牧師這個職業，在社會上受差不多是崇拜的尊敬，單就這一點，已具有十分的力量足以把那最有野心的人，引入到這個職業裏來。就是政治上的勢力，——就如伊克利馬那樣（註三）——也在成功了的牧師的掌握中。

據親眼看見此刻牧師的人所觀察，自從丁墨斯德爾牧師踏足到新英蘭的岸上以來，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在行列之中和着他人的足步進行時，他的步伍，他的態度，現出那麼樣的精神。他的脚步，決沒有平常那樣疲弱；他的身軀，並不彎屈，他的手，也並不如往常那樣，不吉地放在前胸。可是，若果是正當地觀察起來，牧師的這個力量，並不是從他的身體方面來的。也許乃是一種精神的力量，藉天使之力，加在他的身上的。也許是那強烈的強心藥，使他發生出喜悅的快感。這種強心藥，只是在真摯而長時的思考的熱爐中，才能够蒸溜得出的東西。更或者也許是那又高又銳的音樂，它那愉快的音調，恍如登天一樣，在那上昇的音波

裏，也把牧師一塊兒捲到九霄雲裏，因而他的銳敏的性質因此精神起來了。可是，就牧師的神情看來，簡直是心不在焉的樣子，到底他聽見了音樂沒有，還是疑問。他的身體，不錯，是在那裏向前走着，而且帶着向來沒有的精神和力量。可是他的心又在那裏去了呢？他的心便在那最遠最深的心坎深處，以超人似的活動力，忙着整頓就要吐露出來的堂皇思想；所以他的周圍，是個什麼景況，他一點也沒有看見，一點也沒有所見，一點也不知道。他那羸弱的身體，便是被這精神的要素提攜着，推着向前進。一點也不覺到身體的重量，反而把身體也變成和精神一樣的東西去了。具着非凡的才能，而變成病態的人們，有時會具有這種大努力的力量。在這樣地努力的時候，能够幾十天勃勃有生氣，可是努力一過，同樣的幾十天，便又毫無精神像死一樣的了。

赫斯脫布林不瞬眼地直望着牧師，心裏忽然感到一種淒涼的力量，直襲到她身上來。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也不知道這是從何處來的力量。她只覺得牧師和她自己的世界離得很遠，牧師所在的地方，完全不是她所能達得到的地方了。她以爲她們兩人之間，無論如何，一定總要交一個互相認識的目禮。她想起那陰暗的森林來了。那裏有淒涼寂寞的小谿谷，有愛情，有苦悶，有青青滿長的樹根。他們便手牽手地坐在這樹根之

上，談着他們間悲愴而熱情的話，和那小溪流中沈鬱的嗚咽相混合着。那個時候，他們互相的了解，真是如何的深厚喇！可是，此刻在行列中走着的，便就是他嗎？現在，她簡直好像不認識他似的。他就好像被豐麗的音樂包圍着一樣，混在莊嚴而崇高的神甫們的行列中，昂然地從她的面前通過。以他在現世的地位說來，她簡直是沒有和他接近的希望；尤其是此刻的他，正沈在思想之中，無暇同情於周圍的事物——赫斯脫此刻看見的，便是這麼地正在沈思的他——更覺得沒有希望，可以獲他爲己有了！於是，赫斯脫便銷沈了來，覺得以前的一切經過，一定都是夢幻，她自己雖是夢得千真萬真，可是實際上，她和這牧師之間並沒有實在的連繫。赫斯脫到底還是一個婦人，還有許多婦人女子的性情存在着，因此，她覺得牧師簡直不可饒恕，——尤其是在現在這個時候，她們倆將來命運的沈重的足音，已是益走近，益走近，已經可以聽得見的時候，真是不可饒恕！因爲牧師倒完完全全地從他們互和的世界中，抽身走了，却讓她一個人在暗中摸索，伸出兩隻冰冷的手去找他的時候，撲了一個空。

珠兒若不是知道她母親的感覺因而和她相呼應地行動，便是她自己也覺到牧師身旁圍繞着的那種疎遠和不可接觸的氣分。行列通過的時候，這小孩子老是不安靜，就像

一隻剛要飛起的雀子一樣，上上下下地不住跳着，等到行列完全走過了之後，她便直視着赫斯脫的臉，說道：

「母親，那個就是曾在小河邊，向我接吻的牧師嗎？」

「別要說話，親愛的小珠兒。」她母親低聲說了。「我們在森林裏的一切經過，你不要老拿在市場裏來說。」

「我怎麼也不信那個人就是他——你看他的樣子多奇怪。」小孩子又繼續說下去。「不然的話，我早就跑在他面前去，叫他也和在那黑森森的老樹林裏，和我接吻一個樣，此刻當着衆人，和我再接一回。母親，假設這樣做了時，牧師先生怎麼說呢？他是不是把手望胸前一放，恨我一眼，叫我走開呢？」

「珠兒，他怎樣說？」赫斯脫回答說。「他只有說這時候不是接吻的時候，而且市場也不是接吻的地方——他只有這樣說吧了。笨孩子，幸而你沒有這麼地去和他說話！」

關於丁墨斯德爾牧師，此外另有一個人，也表示出同樣的感想。這人的偏狂——或者，我們應該說是她的瘋病——使她做了這鎮上的人沒人敢做的事，即是在公衆的面前，和這戴得有紅字的女人說話。這人便是赫賓斯老太太。她穿戴十分光彩堂皇的服飾，頸上圍



的是三重圍領，胸前穿着繡花的胸衣，又穿着極華麗的天鵝絨外衣，手上拿起一根黃金包頭的手杖，從家裏走出來看行列。這位老婦人，人家都傳她是當日尙在盛行中的一切妖術的主動者；她，因爲有了這樣的名聲——她這名聲，結果就送了她的命。——於是羣衆看見她來了時，連忙讓路，就好像連她的衣服都怕觸着似的，好像那華麗的皺褶上，都具有惡疫病一樣。大家看見她和赫斯脫布林站在一塊，——雖然有許多人對於赫斯脫布林已抱着好感——於是赫賓斯老太太所激起的恐懼更加了一倍。因而這兩個人所站着的這一部分市場地方，羣衆都一齊走開不敢過來了。

『你看，這是人類的想像力能够考案得出來嗎！』老太太低聲地很確信的對赫斯脫布林說了。『那裏那個牧師！一般人都尊他爲地上的聖人，而他的外觀——就我也不能不這麼說——也真像！此刻看見他列在隊伍裏走過去的人，誰又會想到他剛才不久，曾從自己的書室走了出來，——我可以斷定他嘴裏還在嚼着希伯萊文的聖經——走到那森林裏去散心呢！嘎哈赫斯脫布林，我們知道那是什麼一個意味！但是，說真話，我真不能相信那到深林裏去的，就是此刻在行列裏走的牧師。在那音樂後面跑着走的教會員們，我也曾看見有許多，在惡魔奏起樂器來的時候也跟着舞踏起來，他們跳舞的步調，也和我與印度土

人的妖術師，或者拉僕蘭的巫師跳舞時的步調一個樣子（註四）在我們熟習世間情形的婦人看來，這並不算希奇。可是那位牧師！他居然會這樣來一手！赫斯脫，你能確定地說那在森林道裏和你相會的人，和此刻在行列裏的牧師，是同一個人嗎？

『太太，我不懂你說的是什麼。』赫斯脫布林回答說了。他覺得赫賓斯太太是個瘋子，所以才這麼回答；但是看見她以那樣的確信，斷定這麼許多的人（她也在內）和惡魔都有個人的關係，不禁又驚異震嚇起來。『像丁墨斯德爾先生那樣又有學問，又虔敬的上帝的使者，我不敢輕輕地亂加批評。』

『呸！女人，呸！』老太太叫了說，向赫斯脫布林搖着手指。『你以為我到過森林這麼多次的人，還沒有技能來判斷此外還有誰曾到過那裏嗎？有多着呢！這些人們在森林跳舞的時候所戴的野花環，縱令一片葉子也不留在頭髮裏，我也能知道的！我知道你，因為我看見你這個紅記號了。在日光照耀之下，誰也看得見的；就在暗地裏，也如紅火焰似地燃燒着。你公然地掛着這個記號，所以對於你是不成問題。可是牧師！讓我悄悄地告訴你吧！當惡魔看見他自己的一个奴隸已經簽了名蓋了印，可是又沒有勇氣承認這個關係，就像這位丁墨斯德爾先生所幹的這回事的時候，他會有處理的方法，叫他在白日青天之下，大庭廣衆之

問，暴露出這個記號來！你看牧師先生老是拿手遮着他的胸前，他到底想掩藏些什麼呢？哈赫斯脫布林？」

「是些什麼呢？我的好赫賓斯太太。」小珠兒熱心地問她。「你看見過來嗎？」

「不管它是什麼，小乖乖！」赫賓斯老太太回答說，對着小珠兒表示出很恭敬的樣子。「遲早總有一個時候你會得見的。孩子，人家說你是惡魔的血統哩！幾時在很美麗的暗夜裏，和我一塊兒騎着馬會你的父親去，好嗎？到那個時候，你就會知道爲什麼牧師先生要拿手遮放在他的前胸上了！」

老太太尖銳地打了一個大哈哈，全市場的人都聽見了，她便和赫斯脫分手而去。

在這個時候，會廳裏面已經做過了豫備的祈禱，丁墨斯德爾牧師的聲音，已經可以聽見在開始演講了。一個不可抵抗的感覺，使赫斯脫走到這個地方的近旁來站着。可是這個神聖的建物之中，人們過於擁擠，不能再加一個人進去，於是赫斯脫只得緊緊地挨着處刑台的側邊，站了一個位置。她站的這裏，已是充分地隣近足以完全地聽着牧師的傳教；牧師那非常特別的聲音雖是不十分清楚，可是成爲種種抑揚高低的音調送到她耳裏來。

牧師的聲調，本身就是一個極豐厚的天稟。縱令聽者對於他所講演的言辭，一點兒也

不懂，可是只聽他的聲調和抑揚頓挫，也足以使他搖頭擺腦起來。他的聲音，也就和其他一切音樂一樣，用一種不管是在什麼地方受的教育，凡是人類的心情，都可以了解的言語，傳出熱情，哀怨，以及或高或低的感情。他的聲音，雖是被教堂的牆壁擋着，不十分聽得清楚，可是赫斯脫布林極熱心地傾聽着，而且極深切地同情着，聽去雖不十分明白，而他這篇講道，好像完全離開這個不明不白的言語，對她完全全有一個意味。假若他所說的話句，更聽得明瞭的話，反而成了一種更粗雜的媒介物，只把赫斯脫所感到的精神，也許反而弄遲鈍去了。有時赫斯脫所聽見的，是一種低抑的聲調，就好像風漸次沈靜下去時的聲音一樣。有時，漸次甜蜜地，有氣魄地高抗起來時，她的心情也和這聲音，一塊兒上昇。一直到這個音柱，就好像把她包圍在一種尊畏，莊嚴的華壯空氣之中。可是，牧師的聲音，有時雖是這麼地莊偉，然而在那心髓之中，老是含得有一種哀訴。他的高聲和低音，都是在表現一種苦惱——高的就好像叫號，低聲就好像泣訴，總是在傳出萬人同感的人類苦悶！有時，達到耳裏來的，便只是這深沈的哀感音調，就好像在荒涼的沈默中，好容易才聽見一聲嘆息一樣。就是牧師的聲音高抗起來，有力量起來的時候，——就在抑壓不住，聲音像潮水一樣，往上迸出來的時候，就在他聲音達到極大極強的程度，充滿了教堂，至於教堂都裝不下，好像要從那堅

硬的牆壁之中破牆而出，散入於大空的時候——若果聽者極留神細聽時，就可以得到他想聽出來的目的物，即是可以聽見這苦痛的呼聲。這到底是什麼呢？乃是滿裝憂苦，也許是滿裝罪惡的人類心情的哀訴，向着一般人類偉大的心胸，告訴出它的——不論是憂苦也好，罪惡也好——祕密；每一瞬間，每一次抑揚，都在求他們的哀憐，求他門的寬恕——而且決不是無效的哀求！此刻使講演的牧師，得到最適切的力量，便是這個深沈不息的低抑音調了。

在這些時候之間，赫斯脫就好像一尊銅像似的，站在處刑台之足下。縱令不是牧師的聲音使她站在那裏，而這個地方，也有一種不可避免的吸力，使他不能走開；因為這裏，便是她恥辱生活的第一步。她的心中，想得有一個感覺——因為太漠然了，不能集成一個思想，但是重重地壓迫在她的心上——即是她一生的生涯，無論前後都和這個地方有聯聯，就好像這裏，乃是她的生活的統一點一樣。

同時，小珠兒已離開她母親的身傍，一任着自己的意思，跑到市場的周圍各處去玩。她以她那種奇特而燦爛的光輝，使市場上這些陰暗的羣衆都高興起來；就好像一隻羽毛燦爛的雀子，在綠葉沈鬱的樹子上跳來跳去，在那濃葉的薄明中半隱半現的，把一個樹子，都

弄得有光輝起來了。她的舉動，是一種波動形的，但是時時又變成極銳烈的，不規則的運動。這便表示出她精神中那不會停止的精力來，尤其是今天，她更是以雙倍不知疲倦的精神，在那裏躡着脚尖跳着舞着，因為她的精神，受了母親不安的刺戟，愈發震動起來了。珠兒只要看見一個事物，足以刺激起她那活動而遊蕩的好奇心來的時候，她就向着這東西的方面飛跑跑去，不管這東西是一個人也好，是一件物也好，她只要起心想要，便去捉了來據為己有。而且並不因此去抑制着自己的行動，順從人意以為報酬。清教徒們在側邊看着，雖是臉上泛着微笑，可是看見她那小姿體上照耀着的美麗和偏狂，所生的一種不可以言傳的媚力，和週身的活潑所生出來的光輝時，仍極想說她是一個惡魔之子。她跑去對着印度土人直直地看。土人們也就覺得世上還有比他們更野性的性質存在。接着，她又以她那生來的大膽，和同樣也是她最特色的謹默，飛入那一羣水夫之中去。印度土人是陸上的野人，這些水夫們就是大海中黑臉的野人。他們也就驚奇地，感嘆地，對着珠兒望。就好像是海水中的一片飛沫，變成了一個小姑娘，具着那夜夜在船頭之下光閃着的海火的魂，在他們面前出現了一樣。

船員們中，有一個，——其實就是那位和赫斯脫布林說話的船長——十分為珠兒的

樣子所動，於是便伸出手去想牽她過來接吻。可是要和她相觸，正和要去捉一個在空中飛着的蜂雀一樣地不可能。船長也就停了手，從他帽子上取下那一根纏繞着帽子的金鍊子來，擲與珠兒。珠兒得了來，便立刻拿來纏在她的頸子和腰肢上，纏得十分的巧妙，一旦這樣纏起來，便成了她身體的一部分，已不容易來想像沒有這根鍊子時候的她了。

『你的母親，就是那裏站着的胸前戴着紅字的婦人。』船長對珠兒說了。『請你給我帶一個口信給她，行嗎？』

『若果是我合意的口信，我就給你帶。』珠兒回答了。

『那麼，請你告訴她，』船長繼續說。『我又和那黑臉凸肩的老醫生談了一次話。他說他親自帶他的朋友，你母親認識的那個紳士一塊兒上船來。所以你母親除開照顧她自己和而外，不必再操心了。請你這樣去告訴她，行嗎，妖精兒？』

『赫賓斯老太太說我的父親是惡魔！』珠兒臉上帶着頑皮的微笑叫了說。『若果你那麼胡亂地叫我的混名，我就告我的父親，叫他起暴風雨來追你的船！』

小孩子歪歪斜斜地橫過市場，回到她母親的身傍，把船長告訴她的話，都對母親說了。赫斯脫向來極強，極鎮靜，極剛毅地忍耐的精神，此刻，來遇着這不可躲避，陰暗而猙獰的運

命，終於差不多破沈了去，正當她和牧師從她們悲慘的迷宮之中，好像得到一線生路的瞬間，這命運帶着殘酷的微笑，又在她們的路中間出現來了。

因船長的通知而引起一個可怕的難問題，使她的心中已受十分苦惱，可是此刻的赫斯脫，又得另外受一段窘辱。從附近的鄉村裏，來了許多許多鄉下人，他們在鄉間，就已常常聽見紅字這一回事，而且經了幾千百個虛偽而誇張的謠傳，使他們覺得更是一件可怕的東西，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親眼看見過。這一次來到市場裏，種種娛樂玩意都已看够玩够了之後，此刻便粗魯無禮地跑來圍着赫斯脫布林。這些人們雖是這麼不客氣，無理，可是也只敢在幾碼外圍一個圈子，不敢再走進一步。這些鄉人們，便隔着這麼遠站着，被這神祕的記號所激起的厭惡感情的遠心力吸住不動，同樣地，那全體的水夫們，看見許多人擁擠在一塊，知道了紅字的意味之後，也就走來，把他們那太陽曬得焦黑凶惡的頭臉，參加在這一圈子之中。就連那些印度土人，也爲白人們好奇心的冷影所動，從人羣中溜了過來，把他們那蛇也似的黑眼，釘在赫斯脫布林的胸上，也許他們一面在看，一面就在想這個帶着這麼輝煌燦爛的刺繡紋章的人，一定是在她的社會裏，身分頂高的大人物。最後，本鎮上的人們——他們對於這個已經看倦了的東西的興味，又因看着別人對它發生的感情，也生出同感，



於是又慢慢地恢復起來了。——也消閒地走到這個地方來，同來窘辱赫斯脫布林。也許他們對於這個見慣了的恥辱，所表示出的那種冷酷的，熟悉的眼光，較之其餘的人，更使赫斯脫布林苦痛得厲害。那七年前站在獄門口，等候她走出來示衆的一羣主婦們也在這裏，赫斯脫一看就認得那幾張舊識的臉來了。那一羣完全都在，只少了一個，那一個最年輕的，在一羣中，只有她對赫斯脫抱着同情的婦人。這人已經去世，死時的葬衣便是赫斯脫縫的。在赫斯脫即刻就要將這個恥辱記號捨棄了的最後時間，偏是很奇怪地，成爲更注目更興奮的焦點，因而燒着她的胸口，更比她自從帶着這記號的第一日以來，所受的苦痛還要厲害。

赫斯脫布林站在這恥辱的妖術圈內。這裏，好像就是她那狡猾而殘酷的刑罰，爲她永遠地定下的地方。正當她是這麼樣的時候，教堂內那萬人讚賞的牧師，正從神聖的宣教壇上，俯視着他的聽衆。這些聽他講演的人們，最深微處的精神都完全受他的支配了。教堂內，神聖也似的牧師市場裏，立着的紅字的婦人，在這兩人的身上，同有那焦灼炙人的污點，再是怎麼不虔敬的想像力，怎麼會想得到呢！

(註1)聖堂騎士 (Knight of Templars) 乃是中世紀時代，聖地耶路撒冷爲土耳其人所奪，一般基督教徒，

往聖地禮拜時，均感受敵人的迫害，因此組織一團武士，專爲保護教徒到聖地禮拜。這一團武士，即所謂聖堂騎

士是也。

(註二)布拉斯屈利(Bradstreet 1603—97)恩的司(Endicott 1589—1665)達德雷(Dudley 1647—1720)柏令漢(Bellingham 1592—1672)等皆美國之政治家，曾任麻沙加省的省長。

(註三)伊克利馬太(Increase Mather 1639—1723)波士頓的牧師，從一六六五年起至一七〇一年止，任美國哈佛大學校長。

(註四)此處所謂彈琴跳舞，乃比喻之辭，並非真有其事。意蓋謂深信上帝之教會員，亦不免有時受惡魔之支配，而迷入歧途。

## 二十三 紅字的顯露

這雄辯的聲音，使傾聽着的聽衆們就好像坐在奔騰澎湃的海浪上，往上昇騰起去，終於到了停止的時候了。就在停止的一刹那之間，全堂是一點聲息也沒有的沈默，就如神使垂訓之後，隨之而起的深沈的靜肅一樣。接着，便起了一陣低聲的，半閉着聲氣的噪雜。就好像聽衆們剛才被他那高深的法術，把他們引入到別人的心世界去，此刻才解放了，還帶着十分的尊長和驚嘆，回到他們自己的世界來。即刻，這一大羣聽衆便如潮水似的，從教堂的

門口，瀉了出去。此刻講演已畢，他們又重新返回到那粗惡的現世的生活來了，當然要另去呼吸更適合於他們這種生活的空氣。教堂內的空氣，已被牧師的雄辯，變成火焰似的言詞，而充滿了他思想的豐麗的芬芳了。

來到戶外空闊的地方時，他們的狂喜，才變成話句說了出來。街路上，市場上，從各方面都是稱讚牧師的聲音鬧成一片。他的每一個聽衆，都要把自己所理解的，較之自己所能說出，所能聽出的還要多的這個事實，互相告訴了之後，才算安心。據他們異口同聲的證言說來，像牧師今天所講演的這樣，這麼明慧，這樣高尚，這麼神聖的精神，再沒有人曾經道過。而神的靈感，借人類口中發出，也再沒有像他這樣明顯而的確的了。簡直好像是神的力量，從天上下來降到他身上，佔據了他，繼續不絕地把他從面前擺着的講演稿，提高到更高的世界去，供給了他許多許多高尚的思想，在聽衆聽去，固是值得驚嘆，就是他自己也一定覺到是得未曾有的東西，使他從口裏發表了出來。據說他這天的講題，是「神與人類集團的關係」，特別論及他們正在這荒原之中開拓的新英格蘭。當他差不多要講完的時候，一種預言似的精神，降臨到他的身上，就如古時以色列（註）的老預言者，被這個精神所迫，而向民衆發表預言一樣，他也是被這精神強烈逼着他預言。不過他們之間，却有一點不同。即是

猶太的老預言者，是對着他們的國民，預告上帝已下了審判，等着就國破家亡，而牧師的使命，却是預告這些新來集合在一塊的上帝臣民，將來有高貴而光榮的命運。

可是，在這全體之中，從這篇講演的起頭到終局，其中都含有一種深沉，哀感的低調。爲什麼會有這樣的哀調，除非是從人之將死，其言也哀這一方面來說，直是無從解釋。不錯，他們十分敬愛着的牧師——他也是十分地愛護他們，在昇天之前，自不能不有一聲哀嘆——身上已經有了天折的不吉之兆，不久之間，就要在衆人痛哭聲中，離開他們去了！衆人都覺到他在這個世界，只是暫駐之客，這個思想，又使牧師的講演，已經對他們發生的效力上，得到最後的添勢。這就像一位天使，當他從地上飛昇上天的途中，在一瞬間，將他那光明的兩翅，在衆人的頭上，搖動了一下——同時是一個陰影，又是一個光輝——向着他們，降下一陣黃金似地真理的驟雨來。

因爲這個原故，此刻的丁墨斯德爾牧師，是他一生中——就如大多數的人一樣，在各自的生活世界裏，也有這麼一個時期，只是常常要弄到隔了許久許久之後，回顧起來時，然後才知道。——較之他以前的各時期，或者較之他以後的各時期，都是一個更顯赫，更滿載勝利的時期。在這一瞬間，牧師站在優越地位最得意的高峯上，這是當新英蘭最初期

的時代，（當時，牧師這個職業就已站得很高的地位，）一個牧師，藉他天賦的知能，豐富的學問，動人的雄辯，以及純真無瑕的名望，所能够達到的最高位置了。丁墨斯德爾牧師當講完他選舉講道的時候，在講壇的墊子上，點着頭時，這便是他所處的地位。同時，赫斯脫布林正站在絞刑台的旁邊，胸上的紅字，仍在那裏燃燒着！

即刻又聽着音樂的聲音，和從教堂裏走了出來的，衛軍的整齊步伍。這一隊行列，又要從這個地方，走到市廳去。那裏設着盛大的晚餐，這便是完成這天慶祝的最後事件。

於是，莊嚴而崇敬的教父們的行列，又再看見從人羣擁擠的寬道上走過。人們看見省長，法官，賢明的老人們，神聖的牧師們，以及其他居高位，有名望的人們走到他們中間來了時，便都恭敬地從兩邊讓開道路。當他們剛走到市場中來的時候，人衆發了一聲大喊，作爲是他們走來的敬禮。這個——無疑地，雖是因當時的時代，對於支配者，酬以一種孩子似的忠誠，遂使這個喊聲，添加了氣力和音量，可是喊聲的來源，並不從此而出——使人感覺到乃是羣衆熱情不可抑壓的爆發，即是他們剛才聽了那緊張至極的雄辯，耳邊還遺留得有反響，此刻，這不可抑止的情熱，便迸發成這一聲而表現了。每一個人都在自己心中，感覺到想這麼喝彩的衝動，即以同樣的呼吸，也從隣近的人感染了來。在教堂裏面時，這衝動已是

強勉抑壓着，此刻當了大空之下，便如霹靂一聲，直響上天頂去了。他們都是十足的人間，十足地具有極微妙的極交響的感情，所以能發出那一大聲喊，較之疾風，迅雷，海濤的怒吼，更能使人感動；甚至於能使那許多許多強有力的喊聲，由一個許多不同的心，造成一個大心的普遍衝動力，造成一個偉大的聲喊。從這新英蘭的土地裏，從沒有過這麼偉大的聲喊！在這新英蘭的土地上，從沒有過像牧師這樣，爲他的同胞所敬仰的人！

那麼，在他那一方面，又是什麼一個樣子呢？在他的頭上，有沒有一個光輪的徽分子，在空中輝耀着呢？像他這樣地被精神所靈化，這樣地被崇拜他的贊美者所神聖化，他在行列中，走着脚步，是不是實際仍踏在大地的塵土上呢？

軍人們和文官們都已向前走去，於是人人的眼睛，便掉向牧師走來的這一方角望着。人們一部分一部分地得他看了一眼時，喊聲已衰了去，變成低聲的耳語去了。他在那麼樣勝利之中，是如何的衰弱而蒼白喇！他的精力——或者，毋寧說是那把他支持起來的靈感，一直到他宣講了那每句都伴得有神力的神聖福音——既已忠實地盡了它的職務，此刻已離他而去。人們剛才才看見在他雙頰上，燃燒着的熾熱，此刻已經不見，就好像一點沒有辦法地沉在剛才頹息下去的灰燼中的火焰一樣。他的臉色，帶着死一般的顏色，簡直不像

是一張活人的臉。簡直不像是一個還有生命的人，雖是那麼羸弱地踉踉走着他的路，可是總在踉踉地走着，並不會倒下！

他的同業道友的一人——就是那約翰威爾遜牧師——看見了墨斯德爾牧師的智慧和感性退潮時候，叫他成這麼一個狀態，便連忙走上前來，伸出手腕來支持他。但是墨斯德爾牧師雖是抖動着，可是極堅決地謝絕了這老人的手腕。他仍然向前走，若果他的這個動作，可以叫做走的話；其實，毋寧是像一個小孩子，看着她母親在前面伸着手腕，誘他走來時那種往前蠕動着的努力。他後面的這幾步進行，差不多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在往前進，此刻已來到那記得很清楚的，風吹雨打的處刑台的對面來了。這個地方，便是隔着那悲慘可怕的七年歲月以前，赫斯脫曾經受了世人恥辱的注視的地方。現在赫斯脫正站在那裏，手裏牽着小珠兒！她的胸前掛着紅字！音樂雖仍在奏着堂皇而欣喜的進行曲，行列中的人，也和着這音樂而前進，可是牧師在這裏却停止住了。音樂直催他往前走——走去赴慶祝宴會，可是牧師在此却停止住了！

最後這幾秒鐘間，柏令漢已經很懸念地注視着他。此刻他便離開了行列中自己的位置，走上前來幫助他。因為他看見了墨斯德爾牧師的樣子，以為再不有人幫助，就非倒下

地來不可。可是牧師的表情上，却有一點什麼東西，止住柏令漢的前進。柏令漢這人，像這種以心傳心的漠然的暗示，向來並不是容易就聽話的人，但是此刻也只得停住了。側邊站着羣衆，在這個時候，也帶着畏敬和奇異的神情望着。在他們的眼光看來，牧師的這種肉體的孱弱，只不過是他精神力堅強的另一面。假令牧師，此刻就在他們的眼前，昇天而去，益昇益朦朧，益昇益光輝燦爛，終於消失在天國的輝光之中時，對於他這麼神聖的人，這種奇蹟，也並不是太高貴了而不可能的事！

他掉臉向着處刑台，伸出他的雙腕。

『赫斯脫！』他說了。『走過這裏來吧，我的小珠兒！』

他注視着她們的時候，臉色極其陰慘。但是也帶着一種表情，同時極柔和，又極誇勝似的小孩子一聽他這麼說，便如雀子似的輕快——這是她的特色之一——飛跑到他面前，兩手抱住他的頸子。赫斯脫布林——慢慢地，就好像是爲一個不可避免的命運所迫，完全和她最強的意志相反的一樣——也同樣走近他站的地方來，但是還沒有走近他身傍時，便站住了。在這一瞬的時候，羅伽齊林五老人從人叢中衝了出來，——或者，看他那樣子，那麼陰黑惶亂而惡毒，也許是從地獄世界裏，衝了上來的——拉住他的犧牲者，防止他去做



他應該做的事！這個且不必論他，總之，這個老人，衝上前去，捉住牧師的手腕。

『瘋子，停住！你想幹些什麼？』他低聲說了。『把那婦人揮轉回去！把這小孩子推開！萬事都會變好的！我還可以救你！難道你願意使你神聖的職業受污嗎？』

『哈，誘人的惡魔！我看你來得太晚了！』牧師回答說。恐懼地可是極堅決地對望着他的眼睛。『你的力量，已不是從前那樣厲害了！藉着上帝的幫助，我可以逃出你的掌握了！』他復又向着這紅字的婦人，伸出手去。

『赫斯脫布林，』他叫喊了說，帶着穿人肺腑似的熱心。『七年前爲我的重罪和悲慘的苦惱，我應該做的事而沒有做，現在到了最後的瞬間，那又可怕又慈悲的上帝，已經許可我來做了。我就用這上帝之名，命令你到我這裏來，把你的力量，蟠繞到我的身上！你的力量，赫斯脫。但是非是順從着上帝許給我的那意志不可！站在這裏的這個可憐的，被我們負了的老人，便用他全身的力量，極力和這意志相抗——盡他自身的，和惡魔的力量！來吧，赫斯脫——來吧！扶我到那裏的處刑台上去！』

羣衆都慌亂起來了。這些站在牧師左右最近傍的高官名士着實地吃一大驚，心裏慌亂着，不知道他們眼前起的是什麼一回事——那明明白白擺在面前的解釋，他們又不能

接受，也不能去想像出其他的解釋——便只好默然地站着，成了一些不動的觀覽者，來看上帝好像就要行使的審判。他們看着牧師靠在赫斯脫的肩上，她一隻手圍着他的腰，扶他走到處刑台邊，一步一步地登了上去。那罪孽的小孩子的小手，仍緊緊地握在牧師的手裏頭。羅伽齊林五跟在後面，就好像他和這幕戲曲，有極密切的關聯，這幕罪孽與悲苦的戲劇，他們都是演員，因此極有資格，出現在這最後的一場上。

「縱令你在地球上，去遍找了來，」他惡狠狠地望着牧師，這麼說了。『也沒有——一個極祕密的地方——不論高的地方，低的地方，都沒有——可以逃得過我，除非是在這處刑台上面！』

「感謝引我到這裏來的上帝！」牧師回答了。

可是他還是戰慄起來，轉臉來向着赫斯脫時，他的兩眼中，帶着疑惑和懸念的表情，雖是脣上浮着微笑，可是仍明明地露出來了。

「這個地方，」他低聲地說，『不比我們在森林中夢想的還要好嗎？』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連忙地回答說。『還要好？』  
「我們就可以一塊兒死，小兒也和我們一塊兒死！」

『至於你和珠兒，照着上帝的命令做好了。』牧師說。『上帝是慈悲的！現在上帝已很明白地顯示一個命令，我就照着這樣去做吧。赫斯脫，因為我已是一個垂死的人。所以讓我快快地自取這個羞恥！』

丁墨斯德爾牧師一半受赫斯脫布林的扶持，一隻手仍握住小珠兒的小手，轉臉來向着那些尊嚴崇敬的支配者們，向着他的同業，神聖的牧師們，又向着一般羣衆。羣衆們的那偉大的心胸，受了非常的驚嚇，可是又滿溢着涕淚的同情，他們已知道一件深刻的人生大事，——雖是極端的罪惡，可是也滿裝着苦悶和悔恨——此刻要在他們的面前顯露出來了。這時候，太陽還在將過未過正午之間，陽光照在牧師的身上，把他從全大地之中，拔了出來，立在上帝的法庭裏，申訴他自己的罪惡時的姿態，照得非常清楚而明確。

『新英蘭的民衆諸君！』他叫喊了說，他的聲音，高出乎衆人之上，又崇高，尊嚴而偉壯，——可是老帶着抖動，有時還帶着從悔恨與懊惱的不可測度的深淵中，奮鬥而出的尖銳叫聲。『你們那厚愛我的人！——你們，那認我爲神聖的人！——看吧，看這裏的我，世界上的唯一的罪人！這一天終於來了！終於來了！——我終站立在這個地方！這裏，是七年前，我應該和這個婦人一塊兒站的地方。她的兩腕，較之支持着我爬到這裏來的微力，還更堅強的兩

腕，在這恐怖的一瞬間，還支持着我，免我倒在地上去！看吧，赫斯脫胸前掛着的紅字！你們大衆，都曾經對着這東西，戰慄了過來！無論她走到什麼地方——她背着這麼的重荷，無論在什麼地方，要想找一個休息地的時候——這紅字都在她的周圍，投了一道慘淡的光，使人生出恐懼的，可怕的厭嫌！可是在你們中間，還站着了一個人，你們對於他罪惡和恥辱的烙印並不戰慄！」

說到這裏，牧師就好像等不到把他全部的祕密合盤托出，就要氣絕的一樣。但是他奮力打退了他和英雄的身體的孱弱——更打退了心的衰弱。他斥去一切助力，熱情地向前走了一步，站在婦人和小孩子的前面。

「這烙印是在他身上的！」他稟着一種猛烈的力量，繼續說了。他真是十二分決心，想把全體一起說了出來。『上帝親眼看見！天使們始終用手指着！惡魔也都知道；繼續不斷地甲他那熾熱的手指，觸得更痛！可是他很狡猾地把它隱藏起來，不給人們看見，而在你們之間，面上現出悲痛和哀愁的精神走動着！悲痛——因爲在這罪孽深重的濁世上，他是那麼的純清；哀愁——因爲他失了天國的同胞！現在到了垂死的時候，他站立在你們的面前了！他叫你們再看一回赫斯脫的紅字！他告訴你們：這個紅字，雖是具着那麼神祕的恐怖，可是

只是他烙在自己胸上的記號的影子，而且就是他自己胸上的紅印，也不過是他燒焦了心底的東西的雛型而已！無論是誰，只要有關於上帝對罪人的裁判，有懷疑的人，都請來看！來看這怕人的證據！

牧師瘡癩似的動作，從他胸前把那牧師們穿的寬帶撕開。證據顯露出來了！可是，要在此處來敘述那顯露的東西，便成了不敬，所以只好從略。一瞬之間，震嚇着的羣衆，一起都把他們的兩眼，注視在這慘怕的奇蹟上。同時，牧師站在那裏，臉上現出勝利的紅潮，就好像一個人在極銳利苦痛的絕頂，得到了一個勝利一樣。接着，他便倒在處刑台上了！赫斯脫把他半扶起來，把他的頭，靠在她的胸上。羅伽齊林五跪在他的身傍，臉上現出空洞，遲鈍的樣子，就好像已失了生氣的人一樣。

『你從我手裏逃出去了！』他重說了幾遍。『你從我手裏逃出去了！』

『願上帝寬恕你！』牧師說了。『你也犯了很重的罪！』

他把那垂死的兩眼，從老人方面離開，到婦人和小孩子的身上來。

『我的小珠兒』他微弱地說了。——他的臉上，現出甜蜜而和靄的微笑，就好像一個沉到深睡中去的靈魂一樣。不，此刻重擔子已經移開了去，好像他差不多是和這小孩子嬉

戲一樣。——『親愛的小珠兒，現在你和我接吻嗎？在那裏，在森林裏時，你曾經不願意！但是，現在你願意嗎？』

珠兒在他的脣上，接了一個吻。禁咒解開了。這野性的孩子也是演員之一的人生悲劇的大場面，已展開了她一切的同情心；當她的眼淚，滴在她父親的面頰上時，這便是她的誓約，她將來一定在人類的悲喜中長成，已不永遠和世界社會相爭抗，而成世界中的一分子。到此，珠兒對於她母親的使命，本是一個使她受苦的使者，這個使命，此刻也就告一終局了。

『赫斯脫，』牧師說。『別了！』

『我們不能再會了嗎？』赫斯脫把臉貼近他的，這麼低聲地說了。『我們不能在那一世裏，一塊兒永遠地過活嗎？真的，真的，我們以這麼一切的苦痛，該已贖了我們的罪了！你睜着你這明耀耀的垂死之眼，遙遙地在望着永遠！那麼，告訴我你看見了些什麼呢！』

『不要問了，赫斯脫——不要問！』牧師帶着抖動的莊嚴，向赫斯脫說。『我們破了的法律！——這裏這麼可怕地顯露出來的罪惡！——你只是永遠地記住這些事吧！我害怕！我害怕！恐怕變成這樣，當我們忘記了我們的上帝時，——當我們破壞了對於互相靈魂的尊敬時，——從這個時候起，我們就沒有希望，此後能夠再見，在來世裏，能夠成一個永遠而純

清的再結合了。只有上帝知道；上帝是慈悲的！尤其是在我的這些苦痛裏，顯示了他的慈悲了！使我在胸前，帶着這個燃燒似的痛苦！那裏站着的那個陰慘而怕人的老人，常常在我的周圍跟着，使我的這苦痛，常是紅熱着！把我帶到這裏，叫我在民衆的面前，得一個勝利的恥辱之死！這些都是上帝的慈悲。假使這些苦痛中，隨便缺少了一樣，我也就永遠地破滅了！讚美上帝！遵從上帝的意志！別了！』

說完了最後這一句，牧師的氣也就隨之而絕，一直到這個時候爲止，沈默着的羣衆，此刻，發出一個奇怪而深沉的聲音，表示他們的畏怖和驚異之感。他們這樣的感覺，除開這麼重重地追着去世的靈魂而捲起的低嘈而外，還沒有找着適當表現的言語。

(註)以色列的老預言者(Old prophets of Israel)指舊約全書中所載預言猶太亡國之人如葉利亞(Elijah) 亞摩斯(Amos)等。

## 二十四 終結

過了許多天之後，等到人們關於上述的這個場面，已經有充分的時間來整頓他們的思想時，於是，對於他們親眼在處刑台前所看見的事，生出了許多的說明來。

當日觀衆的大部分，都說確實看見在那不幸的牧師胸上，有一個紅字——和赫斯脫布林胸前所掛的，一模一樣——深刻在肉裏。關於這個紅字的來源，也有種種的解釋；這一切的解釋，必然地一定都是些想像之辭。有些人斷定了墨斯德爾牧師，剛好在赫斯脫布林第一次戴上她那恥辱的記號的那一天，開始一種苦行——從此以後，他變換了種種無效的方法，一直繼續下去——即是，自己對着自己的身體，加以極慘虐的苦痛。其他的人，又爭論說那烙印是過了許久許久才發生的。是那極巧妙的妖術師羅伽齊林五老人，藉妖術和毒藥的力量，使他發生的東西。又還有其他的人——這些人是最能够理解牧師奇特的敏感性，和他的精神對於肉體那種不可思議的作用——便低聲地互傳他們的確信。據他們看來，牧師身上那可怕的記號，乃是悔恨的一個活動不息的牙齒，從心坎深處，向着外面咬起出來，終於呈現一個文字，藉這個文字的出現，而顯示出上帝可怕的制裁。這種種的說明，讀者自可任意去選擇。關於這個不吉的表象，我們凡是收集得到的說明，都收集了來說明了。現在它既已完了它的職務，我們也就很高興地把它那深刻的印象，從我們的頭腦中擦消了去。我們對於這個東西，因為思考過久之故，已把它變成我們不願意要的明確了。

雖然如此，很奇怪的，是還有一部分人，他們從頭至尾，曾看見了這個場面，而且斷言說



他們決不爲丁墨斯德爾牧師身上離開過眼睛。可是他們却斷定說牧師的胸上，並沒有什麼記號，就如初生的嬰兒一樣。據他們所報告，牧師臨終之言，並沒有說到他自己和赫斯脫布林所犯的罪惡——因此才那麼長久地戴着紅字的罪惡——有絲毫的關係，辭中也並沒有含得有這個意思。據這些被人崇敬得很高的人們說，牧師自覺到要死——也自覺到一般民衆，業已尊崇他如聖人天使一樣——於是他就想把他自己，放在那墮落婦人的腕中死了去，藉此向世人表示出，人類的正義中，就是最優秀至極的，都是如何的毫無價值。他努力使人的精神向善，已盡了一生之力之後，到死的時候，他就把他死的方式，作成一個寓言，使讚美他的人，得到一個偉大而哀痛的教訓，即是：從『無限的純清』“*Infinite Purity*”（即指神——譯者）的見地上看來，我們人類，全都是罪人。使他們知道，我們中所謂最聖潔的人，也不過在這一點上，高出乎衆人之上而已。即是這些人較之衆人，更能明白地識別俯視着我們的神的慈悲，更能決然地攆斥人間幻夢似的價值，這些東西，看去再是如何有向上發展的希望，終是不足道的東西。像這樣重大的真理問題，我們在此雖更不必去爭論，不過也不能不許我們這樣想：對於丁墨斯德爾牧師的這段事，作這樣的解釋，只是友人們——尤其是牧師的友人——極頑固的忠實之一例。這些人們，有時擁護朋友的品

性，縱令證據已如白日陽光，照見紅字一樣的明白，明明指出這人是虛偽的，滿身罪惡的，泥土似的人物，可是他們這種頑固不破的忠實心，仍在從無可解釋中，想法子辯護。

我們敘述這篇故事的時候，所依據來的主要根據——這是一本舊日的手寫本上面寫的，乃是許多人的口述的證明。這些人中，有些是直接認識赫斯脫布林的，有些又是間接從當日目擊這件事的人聽來的——已把上述的這些意見，充分地實證了。從這不幸的牧師的經歷中，抽出了使我們感動的許多教訓來，現在，我們在這裏，只記述了這一句話：

『你應真實！你應真實！你應真實！自由開誠地向着世人，示出你的最壞的地方！縱令不是你最壞的，也應示一種特徵，使人家藉此推出你的最壞處！』

差不多緊接着丁墨斯德爾牧師的死後，那叫做羅伽齊林五的老人，狀貌態度上所起的變化，再比這個更顯著的事，怕沒有了。他的一切氣力和精力——他的一切生命力和理智的力量——好像突然一下地捨他而去。他的身體，很顯然地萎頹乾枯去，差不多已從人類的視線中，消滅無遺，就如一根拔了根的雜草，凋萎在日光之中一樣。這個不幸的老人，把追求報復，和組織地行使他復仇的方法，簡直作成是他生命的原則去了。因此，等到得了最完全的和實現的時候，這狠惡的原則，已更沒有材料來支持它——簡單說來，即是